

三俠劍



哈利頭

昭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印刷
昭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

著者兼
作者兼
發行者

南滿洲
教育會
教科書編輯部

大連市兒玉町七番地

(電話一八七三二番)
(振替口座大連四〇三番)

大連市東公園町三十一番地

印刷所
滿洲日報社印刷所

明清
八義

三俠劍

(卷四)

(張杰鑫著)

第四回 英雄店劉士英行竊，碧霞山勝三爺遭殃

話說勝爺與鐵天勝分賓主落坐，保鏢的是晚輩，打橫一坐，夥計給打洗臉水切茶，擦完了臉，喝着茶，勝爺向保鏢的說道，你的鏢旗那裏去了，保鏢的答道，在前站下船，我師兄告訴我到杭州不要喊鏢，喊鏢恐怕有差錯，我將鏢旗藏在車裏啦，勝爺說道，你太傲性啦，你師傅的鏢旗領九江塔，誰人不知，也不是竟以武力對待，每年你知道有多大的應酬，誰也不好意思劫鏢，勝爺又問道，你家裏大概是官戶吧，王九齡答道，小姪男家裏有十幾頃水田，二十餘頃旱田，勝爺聞聽，微微一笑，又說道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，以後你要多加小心，你沒有鏢旗，誰看見也不能容你過去，你不聞年年防賊，夜夜防賊，每逢鏢入店的時候，夜間必須親身察看鏢馱子，爲的是防備小賊，你要是一傲性，就許將鏢多少丟點，比如綢緞鏢，夜間有人給你偷出兩疋去，到當地交貨的時候，客人一看少了兩疋綢緞，人家若將此事傳揚出去，多不好聽啊，王九齡聞聽此言，連聲答道，是是是，從今我當以小心，爺兒三個又說了一回閒話，勝爺又叫道，王賢姪，你與客人一同用飯去吧，我與你鐵師叔還有事呢，王九齡與勝爺鐵天爺行禮告辭，勝爺叫道，鐵賢弟，你在家中納福了，天下英雄會，給你下請帖，你都未能一去，鐵天勝聞聽，打了一個唉聲，叫道，三哥，提起此事，小弟實在疼心，皆因當時二弟病重，堪堪要死，兄弟情腸，我如何便拋下他而去，那知道幾天的工夫，他就逝世去了，勝爺聞聽，心中暗道，我錯怪鐵賢弟啦，勝爺遂問道，發引了沒有，鐵天勝答道，現在後花園停靈，擬定明年出殯，勝爺說道，今日天氣已晚，明日叫夥

計領着我，我買一份冥禮，靈前弔祭，哥倆喝着酒談話，勝爺說道，鐵臂，你我挨肩擦背，已有二十餘年，我深知道你的性情驕傲，對於守節的弟婦跟前，你可多要盡心，鐵天勝答道，勝三哥不用你囑咐，我絕不能待錯了，自從你二弟棄世，我就將家務俱都交給弟婦管理，不叫你的弟妹當家，我那弟婦娘家乃是書香門第，我也曾對他說過，弟婦你願意在家住，願意在娘家，來往隨便，絕不敢待錯，勝爺問道，二弟婦娘家何如人也，鐵天勝說道，江蘇省羅家嶺，姓羅，乃是唐時羅成的後人，二弟婦的胞弟名叫羅文，人稱鐵掌賽崑崙，表字興龍，此人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龍，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隻牛，兩膀一幌有千斤膂力，日行千里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國，要求取功名，武狀元猶如探囊取物，此人久讀律例，有一日他觀開書，看到他先祖的事故，他知道自古忠臣難免喪身疆場，因此不求功名富貴，隱居不仕，常自比徐達，習學漁樵耕讀，看破塵世，故此人稱爲隱士，那是咱弟婦的胞弟，勝爺說道，我耳聞有這位，未曾見過，倘久後有機緣的時候，你給我介紹介紹，弟兄二人正在談話之際，有一老者，打着白紙燈籠，掀帘籠而入，叫道，老當家的，二太太娘家來人弔祭，鐵天勝叫道，老管家你來見見，這是我勝三哥，老人家拜見了勝爺，鐵天勝說道，你告訴內宅待客，就提我與勝三哥說話呢，勝爺說道，你陪着我說什麼話，你先招待客去，明天我叫店夥計領着我，我再去弔祭，鐵天勝不敢違背，站起身軀，跟着老管家奔內宅而去，叫道，夥計，這是我勝三哥，好好照應，店主主人主僕走後，勝爺自己獨坐，勝爺正在喝着茶，聽櫃房有人喊道，將他推出去，若不看你少眼無目，非打你不可，勝爺聞聽，由上房裏出來，心中暗道，這是吵子店，竟打架，勝爺來到櫃房一看，三四個夥計向外推一個瞽目先生，身穿舊藍布大褂，一雙黑眼珠也沒有，窄板鞋麻梗錢串綁着，手中持着明杖，勝

爺說道，你們快放手，你們要將他推倒，捧着怎麼辦，夥計不敢違背，放開瞎子，勝爺過去，摀住替目先生的明杖，就聽替目人問道，你是這店掌櫃的，勝爺答道，非也，我也是住店的，替者說道，他們這個店太惡哪，打死人白打嗎，他們要將我打死，得給我買一口棺材，勝爺說道，老先生，我雖然是住店的，我與店主人有個認識，回頭我必叫你順氣，勝爺拉着瞎子的明杖，進了東跨院上房，勝爺問道，老先生貴姓啊，瞎子說道，我姓劉啊，勝爺將瞎子拉到茶几旁邊，讓瞎子落下坐，勝爺給瞎子滿了一盃茶，瞎子問道，你貴姓啊，勝爺說道，我姓勝啊，瞎子說道，人要是走運，喝涼水都塞牙，三天未開張啦，今天晚半夜走到錢塘下關，有一個老太太叫我算卦，我們有公價，二十四錢一卦，算完了卦給了二十三文，借了兩家都沒借着一文，老太太說道，先生，短一文吧，下回算卦再找補吧，我也沒法子，短一文就短一文吧，三天沒吃飯啦，賺了這麼一分卦禮，還不夠，我打算吃點什麼，好容易打聽到店裏，我方才進了店，他們這羣夥計不理我，我說掌櫃的給我來一個熱湯麵吧，他們是成心，半天的工夫，將麵端來道，麵得啦，我拿筷子一挑，一盃麵只有十來根，沒法子墊墊餓吧，吃完了飯我問掌櫃的，你這盃麵多少錢哪，他們說二十四文，我腰裡只有廿三文，我說欠你們一文，明天再還，今天我還要住店，也等明天作買賣回來給錢，他們不說買賣話，他們說等着蓋好了房子你再住吧，我一跟他們分辯，他們一堆打我一個人，叫他打死我，我倒有了棺材錢啦，勝爺說道，老先生還沒吃飯呢，瞎子說道，三天沒吃飯啦，勝爺說道，老先生，四海之內，皆為兄弟，我今天交你一個朋友，咱哥倆在一塊吃一塊住，明天你走的時候，我再給你十兩八兩的，你換一換衣服，理一理髮，再作買賣就該開張啦，老先生你看看，我鬍子都長啦，你是兄弟，老哥哥我說的這話對不對，瞎子一翻白眼珠，似要

哭的樣子，遂說道，勝老爺子，你管我一頓飯，我至死不忘大德，勝爺說道，先生之言太重了，勝爺遂叫夥計，問道，你們是什麼飯現成，夥計答道，大餅大面清燉牛肉都是現成的，勝爺說道，給我來兩盃清燉肉二斤大餅，再配一盃湯，先生喝酒不喝，瞎子說道，不會喝酒，一聞酒味，腦袋就疼，店小說道，這回瞎子可朦着啦，勝爺說道，不許胡說，快去預備，瞎子說道，若不是勝老爺子給我吃，要是我買，這個夥計就許不賣呢，跑堂的到灶前叫大師夫給盛了兩盃牛肉，要精緻點，別叫勝三爺挑眼，工夫不大，俱都端上房，擺上小菜，勝爺心中思索，這位先生，也有五十多歲啦，只爲無錢，這樣狼狽，勝爺不由的可憐瞎子，將瞎子讓在正座，瞎子說道，勝老爺子你也吃呀，勝爺說道，四海之內皆爲弟兄，咱是弟兄，你不要客氣，我才吃完了飯，你請吃吧，瞎子拿起餅來，打了一個捲，一口一個月牙，香甜美味，吃了一個不亦樂乎，勝爺看着心中暗想，這個先生吃的太多了，勝爺見瞎子吃完了，又問他吃飽了沒有，瞎子說道，多吃啦，你別讓啦，跑堂的打過嗽口水，瞎子說道，不嗽口，一嗽口，香味就沒有啦，勝爺與跑堂的俱都暗笑，勝爺將瞎子讓到茶几旁，又給滿了一盃茶，瞎子說道，勝老爺子，這個人要老了也就不值錢啦，我年輕的時候，算一天卦，到店裏還要消消消遣，現在不行了，吃飽了就不愛動轉了，我坐不住啦，勝爺說道，西暗間有一張大板床，咱們哥兩足夠睡的，瞎子說道，你不嫌我憊啊，勝爺說道，這是那裏話來，何憊之有，勝爺拉着明杖，將瞎子領到西暗間，列位，勝爺是何等身份，居然能服侍要飯的，可見勝爺愛老憐貧，瞎子到了西暗間，貼西板牆向床上一坐，直打哈欠，勝爺說道，老先生你關啦，就歇着吧，瞎子一翻白眼，說道，勝老爺子，年年防艱，夜夜防賊，你將門關上點，我這錢搭裏有一個破托肩的大褂別丟了，勝爺心中暗笑，遂插上門，瞎子又說道，你

用凳子頂上點，勝爺說道，好好，又拿起凳子將門頂上，瞎子脫了破鞋，躺下，工夫不大，打呼嚕，說睡語咬牙，勝爺此時也覺勞乏，摘下鴨尾巾，脫了衣服，一切物件俱都包好，勝爺是體面人，每逢住店，夜間出恭，必要出去，青緞靴子未脫，勝爺方才躺下，就聽瞎子打着呼嚕說睡話，口中道，大奶奶你這個少爺是火命，少奶奶是水命，卦書上有云，火水不相當，夫妻難久長，不濁兒女少，總然不死也離鄉。老太太你老人家給我五百錢卦禮，我到店裏，夜靜更深，我請七十盞紅燈花，我給少爺少奶奶祭祭星，勝爺嘆哂一樂，心中暗道，真是瞎子口，無量斗，他到店裏買大面吃，給誰祭祭星啊，勝爺也覺一時調倦，可就睡着啦，正在睡夢中聽窗戶，叭叭，三聲響亮，將勝爺驚醒，坐起來一看窗戶，就見三道立閃，勝爺心中暗道，大概陰天啦，打閃呢，勝爺又從破窗窺向外一看，滿天星斗，並未陰天，又一看屋中蠟燈已滅，也聽不見算卦先生呼聲，勝爺叫道，先生，叫之不答，呼之不應，勝爺以為是瞎子出去解手去啦，將燈撲滅了，然後又用手一摸，果然不見瞎子，勝三爺來到外間屋一看，外間屋燈也滅啦，伸手一摸門門，並未挪動，再摸東牆間屋門，倒扣着呢，勝爺一想，忘了與店中要火種了，遂取小包袱取火摺，到西暗間一摸小包袱，蹤跡不見，勝爺心中說道，我進店之時，看見外屋茶棹底下有火紙，勝爺伸手摸着火紙，火石火鍊，打着了火，將裏外間蠟燈俱都點着，裏外間對照，仍不見瞎子，勝爺心中明白，所有一切東西，俱被瞎子盜去了，慢說是我住我盟弟之店，就是住別人的店，我也不能聲張，十三省總鑰頭，被瞎子給將東西偷走啦，勝爺思索至此，三飄銀髻，自言自語說道，我這條老命必要傷在杭州，勝爺用蠟燈又仔細一照，一看外屋門橫楣上一，窗戶有一扇半掩着，勝爺又低頭一看頂門的小板凳，有腳踩的印子，列位，這是誠心叫勝爺知道，要不然一點痕跡也不能留，

勝三爺將几凳搬開，開門出去，來到院中四外觀看，並無有影兒，又縱上房去觀看，就見東廂房上有一條黑影，勝爺心中歡喜說道，只要我見着你影兒，你就跑不了，我若不將刀鏢等物追回，我怎見鏢行衆位，勝爺遂追趕賊人，勝爺後邊追，那人前邊跑，出離錢塘關，六十餘里，那人只相隔勝爺一箭之遠，勝爺緊追，那人緊跑，勝爺慢追，那人慢跑，勝爺不追，那人在前面等着，又追出三十餘里，眼前有一座峻嶺高峯，眼看着此人上了山坡，勝爺隨後也追上山坡，上了山坡向北去，一望俱是平坦之地，有幾個平台，又向正北半里之遙，山坡下白水滔滔，老英雄追到水邊上，勝爺說道，你還上那裏跑，此時天光大亮，那人一回頭，勝爺觀看此人，眼珠黑白分明，精神異常，背後揹着勝爺的小包袱，並未拿明杖，那人道，勝老達官，你摸摸你項上的六陽魁首還有嗎，勝爺問道，足下何如人也，那人道，行不更名，我在店裏不是跟你說過嗎，我姓劉名叫士英，人稱外號閉眼神佛，勝老達官你追的五個人犯，俱在此山，這座山叫雙松嶺碧霞山，我父子佔據此山，我救的是閔老寨主與少寨主，老寨主是我之姐夫，少寨主是我外甥，我並不是救三鼠，皆因那時屋中黑暗沉沉無有燈光，我一慌忙，將三鼠的綁繩先解開啦，這才將他三人救走，然後又將衆人接到碧霞山，我們大家在一塊吃酒談心，我對他們說了一句大話，我說將勝英置之死地，易如反掌，他們大家苦苦哀求，非救我給他們報仇不可，逼的我沒有法子啦，所以我才夠奔店裏刺殺你，皆因你有行俠作義之風，並棹上床下伺候我，你真是仁人君子，我將刀亮出三次，我沒肯殺你，勝老達官你將珍珠燈已竟盜回，差事交官面子已完，我給你幾十兩銀子盤費，請回貴鏢局吧，勝爺說道，劉寨主，你將我東西原物交回，我還要那五個差事，劉士英說道，勝老達官，我擺一個陣，你要破了此陣，我就將刀鏢原物歸還，勝爺說道，你擺陣我看吧，劉士英轉

身奔西南而去，勝三爺後面跟隨，眼前一道大寨子牆，劉士英一吹呼嘯，出來幾名嘍卒，齊聲說道：寨主回來了，劉士英說道，勝老達官在外稍候片刻時，勝爺道，好好好，請你快出來，勝爺觀看由打裏面出來六十名嘍卒長箭手，又出來六十名嘍卒削刀手，又出來六十名撓鉤手，共合三六一百八十名，但是精明強幹，相貌堂堂，東西排班而立，又有四名少年的英雄，勝爺一看這四位，都是手擎鷄爪鏃，耀眼錚光，這四位少寨主乃是劉士英四位少爺，大少寨主劉金祥，年在二十五六，二少寨主劉銀祥二十三四歲，三少寨主劉福祥二十一二歲，四少寨主劉祿祥十八九歲，俱是方面大耳，五官端正，後面又有二人并肩，林士佩在左，閔德潤在右，大少寨主閔德潤穿一身青，給他娘穿孝，手中拿着一條金頂龍頭鏢，這條鏢比他本身那條鏢輕一點，林士佩手擎狼牙鑽，在向後看，左有閔士瓊懷抱提鹿雙槍，右有閉眼神佛劉士英，藍雲緞壯帽藍綢子短靠，十字絆上橫插着十三節點穴槍，尖在皮囊裏耀眼錚光，劉士英說道，勝老者你獨自一人，焉能打的出去碧霞山呢，劉士英又道，你是孤掌難鳴，林寨主能戰你百十個回合不能，閔大少寨主也能戰百十個回合吧，你能出的去此山嗎，我與姐夫二人能戰你百十個回合不能，我那四個犬子也能戰你百十合，勝達官你再向後看看，勝爺一看，後面老道七星真人，張德壽，柳玉春，崔通，俱都抱着應手的兵器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本山的三十多位寨主，也都儀表不俗，劉士英又說道，勝老者你還沒有兵器呢，我贏了你也不高明，劉士英回頭叫嘍卒將各路的兵力架子抬來，工夫不見甚大，衆嘍卒抬來了十八樣長兵器，十八樣短兵器，二十四路外武兵器，十八樣大兵器，刀槍劍戟斧鉞鈎叉，十八樣短兵器，鋒薄爽快，又有許多錙練棍棒蠟杆子，都是加重的分量，二十四路外武兵器，帶鈎的，帶尖的，帶刀的，帶鎖的，帶環的，帶套的，帶翅的，帶絨繩的，六十樣兵刃擺在

西南，劉士英說道，你自己挑一樣用吧，你的刀鏢頭沒有啦，勝爺一伏腰，劉士英說道，長箭手，撓鈎手，可不許暗算勝老達官，如有暗算者，不論是誰，以軍法從事，勝爺走到大兵器架子前拿起一把朴刀，勝爺提刀在手，此刀利刃鋒霜，雖不如自己的魚鱗紫金刀，殺人如同削瓜切菜一般，老英雄握着刀轉身歸還正北，他們山上的人圍着三面東西南，勝爺故此在正北方，勝爺將刀放在山坡之上，將白髮挽好，勒十字絆，繃英雄帶，登了登青緞子靴子，抬胳膊遞腿，沒有繃吊地方，將大朴刀拿起，向靴底擦了三擦，叫道，劉寨主，單打獨鬥我奉陪，要羣毆就一擁齊上，劉士英說道，焉有羣毆之理，劉士英摘皮條帶，一抖十三節練子槍，嘩啦一聲響，二英雄要比賽輸贏，列位，說書的一張口，難說兩家話，且說羣賊何以都到碧霞山呢，皆因羣英會，林士佩被將五爺打傷，無臉面回蓮花湖，他與老道七星真人，夠奔杭州，投奔雙松嶺碧霞山而來，林士佩本是南七省有名的人物，劉士英故此收留他，打算勸他別跟勝爺結仇，劉家父子是閩老太太所請，專為在外面打探官兵的消息，因在江蘇看見官兵齊隊，遂跑回蕭金台，在蕭金台待了多半夜，沒有救閩家父子之策，正在此時，就聽山外而一亂，鏢行將差事放在空室內，劉士英對二子說道，合該閩家父子不死，可有救他們的機會了，爺兒三個遂打山外地道下去，一直進了空房，將閩家父子救走，三鼠是借光啦，不然劉家父子焉能救三鼠，若不是三鼠，還惹不下大禍呢，三鼠要逃回碧霞山，劉士英不允，三鼠遂由旱路也奔雙松嶺而來，閩家父子上船，此時父子相見，不覺潸然泪下，只因秦尤一人，將一座萬年事業的蕭金台，一旦冰消瓦解，劉士英道，事已至此，姐夫你就不必傷心啦，凡事都是天數，決非人力所定，咱們就此快走吧，說罷此話，急忙開船直奔杭州而去，劉士英說道，外甥外甥女進了山時，千萬別提羣英會之事，若是與你二舅一學說

此事，他必然找勝英去，沒有事時，他總想着與勝英比賽，船到了杭州碧霞山，姑娘歸了內寨，大衆寒暄已畢，二老寨主問道，怎麼外甥穿了孝啦，德俊答道，我母得暴病而亡，我們父子不願佔山啦，打算回歸故里，當日姑娘在內寨，將舅父親表兄等，請到後寨說道，我娘臨死時遺言，我與德俊回歸舅父原籍，耕田種地爲生，劉士英聞聽，非常之喜，說道，這有何難，你們願意幾時走就幾時走，姑娘說道，就請舅父給我們雇船吧，可雇民船，劉家父子給將船雇好，閔秀英姐弟二人及婆子家人丫環，登船奔江蘇而去，暫且不表，單說聚義廳上擺上酒席，大衆用飯時，劉士英說道，鏢行必到杭州，我能將勝英刺死，林士佩說道，寨主爲何不給大家除害呢，三鼠也慫恿劉士英，劉士英一句話出口，不好收回，只可是照辦，派嘍卒買了一身破衣服，一條明杖，當日出來到杭州，第二日就聽有人傳說，保鏢的跟英雄店打起來啦，非出人命不可，又聽有人說道，有勝三爺給了結此事，已竟完啦，劉士英記在心中，遂奔英雄店，故意與夥計打架，勝爺將他讓到屋時，劉士英就要刺殺勝爺，他一看勝爺這樣謙恭，不忍動手，並且勝爺又管他飯，給他銀子，所以夜間劉士英用竹子枕頭，將勝爺小包袱替下來，列位，勝爺怎麼睡的這樣的死呢，皆因爲好幾天沒有睡覺啦，勞乏已極，又覺着住盟弟之店還有什麼事呢，這就是劉士英盜勝爺東西一段倒插筆，書表前文，且說二英雄方要動手，七星真人低言叫道，劉老寨主，你老人家這一給他刀，就壞了事啦，他人老刀不老，依貧道之見，你老人家將他引到鷹愁澗，跟他單打獨鬥，老勝英能折不灣，你老人家跟他比賽什麼，他也不能含糊，你老人家跟他水戰，將他引在水裏，不費吹灰之力要他一死，劉士英聞聽七星真人之言，點頭稱是，遂對勝爺又說道，羣毆我們人多，你只一個人，那如何行呢，我這旁有道澗，我與老達官水戰，如若帶一名嘍卒，那就算我輸啦，

勝爺一看，劉士英已換好水靠，勝爺心中暗道，劉士英將我水衣盜去，我要跟他要水靠，他絕不能給我，老英雄思索至此，長嘆一聲，此時劉士英已出了寨子，劉士英在前，勝爺在後，二人夠奔山坡西方而去，走至二里之遙，工夫不大，來到湖旁，縱身下水，勝爺金蟬脫殼，也入了水中，勝爺見劉士英水沒過腰，二英前一後，破風踏浪，向西南浮去，又有二里之遙，再往南去水面有一座橫山，四面八方都是水，南北長有一里之遙，來到北山根，由北山根往西去，到了西北角，又往南去，劉士英繞到山凹裏，探出半節身軀點手叫道，勝老達官，此處水深，你我二人就在這兒水戰，勝爺此時在東南角，劉士英在東北角，順着山根過去的，東北角上是一個山凹，他一點手叫勝爺，勝爺遂奔東北而來，書中代言，劉士英在山凹裏，早有預備，水底下早下了七八百斤重的大鐵錨，劉士英捋住鐵錨，一個濊子扎在水中，勝爺不知道，直奔東北角而來，不見劉士英，勝爺心中也以為他扎濊子啦，勝爺遂向水深處浮去，方到水深處，就覺着水流力大，從來沒遇過這樣水流，被波浪一打，勝爺不能抵抗，被浪將勝爺打入鷹愁湖，勝爺暗道，不好，此時以竟將勝爺打在極深之處，勝爺向山坡，浮回二尺遠，又被波浪打回去一丈多遠，如此者四次，勝爺力盡，被水流冲到了灘口，勝爺身形，覺着水底有物，踩着很軟，就覺小腹上有一條冰涼的鐵鎖練擋住，勝爺撒手扔刀，雙手緊緊捋住攔江鎖，死也不放，此時勝三爺長嘆一口氣道，勝英勝英，你就這樣的下場，想我勝英自幼讀書，孝順父母，並沒有作過傷天害理之事，勝爺又想起老師艾道爺，叫道，恩師呀，弟子身逢絕地，再不能與師傅見面了，可惜我剪惡安良，替天行道，又想起蝶行之人，自言自語說道，從今後再不能患難相共了，勝爺正在萬緒繁懷之際，抬頭往山上觀看，就見這座山是有三十餘丈高，半空中有一泉眼，猶如碾盤大小，黑水往外冒，又見泉

上有一塊匾，石頭刻的，上寫鷹愁澗，勝爺看罷，心中說道，我名勝英，來到鷹愁澗，絕不能再有生望了，此時勝爺兩手摻住攔江鎖，怎奈水流太猛，竟將勝爺打了一個筋斗，由攔江鎖上過去了，劉士英探頭一看，說道，勝英老命休矣，可惜這樣的好人，臨死落一個尸骨無存，在勝爺沒被波浪打過去的時候，劉士英納悶，勝英怎麼這大的水性呢，十丈八丈的大船，不能存留一會，劉士英正在納悶的時候，見勝爺一翻身，紮入水底，劉士英又由原路而歸，轉到西山角，由西山根向北，到西北角，破風踏浪，往東北而去，正蹣水往前去，東北角上來了一隻船，船上有四個人站立，還有四個水手，直奔劉士英而來，相距不遠，劉士英一看，正是四位少寨主，劉士英直奔船頭，剛一扶船頭，大少寨主，二少寨主，向船上一拉，將劉士英拉到船上，四位少爺齊聲問道，天倫與勝英此武如何，劉士英說道，並未比武，道爺劃策，是叫我將勝英引到鷹愁澗，大少寨主問道，引到急流之處沒有，劉士英說道，老勝英水性真高，在灘口那兒還扎掙了半天，才沖入大流而去，大少寨主打了一個唉聲說道，可惜可惜，老勝英一生一世替天行道，落個臨死屍骨無存，說着話將船攏了岸，劉士英對衆人說道，眼見勝英打入萬丈深處，屍骨無存，林士佩仰面大笑道，勝英勝英，你也有今日之下，七星真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拔去我肉中之刺，目中之釘，從今後我高枕無憂矣，太倉三鼠全都大笑，閔家父子喜笑顏開，列位，這就叫好人死了，小人稱了願啦，老道又道，我要借花獻佛，你的酒菜，我們給你滿酒，當時在廳前擺下酒席，大家開懷暢飲，劉士英閔士瓊林士佩等，尤其歡樂，劉士英此時向東面桌上一看，有四位悶悶不樂若有所思，劉士英一看不是外人，正是四位少寨主，劉士英道，你弟兄爲何愁眉不展呢，一家有事父子商量，國中有事君臣商議，有什麼心事可對我說來，當時大少爺說道，君有過臣當諫，父有過子

亦不可不言，天倫平日很羨慕勝英，此時不該害他屍骨無存，現在當着姑父，我說出來可別怪我，姑父不該叫二表弟去北京盜獄，都是姑父之過，若不將秦尤救出來，何至有二入皇宮內院盜燈之事呢，父親救出姑父表兄分所當然，又誤救了三鼠，勝老者追到這裏，父親將他較量輸了，比什麼都強，何至於將勝老者置於死地呢，再說人家勝老達官捨命交友，是一個仁人君子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此事若走漏了風聲，要被勝老這鏢行中劍俠客等知道消息，他們必然來報仇，咱們這小小的碧霞山，乃是莊家山，嘍卒寨主不過五百名，我姑父的蕭金台，比咱們山寨大有二十倍，聘請十四省英雄，尙且瓦解冰消，何況咱這一個小小碧霞山，劉士英聞聽大少寨主這席話，不由的一楞，自己說道，我未加思索，無故害他一死，你有這話何不早說呢，大少爺道，我弟兄在前，父親在後，大家秘密商議，孩兒如何知曉呢，七星真人趙昆福站起身形道，老寨主無妨無妨，你打店中引出勝英來，店裏有人知道嗎，劉士英道，店中並無一人知道，老道又道，店主人與夥計都不知是你將勝英引出來的，在勝英那方面，是神不知鬼不覺，他們也找不到碧霞山這裏，劉士英聽罷七星真人之言，遂鳴鑼聚衆，對七星真人趙昆福道，我傳諭嘍卒，誰要聲張將勝英引在應慈祠之事，必要以山令實行，老道點頭稱善，劉士英這一集衆鳴鑼，不大要緊，倒惹出禍來，工夫不大，合山之人俱到，劉士英對大衆說道，今日集齊不爲別事，只因我在杭州假粧瞽目先生，夜間我將勝英衣服刀鏢暗器零碎等物，俱都盜來，老勝英追到咱們山內，我與勝英佯言比武，將他引到蘆愁湖萬丈深淵，百年尸骨不見，大衆對於此事，必要嚴守秘密，自今日起三道山口加班，不可疏忽，劉士英又叫過一個木匠，說道，你趕快造六十個腰牌，無論何人出入，必須以腰牌爲證，此時有碧霞山的一名嘍卒頭目，姓王名興德，合山嘍卒都歸他轄管，已

竟年到六十，年輕的時候，他在蓬虎山給明清八義充當嘍卒，人是非常的可靠，但是就有一樣，每日必醉幾次，他在蓬虎山也是一個頭目，一日王興德吃酒帶醉，他在山口外巡山，忽然間見前面來了一個孤行人，抗着一個大褥套，看那樣子褥套很沉重，王興德酒後無德，他可就急忙走上前去，大聲喊道，行路客官到此留下買路的金銀，饒爾不死，說着話亮出刀來，那行路之人，只得放下褥套就跑，列位，王興德心中明白蓬虎山的山令，他遂打發嘍卒，抗起褥套，由後寨門走到了自己屋中，將褥套向舖板上一放，用手一摸，裏面有銀子，非常的歡喜，買酒買菜，這日正是秦八爺查山，見有少年，在樹林中要上吊，秦八爺趕奔近前，將繩解下來，問道，你因何在此上吊，那少年答道，我打此山路過，這山中出來一個人，將我行李劫去，我也回不了家啦，秦八爺聞聽大怒，遂將少年叫至山口外，令嘍卒看守，此時有嘍卒們暗中告訴這位少年道，你就是苦苦哀求秦八爺，就能給你找回來的，這位少年果然對秦八爺苦苦哀來，書中代言，秦八爺本想將他放在山口外，到寨中間問誰劫少年的行李啦，有就更好，若是沒有，不過給上他三十兩二十兩的，那知道他這一央求，秦八爺動了惻隱之心，說道，你跟着我進山吧，你只要認識那人，我便將你東西要回來，少年聞聽爬在地下就磕了一個頭，說着話一同秦爺進了山寨，秦八爺邀出七位盟兄議事，大爺屠案，二爺火龍真君孔華陽，三爺神鏢將勝英，四爺神刀將李剛，五爺華謙字子阮，六爺登山豹子楊義臣，七爺賈斌久鑽雲太保，弟兄八位，歸了坐位，秦八勝說道，蓬虎山山口外，現在劫人家褥套，旗子上還寫的是替天行道，不如改爲強搶強奪，大爺說道，劫褥套的這人怎樣長像你可知曉，那被劫的少年說道，此人黃白臉面，長腿，酒味撲鼻，秦八爺與屠大爺俱都心中明白，秦八爺說道，派四個有力量的嘍卒，拿着繩子，我去網他去，屠大爺說道，很好很

好，秦八爺與嘍卒來到王興德的屋中，王興德又正喝酒呢，一見秦八爺來了，他站起身形說道，八爺你喝杯，秦八爺道，我不喝，我問你板床上的褥套是誰的，王興德聞聽此言，他也答不上話來，秦八爺忙叫四名嘍卒，將王興德的二臂網上，又叫嘍卒將褥套抗起，直奔聚義廳而來，工夫不大，來到了聚義廳內，秦八爺道，三哥最心慈面善，忠實道德，將此褥套交與勝三哥打開觀看，勝爺遂問道，這少年貴姓啊，那被刦之人答道，我姓李，我會廚子手藝，勝爺說道，你的行李中都是什麼，你要實說，說對了，東西仍歸你，李師傅道，我褥套中有藍布衣料，有一雙新鞋，有散碎銀兩，整銀子一百五十兩，勝爺在聚義廳查看，被刦之人所報的物件，一點也不差，整數的銀子尙且原封未動，勝爺道，將李師傅的行李東西交還，叫他再從新點看，查看缺東西不缺，少年點查一遍，一物不缺，給大家磕了一個頭，打發嘍卒送出蓬虎山，歡喜而去，秦八爺說道，將王興德推到後山，人頭獻上來，勝爺道，王興德喝多啦，亂了性啦，從此我給他戒酒，秦八爺豈敢違背勝爺，遂將王興德釋放，王興德從此戒酒，列位，王興德戒了沒有半個月，故態復作，這日在山口外又來了一個大敞車，上坐着一個年少的婦人，王興德趕奔近前，亮出刀來，喝走把式，對婦人說道，我並不害你，你要願意活着跟我到後山，作一個壓寨的夫人，你看如何，婦人聞聽，可就哭起來了，此時正趕上秦八爺查山，又被秦八爺看見，如此數次，都是勝爺將他放了的，最後他又作出不法之事，秦八爺非殺他不可，並且說道，誰要給他求情，我將蓬虎山一把火燒了，勝爺一看秦八爺正在勝怒之下，也不好意思的求情，勝爺將秦八爺用酒灌醉，勝爺親自到了後山，將看着王興德的嘍卒俱都支出去，勝爺親自給王興德解開綁繩，叫道，王興德你趕緊逃命吧，一會兒秦八爺醒了酒，你就走不了啦，勝爺又給了幾十兩銀子，他從蓬虎山出來，在外面

遊手好閑，不到半月之久，將錢花盡，遂投奔了碧霞山，充當嘍卒總頭目，劉士英這一告訴大家不許聲張，衆嘍卒之中驚動了王興德，當時幾乎昏倒於地，散隊之後，來到自己屋中哭哭啼啼，心中暗想，勝老恩公，待我有三次活命之恩，我年輕好杯中物，累次惹下殺身之禍，蒙勝老明公三次活命之恩，今日勝老明公死在鷹愁澗萬丈深淵，我若不與老恩公報仇雪恨，何以爲人，思索至此，徒步出來，夠奔山口，來到山口，把門的嘍卒問道，王頭幹什麼去，王興德道，因老寨主，機密大事，派我星夜前去辦事，嘍卒說道，您有腰牌嗎，王興德答道，來的慌疏忘了拿腰牌啦，嘍卒說道，沒有腰牌過不去，連老寨主沒有腰牌也不許出去，這個嘍卒方才說出不叫王興德出山，旁邊那一名嘍卒過去，就給這個嘍卒一個嘴巴子道，你剛來三天半，就忘了挨餓啦，若不是咱們給你補名子，你早就要了飯啦，這個嘍卒說道，叫頭兒出去就完啦，何必打俺嘴巴子呢，頭目您過去吧，二道山口，也是如此，來到三道山山口外，一望無邊，俱是松柏樹，老頭子幾年不出山，驟然間出山，連東南西北都辨不過方向，在樹林內繞了半宵，也沒繞出碧霞山去，老頭子心中暗想，我若是夜間出不去碧霞山，等至轉天清晨點名時，頭一名就是我，一點我沒在，必然派人追我，我現在身體也不堅壯啦，絕跑不出去，再說老寨主要問我，我以何言對答，就是老寨主念我在此山中十餘載辛勞，還可以饒恕於我，惟獨小兒林士佩與太倉三鼠，閔家父子決不饒我，我必難逃性命哪，思索至此，頓足說道，我何必惜此殘年，今年我已竟活六十有餘啦，我還能活六十多歲嗎，威鎮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勝三爺，都死在鷹愁澗，知恩不報非君子，若非勝老恩公，我早死了，實在出不去碧霞山，我便一死以酬勝三爺三次救命之恩，又繞了有一個時辰，仍然不能出山，遂由腰間解帶子，找了一個歪脖樹，將套拴好，掛在樹杈之上，口中說道，勝老恩公

，且慢走一步，魂如有靈，將我王興德帶着一走，我在陰曹地府，伺候老恩公幾年，也報答報答你老人家三次救命之恩，語畢，爬在地下磕了三個頭，勝老恩公，你生而有靈，死而有神，一世聰明睿智，必能有顯應也，說着話眼流痛淚，伸手摸繩就要上吊，那知道摸了半天，也沒有摸着繩子，王興德說道，真是有鬼，還沒上吊呢就來啦，這是攪我來啦，我不上吊啦，生有處死有地，我一頭撞死樹上，鬧鬼你也拔不出樹來，向後倒退了有一丈多遠，忠心耿耿的王興德，用衣襟將頭一擦，奔樹上撞去，就較着毛毛哄哄，軟如棉花一般，就聽有人說道，唔呀，王八羔子，你將我撞醒啦，我好不容易睡着，你給我一羊頭，這是爲何，並且你背地裏咒罵勝三爺是何緣故，王興德說道，你是人還是鬼呢，唔，臭豆腐王八羔子，我爲什麼是鬼呢，你睜開眼看看，王興德說道，您爲什麼深更半夜在樹林之內，我上吊有你什麼相干，你將我帶子給弄下來幹什麼，歐陽大義士說道，唔呀，我饒救了你，難道說還救出不是來了，臭豆腐，真不說理，你倒是爲什麼要行拙志，你要告訴我，我能替你出氣，你在背地裏叨念勝三爺，所爲何事，你要說實話，咱們萬事皆休，你要有半句虛言，我就打你這個忘八羔子，王興德說道，我跟你老人家說實話也行，請問你老人家貴姓高名，來此何幹，你老人家也得告訴我實話，你老人家要是不說實話，你就是將我打死，我也不能告訴你老人家真情實話，歐陽大義士說道，我姓歐陽，我叫歐陽天佐，外號人稱賊魔，你方才咒罵的那個勝英，他乃是我的勝三哥，你說勝老恩公慢慢的等你一步，所爲何事，王興德聞聽，說道，啊，原來是大義士，小老兒上了幾歲年紀，眼目昏花，耳音有點不中用了，小老兒姓王名興德，少年時曾在蓬虎山充當嘍卒頭目，伺候明清八義，皆因爲我年輕之時，好貪杯中物，酒後無德，累次犯山規，秦八爺要將我斬首，多蒙勝老恩公，暗地裏周濟盤費，將我放

走，我遂投在這碧霞山又充當驢卒，我立改前非，終身戒酒，作事小心殷勤，此山的寨主姓劉名叫士英，外號人稱閉眼神佛劉士英，他見我作事老成，叫我充當驢卒總頭目，這座山本是莊家山，並不捨奪，我帶領驢卒耕田種地，老寨主很器重我，我在此山已有二十多年，昨日劉士英鳴鑼聚衆，將大家招集在一處，傳山令，原來是蕭金台被勝爺掃平，擒住盜燈的賊人，及閔家父子，放在空屋之內，五股差事，被劉寨主所救，逃到我們這座碧霞山，勝三爺追賊，住在杭州錢塘關外英雄店，劉士英假扮瞽目先生，夜間將勝三爺刀鏢甩頭衣物俱都盜到手中，臨出店時將勝爺故意驚醒，勝老恩公在後面追下來了，劉士英將勝爺引到碧霞山，先說擺陣，叫勝三爺破陣，將驢卒齊集，並不擺陣，又要與勝三爺比武，勝三爺赤手空拳，他將兵刃架子搬出來，叫勝三爺自己挑擇傢伙，勝三爺挑了一把大扑刀，劉士英方要與勝爺交手，老道七星真人攔阻，暗暗告訴劉士英，勝爺武藝超羣，人老刀不老，這一給他傢伙，豈不是自找虧吃，劉士英聞聽老道之言，自知失計，遂問計於老道，老道劃策，此山北面一道山澗，名叫鷹愁澗，萬丈不見底，老道令劉士英將勝三爺引到鷹愁澗，要害勝爺尸骨無存，給綠林道除去大害，王與德語至此，嗚咽涕泣，遂說道，可惜我那仁慈祥善的恩公，他誤墜奸計，他老人家身歸幽冥去了，歐陽大義士問道，此話當真，王與德答道，並無半句虛言，歐陽大義士說道，你爲何行拙志呢，王與德說道，小老兒欲出山給鏢行送信，與我恩公報仇雪恨，皆因爲小老兒心緒錯亂，不辨路徑，出不去碧霞山，繞了半天，繞不出樹林，我想天亮，劉士英必然點名，倘若知道我出山，必然派人追趕，將我捉回去，焉有我的命在，我一想倒不如隨我那恩公一死，也算我報了三次救命之恩，大義士聽畢，淚如雨下，眼前一發黑幾乎栽倒塵埃，叫道，三哥呀，您在陰曹地府助小弟一臂之力，小弟就此進山，

將羣賊一網打盡，若不能與恩兄報仇雪恨，小弟寧死不出此山，大義士說罷此話，踢啦踢啦，向山裏就跑，王興德急忙一把將大義士揪住，叫道，歐陽爺您一人孤掌難鳴，焉能是羣賊的敵手，萬不可孤身涉險，自取其禍，不但不能給勝三爺報仇，你老人家死在山中，鏢行人得不着信啦，永無報仇之日了，大義士說道，就憑我報不了此仇，我跟他們拚了命纔對得起勝三哥，你不要拉着我，我非進山報仇不可，怎奈王興德拉住了大義士死也不放，哭哭啼啼，跪在塵埃，大義士說道，依你之見怎樣辦理呢，王興德說道，若依小人之見，大義士你老人家日行千里，你老人家就出山，先給鏢行送信，然後你老人家再聘請勝老達官生前的好友，他這座碧霞山就算是銅牆鐵壁也不難打破，此為萬全之策，大義士說道，這個主意真倒也不錯，我給鏢行送信去，你怎樣呢，王興德說道，只要你老人家給勝老達官報了仇，我就是一死，我也瞑目甘心，你老人家趕快先辦大事，不要掛念小老兒了，大義士說道，焉有此理，我能日行千里，我先將你揹出幾十里地，你藏在一個莊家人的家中，或者住在店裏，等候報完了此仇，鏢行也就散啦，我說一句話，給你打出來一筆錢，你自己作一個生意，足夠你晚年之用，你這樣的好心，必然有好報應，語畢，大義士將身形一伏，說道，老哥哥你就爬伏在我背上吧，王興德爬伏在大義士肩膀上，大義士說道，你看見過人飛沒有，你就閉眼吧，踢啦踢啦，奔山外走去，到了東方發曉果然跑出去五六十里地，來到一個鎮店，歐陽大義士說道，老哥哥你下來吧，大白天揹着人跑本不像樣子，前邊有店，你在店中等候我，王興德由大義士背後下來，進了店中，大義士說道，掌櫃的，這位老頭是我哥哥，在路上受了風頭疼啦，先在你這店住兩天，我上家去套車去，說着話拿出五兩銀子，交給櫃上，店掌櫃的連聲答應，說道，您放心吧，決不能慢待這位大爺，歐陽爺將王興德安置在店內

，歐陽爺向正北而去，在路上哭哭啼啼，說道，可惜我勝三哥，尸骨無存，一行說着，一行流淚，自己又說道，唔呀，我那老哥哥會水，不要緊死不了，復又自語道，不行不行，那兒的水太深，有多大的本領多大的水性，也浮不過去的，唉，可惜我老哥哥仁慈友愛，列位，大義士平常日子走道兒，到了村莊鎮店都是慢走，必須到了開窪野地他才快走，這回大義士因為報仇心盛，舉凡村集鎮店，俱都走的其快如飛，天到平西時候，走到十三省鏢局子大樹林外，就聽有人叫道，歐陽叔父，這邊涼爽涼爽吧，大義士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三太香五等人在樹林外乘涼呢，歐陽爺哭着說道，可了不的啦，勝三哥身歸陰去了，衆人聞聽一楞，三太說道，羣英會一散，我恩師追下犯人去了，何以身死，大義士說道，我勝三哥追賊，追到杭州碧霞山，被閉眼神佛劉士英將我三哥引在鷹愁澗，尸骨無存，黃三太聞聽唉呀一聲，栽倒塵埃，楊香五頓足捶胸，紅旗李煜摩拳擦掌，張茂隆咬牙痛罵，大義士將三太扶起，楊香五叫道，三哥快醒，三哥快醒，小英雄一口濁痰吐在平地，站起身形叫道，香五茂隆，給師傅報仇不給，茂隆香五說道，若不給師傅報仇，非爲人也，語畢，四人撒腿就跑，大義士一拉三太也沒拉住，心中暗道，這四個王八羔子，如何能行，大義士顧不的三太等，仍就奔鏢局子而來，大義士一進鏢局子門就哭，大聲喊道，唔呀，我勝三哥死了，我勝三哥死了，衆英雄俱各大吃一驚，有人問道，怎樣死的，大義士說道，三哥被杭州碧霞山的劉士英，引到鷹愁澗萬丈深淵，尸骨無存，老道問道，大義士你怎樣知曉呢，歐陽爺遂將王興德上吊之事說了一遍，大家聞聽俱各淚如雨下，雙啞仙師說道，各位施主不要驚慌，遂叫道，邱成，取過來我的硃砂筆硯，又由兜囊中取出青銅盒，給勝爺佈成一卦，叫道，歐陽施主千萬不要兒戲，勝三爺身罹大難，在網羅之內，並未會死，大義士說道，雜毛你別胡說亂道，我怎

歷不說你死啦，你要再惑亂人心，我要抽你大嘴巴子，書中代言，他們老少衆英雄，追那五個犯人，追之不及，內中就有回鏢局子的，此時道爺，神刀將李剛，葉伯濤，蔣五爺等，大家俱都回鏢局子了，蔣五爺說道，道爺別算卦啦，給我勝三哥報仇就是啦，拿起盤龍向外就跑，保鏢的過來幾位相攔，俱被蔣五爺推倒在地，道爺說道，衆位施主不要攔他，一勇之夫，將來必栽大筋斗，此次叫他先走，去打頭陣，道爺又叫道，弼嘓，李四弟，伯濤老弟，咱四位隨後夠奔杭州給蔣五爺打接迎，歐陽施主也不必傷心，你眼泡都腫啦，你先喝點茶，吃點東西，我們哥兒四個先在頭前走着，列位，這些保鏢的多有沒回來的，就是三太香五茂隆李煜蔣五爺道爺弼嘓長老等，他們大家先來的，要是劍客鎮三山在場，一聽勝三爺尸骨無存，就得急的將房頂撞一個大窟窿，不言鏢行人前去報仇，單說碧霞山劉士英第二日清晨鳴金聚衆點名，打開花名冊，頭一個叫道王興德，叫了三遍，無人答應，劉士英說道，王頭目還沒起來呢，去到下房找他，早有人到下房一找，並不見王興德，此時把守山口的嘍卒頭目說道，夜間他出山去了，書中代言，這是頭道山口的嘍卒頭目報告，緊接着二道山口的頭目，三道山口的頭目，一口同音，也是如此的報告，劉士英捻鬚思索，他不能說瞎話呀，他是個老誠人啊，又一個嘍卒頭目叫道，老寨主王頭兒平日勸我們戒酒戒淫莫賭錢，酒後誤事，他年輕之時，在蓬虎山吃酒犯過，那勝英救過他三次，莫非他去給鏢行之人報信去，老寨主聞聽打了一個冷戰，七星真人對劉士英獻計說道，老寨主不要過慮，那王興德面帶奸險，他一定是要賣一山人的性命，但是他年紀已老，筋骨衰敗，他走不快，此時不過走出一二十里之遙，老寨主趕緊派三撥人俱各帶着兵器追他，追到那兒，就在那兒殺他，老寨主千萬可別猶豫，他要害合山人的性命，劉士英點頭稱善，遂派三撥綠林道，往下追趕王興

德，大家前去分途追趕，追到太陽平西沿途打探，並沒有王與德踪跡，掌燈之時，俱各回來，報告沿路之上並不見王與德的踪跡，七星真人趙老道說道，劉老寨主，王與德不足慮也，他一定夜間摔死在山澗裏啦，劉士英道，他既摔死也得有死尸呀，七星真人道，也許是落水淹死啦，劉士英說道，爲何不見河漂子，七星真人道，也許被水冲到鷹愁澗跟勝英一同赴汪洋大海去了，雖然老道給劉士英寬心丸吃，劉士英總是放心不下，自王與德走後，第一天沒事，第二天也沒有事，第三日早晨飯尚未會吃完，忽聽山口外一陣大亂，三道山口把山的嘍卒蜂擁似的跑進山來，劉士英一看衆嘍卒均皆焦頭爛額叫道，老寨主大事不好，現在山口外有四個人，見人就打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他四人這就要來到大廳啦，嘍卒報告未畢，就見由外面進來四個人，蓬頭垢面，高聲喊道，那一個賊人叫劉士英，趕緊給我師傅抵償，今天我等來取你的命，劉士英問道，來者何如人也，頭一位使刀的厲聲喊道，浙江紹興府的黃三太楊五爺等，前來給恩師報仇雪恨，劉士英站起身形手捻墨髯，冷笑道，原來是三太，你且勿燥聽吾一言，勝英正在錢塘關外英雄店，我假扮替目的先生，與勝英住在一店，他見我貧寒，在店內管我一頓飯，並將我留在他屋中同眠，夜晚我本要劍殺於他，念他一飯之恩，我未肯下手，我將他刀標甩頭衣物俱都盜來，盜完了東西，我將他驚醒，然後將他引到我這雙松嶺碧霞山，我給他一把大扑刀，本打算與他比較短長，七星真人當時畫策，叫我將他引到鷹愁澗萬丈深處，叫他尸骨不存，事後我已追悔，但是無可奈何了，你們四位代師報仇，其志可嘉，然而你們四個青年無能，不是我的敵手，白白送命，我要在這兒將你四人傷了性命，我居心不忍，依我良言相勸，你們四位趕緊回鑊局子，去請俠劍客前來報仇，不必自找其禍，七星真人說道，我何不將他四人拿下，劉士英說道，此四子志向可嘉，我害其師已

悔之不及，焉忍再害其徒，但願我之徒弟，與此四子可以併立，我就知足了，三太此時眼都紅啣，那能聽那一套，舉起扑刀照定劉士英而來，就見劉士英背後縱出一人，手使鷄爪雙鏢，縱到三太跟前說道，你且不要動手，我父親豈能與你這小輩一般見識，三太閉聽道，你是劉士英之子，劉士英害了我的恩師，我剗你正合式，說着話半個裏花，大扑刀奔大少寨主頂樑砍來，大少寨主不忙不慌，先閃開身形，左手鷄爪鏢向上一迎，用翅將三太扑刀拿住，向外一推，右手鷄爪鏢，向三太頭上剗來，眼看賊人的兵器堪堪到了三太頭上，復又撤回，擗了右手的鷄爪鏢說道，三太，我天倫有言在先，不叫我傷害你們，你們快去另請高明吧，三太氣的將扑刀往地下一拋，甘敗下風，楊香五一搥馬尾透風巾縱過來，大少寨主戰勝了三太，二少寨主遂挺身躍到戰場，香五匕首刀直奔二少寨主剗去，二少寨主閃身形，鷄爪鏢一搥匕首刀，香五趕緊撤刀，香五身體輕巧，與二少寨主戰五六個回合，二少寨主右手的鷄爪鏢搥住匕首，左手的鷄爪鏢，將馬尾透風巾砍落，香五甘敗下風，張茂隆一抖練子錘，直奔劉士英，三少寨主縱身形擋住張茂隆，戰了四五個回合，鷄爪鏢搥住練子錘，二人一叫勁，張七不能收回練子錘，趕緊摘了皮套拋練子錘，書要簡斷，李煜一抖練子槍，被四少寨主攔住，戰不到三四個回合也甘敗下風，師兄弟四人，全都被人家戰敗，黃三太破口大罵道，劉士英你助紂爲虐，閔士瓊大罪彌天縱子行凶，派他二子北京盜獄救了秦尤，秦尤二次又夜入皇宮內院盜出萬壽燈，現詩告我恩師，閔家父子自找其禍死有餘辜，林士佩喪盡天良，我恩師饒過他幾次性命，他不愿將恩報，翻生忘心，要暗害我之恩師，秦尤罪上加罪千刀萬剗，不能償其罪，你又結交老道七星真人，你爲有眼無珠，七星真人趙昆福，發賣薰香濛汗藥，盜取童子紫河車，張德壽非女子則婦人處處採花殺命，你還要結交張德壽，你可留神

你的女眷，你又曉得萬惡淫爲首，劉士英被三太罵的臉面發赤，他後來果應三太之言，劉家父子前寨拚命，張德壽後寨採花，閒言拋開，劉士英被三太罵的面上不堪，吩咐衆寨主，將四個小輩與我亂刀分尸，列位，他這是一座莊家山，本山的寨主俱都是善良之輩，聞聽劉士英吩咐，俱各不忍下手，惡道七星真人道，列位寨主，留這四個小冤家何用，我殺小兒三太，林寨主殺香五，太倉三鼠你們殺茂隆李煜，惡道趙昆福越衆當先套挽手，合雙劍叫道，三太，你師傅在蓮花湖殺我愛徒，出家人今日殺你小冤家，是冤冤相報，小兒三太那裏走，三爺回頭叫道，三位師兄，咱們不動手，死何足惜，又叫道，趙昆福，我若是一冒血，我是什麼厲害罵你什麼，此時我罵你若帶出個字來，有失俠義的身分，老道得意揚揚說道，無量佛要解心頭恨，亮劍殺仇人，搖頭提腦奔三爺而來，林士佩抖擻神威，摘鑽而立鑽纂夠奔楊五爺而來，柳玉春秦尤張德壽狐假虎威，夠奔茂隆李煜而來，正在此時，就聽西做廳房上的瓦咯味咯噠亂響，書中暗表，碧霞山嘍卒俱都是良善之人，不該死於非命，蔣五爺打東山坡繞來的，只聽抖丹出一聲吶喊，聲若洪鐘，羣賊不要逞能，三太香五四位賢娃不要驚恐，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，老道一聽，無量佛，寶劍幾乎撒手，林士佩十成高興打去七成，（傷還沒好呢）三鼠吓的猶如耗子見貓尿流滿褲，五爺要單棍掃羣賊，三太等四人下腰拾起兵器，蔣五爺打廳上縱下，對羣賊說道，那個是劉士英，給我三哥償命來，劉士英道，蔣伯芳不要驕傲，勝英是我所害，此處打仗地勢窄小，咱們到西山坡外，地方寬闊，你的棍也使的開，你如不信，叫我四個大子陪着你，蔣五爺說道，我可不會水，劉士英說道，你會水也不能水戰，只有一個鷹愁澗，說着話劉家父子，來到一個大柵欄門，出了柵欄門一望平川，蔣五爺叫道，三太賢娃，咱們佔北面，蔣五爺上了北上坡合棍而立，劉家四少站在南面，就

聽寨內鑼鼓喧天，六十名削刀手，三十名站西面，三十名站東面，第二棒鑼鼓一響，又出來六十名弓箭手，三十名面向東，三十名面向西，第三棒鑼鼓一響，又出來六十名撓鉤手，三十名面向東，三十名面向西，左有林士佩，右有閔德潤，由打左邊寨子門出來兩位老者，左有閔老寨主，右有劉士英，後面太倉三鼠，五爺喊道，劉士英這就叫陣啊，簡直是兒戲，你還不過來送死，劉士英方要摘十三節點穴槍，後面老道叫道，劉爺，且慢，蔣伯芳一勇之夫，比不了死去的勝英，他聽說勝英慘死，他打鑲局子連夜趕來，鏢局至此不下七百餘里，沿路上他必然無暇飲食，老寨主可先請林寨主戰他，倘林寨主戰他不下，再叫閔德潤戰他，然後再叫您的四位少寨主戰他，車輪戰法，這六位就可以戰他多半天，將他累的筋力疲乏，您在過去戰他，十三節點穴槍，千萬別留情，劉士英說道，車輪戰贏了人家，我也不露臉，老道說道，蔣伯芳藝精心狠，他可比不了勝英，那勝英還有點假仁假義，您若不下毒手，將來此人就是綠林中的大害，劉士英不得已，只好照老道的計劃而行，低言告訴林士佩先戰蔣伯芳，林士佩心懷恐懼，也沒有法子，一聲吶喊，便縱到蔣五爺跟前，將狼牙鑽用陰陽把一扣，按三尖兩刃槍，照定五爺胸前便扎，五爺用棍一磕，噹啷的一聲，火光亂冒，林士佩緊跟着擡頭蓋頂又是一鑽，蔣五爺將棍一橫，搪出鑽去，林士佩覺着混身不適，蔣五爺先使開門棍六十四棍，林士佩的狼牙鑽的招數精奇，六十四棍不能贏林士佩，蔣五爺又改爲行者棒，與林士佩戰到百十回合，林士佩熱汗直流，皆因爲棍傷未愈，此時就聽閔德潤喊道，蔣伯芳害我山破人亡，林士佩退下，待我捉他，手執秋龍鏢，來到蔣五爺切近，書中代言，閔大少寨主原使的兵刃，分量加重，這條秋龍鏢，是他舅舅山中的傢伙，四塊板是棗木的，棗核釘也短，分量輕的太多，與蔣五爺一交手，被棍磕起來有三尺高，二人戰到八九十個

回合，堪堪氣力不敵，老道叫道，大少寨主，趕緊把閔大少寨主換下來，劉金祥心中暗想，我父子倒被小人趨使，怎奈父親有命沒有法子，趕奔近前，亮鷄爪雙鐮與五爺動手，戰到五六十個回合，也是熱汗直流，二少寨主大叫一聲，哥哥退下，待小弟拿他，聲到人也到，二少寨主雖然武學超羣，怎奈這條盤龍棍好似活龍一般，遞不進去鷄爪鐮，工夫不大，三少寨主又將二少寨主替下，與五爺動手，三太看的明白，叫道香五，學到方休處才知藝不高，咱們武藝不行，人家是車輪戰，咱們若是替蔣五叔，上去就落敗，三太說話之間，焦灼萬狀，香五直搥馬尾透風巾，茂龍不住的喘大氣，李煜是束手無策，不表四位小弟兄担心害怕，再表蔣五爺與三少寨主，戰到六七十個回合，二人俱都熱汗直流，老道喜形於色，低聲道，貧道之計成矣，蔣伯芳小兒出汗了，四少寨主趕緊替下三少寨主，然後老寨主再上去，蔣小兒必然被獲遭擒，四少寨主叫道，三哥退下，小弟拿蔣伯芳，語畢，亮雙鐮，夠上步位動手，蔣五爺接架相還，雙鐮摘戳撕擄，精神百倍，蔣五爺衣襟溼透，戰到七八十個回合，劉士英一聲吶喊，四個小孩子無能之輩，拿他不下，退下來，老父捉拿於他，劉士英一抖十三節點穴槍，四少寨主縱出圈子外，蔣五爺一手扶棍，一手抹汗，劉士英以言語譏諷蔣五爺，說道，蔣伯芳你不是棍掃十四省的英雄嗎，怎麼出汗呢，蔣五爺聞聽，豎劍眉，立二目，厲聲喊道，劉士英，蔣某一條盤龍棍，要掃盡天下的毛賊，書中代言，五爺在鏢局子半飽出來的，在路上茶飯懶用，心神不安，又走了兩日的路程，來到碧霞山時，天光大亮，救了三太等，此時天氣平西，肚內也餓啦，又戰了四五百回合，實在是累的不能再戰啦，但是心火助着還可以支持，正在此時，就聽北面山坡上，有人喊道，蔣五弟，不要驚慌，貧道來也，弼嶠長老一聲吶喊，貧僧來也，李四爺大叫一聲，神刀將李剛在此，五爺回頭一看，長

喘了一口氣，只覺得混身發麻力盡筋疲，書中代言，豐啞仙師鶴崑長老神刀將李剛海底撈月襲承龍等，他們四位由鏢局子起身，星夜趕奔杭州碧霞山，來到山坡，葉六爺見山坡下有一身衣服，白襪子，青布靴子，並不見人在那裏，正在納悶，忽然見水裏鑽出一個人來，舉目觀看正是傻小子金頭虎賈明，葉六爺叫道，明兒在此何幹，賈明答道，我與高恆追趕五股差事，我們倆人昨天夜間住了店啦，今天清晨早起高恆叫不醒我，他給了飯店錢，他就走啦，我一問店家，他也沒給我留下錢，我肚子就餓啦，分文沒有，人家店裏也不賒給我飯吃，我想起來頭探蓮花湖，高恆摸魚之事，我也打算找有水的地方，摸幾條魚賣了好吃飯，摸了半天，摸上一條小鯉魚來，連一文錢都不值，您上這裏幹什麼來啦，葉承龍用手向北面一指，遂說道，明兒你看，那都是誰，賈明一看，和尚老道神刀將李四爺，都在那兒席地而坐，賈明跑到三老面前說道，這回可餓不着了，和尚對賈明說道，明兒，你還要笑呢，你勝三大爺過去了，金頭虎說道，我勝三大爺上那兒去啦，我怎麼沒看見呢，和尚說道，你三大爺被此山的寨主引到鷹愁澗萬丈深淵，身向那世去了，金頭虎聞聽，放聲大哭，叫道，三大爺，你老人家疼愛我，猶如親弟弟子姪一般，姪兒若不與您報仇雪恨，誓不爲人，葉六爺說道，明兒，你報不了仇，林士佩與劉家父子俱在山內，金頭虎一翻母狗眼道，幹啦，我辦不了，正在說話之際，見上流來了一隻小船，兩個水手，書中代言，本山看稻田的船，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正愁沒船呢，那方來了一隻小船，明兒與葉六弟將那隻船追來，咱們好過去，賈明說道，六叔怎叫海底撈月，咱爺倆看看誰的水性大，咱去抓船去，葉六爺換好水衣水靠，金頭虎仍是大光溜，一個濊子奔船而去，葉六爺由船頭上去，金頭虎由船尾上去，水手不知何故，說道，我們這是看稻田的船，什麼也沒有，就有點吃食，葉六爺說道，你們

若怕死，就聽我的指揮，若不怕死一劍一個，要你二人之命，水手說道，您叫我們幹麼便幹麼，葉六爺說道，你們看那南岸上有三個老者，是要奔北山坡去，你二人趕快將船駛到那裏，水手答道，俺以為有什麼大事呢，原來這點小事，那有何難，語畢，二人搖櫓，直奔南岸而來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南岸，道爺等縱身形上船，道爺對兩個水手說道，出家人不開殺戒，我問你們一事，你們可不許有半句虛言，若有半句虛言，我必要結果你等性命，兩名水手問道，你老人家問的是什麼事，只要俺知道的，沒有不告訴你老人家的，道爺說道，有一個神鏢將勝英可曾來到這碧霞山，兩名水手齊聲說道，你老人家問的是勝爺，他老人家被我們本山的寨主，由打錢塘關外英雄店引到本山，我家寨主與勝爺水戰，告訴你老人家說吧，並非是水戰，為的是將勝爺引到鷹愁澗，害勝三爺尸骨無存，遂叫道，道爺，你老人家看，那方大水滔滔，就是鷹愁澗，道爺聞聽說道，啊，貧道的卦不靈了，果然勝三爺不在人世，李四爺聞聽，拔刀就要結果兩個水手性命，道爺急忙攔阻說道，四弟，你這是何苦，他們這山乃是莊家山，嚙卒們就會種地，不捨不奪，你殺他們倆何用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咱們找劉士英拚命去，道爺又叫道，水手，你們倆不要害怕，趕緊向北岸開船，我再問你們，鏢行有人前來沒有，兩個水手答道，鏢行先來了四位，全都武術平常，被我家四位少寨主戰敗，有一個姓黃的破口大罵，劉寨主要將他們四人亂刀分尸，此時又來了一個姓蔣的，救了黃爺四位，現在正與林士佩等動手，此時已竟戰了多半天啦，道爺聞聽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，就此開船狗奔戰場，金頭虎喊道，快開快開，若是慢了，我將你一杵杵死，兩個水手不敢怠慢，趕緊搖動雙櫓，狗奔北山坡戰場而來，工夫不大，由打蘆葦中穿過，來到北岸，金頭虎催促兩個水手，催的太緊啦，到岸時未能攔住，正正撞在山坡上，竟將船當時攔翻，列位，三

老與葉六爺都是武藝超羣，要不然這一翻船，全都得扣在底下，三老在前，見船要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已縱到山坡，葉六爺在後面緊跟着也縱到岸上，惟有金頭虎賈明，大肚子羅圈腿，底是在船後頭，只顧催促兩個水手快開船，他就顧不了翻船了，連賈明帶兩個水手俱都扣在船底下，水手由船底下已竟逃命去了，不必細表，金頭虎賈明，剛穿上的衣服，這一扣在船底下，灌了兩褲桶子水，本來身體就笨，又添上了水的分量，傻小子可就更笨了，龔啞仙師紅蓮羅漢與海底撈月葉承龍神刀將李剛四人，縱到山坡，順着山坡向山上爬去，此山坡非常的高，直上直下，臨到傻小子打水裏鑽出來，再爬山坡，可就費勁啦，兩褲腿是水，方爬上一兩丈高，噗咚一聲，掉在水裏，一連氣爬了三次，是怎麼爬上去，怎麼摔下來，賈明一看上面的三老與葉六爺都站在高阜處觀望，也不管他，賈明可就急啦，在山坡下大聲喊道，我賈明可真倒了連啦，竟願催船，把船催翻了的時候，我也沒願的向上跳，扣在水裏，弄了一褲桶子水，也爬不上山去啦，和尚聞聽，說道，明兒到處禰鍋，大聲小叫的，豈不誤事，語畢，由腰間掏出飛抓，順着山坡扔下去，叫道明兒，你將飛抓繫在你的腰間，我將你拉上來不要大呼小叫，賈明這才將飛抓繫在腰間，和尚將賈明提到山頭，爺兒五個站在山頭上瞭望，並不見戰場在那裏，忽聽得一聲怪叫，聲如洪鐘，五爺這一條根要搖盪天下羣賊，小小的雙松巖碧霞山，何足道哉，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李四弟你聽見沒有，這是蔣五弟的聲音，必然在那裏與賊人交手呢，書中代言，在船上道爺問兩個水手，戰場所在何地，水手已竟告訴明白了衆人啦，因為有樹林擋着，故此沒看見，爺兒五個順着聲音而去，穿過一個小樹林，正看見蔣五爺在那裏，一手扶着亮銀盤龍棍，一手擦抹熱汗，道爺念了聲無量佛，叫道，蔣五弟不要驚惶，貧道等來了，蔣五爺回頭一看，長出了一口氣，只覺

得周身無力，兩膀發麻，不能再戰了，愆道，雙啞仙師等若是不來，蔣五爺便怎樣呢，列位，蔣伯芳乃是一勇之夫，心火助着，由鏢局子起身夠奔杭州，在路上未曾應時飲食，報仇心勝，只想他這一條棍能掃滅了碧霞山，因為心氣壯的關係，道爺等不來，再與劉士英動手也未會不成，這一見自己來了幫手，不由的一洩氣，所以不堪再戰了，聞文拋開，李四爺握刀，就要夠奔劉士英動手，道爺攔阻道，四弟，貧道平生未開過殺戒，今因給勝三弟報仇，貧道我要大開殺戒，遂叫道，四弟後退，李四爺說道，我們是明清八義，此時小弟若不先與敵人拚命，有何面目對那明清八義之人，紅蓮羅漢弼嵯長老在旁念了一聲阿彌陀佛，遂叫道，二師兄，李四弟，你二位不要爭執，明清八義也不為近，師兄弟也不為遠，你二人全都後退，貧僧報仇之事，早擬定大開殺戒之心了，讓給貧僧吧，書中代言，此時蔣五爺已竟退下，劉士英呆呆觀看，三老與葉六爺賈明，並未言語，列位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，劉士英之害勝爺，實非出於本意，且早羨慕勝爺之為人，今見鏢行之人，一僧一道，真是道骨仙風，有逸世獨立之概，不覺追悔害勝爺一死，無言以對答那鏢行之人，三老在說話之際，誰也沒防備葉六爺，葉六爺一聲未語，一個箭步縱到戰場的中心，亮出寶劍就要拚命，大聲叫道，那個是劉士英，還不前來受死，劉士英一看葉六爺藍布褲褂皂布鞋白襪，五官清秀，居然未出學校門的白面書生，劉士英這一打量六爺，不由的暗暗打了一個寒噤道，我絕不該害了勝老者，人言勝老者捨命交友，信不誣也，十六七歲的小童，居然前來賣命，給勝老者報仇，若不是勝老能待人忠厚和藹，這一般報仇之人，焉能夠這樣的心盛，看起來好人是害不得呀，劉士英思索至此，說道，這位書童，勝英是汝何人，你前來給勝英賣命，若依我良言相勸，快快退下去，叫別位上來動手，難道說你就不怕死嗎，劉士英正在用言語譏諷葉六

爺之時，就聽得身後有人大聲怪叫，啊，好熱鬧的戰場，我來了，劉士英聞聽，心中一怔，前後俱是敵人，如何是好，怎麼敵人打後面又來了呢，回頭觀看，此人已到切近，不是別位，正是本山的二寨主，人稱紫面天王劉士雄，身體魁梧，聲音洪亮，滿面的連鬚落腮黃鬍鬚，手執一對青銅錘，自幼練就的一身金鐘罩，鐵布衫十三道橫練的工夫，渾身猛楞，真稱得起綠林中的人物，就聽叫了一聲兄長，為何將勝英害死了，留着他小弟好與他戰二百回合，這樣的戰場為何不叫小弟知曉呢，兄長快快退下，讓與小弟戰上幾百回合，說罷此言，雙錘三碰，來到葉六爺跟前，低頭一看，不覺驚訝說道，啊，原來是一個小娃娃，未出學校的學生，也不躲開，不怕叫雙錘碰死，劉士雄這一句話，不要之緊，激怒了葉六爺劍劈劉士雄，列位，劉士雄爲什麼此時才來到戰場呢，皆因爲他在後寨跨院中正練完了工夫，坐在那裏喝水呢，有一個伺候他的嘍卒，由打前面，慌慌張張跑到了後面，來到二寨主劉士雄的面前叫道，二寨主，您怎麼還在這裏這樣的沉得住氣呢，劉士雄問道，何事大驚小怪的，嘍卒說道，前邊好大的一個戰場啦，殺的天翻地覆，您怎麼不去看看去呢，劉士雄問道，跟什麼人殺起來了，嘍卒說道，原來您都不知道哇，老寨主將勝英由打杭州，引到咱們這碧霞山，七星真人給出的主意，叫老寨主將勝英引到鷹愁澗，萬丈深處害老勝英一死，標行人都知道了，來了好些個人，前來報仇，有一個什麼虎蔣伯芳，手使一條棍，將我家四位少寨主，與林十佩閔德潤都戰敗了，這就要與老寨主打在一處啦，我來的時候，老寨主跟他講話呢，劉士雄聞聽嘍卒之言，遂大聲的說道，宋明，前寨中有這等事，怎麼你還不早報告我呢，站起身形，由打兵刃架子上摘下雙錘，直奔前山跑來，書中代言，昔日劉士雄與他哥哥住山的時候，據劉士雄心中所欲，本要搶奪行人，無奈他哥哥不以爲然，非種地不可，他拗不過

劉士英去，只好在本地面不搶不奪，久在北口外作買賣，他在北口外十八路賊匪之中，一對骸骨點金鏢，打服了北口外羣賊，平日誰要與他說話，言語不合，他便舉錘就砸，人人都畏懼他三分，其中就有陰險的人，對劉士雄說道，北口外的人物就屬你老人家，南七北六，十三省可屬不着你老人家了，劉士雄說道，南七北六就得屬我哥哥，那陰險的人遂說道，我要說出來你老人家可別惱怒，劉士雄說道，不屬我哥哥屬誰，你說吧，我不惱怒，那人說道，屬神標將勝英，劉士雄聞聽，心中不樂說道，我現在就回家，一來看望我哥哥，二來會鬪勝英，看看我們弟兄武藝高，或是勝英的武藝高，那人說道，你老人家要將勝英戰敗，南七北六十三省就得屬賢昆仲了，劉士雄說完此話，收拾收拾行李他就由打北口外起身，由正月起的身，在半路上明山勝景之處又留連一回，打了一回獵，三月間到杭州碧霞山，老少寨主迎接出來，迎進聚義廳擺酒接風，吃完了飯，到內寨與嫂姪姪媳婦相見，劉士英道，賢弟七八年未回家，北六省的名譽你很不好，聽說你心不順時便用錘砸人，殺人可恕情理難容，你不必出門啦，你大姪與二姪都娶了妻啦，你願意要大姪歸你就叫大姪歸你，你要不願要大姪，就將你二姪歸你，伺候你起居飲食，劉士英問道，哥哥，我並非是爲回家享福，怎麼天下英雄均屬不着你我弟兄，爲何都說屬勝英呢，劉士英問道，誰告訴你的，劉士雄說道，北六省的人都那樣說嗎，劉爺一聽，這就是小人鼓惑傻小子，這叫借刀殺人，劉爺遂說道，兄弟，勝英是好人，替天行道之君子，不可與人家尋仇，接着又說道，勝英現在回家啦，因爲上年歲了，劉士雄說道，我到他家找他去，劉士英又說道，人家因爲年老不幹買賣啦，你這是何必呢，書中代言，那時勝爺正打蓮花峪呢，劉爺都知道，故意用話將他瞞住，劉士雄雖然猛楞，對於他兄長還不敢如何，他就在後跨院練工夫，光陰似箭，轉瞬到了五月十號

日，蕭金台的請帖一到，劉士英遂告訴嘍卒寨主們，千萬別跟三寨主提此事，劉士英假托去杭州幫朋友辦喜事，請我爺兒五個去幫忙，咱們交結天下朋友，不能不應酬的，我走之後，你千萬可別下山，山中不可一日無主，都交給你啦，劉士英雄說道，那行，我絕不能下山，兄長結交天下英雄，乃是正事，劉士英父子暗暗赴會，七月初三散會救了閔家父子，回山的時候，都沒敢跟他提蕭金台之事，前文表過，話不重敘，勝爺之事，他是一概不知，這日他在後跨院喝茶，有一個伺候他的老嘍卒將前寨打仗之事，報告了他，他遂提起雙錘跑來，正遇上葉六爺亮劍就劈，劉士英雄用錘就繃，葉六爺撤劍裹腦纏頭，緊跟着砍去，雙錘上繃下砸，無奈碰不上寶劍，二人真是棋逢對手，戰夠多時，葉六爺劍法更門改路，聲啞仙師低聲說道，劉士英雄性命休矣，金頭虎問道，您怎麼曉得，道爺說道，這是你師祖的鎮倒八仙神劍，怎見得，有讚為奇，拐李先生劍法高，閣老騎驢削鳳毛，仙人擺下絕命陣，湘子歸還命難逃，只見葉六爺的寶劍向賊人躋下一劃，賊人雙錘立着，錘頭朝下，向外一推，葉六爺裹手一劍，挾肩帶背劈來，賊人欲要撤錘那得能夠，只聽撲的一聲，就見紅光崩現，鮮血淋漓，劉士英雄命喪戰場，筋骨皮肉迎刃而過，抬腿用鞋底擦寶劍，然後用手點指劉士英，叫道，劉士英你過來，劉士英一看兄弟喪命，小弟兄四位驚魂失色，劉士英叫道，衆位寨主還不一擁齊上，與你家二寨主報仇雪恨，標行之人聞聽，大家也都亮兵刃，南面的向北來，北面的向南去，方要接觸，就聽山頭上一聲痰嗽，大聲喊道，道兄，千萬將標行之人攔住，劉寨主不要以多為勝，俺勝英來也，只見勝三爺頭戴鴨尾巾，身披英雄氅，手攬魚鱗紫金刀，脅下襯鏢囊，來到雙方當中一站，金頭虎喊道，勝三大爺前來顯聖，必要殺盡羣賊，道爺說道，金頭虎不要胡說，你勝三大爺無恙，此時兩方之人一見勝爺，俱各大吃一驚，只聽勝三爺

說道，劉士英，你給你兄弟報仇分所當然，但是你應翻覆思索，殺人流血，我勝某向來惡之，你在前塘關外，與我共宿一店，將我穩住盜我的兵刃衣物，那算我不高明，我不惱你，你不該將我引到鷹愁澗，害我尸骨無存，此事你太已的過分了，劉士英你要三思而後行，因為你素常名譽很正，我對於辦賊之事，一字不能提你，你將五個要犯現出來，我交官面完案，沒有你的事，要不然我回江蘇報明官面。然後我回來拿賊，這場官司，你尋思尋思，你打的起打不起，後悔可就晚了，劉士英聽畢微然一笑，厲聲說道，你看看劍劈的那個死尸，是我親胞弟，蕭金台逼死我姐姐，你殺我姐弟二人，我焉能善罷干休，我父母只生我姐弟三人，叫你害了兩個，剩我一人，我絕不能獨生，現在你還要將我姐夫外甥要去，那是萬萬不能，你要拿三鼠我不管，你要拿我姐夫外甥，勢必登天還難，你要勝得了我手中十三節點穴槍，我也被你拿獲，情願與我姐夫外甥同去出了紅差，那時節我劉士英死的也算不屈，為朋友還能犧牲一切呢，何況為親丁骨肉呢，正在此時就聽官面上一聲吶喊，三大爺我來啦，手執降寶魔雲杵，來到切近一看，說道，喝，這羣賊都到這兒來啦，三大爺我拿杵將他們都杵了吧，勝三爺說道，胡說，還不後退，金龍向後一退，擡行此時正是六老六少，劉士英叫道，嘍卒將二寨主之尸身，與我抬將下去，過來四個嘍卒，兩個人抬上截，兩個人抬下截，將死尸抬至東南角，讀者問道，勝爺何以未死呢，列位，且聽在下慢慢表來，劉士英眼看勝爺被水流打的頭朝下而沒，回山報告羣賊，勝爺已死，那知道勝爺被水沖下去之時，就覺肚臍有一物，冰涼異常，勝爺雙手摀住，死也不放，怎奈水流甚大，將勝爺打了一個翻筋斗，但是勝爺仍然未放鬆鎖練，就覺水底下有物，腳踩着軟和，勝爺正在水中覺着水涼透骨的時候，撐着攔江繩，向上用力一起，露出頭來，就見南面上此時也露出一個腦袋來，喊道，

是勝三大爺嗎，你老人家萬別撒手攔江繩，要是一撒手，可就沒有命啦，你老人家順着攔江繩一把的倒，向我這來，過來七八丈遠，水流就不急了，勝爺心中這才明白，水底下的攔江繩必是金龍所爲，一把一把的扎掙着向南而來，倒出去七八丈遠，就覺水流的慢點，水也不那麼涼啦，勝爺這才稍微緩過點氣，在方才勝爺問金龍時，業已上咀脣敲下咀脣，說話都不真切了，若不是水底下有網，雙手幾乎掙不住攔江繩，勝爺此時倒着攔江繩到水淺之處，覺着不那麼冰涼了，自己才喘上氣來，若是在正流頭工夫大了，無論穿多少緊襯的衣服，都能被水流將衣服沖的破碎而去，就是掙住攔江繩，都不能活的，好在勝爺是有工夫的人，年輕時人稱勝峴崙，力大絕倫，要不然被涼水這一激，就得激糊塗了，勝爺問金龍道，這位老道姓什麼，金龍說道，也不是姓真，也不是姓霍，勝爺說道，是火德真君孔華陽不是，金龍說道，對啦，勝爺問道，你怎麼到在那裏，金龍說道，我與小龍追五個要犯，天黑啦，我們兩人住店，第二天小龍暗自走啦，我打店裏出來，找小龍，（小龍卽蕭銀龍）找了半天也沒找着，我肚子餓了，走到一個飯館子吃飯，吃完飯我沒有錢，飯館子掌櫃的不教我走，我叫他們打我，他們也不敢打我，正在那時去了一個老道，問我姓什麼，我說我叫孟金龍，老道說道，正找你呢，你跟着我走吧，他將飯錢給了人家，我就跟他走到一個山上，他將我領到屋中，又給我飯吃，白米鹹菜拌豆腐，我吃完了，他又領到一間空屋子裏，屋中放着搵繩大鎖練子，他叫我扯着鐵練子，他們拉着搵繩，弄到一個小船上，就奔這兒來啦，先將大鐵釘子，釘在石頭縫子裏，一頭把搵繩繫在釘子之上，一頭將我腰繫上，又將大鐵練子也掛在釘子上，又將鐵練子頭上接上搵繩，打淺水之地繞到南岸，然後在倒搵繩，將鐵練子倒，也用大釘子釘在石頭縫裏，將鐵鎖練掛在鐵川釘上，末了到水中下銅鐵網，老道叫我

下水，我說我不下去，下去上不來，老道說咱倆人下去，都用繩子繫在腰間，倒鐵練子下水底，網上早按好了環子鉤子，鎖練上也早按好了兒鈎環子，咱們兩人將網下好，老道打上流下水，果然沖到這兒被攔江鎖擋住，打漁船常有不知道的沖在這裏淹沒，老道對我說，爲是教打漁的，勝爺說道，善哉出家人，我不如也，你還認識那山嗎，金龍答道，認識，天天回去吃飯去，您跟着我走吧，爺兒倆繞過了灘口，金龍說道，三大爺您揪住我的皮挺帶，我下水裏帶着您走，勝爺遂下水揪住金龍皮挺帶，金龍破風踏浪，夠奔寶靈如意觀而來，工夫不大，來到萬華山前，勝爺舉目一看，奇花異草，滿山皆是，又走出一二里之遙，看見翠柏蒼松，野草鮮花，天然的清幽古雅，山後邊獐鹿野鹿往來亂躡，飛狐走兔打盤旋，百鳥聲音在樹上喧，向北去，穿過千年柏，萬年松，有翠竹林，碧陰陰綠森森，又走到紫竹林，座北向南，現出一座觀宇，石頭匾泥金字，上書寶靈如意觀，勝老英雄心中暗想，十數年未見，二哥隱在此處，真是仙人洞府，西方極樂之境，可稱世外散人也，朝臣待漏五更寒，鐵甲將軍夜入關，日上三桿僧道未曾起，算來名利不如閑，我之二哥，闖來坐山看虎鬥，闖來樹下聽鳥喧，餓了吃的是松柏子，渴了山下飲清泉，雖然不能成佛作祖，耳不聽干戈心不煩，較我勝英高之多矣，勝三爺心中思索，不覺走到觀前，口中叫道，金龍，你到裏面通報一聲，金龍說道，一個雜毛，還用通報，勝爺說道，胡說，那是你二大爺，正在此時，見山觀內出來一位小道童，勝三爺控背躬身說道，少道爺，觀內可有一位孔道爺，火德真君孔華陽嗎，小道童說道，不錯，正是，勝爺道，勞駕你進去回稟一聲，你就提現有的故人勝英來訪，小道童聞聽，急忙控背躬身說道，原來是勝三大爺，勝爺說道，豈敢豈敢，你們是出家人，愚下担不起，小道童回去，工夫不大，出來說道，我之恩師有請勝三大爺，勝爺遂同小

道童進去，來到鶴軒門外，聽裏面一聲無量佛。昨晚燈花報喜，今朝果有高人到來，勝爺抬頭一看，心似刀攪，孔二爺赤紅的面黑髮際黑鬍子，藍布道服，青鞋白襪，面上連一點皺紋都沒有，精神百倍，氣宇不凡，勝爺趕奔進前，雙膝跪倒，叫道，二哥，小弟勝英與兄久違了，一向可好，孔道爺伸手相攙道，三弟老的這樣，才十數年不見，竟白髮蒼蒼，皺文堆壘了，勝爺叫道，二哥，小弟爲愁煩所迫，小弟不敢比古人，兄長豈不開伍子胥過昭關，宿於東皋公家，七日夜愁的鬢髮皆白，小弟怎比哥哥逍遙自在呢，老哥倆遂攜手進鶴軒，來到鶴軒之內，勝爺落坐，孔二爺一看，勝爺衣服尚溼，赤着足，頭髮蓬鬆，狼狽之極，孔二爺幾乎淚下，忙叫道童過來，見過你三叔，四個道童，趕緊跪倒行禮，勝爺伸手相摻，孔二爺說道，你們趕緊陪着你三叔沐浴房更衣沐浴，一個道童遂掀起簾籠，又一個道童在先引路，來到東跨院，有兩間東房，室內清雅潔靜，有藤床竹椅，有澡盆鏡架衣架，勝三爺更衣沐浴，小道童提着一個小包袱，放在竹椅之上，沐浴已畢，打開小包袱一看，勝爺發楞，青布大褂，青布褲褂，白襪青靴，勝爺有心不換，自己的衣服已竟團作一團拋在地下，萬般無奈，只得將青布衣服穿上，勝爺長嘆一聲，自言自語道，我初不如歸山修行也，從今後不聞世事矣，自己語畢，痰嗽一聲，小道童推門進來，又給勝爺打洗面水，勝爺理髮洗面，小道童又陪勝爺倒鶴軒之內，勝爺飄髯哈哈大笑一樂，我勝英一旦間變作鄉老矣，勝爺又叫道，二哥請上，受小弟一拜，謝兄救命之恩，孔二爺笑道，咱們明清八義插血爲盟，何言出救命之恩，我下攔江鎖，並不是救的是你，因爲那兒常常出險，貧道才募化十方，下此攔江鎖以救生命，勝三弟你作道德的感應，才有今日，孔二爺問道，但不知勝三弟因何至此呢，勝爺見問，不由得長嘆一聲道，一言難盡了，將蕭金台羣英赴會之事，從頭至尾對孔二爺表白一

暹，勝爺又叫道，二哥，小弟有一句不盡情之言，大丈夫榻下豈容小人甜睡，二哥距此碧霞山咫尺耳，何容此類存在，小弟不解，孔二爺叫道，三弟，你有所不知，劉士英之山，仍是莊家山，少寨主娶妻，俱都鄉下大財主之女，並不搶奪，人家佔山三十餘年，咱們萬華山才十數年耳，那閔士瓊乃是劉士英姊丈，骨肉至親，人家焉有不救之理，勝爺長歎，叫道，二哥，我不能出頭露面啦，刀鏢甩頭鴨尾巾大氅，俱被人家盜去，我從此修行隱逸，再不聞世事了，孔二爺道，我們出家人是斷子絕孫之命，你是行俠作義者，豈能出家，你的東西，我給你想法子尋找，找不着，咱們再作計較，二位老人家正在談話喝茶之際，小道童已撻擺上盃箸，工夫不大，將飯開好，孔二爺叫道，勝三弟屈尊一飯，明日小道童，打魚回來，沽酒買肉，勝三爺說道，白米白面足矣，孟金龍喊道，三大爺又是這個，勝爺叫道，金龍，休要趣笑，齋飯已畢，再談鷹愁澗之事，勝爺問攔江鎖之事，孔二爺道，貧道爲此事募化三年，才將應用東西備齊，怎奈下攔江鎖不得其人，也是事逢恰巧，遇見孟金龍，才助我成全此舉，孔二爺說罷攔江鎖之事，又談了幾句閑話，天色已晚，弟兄二人抵足二眠，次日打發小道童在碧霞山打魚，並暗中竊聽消息，天至晌午，兩個小道童回來，又換了兩個小道童打魚探聽消息，兩個道童又到天已平西方回，孔道爺問道，爲何回來甚早，兩個小道童道，皆因爲我二人正打魚之際，忽聽河干有人啼哭，聲音悽慘，我二人遂將船攏岸，尋覓那人，將那人請到船上問其所以，他言說尋找朋友十載未遇，哭的眼淚都有十缸啦，找不着朋友誓不欲生，要投江一死，我二人問他，找的是那位，他一說正是你老人家，我二人遂將他帶到山內，走過了翠竹林他變卦，他說你老人家短他七八百萬銀子，連本帶利十年未能歸還，前來要賬，道爺聞聽面沉似水道，出家人焉能借人家那些錢呢，勝爺問小道童道，此人怎樣

長像，小道童說道，穿皮襖馬褂，踢毬踢毬，勝爺聞聽叫道，二哥，這不是別人，不是大義士，就是二義士，孔道爺笑道，還玩皮呢，勝爺答道，上了幾歲年紀益發的甚了，說着話哥倆出離鶴軒迎接，來到翠竹林角門外，就聽有蠻子說話口音，雜毛欠我的錢不還，跑這犄角裏藏躲來了，孔二爺一看，果然是歐陽氏，書中代言，歐陽二爺一指孔華陽叫道，雜毛，明家將沒之時，咱們兩人偷賊官二十餘顆珍珠，細軟物件，不計其數，咱二人應當均分，你少分給我三粒，你該還我啦，老道說道，二弟你別玩笑，現有生朋友在此，我給你介紹介紹，語畢，用手向自己身後指道，你看看此人是誰，蠻子說道，我要的是錢，不管是誰，勝三爺哈哈一笑，叫道，歐陽二弟從何至此，歐陽天佑一聽，乃是勝三爺的語音，不覺愕然問道，唔呀，三哥何以如此模樣，孔二爺說道，此處不是講話之地，到鶴軒你問問你三哥是怎麼回事，哥三個走進了鶴軒落坐，勝三爺遂將丟東西之事，從頭至尾對二義士詳細表示一番，談到身逢絕地，被攔江鎖擋住，要不然早身歸那世去了，這是被救到山上沐浴更衣，故此這般景况也，愚兄再不能出世矣，今者賢弟前來，愚兄之幸也，孔二爺說道，蠻子你還叫賊魔，即早你拘了眼吧，勝子川是你三哥，叫人家給偷啦，你叫的是那一門子賊魔，歐陽爺聞聽臉一紅，叫道，雜毛，劉士英偷去我三哥的東西，那如同是我三哥的當差的一般，那給我三哥存着呢，我還這就起身，我將東西盜回，我給他放二百把火燒他個王八羔子，列位，孔二爺這是激將之法，要不然蠻子不能盜是那樣快，勝爺一看二義士臉都紅啦，站起身軀就往外走，勝爺伸手相攔道，二弟不要如此，你與孔二爺原是玩笑，何必芥蒂呢，孔二爺又叫道，三弟，還得你攔他，可別叫他放火，劉家父子是君子人，勝三爺叫道，二弟，你可聽見孔二爺之話嗎，水火無情，千萬別放火，弟兄們吃完飯，歐陽爺休息一會，起來時太陽還

未落，蠻子道，我就要起身，慢慢的走，到碧霞山時天也就黑啦，孔二爺說道，我給你將小船都預備好啦，勝爺叫道，二弟，你到在那裏千萬小心謹慎，今天盜不出來還有明天，這一千賊人俱都是本領高強，二弟保重些，就是成全愚兄了，二義士點頭道，三哥不要掛心，小弟自知，歐陽二爺上了船，孔二爺勝三爺，二位以目送之，小道童搖起花櫓，奔碧霞山而來，在船上二義士與小道童玩笑，說道，你們二位臉都很白，娶了妻沒有，小道童道，二叔真好玩笑，老道還有妻妻的嗎，在船上二義士與兩個小道童玩笑，倒覺着不寂寞，工夫不大，將船靠岸，歐陽二義士縱下船，叫道，二位道爺，你們就在此處等候，我若被賊人追下來時，我就喊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神人救我，小道童說道，我們怎麼樣，二義士道，你們就啊一聲，我跳上船咱們就跑，兩個小道童在一路上，被歐陽二爺戲耍的笑斷腸子，靠岸之後，就看二義士踢啦踏啦，如飛相似奔碧霞山裏去了，書中代言，歐陽義士專怕水，因他不會水，恐皮襖馬褂，一沾水就壞啦，蠻子到山裏，轉了幾個灣子，聽不見有人言說刀標之事，若是有一個人提此事，他就能聞風而去，怎奈就是無人提此事，前後寨找到二更天，仍不聞有人提刀標之事，歐陽爺萬般無奈，要使磐石問路之法，何爲磐石問路呢，在沒人的地方，用白條寫上碧霞山的寨主哩卒知悉，刀標俱都盜走，明人不作暗事，在下走也，寫完了奔人多之處，包上石頭子拋去，必有人出來看是何物，那人一看刀標俱俱都被人盜去，必然驚怪去報信，或到收藏物件之處去看，歐陽二義士找了一個清靜所在，一看後院有兩間東廂房，屋中燈燭輝煌，歐陽爺本打算寫字條懸石問路，一看此屋燈光明亮，歐陽爺躊躇足潛踪，來到窗外，用唾沫溼破窗紙，向屋中觀看，屋內有兩個年青的，俱在十八九歲，歐陽爺心中暗想，這兩個王八羔子，在這裏幹什麼，此時就聽屋中有人說道，咱們打開看

看，金標是金的還是鋼的，魚鱗紫金刀什麼樣兒，就聽那個年輕的說道，別提這個，老寨主有話，不教提一個字兒，一會咱們該換撥啦，二人在屋喝着茶，直向西面上被架子裏看，歐陽爺舉目一看，是一個藍綢子包袱，歐陽爺心中明白，那是我勝三哥的包袱，原來在這犄角哪，歐陽爺遂取出一個小瓶子來，瓶中是白面，此藥名爲神仙奪命香，放在竹筒裏面，用火燃着，向屋中一吹煙，將兩個年輕之人薰過去，伏几而睡，歐陽爺到屋中一看包裹的樣兒，轉身出來，又走到西廂房，一看是廚房，就聽廚師夫道，真走連，無故的碧霞山又有作夜看山的啦，黑夜裏還得伺候飯，歐陽爺取出奪命香筒，又向屋中一吹，將兩個廚師夫薰倒，進到屋中，將廚師夫的破衣服拿了兩件，又拿了一把破扑刀，取了兩吊錢，走出來仍回到上房屋中，將藍綢包裹打開，將勝爺的東西取出，將廚師夫的衣服包在藍綢子包內，破扑刀換下魚鱗紫金刀，那兩吊錢裝在勝爺標囊之中，將原舊的藍綢包裹包好，如前一般，歐陽二爺是人得喜事精神爽，叫道，兩個王八羔子，看着破爛吧，我要走啦，語畢，躡房越脊，回歸山環，上了小船，道童問道，歐陽爺盜的東西如何，歐陽爺說道，裏面地方太大，不行，找不着，明天再說，小道童說道，您那包袱是什麼東西，歐陽二爺道，賊不走空，偷了他們點破爛，小道童搖櫓返回寶靈如意觀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山下，歐陽二爺道，棄舟登山，來至養魚缸前，將東西放在缸底下，歐陽二爺進了鶴軒，孔二爺與勝三爺正在對奕，孔道爺與勝爺一看，蠻子赤手而還，孔道爺問道，二義士怎樣，歐陽二爺說道，山內地方太大找不着，勝爺問聽，長歎一聲說道，失者容易，尋者難，歐陽二爺叫道，勝三哥不要發愁，東西完全找回，語畢，出離鶴軒，由養魚缸底下取來，進了鶴軒，勝爺一看是一個破藍布包袱，勝爺搖頭道，不對，歐陽二爺說道，我這是換皮不換骨，這個藍布包袱皮是碧霞山廚子的，

勝爺打開一看，一物不少，一摸鑊囊中多了兩吊錢，勝爺問道，二義士，那裏來的兩吊錢，蠻子笑道，藍綢包皮沒拿回來，我拿了他兩吊錢，作爲包皮之價，孔二爺與勝爺俱都大笑，勝爺又到沐浴室內，換好了自己的衣服，全都換完，自己看腳底下雙臉青布皂鞋，勝爺打了一個唉聲，說道，靴子掉在鷹愁澗去，人還在世，小道童說道，勝三大爺，我們廚師夫，由打杭州買來一雙青布靴子，他穿着小點，您穿上試試，勝爺點頭，小道童將靴子取來，勝爺一穿正合式，衣服鞋襪穿戴齊整，走進鶴軒，勝爺叫道，孔二哥，現有金龍在此，又有二義士，我的刀鏢衣物，俱都找回，咱們就此殺奔碧霞山去了，孔道爺道，三弟你且養養精神，先叫小童每日去碧霞山左右打漁，暗中打探究竟，勝爺頗已爲然，次日又打發小道童探聽山中消息，小道童晚晌回來，就將蔣伯芳報仇之事，探聽明白，報告了勝爺，勝爺叫道，孔二哥，我該出世了，孔二爺道，你與金龍在先，我與歐陽弟在後，商議停妥，登船夠奔碧霞山，來到碧霞山北山坡，勝爺棄舟登岸，正趕上兩方面要羣毆拚命，勝爺痰嗽一聲，劉家父子不要以多爲能，道兄攔阻鏢行人切莫羣毆，劉家父子心中納悶，勝爺不死尙有可說，爲何又是原樣的衣服兵刃呢，不表劉家父子納悶，勝爺對劉士英說道，你將我東西偷去，我又得回，咱們雙方誰也不栽筋斗，我的東西已竟得回，你趕快將五個犯人交還，不然你打不了這場掛誤官司，劉士英叫了一聲，勝英，你早來一會，尙有可能餘地，你看看地下躺着的死尸，那是我之胞弟，叫嘍卒將二寨主搭開，非戰不可，勝爺聞聽，將刀向地下一插，忙將大衣脫下，遂叫道，三太太換衣服，正在此時，正西上一聲吶喊，好似鉅雷一般，叫道，三大爺您會飛，我來晚啦，勝爺道，胡說，北面上站着，金龍也無法站在北面，此時兩方面的人，俱都一陣大亂，劉士英叫道，勝老者，你以仁義待人，我劉士英與衆不同，咱倆比賽

輸贏，你要贏了我，我自備其縛，交還五個犯人，我願打了出紅差的官司，我不能後悔，勝三爺由就地拔刀，劉士英抖十三節點穴槍，二人湊到戰場，方要交鋒，劉士英背後一條白線躍到勝爺面前，叫道，劉寨主且向後退，我林士佩與勝英有山破人亡之仇，讓與林某交鋒，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鑽，就專爲姓勝的打的。勝爺一看，說不上不算，就要動手，正在此時，勝爺背後一道白影，縱到林士佩面前，叫道，勝三哥後退，殺鷄焉用宰牛刀，有事小弟服其勞，愚弟願再鬥林士佩，林士佩一看，正是蔣伯芳，不由的將精神打消了一半，皆因在蕭金台，被蔣五爺打了一棍，痴還未落，林士佩此時也說不上不算來，只得摘鑽頭，擰鑽鑿，按三尖兩刃槍向蔣五爺刺去，蔣五爺用棍往外一繃，就聽得噹啷一聲響亮，火星子冒起五七尺高，這一見面又是三碰，蔣五爺仍用六十四棍，林士佩使用純熟的招數，二人戰了五六十個回合，林士佩就覺傷痕疼痛，蔣五爺六十四棍使完，又換了行者棒，林士佩惡虎掏心一鑽，照定蔣五爺刺來，蔣五爺用棍往外一繃，林士佩兩膀發麻，招數不由遲慢，被蔣五爺裹手一棍，連肩帶背打來，林士佩欲待躲閃，那得能夠，這一棍照樣兒打在原傷之上，林士佩身形一撲栽倒塵埃，五爺銅牙一錯，舉棍照林士佩頭上打去，林士佩倒在塵埃，只可閉目裝死，勝三爺兩縱身軀，來至蔣五爺背後，欲要伸手，也來不及了，勝三爺一抬腿奔蔣五爺背後踢去，蔣五爺一伏腰，由林士佩頭上縱過去，蔣五爺回頭一看，乃是勝三爺，白臉而氣的通紅，問道，三哥，這是何意，勝爺道，林士佩是當世的英雄，切莫下此毒手，五爺敢怒而不敢言，林士佩翻身爬起叫道，勝英，南七省有你們弟兄沒有我姓林的，嘍卒給拾起狼牙鑽，交於林士佩，林士佩從此氣走，暫且不提，且言閔德潤見林士佩氣走，一聲吶喊，口中叫道，勝英，你害我家敗人亡，又害我二舅一死，今天大少寨主與你誓不兩立，手擎秋龍

鏹，來到戰場，勝爺方要握刀，就聽北面上一人喊道，三大爺，您後退讓給我吧，我們兩人是對兒，金龍舉杵鉤奔戰場，大少寨主是急戰，躍起來一鏹奔金龍碾去，金龍舉杵一搪，就聽噹的一聲，將大少寨主的秋龍劍鐵箍震落，四塊棗木板棗核釘俱都紛紛落地，金龍要活捉閔大少寨主，列位，閔德潤是急鬥，二人戰了六七個回合，賈明在勝爺弼崑長老背後，圍着舌頭說話，別人可聽不明白，遂叫道，大小子，有勇無謀，一人拚命，百人難敵，你不會用爪抓他，金龍閉聽，恍然大悟道，早就將那完藝忘啦，金龍遂虛揚一杵向外一縱，背後一伸手，大皮兜之中取出龜背龍爪，純熟的學業，一伸手將鎖練就套在手腕上了，絨繩一抖說道抓大白玉虎，鉤奔頭上來，大少寨主往旁一閃，金龍將爪趕緊帶回，用浪子踢球，仙人踢毬，黑狗鑽檔，左穿花，右穿花，一百單八爪，都抓不上人家，外還有二十爪，大少寨主金鐘罩，才破了幾天，力量不敵，不敢用繩杆攔擋，只可閃轉騰挪，將大少寨主抓的熱汗直流，賈明在勝爺背後又嚷道，大小子，不懂真假虛實，三國的諸葛亮，列國的范期，添兵賊寇，滅寇添兵，真是虛實玄中妙，指上抓下，指東抓西，孟金龍心中暗道，還是小小子有主意，這回可就將大山賊抓住了，大英雄一揚手說道，看腦袋，一抖鋼環子，嘩啦一響，閔大少寨主開聽抓腦袋，遂向西縱來，右脚方一點地，龜背龍龍爪奔右脚抓去，正抓在脚面之上，閔大少寨主向後一退，唛味一聲，正當中的鉤，抓入脚內，山脚面透入脚心，大少寨主一疼，嘖嘖躺在就地，金龍用力一拉，臉往北一轉，將絨繩攥在肩頭，向北就拉，金頭虎叫道，五叔幫着我捆他吧，蔣五爺幫助賈明，將閔大少寨主捆好。只見閔大少寨主脚部血流如注，老寨主閔士瓊一看，心如刀攪，如狼似虎的兒子身帶重傷，心中暗想，我打死一個夠本，打死兩個賺一個，勒十字絆，緊英雄帶，摸了摸袖口中的毒藥粉，叫道，勝英，你

我二人今天決一死戰，語畢，顫雙槍，一隻奔勝爺咽喉，一隻奔肚臍而來，勝爺握刀，書中代言，勝爺一飄身向東縱去三尺有餘，勝爺一橫刀，從雙槍當中攔腰斬，閔老寨主雙槍一併，要夾住勝爺的刀，勝爺抽刀反手一刀，又奔閔士瓊左太陽砍去，閔士瓊左手的槍一立，右手的槍向勝爺頭上便打，勝爺抽刀躲閃，二人這一合招，閔士瓊是一力降十會，勝老者刀花步眼清亮，閔士瓊的心中思索，人言勝英的刀法絕倫，果不虛傳，若非閔某，早輸於魚鱗紫金刀下，勝爺心中也是暗誇閔士瓊的槍法，二老者互相佩服，勝爺心中暗想，閔士瓊毒藥弩百發百中，神鬼難逃，閔士瓊心中暗想，若容勝英打標，自己必得輸，二老者俱有用暗器之心，無奈膽不下手來，只見勝爺一遞刀，奔閔士瓊華蓋穴扎去，閔士瓊雙槍一併，一拿勝爺刀，將魚鱗紫金刀，刀尖拿住二寸來長，勝爺一較勁，噹啷一聲，抽出刀來，往西北一縱，縱出一丈二尺遠去，閔士瓊往東南一縱，也縱出一丈二尺遠去，勝爺刀交在左手，右手登標，轉身形揚手腕，閔士瓊轉身形雙槍插在就地，揚手要打三十六隻毒藥弩，正在此時，就聽蹲台上一聲吶喊，勝老三，你可吓死我也，我到標局子，聽說你死在鷹愁澗了，我聽得此信，我一着急，往上一縱，大腦袋幾乎將房椽撞壞，說着話夠奔前來，叫道，勝三弟後退，我拿老猴崽子，閔士瓊一看，心中說道，天不絕勝英，此時偏偏來了夏侯商元，閔士瓊遂提起雙槍，雙槍兩顫，一隻奔面門，一隻奔胸前，劍客向上一縱，縱起一丈五六尺高，閔士瓊一看，心中說道，夏侯商元老糊塗啦，你縱五六尺高還不行嗎，你縱一丈多高，空中站不住，你還得下來，我用雙槍接着你，果然劍客向下一落，閔士瓊雙槍照定劍客後腰用了十分膂力打去，那知劍客骨軟如線，仰面躺在槍上了，雙手一按地脚根一踹地，又縱起一丈多高，閔士瓊雙槍吞吐撒放，叭叭直打，老劍客要弄身法，貓鼠狗閃，兔滾鷹翻，鹿伏鶴行

，雙啞仙師叫道，三太，你看看，這是小六招，就得三十年的工夫，劍客此時又用大六招，龍探爪，蟒翻身，鳳展翅，蛇吐信，虎撲食，豹攪尾，非六十年的工夫，不能如此，閔士瓊連點了四十餘槍，劍客說道，閔老大你將槍拋了吧，你這槍只可打死人，稍微有點氣的人，你打不着，劍客又道，我站穩了身形不動，叫你打我兩槍，我要是一閃躲，我那就算輸啦，語畢，雙手往上一揚，露出骨條一根一根的，閔士瓊心中暗想，我這一槍碰上你，將你碰的骨斷筋折，心中如此思想，雙槍左右開弓式，奔劍客砸去，就聽撲咚一聲，劍客的左右手將閔士瓊雙槍抓住，叫道，閔老猴崽子，你將雙槍借給我一用吧，也該我打你幾下啦，閔士瓊說道，沒聽那麼說過，二人遂較勁奪提濾雙槍，閔士瓊力氣很是不弱，劍客也不放鬆，二人相持不下，書中暗表，劍客是雙手退膝，胳膊比閔士瓊長點，劍客奪不出雙槍，將兩背膀向兩下一分，閔士瓊也隨着兩背膀分開，二人面對面，劍客說了一聲，着，雙槍鬆手，一個羊頭撞去，正撞在閔士瓊胸部，閔士瓊雙槍鬆手，仰面朝天，五腑六臟俱都挪位，劍客過去伸手一提閔士瓊的右腿，向外一拋，拋出去有七八尺遠，遂說道，勝老三給你啦，此時楊香五金頭虎過來，四馬倒攢蹄，將閔士瓊網好，金頭虎與香五搭着閔士瓊，來到北面，叫道，閔士瓊你與你兒子在一處歇會吧，父子親，夫婦順，勝爺叫道，明兒，不要說無關痛癢之話，不表閔士瓊被獲遭擒，再表劉士英一見姊丈外甥俱都被獲遭擒，不由的心中一急，一抖十三節點穴槍，口中叫道，勝老達官，我姓劉的與衆不同，我偏要會鬥你神標將勝英，我若是輸在你的手下，我親自束縛，我打盜燈窩主的官司，你若是叫別位替你，我死也不瞑目，輸了也不算，姓勝的你要是人物，咱倆比賽輸贏，你別叫他人幫忙，勝爺聞聽，叫道，劉寨主，在下一口魚鱗紫金刀，三隻金標甩頭一子，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向來沒用過別

位幫助，花好不用綠葉扶，我標行之人，我大師兄二師兄與我四師弟五師弟六師弟金龍三太等，若是有位前來幫忙者，那算我勝某輸給你，盜燈的官司，勝英去打，三鼠也不拿了，語畢，回頭叫道，衆位師兄弟，三太等，大家俱都後站，向北退去，我與劉寨主較量，誰也不准上前，只見標行之人，俱都向北退去，退至北面靠水，劉士英一看，心中說道，勝英倒是人物，言必信，劉士英回頭叫道，金祥，銀祥，福祥，祿祥，衆家寨主，俱都與我後退，我與勝老明公交手，誰要上前一幫助，我使用槍將他挑了，然後我放火焚山，咱們去打官司，語畢，只見四位寨主，與衆位寨主嘍卒呼嚕一聲，退到寨子牆切近，戰場中只留燈球火把，劉士英抖十三節點穴槍行龍過步，夠上步位，左手練子槍點勝爺右肩井穴，右手的點穴槍點勝爺的左腿腋，勝爺向左閃身，魚鱗紫金刀一搥，劉士英的雙槍一纏勝爺的刀，勝爺趕快撒刀，一雙十三節點穴槍，裹腦纏頭，吞吐撒放，雙槍猶如怪蟒一般，勝爺的刀上下翻飛，雙槍一刀，真是棋逢對手，戰了有四五十個回合，點穴槍竟點三百六十骨節，七十二穴道，雖然勝爺刀法絕倫年過七旬之人，因先戰閔士瓊，又戰劉士英，勝爺在寶靈如意觀避難三日，每日吃素，氣力有些不敵，勝爺鼻窪鬚角見汗，劉士英十三節點穴槍，一招緊似一招，勝爺此時已竟喘息有聲，汗珠下落了，蔣五爺等一看勝爺力盡聲嘶，叫了一聲道兄，我前去替換勝三哥如何，諸葛道爺說道，你勝三哥向來打仗不用人替換，兄弟替換，劃地絕交，徒弟前上替換，驅逐門外，你看着吧，吉人自有天相，金頭虎在老道背後說道，三大爺又把老道得罪啦，咱們大家跟劉士英犖犖，把他收拾了就完了，老道曠口說道，賈明，休要胡言，你勝三大爺與人家說的明白，如要有人幫忙助陣，自己去打盜燈的官司，孺子口出此言，好不知道理，賈明與五爺俱各默默不語，此時勝爺打算敗走，無奈一對十三節點穴槍

，吞吐撒放，裏腦纏頭，把勝爺圍住，竟敗走不了，好容易抽了一個冷子，勝爺虛晃了一刀，奔劉士英面門，劉士英雙槍一纏，將刀纏住，咯唧一聲，勝爺撒刀向西北敗走，一縱身軀，出去一丈餘遠，勝爺對劉士英說道，俺勝爺氣力不敵，情願甘敗下風，劉士英說道，勝老者不見勝負，不能罷戰，你我二人有言在先，我若戰勝了，老達官，你放我姊丈父子，我若敗了，我甘願自破其縛，劉士英口中說着話，心內思索，打仗你氣力不敵，跑你也不行，劉士英遂在後追趕，二眸子亂轉，留神勝爺打鏢打甩頭，勝爺敗走時，魚鱗紫金刀把戳在胸前，劉士英距勝爺一丈一二尺遠，脚尖一點地，向前一縱，雌勝爺背後三四尺遠，二眸子看勝爺刀由右手交在左手，仍然刀把戳在胸前，刀尖向外，劉爺思索，勝老者真忠厚，刀交左手，仍然刀尖朝外，明明示人，要打暗器，我的點穴槍，點他肉厚之處，不能傷他性命，爲救我姊丈外甥，不然我不能贏他，思索至此，左手點穴槍奔臀部，右手點穴槍奔肩頭下，一齊點去，勝爺此時，已暗將甩頭皮套，套在手腕，一提領練，抖出了甩頭，聽背後劉士英的練子槍咯唧一聲，勝三爺往右一轉身軀，乃是刀尖朝外，劉士英雙槍點空，勝爺這麼一轉身撤步，又讓出三四尺遠，距劉士英尚有七八尺遠，劉士英雙槍點空，向回一抽練子槍的工夫，就聽勝三爺說了一聲，打，劉士英一看甩頭一子奔太陽穴打來，點穴槍正向回撤之時，見甩頭到來，遂着就式一抖點穴槍，要纏甩頭，劉士英的用意，要用點穴槍纏住甩頭，不輸不贏，那知道勝爺是虛招，也就是不用點穴槍纏勝爺的甩頭，勝爺也不能下毒手傷他，他的練子槍方然抖直，勝爺的甩頭早已撤回，又喊了一聲，打，甩頭奔眉心打去，劉士英欲待躲閃，焉得能夠，甩頭正打在眉心之上，書中代言，甩頭的犄角正劃在眉心當中，劉士英向後一退，靴底一滑，一退兩退，撲咚一聲，仰面朝天倒在塵埃，劉士英翻身站起，勝爺

已將甩頭纏好，放於兜囊之中，刀交右手，口中說道，劉寨主，多有得罪，俺勝某久而久之，眼目昏花，一時收招不住，誤傷貴體，承讓了，劉士英此時雙手一掙皮套，嘩啦啦一聲響，將雙槍拋在就地，逡說道，勝老者以仁德待人，我父子有眼無珠，不識賢愚，我劉士英甘敗下風，語畢，點手叫道，金祥、銀祥、福祥、祿祥，你們四人還不過來，等待何時，劉家四位少寨主，各抱鷄爪鏢，氣勢洶洶，過來就要動手，劉士英怒道，犬子，還要無禮嗎，趕快給我將兵刃拋了，自受其縛，打這場掛誤官司，四位少寨主，敢怒不敢言，將鷄爪鏢俱各拋於塵埃，劉士英雙手一掙，叫道，勝英，我父子自受其縛，前去打官司，有言在先，我爲的是我親戚朋友，爲朋友而生，爲朋友而死，請你帶我等到案，我劉家滿門，死而無怨，金頭虎叫道，楊香五小子，還怔着幹什麼，還不過去細嗎，要不自已揩過手去，咱兩人捆不了，一脚就把咱們兜一溜筋斗，楊香五一掙馬尾透風巾，就要前去細綁劉家父子，勝三爺一聲痰嗽，厲聲叫道，香五，不要無禮，劉家父子是朋友，還不後站，金頭虎楊香五向後倒退，不敢作一語，勝三爺叫道，劉寨主，你爲的是親戚朋友分所當然，這場官司你跟着打不了，沾上點嫌疑，就是殺頭之罪，夜入皇宮內院偷盜聖上的萬壽珍珠燈，並且又黑夜入院衙刺殺欽差大人，這宗官司舉不得，劉寨主沒有你的事，我絕不肯將你父子株連重案私了嗎，官不究，回去交差之時，我就報告在杭州捉住的要犯，絕不提碧霞山之事，劉士英聞聽此言，長嘆一聲道，我與明公恨相見之晚了，我若早與明公相識，絕不至於佔山爲王，勝老明公，既開天地之恩，放我父子，我必將三鼠交出，語至此，一仰頭向南叫道，三鼠，剛說出一個三字，鼠字尙未說出，劉士英打了一個冷戰，碧霞山之人，一個不少，單單少了老道七星真人師徒，與太倉三鼠，勝三爺一掙鴨尾巾，黃菊花亂顫，說了一聲，三鼠那裏去了，

沒有正犯，何以交差，劉士英道，勝老明公不要爲難，走了三鼠，我劉士英就是三鼠，絕不叫勝老明公爲難，道爺說道，不要當誤時候，三鼠方才尙在眼前，決不能遠走，趕緊四外追趕，尙可拿獲，劉士英遂叫四子拾起兵刃，趕緊追拿三鼠，劉士英對勝爺道，勝老明公，此山三面是水，決走不了三鼠，四位少寨主先奔山口追去，工夫不大，回來報告，把守山口的嘍卒，並未見三鼠出山，二英正在爲難之間，忽聽得西南有人說話，唔呀，勝三哥，不要着急，正凶已竟拿來啦，衆人一看，前面是歐陽天佐，後面是天佑，天佑抗着一個人，二人都是皮襖馬褂，抗到劉士英與勝爺面前，向地下一扔，二英一看，正是秦尤，秦尤閉目合睛，勝爺問道，二位賢弟在那裏捉住的孺子秦尤，蠻子說道，唔呀，勝三哥不要提啦，小冤家給明清八義栽了觔斗現了眼啦，老哥哥你想想，此事都打他一人身上所起，劉家父子間接着也算爲他，他不知以恩報德，他反倒後秦採花去了，勝爺聞聽一怔，秦尤並未有採花的毛病，今天是怎麼啦，勝爺怕劉家父子上不好看，遂說道，劉寨主，我給您介紹這兩位朋友，遂指歐陽氏說道，這位是大義士歐陽天佐，這位二義士歐陽天佑，又指劉士英說道，這就是碧霞山寨主，人稱閉眼神佛劉士英，大家要多親多近，幸勿尋仇，劉士英控背躬身說道，二位義士，在下劉士英得與二位義士相見，真是三生有幸，歐陽大義士說道，我們二人不夠義士，我兄弟有眼無珠，結交秦尤，秦尤不知以恩報德，他倒上後寨，調戲劉家的兒婦，劉士英聞聽，氣的渾身立抖，上牙直碰下牙，顏色更變，歐陽大義士一挑大姆指道，你兒婦是個好的，百般調戲，寧死不從，我在後窗戶外，聽的明白，你大兒婦用物打秦尤，秦尤羞臉成怒，刀劈你大兒婦，鮮血淋漓，他又調戲你二兒婦，你二兒婦吓的骨軟筋麻，癱在床上，秦尤方要伸手，我在後窗戶外，痰嗽一聲，吓的小王八羔子，踹開前窗戶就跑，我弟

兄在院內拿住秦尤王八羔子的，不信你到後寨看看去，秦尤用匕首刀剝了你大兒婦一刀，勝爺此時呆呆發愣，暗道，秦尤並沒幹過這宗下賤之事呀，這必是被下賤朋友傳染。書中代言，皆因爲碧霞山正在吃早飯時，三太等前來報仇，打了敗仗，正要亂刃分尸之時，蔣五爺趕到，蔣五爺又單棍鬪羣雄，秦尤喝了好些悶心酒，又有葉六爺劍劈劉士雄之事，秦尤心中更不好過，又多喝了幾盃，後來孟金龍又趕到，勝爺未死，老道師徒暗中遁走，張德壽叫道，秦尤，你看道爺逃走了，鏢行之人這麼一來，此山怕不能保守，要不然你我弟兄也逃走吧，秦尤聞聽點頭稱善，崔通說道，咱們決不能走，人家閔家父子邀請天下朋友，設擺羣英會，只鬧的家破山亡，此時又在碧霞山被獲遭擒，前者能逃，這次可怕逃不了啦，人家爲朋友犧牲一切，真稱得起爲朋友而生，爲朋友而死，咱們若是一走那還叫男子漢嗎，死何足惜，大丈夫生而在天地之間，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，若依我說咱們不能偷生，劉士英也不是勝英的敵手，一會必得落敗，倘若他落敗，你還看不出來劉寨主的人格嗎，人家決不能出乎爾反乎爾，扎掙着爭持，必然自首打官司，那時節咱們別叫人家費事，也自首打官司，大丈夫敢作敢當，秦大哥夜刺欽差，盜寶燈，雖然死了也不白來一世，我與張德壽柳玉春，我三人雖然不是正凶，能同秦大哥一死，也算義氣，後來有人提起三鼠來，真能同生同死，也可留名於後世，張德壽說道，你這是婦人孺子之見，無故的白白送命，死而不能復生，你們要送死你們去，我不能飛蛾投火，自焚其身，玉春賢弟更不能作這愚事，爲什麼叫勝英那麼痛快呢，你要任意孤行，咱們各奔前程，秦尤柳玉春也在一旁道，張賢弟之見甚合乎情理，爲甚麼自送其死，惹下這樣大禍，所爲害勝英一死，以報殺父之仇，今不能報仇雪恨，翻送了自己的性命，這真叫婦人孺子之見，崔通一人拗不過三人去，只得隨同逃走，張德壽說

道：碧霞山的道路我最知底，先者我會問過一名老嘍卒，東面是寨門，西北南三面是水，山內有的是小船，咱們四人都會弄船，由水路逃走，先奔西湖，然後找一個窮鄉一忍，叫他們這一輩子完不了案，秦尤柳玉春齊聲說道，好好好，四人遂起身逃走，逃到後寨小樹林之內，張德壽說道，我有一事，要哥哥兄弟們當面相商，咱們此去，再不能出世了，我聽說劉士英有二位兒婦長的最漂緻不過，咱們將他兩個兒婦帶走，再作一號大買賣，從此一忍，就算完事，水路又不當沉重，你們三位以為如何，沒容秦尤柳玉春說話，盜糧鼠崔通說道，張大哥你一說此話，不用實行，你就損十年之陽壽，劉士英父子為咱們拚命，死生不惜，咱們這一走，就不是好朋友了，就叫交朋友的傷心了，然後再乘人家急難之間，將人家兒婦搶走，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，你們快去辦理，我姓崔的從此遠走高飛，青山不改綠水常流，他年相見後會有期，但是秦大哥你可知道，你是秦八爺之後，秦八爺是明清八義之一，你可要對的住先人於地下，報殺父之仇，雖然千刀萬剮，那算人物，辦這等下賤之事，畜類不如，你要再想想，語畢，一道黑影，登山越嶺，奔旱路逃走了，秦尤手一把未曾拉住盜糧鼠，就要去追，張德壽將秦尤拉住說道，他走他的，咱們辦咱們的，您還聽他那套老生常談嗎，弄兩個媳婦一走，我一個，柳玉春一個，您也得有洗洗縫縫之用，秦尤一時酒醉，被張德壽柳玉春所惑，遂應允此事，三人商議已畢，站起身形，張德壽是早有此心，已將後山道路踩好，張德壽在前，秦尤柳玉春在後，遂奔翠柏樹林走去，方進樹林之內，就聽樹林中有人說道，哥哥辦了這些事，我不及哥哥多矣，您還給張茂隆訂下親事，真是好事，又聽一人說道，咱們先放火燒他個王八羔子吧，又聽一人說道，哥哥，不要放火，三哥諄諄囑咐，不教放火燒山，水火無情，柳玉春張德壽二人聞聽，吓的尿流滿褲，望影而逃，書中代言

，秦尤是打東邊進的內寨，又聽櫃子說道，散了英雄會，蔣伯芳黃三太楊香五張茂隆李煜蕭銀龍買明等，他們爺兒七個在路上走的慢點，我一個人先夠奔蕭玉台啦，離蕭玉台六七里地，有一個鎮店，名斬家堡，在那鎮店飯館子裏喝酒吃飯，聽茶鋪酒館裏吃飯的說，有一家辦喜事的，埋路燈埋到村口外一里多地，只鬧的老員外要上吊，小姐太太要投河，我一聽見這個事情，心中實在怨恨，我就吃不下飯去了，伏在桌子上，我就假粧睡覺，又聽有一個吃飯的人說道，那老員外怎麼不去告狀呢，又一個說誰敢告山大王，這個又說道，要不然聚齊聯莊會去跟他打，那個說道，聯莊會是笨家子，那能打的了山大王呢，這一個又說道，姑娘怎麼被山大王看見了呢，那一個答道，唉，別提啦，姑娘因為上姨娘家去，坐着轎車，因為天氣炎熱，把車帘子敞開時就被這羣賊看見啦，山大王打發四個嘍卒就跟着去，打探明白了，是斬百萬斬老員外之女，第二日拿了四疋綢子，兩錠銀子，就來定親，這是七月初二日晚間之事，初三就要娶親，如要姑娘躲藏，燒了宅院殺了一家老少，如老員外不放心，就在斬家合房，初四早晨夫婦再回山，斬家聞聽此信，小姐就要投後花園的井，有親戚朋友解勸，叫小姐捨身救父母之命，那人又問道，蕭玉台的什麼人這樣的萬惡呢，這個人答道，蕭玉台三寨主，別的賊敢嗎，這就是行善之家無故禍從天來，今天晚晌掌燈之後，就來娶親，誰不担驚害怕呢，我聽到這裏，我就氣的喘不上氣來啦，又聽那邊低言巧語的說道，咱們這個地方離山很近，向來沒出過這樣之事，就見那人一伸大拇指道，這個現在沒在山內，搶親的就是他，書中代言，伸手三個手指，我聽到這裏，我想這樣大善之家，人稱斬善人，兄弟你想想，憑我這身本領我還救不了斬善人嗎，我的飯也沒吃，順着埋燈的路就找去了，我將跑堂的招呼過來給了幾個酒錢，我就走啦，大眾看着我都暗笑，來到大街上，我一打

探行路的，那一家是斬員外，那行路的就指着路燈道，您順着路燈走去就是，我打聽明白，我就一直奔斬宅去了，那人會問我怎麼認識斬老員外，我說我與斬老員外，前十餘年曾共宿一店，因為言語相投，結爲朋友，今天我打這個地方經過，到他府上看看去，書中代言，斬老員外在後街居住，大義士來到斬百萬門前，一看門前懸燈結綵，可是冷冷清清，歐陽爺有心進去，暗想，我不認識人家，跟人家說什麼呢，我不進去啦，我在門外等着他，搶親來了打這王八羔子，但是天氣尙早，我在人家門外站着不方便，我又遊逛到東村口的外，見村口外有一座真武廟，廟後有一片葦塘，我在廟後歇息歇息，娶親的要來個百八十個的，我就打跑了王八羔子，我在廟外聽見廟內有人說話的聲音，我就走到廟裏，原來是老和尚正念經呢，老和尚六十多歲，耳音有點不靈啦，他也沒看見我，東面有兩間禪堂，懸着舊竹簾，我掀竹簾進到屋中，屋中有一張八仙桌子，桌子上有兩部經卷，放着一份法器，八仙掉前放着蒲團，牆上掛着一個棉僧帽，上面好些塵土，我一想，我何不將這些東西偷走，進莊子假粧化緣的和尙呢，我就將這些東西都偷出來啦，走到後面大葦塘子裏，將我的馬褂脫去，摘去我的春秋帽，戴上僧帽，將馬褂帽子包好，將我的皮襖大襟向裏一摺，再進西村口，來到斬善人的門口，把蒲團向地下一放，取出經卷，一敲木魚，念道，混賬王八羔子，臭豆腐，混賬王八羔子，臭豆腐，念了幾句，門房裏出來一個老人家，叫道，大師傅您改門去化吧，往日我們施茶捨飯，今天因有事，不能照管這個啦，蠻子說道，唔呀，你以爲我是化小緣的了，老人家道，您不是化小緣的是幹什麼的，蠻子說道，我是越南國的，我在禪堂打坐，心驚肉跳，我掐指一算，江蘇省斬善人有難，小姐是紅鸞星，我不撐救誰來打救，我脚駕祥雲來到這個地方，你們要不信，我這裏有憑據，你們這個地方熱，我在空中駕雲甚冷，

我穿的是皮衣服，大家一看，果然是鹿皮套褲，鹿皮小皮襖，老羊皮大皮襖，蠻子又說道，我是大發慈悲，不要三百三，六百六，老義僕聞聽說道，待我回稟我們老常家的，必然前來迎請你老人家，老義僕一旁走着道兒，心中暗想，此僧人娃娃臉，黑鬍鬚，穿着皮衣服，一個汗珠都沒有，老義僕來到書房，就聽書房中老員外說道，我是書香門第，作官爲宦，並沒作傷天害理之事，怎麼得這樣的報應呢，老員外正在哭哭啼啼，老管家進了書房，叫道，老員外別着急啦，現在門外來了一個和尚，他說咱家一門良善，身逢大難，他有言說他解救之法，要救一門良善，老員外聞聽此言，說道，豈有此理，老管家說道，你老人家別不信，人家說啦，也不要三百三，六百六，有病亂投醫，你老人家看看去，這也許是你老人家感動了天神，老員外道，胡說，我有何德，能感動天神，老員外遂拄着拐杖出離書房，夠奔二道院，來到大門道，老員外在大門道口向外一看暗道，唉，那裏來的神仙，蠻子一看老員外搖頭，蠻子說道，老員外您來了，你心中說我不是神仙，老員外一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，心中暗道，他怎麼知道我心中的話呢，蠻子又說道，老員外，我說我是神仙，你要不信，我施展佛法，給你看看，你門前這塊大馬石有四百來斤重，我能叫他飛起來，說着話歐陽爺過去，雙手一攔上馬石，磕膝蓋一拱，運動平生力氣，說了一聲起，只見上馬石咕嚕咕嚕滾出多遠去，蠻子急忙又喊道，別動啦，若再動，恐怕砸着他們，看熱鬧之人說道，這真是活神仙，倘若拈指念咒，這塊上馬石就飛到天上去了，老員外半信半疑，遂說道，仙人能救我一家老少嗎，歐陽爺道，那是自然哪，我乃是爲這個而來的，怎麼不能呢，老員外一聽，這才將大義士讓到書房，落了坐，人家獻上茶來，老員外問道，仙人何以知我家遇難呢，大士義見問，遂將在飯館所竊聽的話說了一遍，老員外一聽，點頭說道，不錯，遂信以爲實，又聞

道，你老人家怎樣救我滿門呢，蠻子說道，我會念普渡羣迷經，不管什麼樣的惡人，我一念此經，就能將他規勸的回心轉意，老員外一聽，並沒有什麼兇險，復又問道，當家的你是吃素吃葷，大義士說道，我一點葷也不吃，連葱都不吃，竟吃肉，老員外一聽，和尙是天生的好談諧，遂打發老管家給要了一棹上等的酒席，大義士吃了個不亦樂乎，吃到半飽時，就聽外面老管家進了書房，口中說道，外面有一老道，前來找和尙，言道廟裏丟了九節玲瓏寶塔，大義士問道，那道人，是怎樣的長像，老管家說道，那道人雷公嘴，狗蠅眼，羅圈腿，大義士聞聽說道，叫他進來吧，不錯，是我們廟裏的，皆因為我好賭錢，我師傅的玲瓏塔放在棹子上，我就偷出來啦，老員外聞聽一樂遂說道，神仙還賭錢嗎，大義士遂說道，你老人家不知道，趙匡胤輸華山，神仙也有好耍錢的，老員外一聽，叫道，管家的將那位道爺請進來吧，列位，說書一張口，難說兩家的話，賈明是打那裏來的呢，由打蕭金台五個要犯逃走後，鏢行之人四外追趕要犯，賈明與蔣五爺蕭銀龍黃三太張茂隆李煜楊香五等爺兒七位，追趕要犯，原來金頭虎走的慢，衆人心急，蕭銀龍與楊香五出的主意，將金頭虎扔在後面，省得墜腿，蕭銀龍走着道，口中叫道，賈五哥，歐陽大叔盜燈，我幫着打更送劍，我一夜無眠，我心中有點火，您給我買點白糖，我們在樹林內等候您，我水壺裏有開水，回頭咱用糖水喝，金頭虎一看，蕭銀龍手中托着二百多錢，賈明心中暗想，白糖幾十個錢就買一斤，二百多錢，真有剩頭，伸手接過錢來說道，我給你買去，傻小子哈吧着羅圈腿，就奔村莊去了，到了村子之中，買了五十錢的白糖，跑回樹林子一看，衆人蹤影皆無，金頭虎無法，只得自己單走，來到靳家峪，進了飯館，跑堂說道，你喝茶呀，傻英雄說道，咱不愛喝茶，我有白糖，你給我買點白糖水吧，跑堂答應一聲，將白糖接過來，遂給沏了一壺白糖水，賈明

喝着糖水，就聽衆人議論靳老員外之事，賈明一聽，不是大義士，就是二義士，我正沒有錢呢，我何不前去找我歐陽叔父去呢，金頭虎喝完了白糖水，哈吧着羅圈腿出了飯館子，一打聽靳宅，有人指示道路，遂來到靳宅門前，傻英雄一想，我別說找人，我就說和尙偷了廟裏的東西啦，遂問道，你們這兒有和尙嗎，管家的說道，我們這兒沒有和尙，剛才來了一位當家的，傻小子說道，我就找的是他，管家的問道，您是幹什麼的，金頭虎說道，我是伙居道，找他要玲瓏寶塔來啦，管家的遂回到書房報告，大義士一聽，必是賈明，遂叫管家的將賈明叫進來，賈明來到書房一看大義士，正在那裏吃呢，賈明餓的直流哈啦子，大義士說道，伙居道你吃飯沒有，賈明說道，我那裏吃飯啦，剛攔上飯老師傅就叫我追你來啦，大義士說道，你也吃吧，賈明說道，吃點就吃點吧，爺兒兩都吃了一個酒足飯飽，就見管家慌忙而來，說道，外面來了十個嘍兵，賈明聞聽這就脫衣服要出去打仗，歐陽爺說道，道爺不要無禮，他們這是探路呢，晚晌他才來搶親呢，正在此時又來了一個家人報告說道，外面的嘍兵已竟走啦，來的時候探頭探腦的，歐陽爺說道，我說的對不對，賈明說道，您佛法無邊，我聽您的指揮，蠻子說道，搶親的來了，你在二道門把守，只管放他們進來，老員外別害怕，只管接他們進來無有錯，我上新人的喜房去，你們外院裏院的燈火息滅，他們問怎麼不掌燈火，老員外你就說今天日子不好，不宜燈火，等到明天寨主爺將小女搭到山內，不是隨便看嗎，今天暫且屈尊一夜，歐陽爺安置已畢，老員外將大義士領到後院新人的屋中，歐陽爺一進喜房，只聞闐闐薰人，將蒲團放在地下一坐，竟等山大王來搶親，老員外派精細的人家，在前院書房等候，探事的家人回報有百十餘人，奔莊村而來，搭着一乘小轎，老員外無可奈何，帶着兩名家人前去接待，山賊衣帽整齊，跨下甘草黃的馬，鞍轡鮮明，來到下馬

石前，老員外戰戰兢兢的說道，小老兒請來若干的人，他們都害怕，不敢前來招待，山大王說道，岳父大人，我本是山大王，娶過小姐之後，常來常往，他們也就不害怕了，老員外又說道，小女現在吉房恭候，山賊一看大門前懸燈結彩，前院也燈燭，進了二道門漆黑連燈亮兒都沒有，三寨主說道，岳父大人，多點幾枝蠟能費幾何，老員外說道，您沒看日干嗎，七月初三日大有防害，據星命家說必須不點燈，方能脫過，山賊一聽哈哈大笑道，好先生，一輩子大事，為何叫有防害呢，老員外說道，小女現在西間屋呢，山賊答道，岳父大人且請前邊休息，明天再受雙禮吧，您只管放心，我已告訴僕卒們，不許在村搖擾，老員外唯唯而退，山賊摸着瞎，將外屋門上好，進了西暗間，一摸床上沒有人，聽有呼聲，山賊一摸椅子上也沒有人，又順呼聲一摸，說道，小姐在那裏，歐陽爺這才驚醒，大義士舉目觀看山賊，品藍壯帽，雪青大氅，手持摺扇，叫道，小姐，天氣甚熱，摘下頭巾向床上一坐，又叫道，姑娘你在那裏，歐陽爺遂將木魚打了兩下，山賊說道，何必頓足，一伸手奔歐陽爺而來，歐陽大義士一伸手將山賊髮髻揪住，舉拳便打，山賊說道，小姐好大的氣力，書中代言，山賊被色慾所迷，還以為是小姐呢，並不還手，打到三更多天，老員外在院中說道，大師傅，你老人家不是念善緣經嗎，大義士說道，我忘了念經啦，拳頭來的快，山賊一聽大師傅，原來是和尙，這才用手抓歐陽大義士的脚腕子，大義士說道，你咬了我的脚指頭啦，好小子，我必打你到天亮，列位，歐陽爺是童子工，晝夜看一般遠，又有金釧罩的工夫，山賊如何咬的動呢，大義士只打的山賊叫苦哀哉，大義士說道，你要起了誓，從此不鬧斬家堡，我就不打你了，山賊說道，我若再來搶親，必棍打天靈蓋而死，歐陽爺說道，你可起了誓啦，雌頭三尺有神，你要再來，我便要你的命，歐陽爺遂放開山賊，山賊光着頭狼狽之甚，拔開門

門，哈着腰出來，低聲叫道：「岳父大人，這個和尚是那裏來的，老員外說道，他是自己來的，他說會念善緣經，誰想道他打開您啦，這可不是小老兒之過，二道門還有一個小老道呢，此時已來到二道門切近，山賊說道，我一會兒連那個老道都打死，賈明在二道門蹲着呢，正聽見，站起來往上一縱，抓住山賊髮髻說道，伙居道先打你一頓再說吧，揪住便打比大義士還狠十分，歐陽爺一聽賈明暴打山賊，急走出新房來，將金頭虎勸開，山賊狼狽出門上馬回山去了，暫且不提，且說歐陽爺叫道，老員外，我與伙居道要告辭啦，老員外聞聽道，當家的你老人家這一打他，他一定會必然帶領嘍卒前來復仇，你老人家要一走，小老兒合着性命必難保全，歐陽爺說道，那我就管不着啦，我還老管閒事嗎，老員外說道，你老人家要全我就成全到底，千萬您別走，歐陽爺連連搖頭，老員外一看，和尚非走不可，遂央告伙居道，金頭虎低聲向員外說道，這個和尚的脾氣古怪，你別央求他，你罵他叫他走，他就不走啦，他外號叫賤骨肉，老員外一聽，心中暗說，我真倒了運啦，什麼事都碰上啦，俗所謂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，老員外一頓足說道，和尚，這是應該我滿門俱滅，你老人家就請吧，歐陽大義士說道，我不走啦，你說話很在情理，然而你可得聽我指揮，我叫你預備什麼，你便要預備什麼，老員外答道，小老兒惟命是從，家敗人亡在所不惜，歐陽爺說道，花好總得綠葉襯着，你將聯莊會齊安，山賊來時并不用他們打仗，就叫他們敲鑼助威，每人腰間裝些沙土，夠的上山賊時，用土揚他們就行，老員外點頭，打發家人鳴鑼聚衆，鄉勇一聽說老員外要齊隊打仗，莫不樂意，一時間將人齊集了二三百號，準備打仗，歐陽爺問道，老員外你有劍刀嗎，老員外說道，有好幾口呢，歐陽爺說道，你將大的快的取過來幾口，我挑選兩口，伙居道一口，我一口，好與賊人打仗，再說三寨主逃回山內，見了三鼠，三鼠聞

道，三寨主娶親如何，書中代言，劉士英誤救了三鼠，不許三鼠歸碧霞山，三鼠歸了蕭玉台，頭天到蕭玉台，第二天便是蕭玉台的三寨主搶親之日，三寨主由山裏走後，三鼠還在山內竟聽佳音呢，等到三更多天，三寨主就回來啦，張德壽等，迎接出來，一看三寨主袁豹在馬上哈着腰，張德壽上前道，三哥大喜，袁豹說道，喪氣，三鼠一楞，衆人來到山裏聚義廳，袁豹將被打之事，說了一遍，張德壽道，此事應當如何呢，袁豹道，蕭金台散會，你們趕到啦，大概我兄長也要來啦，我兄長有令，在本地不許搶奪，這頓打算白挨啦，張德壽說道，怎麼着，山大王叫莊家老打啦，就算完事嗎，我約我三位兄長幫你的忙，咱們就此前去報仇雪恨，讀者問道，劉士英救的是閔家父子與三鼠，何以張德壽與三鼠同到蕭玉台呢，列位，這段書的節目最熱鬧不過，說書的一張口，難說兩家的話，不但此是疑問，飛蛇陣中的華清泉，六月十五日探陣殞命，尙且未暇表白呢，只表了一句華清泉此去猶如江水，一去不回頭，且說張德壽見蕭金台山坡，先行逃出蕭金台，夠奔蕭玉台自己一人，在路行走，非常寂寞，來到一處山坳，他打算休息片刻再走，正遇上三鼠，張德壽打樹林中出來，口中叫道，三位兄長，被強盜劫去，何以至此，三鼠見了張德壽，遂將被救後要與閔家父子同赴碧霞山，劉士英不能相容，我三鼠才信步而行，來到此地不想與兄長相遇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你我兄弟活該會聚，張德壽說道，三鼠兄長言之差矣，何愁無有投奔，蕭玉台離此不遠，本山的三寨主與我是金蘭之好，過命的交情，咱四人投奔那裏，必然以禮相待，三鼠這才偕同張德壽，來到蕭玉台，張德壽與三鼠到在蕭玉台交待清楚，仍表前文，且說三寨主本來不打算復仇啦，恐怕兄長回來責罰，不怕當鄉沒好事，就怕當鄉沒有好人，張德壽在旁慫恿，叫三寨主報仇，並約三鼠前去，崔通說道，這宗事我可不去，要是正大光明之事，爲朋友赴

湯投火，姓崔的不能落後，這宗事情，臨到大寨主回來，不但以咱們當壞人看待，就許不能容咱們，張德壽道，崔通你就是這樣，拗別人心，你不去我們去，三寨主從新換好了衣服，幫綁停妥，叫嘍卒取過來泥金盤龍棍，蕭玉台的大寨主素行仁義，二寨主渾濁猛楞，三寨主無所不爲，這回大寨主二寨主俱赴蕭金台之會未回，可就無人管轄三寨主了，將嘍卒齊集，下山奔斬家堡而來，張德壽對衆嘍卒說道，到斬家焚燒任便，離斬家相隔半里地時，你們就高聲喊叫，以張聲勢，書要簡斷，斬家堡的聯莊會，聞聽山賊喝喊，便鼓鑼助威，紅旗飄揚，袁豹一看，對張德壽說道，斬家兒真要打仗，齊了隊啦，張德壽說道，這是假的，柳玉春擺擺把鬼頭刀，向前一擡，蠻子叫道，伙居道迎敵，金頭虎說道，不能含糊，柳玉春見衝前來了一個矧子，舉刀便刺，賈明扔了劍刀，用鑢鐵杵急架相還，二人殺在一處，秦尤在一旁助威，歐陽大義士一手抱着劍刀，一手拉着老員外，恐怕老員外一跑，鄉勇也跟着跑，歐陽爺邊信口開河說道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章馱何在，就聽葦塘中一聲吶喊，吾神來也，話到人到，蠻子打了一個冷戰，說道，要幹，書中代言，要真是章馱來到，蠻子先跑，來者是誰呢，正是黃三太，您道，黃三太何以至此呢，且聽在下慢慢的講來，賽北觀音蕭銀龍因爲賈明走道太慢，不是睡不醒就走不動，追拿五個犯人，有他是五八，沒有他是四十，遂出了一個主意，給賈明二三百錢，叫賈明去給買白糖，賈明長好貪小便宜，見蕭銀龍拿出二三百錢買白糖，至少也得賺他二百錢買幾十錢的白糖，就夠大家喝的，別說是蕭銀龍一個人喝，傻小子托着二百錢走後，蕭銀龍叫道，蔣五叔您老嫌金頭虎走的慢，您看看我這個法子好不好，這回咱們追賊，走道就沒有墜腿的啦，蔣五爺道，恐他離開咱惹禍吃苦子，可怎麼辦呢，蕭銀龍說道，五叔，您老不必憂慮別的，他跟着咱一塊走，他故意的粧傻充楞，他是

假粧傻，他們大鬧台灣的時候，他大清早晨在我們門口拉屎，我出來一問他，他跟我渾橫不說理，我們就動了手啦，正在打的難解難分之時，我父親打裏面出來啦，一問他因為什麼，他當時就不渾橫啦，他說我在門前出恭，他攔我，因這個打起來的，當時我父親申斥我一頓，您不用多想，他絕不叫他自己吃苦了，大家慫恿蔣五爺快走，不叫候等金頭虎，蔣五爺無法，遂帶領黃三太等向前行走，爲的是訪察五個犯人之事，原來蔣五爺等，倒走到賈明後頭啦，賈明走的是小路，衆人來到靳家堡，天色尙早，有心在向前走，一打聽再向前走不上站頭啦，大家在蕭金台累的很乏，也不願意走啦，遂在靳家堡打尖，大衆吃着飯，就聽店小二說道，您衆位快點吃，要吃慢了這頓飯，就許吃不痛快，蔣五爺問道，怎麼一回事呢，店小二說道，我們靳家堡有一家大財主，人稱靳善人，冬捨棉衣，夏施單衣，六月炎熱的天捨暑湯，可稱得起爲善之家，靳員外有一位千金小姐長的姿容秀美，前天去姨家串親，天氣炎熱，轎車子打起車帘來啦，彼此地蕭玉台的山大王看見啦，楞下定禮，今天晚晌，在靳員家合卷，靳員外一家都要自盡，忽然來了一個和尚，是個蠻子，說是會念善緣經，小姐是紅鸞星照命，要搭救靳家滿門，靳員外是有病亂投醫，就將和尚讓到書房，給和尚開了一桌上等燕菜席，和尚吃半截飯，又去了一個伙居道，找和尚要玲瓏塔，說和尚由打廟裏出來，將寶塔偷出來要錢賣了，和尚遂將伙居道，叫至裏邊書房，二人坐在一塊大吃一回，您想想那有會念善緣經，渡化山大王的道理，一會山大王們來了，必然一場惡戰，這個和尚可真有點來歷，將靳員外門前的上馬石，雙手一攏扔出多遠去，靳員外也許齊集鄉勇給和尚助威，您想想您要吃半截兒飯，山大王帶領着嘍卒由大街一走，街面還會不亂了嗎，五爺與三太等聽到此處，俱都心中明白，不是歐陽大義士便是歐陽二義士，伙居道是傻小子，因爲也

來到斬家堡裏沒有錢，與歐陽叔父爺兒倆賺吃賺喝去了，不表大衆心中思索，蔣五爺對三太道，三太賢姪，咱們吃完了飯，落太陽的時候，咱到莊子外邊找一個僻靜之所，將身形一藏，山賊先來迎娶，必不能多帶人，准得被歐陽爺與賈明打跑，再返回來准是一場惡戰，咱們看歐陽爺與賈明要打的了山賊更好啦，如果要打不了的時候，咱們再出來幫忙，大家閒聽俱各稱善，吃完飯天也就黑啦，遂出離飯館奔村莊以外，恰巧迎面正是葦塘子，一打聽上蕭玉台的道路，正是此處，爺兒六個藏在葦塘子內，工夫不大，果然山賊抬着小轎過去，至二更來天，只見山賊騎着馬，轎也沒抬回來，大衆就知道必然被歐陽爺與賈明二位打回來啦，一會必然齊隊前來報仇，工夫不大，果然聽村中一棒鑼鳴，聚齊鄉勇，來到村子北門外，淨候山賊交鋒，只見大義士抱着劍刀，賈明一手提着劍刀，一手提着鑽鐵杵，柳玉春與賈明戰到三十餘合，秦尤振刀助戰，大義士乃是信口開河，果然樹林子中出來一位韋馱，歐陽爺一看，並不是韋馱原來是黃三太，大義士暗想，黃三太向來不單走，葦塘中必然還有別位，大義士遂叫道，天靈靈地靈靈，誰惡誰來，飛天白玉虎何在，只聽葦塘中一聲吶喊，飛天玉虎來也，手擎亮銀盤龍棍嘩啦一聲由葦塘裏縱出來，袁豹見秦尤與柳玉春都為自己拚命，葦塘中又出來一個少年，手擎亮銀盤龍棍氣勢洶洶，自己倘若不動手，那還對得住朋友嗎，三寨主思索至此，跳下馬來，與蔣五爺正打照面，他一看蔣五爺這條棍比他那條棍粗一半兒，他以為蔣五爺那條棍是假的呢，要不然就憑蔣五爺的長像，猶如白面書生一般，焉能動的動那樣的棍，他這一認爲蔣五爺是假棍不要緊，他可就中計了，蔣五爺舉棍照定三寨主袁豹頭上就是一棍，三寨主並不介意，雙手托棍向上一掂，您道三寨主那裏掂得住呢，被蔣五爺一棍砸的胳膊向下一塌，亮銀盤龍棍的頭，正打在天靈蓋之上，砸的腦漿崩裂，書中

暗表，金頭虎與柳玉春動手，黃三太與秦尤動手，張德壽暗中指揮嘍卒，分三路進村，放火焚燒民宅，以亂鄉勇之心，歐陽大義士指揮張茂隆李煜，也都出來啦，前去抵敵嘍卒，歐陽大義士提着大劍刀喊道，大元帥壓住陣角，你們爺兒幾個要奮勇去殺，柳玉春見三寨主一死，他在蕭金台知道蔣五爺的猛勇，心中一害怕，招法一亂，幾乎叫金頭虎賈明的杵將刀磕飛，虛砍一刀敗下去了，秦尤也被黃三太戰敗，張德壽稱亂早由葦塘東面，繞奔莊中去了，列位，張德壽乃是色中餓鬼，他打算到斬它先姦淫小姐，然後殺他的全家，也是事逢恰巧，張德壽正向村中走着，迎頭來了一輛敵車，正是小姐與婆子，張德壽一看姑娘的容顏，與賊人所說相符，遂上前將車刮住，趕車的拋了鞭子就跑，婆子打車後邊下來也跑啦，姑娘一見事情不妙，下車奔北面跑去，在沙土地中逃跑，姑娘跑三步，倒摔兩個交，張德壽看着又好看又好笑，心中暗道，我看你跑到那裏去，你無論如何也逃不出我張德壽之手去，姑娘跑到一個沙土坡，累的氣喘吁吁，爬伏就地，不能站起，淫賊張德壽哈哈一笑，說道，姑娘你怎麼不跑啦，走向姑娘進前，右手托姑娘粉頸，左手托姑娘腰部，打算將姑娘托到前面小樹林中，行其獸慾，正在此時，就聽有人喊道，淫賊休要無禮，你的報應到了，淫賊張德壽聞聽，心中暗道，不好，就覺着脖子後頸有金風聲音，淫賊趕緊一伏腰，一隻鏢嗖的一聲，打在賊頭頂上過去，打在沙土地內，惡賊回頭問道，什麼人，蕭銀龍答道，姑娘不要害怕，婆子惡賊吓的顏色更變，回頭就跑，姑娘說道，好漢爺救命吧，蕭銀龍說道，姑娘不要害怕，婆子現在跑出不遠，待我將他喚回，姑娘趕緊回家吧，我們是保鏢的，有我們在此，決沒有差錯，語畢，蕭銀龍將婆子喚回，趕車的早看見淫賊吓跑啦，已竟將車趕到小姐面前，婆子攙扶小姐上了

車，仍然回奔莊中，蕭銀龍在車後保護，由打東村口進了村莊，不走大道，由胡同穿過去，來到靳宅門前，姑娘下了車，走入上房，老安人問道，姑娘爲何去而復返，書中代言，姑娘這是打算去姨母家避難，恐怕和尚不是羣賊敵手，陷了村莊，故此坐車逃走，若不是蕭銀龍早來到靳家，暗中保護，姑娘不但脫不了禍，反倒自找其禍了，蕭銀龍見大衆與賊人交手，他就暗問鄉勇說這就是靳宅嗎，也是蕭銀龍聰明暗中保護，不然大義士都算栽了筋斗了，姑娘回家將被救之事告訴了老安人，老安人打發人將蕭銀龍請到上房，向蕭銀龍道謝，蕭銀龍答道，老太太不要道謝，我們是保鏢的，專打暴不平之事，有我們在此，決無差錯，再說衆賊人被五爺等追殺的東奔西逃，大義士喊道，嘍卒們聽真，你們要不跑，我們就不追你們啦，你們若是跑，跑到山裏，也是要你們的命，又叫道，伯芳，不要追他們，叫他們都站住，我有話說，嘍卒們在前頭跑，後邊五爺亮銀盤龍棍一掃就倒下三四個，眼看着都跑不動了，這時一聽歐陽爺說叫站住，就不追啦，嘍卒們俱各站住身形，爬在地下磕頭，歐陽大義士說道，你們是認打認罰呢，不要給我磕頭啦，嘍卒們說道，願憑大師傅吩咐，歐陽爺說道，也沒有什麼難問題，你們將蕭玉台的死尸就此埋了，受傷的抬回山去，就算完事，嘍卒們俱各願意，歐陽大義士叫道，靳老員外，你叫莊兵將嘍卒們的傢伙，俱收拾起來，以後莊兵就有兵刃了，書要簡斷，嘍卒們將死尸埋了，受傷的抬回山去，靳員外將鑲行之人讓到靳宅外書房內落坐，歐陽爺與蕭銀龍一見面，歐陽爺眼珠一轉，罵道，小王八羔子，你買我一招兒，我打幌子你賣酒，你早就來保護宅院來啦，對不對，小王八羔子，銀龍聞聽，笑道，大叔您想，衆人都在村內外與賊交手，倘若賊人進了靳宅，靳老員外合家，豈不是甘受其苦嗎，蕭銀龍併將搭救姑娘之事，說了一遍，靳老員外千恩萬謝，歐陽大義士說道，雖然暫

時將賊人打跑罷，倘若我們走後，他們再來，靳家堡仍然是受其荼炭，老員外說道，這便如何是好呢，求你老人家救人救到底，小老兒沒齒難忘，語畢，就要磕頭行禮，歐陽大義士說道，老員外不要如此，我們鏢行向來扶危濟困，蕭玉台距此甚近，別等他們來，我們去將山平了，從此給靳家堡除去永久之害，歐陽大義士，遂又對蔣五爺等問道，今夜咱們先去人探山，誰願意去，大衆俱各無語，蕭銀龍說道，咱們聽天由命，寫幾張關兒，咱們大家抓關，兩個探山，五個白紙條，誰抓着探山的條兒，誰就前往探山去，不許推委，歐陽大叔，蔣五叔，衆位兄長以爲如何，歐陽大義士與蔣五爺黃三太等俱各贊成，蕭銀龍遂作成了關兒，金頭虎一伸手先搶一個，張茂隆搶了一個，其餘衆人陸續全都抓去，各人打開一看，全都是探山，列位俱都明白，蕭銀龍鬧鬼，全都說我這個是白條，金頭虎一翻母狗眼說道，我探山去，我這個關兒有字，張茂隆也先說出來啦，我這個關是探山二字，好吧，遂叫道，賈明咱倆探山吧，靳老員外打發家人，給衆人打了淨面水，勸了茶，預備酒席，吃喝完畢，金頭虎與張茂隆二人探山去了，列位，蕭玉台的大寨主赴蕭金台之會完畢，已竟回山，嘍卒們將此事告訴了大寨主，大寨主坐在聚義廳金交椅上，將衆寨主及三鼠，俱都請到聚義廳，大寨主說道，方才我一進山，便聽嘍卒們報告，三寨主不知自愛破壞山規，帶領嘍卒去靳家堡搶靳老員外之女，遇見標行之人，三寨主被蔣伯芳亮銀盤龍棍打死，嘍卒死傷尚不知若干，這都是我不能教弟，致使我三弟遭此慘死，但是我也有個耳聞，因爲有無知朋友慫恿，叫三寨主前去搶親，若不是被無知的朋友所助，大概也不至於有此凶事，但是我不能報仇，大家正在商議此事，張德壽一拉秦尤的衣服，秦尤會意，二人到西寨子門，張德壽一敲門，出來一位穿白的婦人，啓扉說道，張大哥你來啦，秦尤一看這位女子說話，氣派不正回頭就走，

婦人問道，這是誰呀，張德壽說道，這就是兩次入皇宮內院的秦尤，語畢，張德壽也轉身，跟在秦尤之後，出幃內窺，張德壽本意叫秦尤到後寨坐一會，與此婦人談談，秦尤向來不貪女色，張德壽沒有法子，只得隨着秦尤到前寨聚義廳，書中代言，張茂隆與金頭虎二人探完了前寨，二人也來到了後寨，鑽上房去，張茂隆用珍珠倒捲簾的工夫，探下身形，向屋中觀看，金頭虎肚子大，珍珠倒捲簾，倒掛不住，由打房上縱到院中，往屋中觀看，就見婦人自己躺在屋中說道，姓袁的你一妻三妾，還不知足，你還要搶人家好家兒女，你可死啦，我年輕輕的不能守着，金頭虎在窗戶外面說道，守不了就嫁人啊，女子聞聽，吃了一驚，遂問道，外面什麼人，金頭虎答道，是我，你出來吧，女子遂將屋內燈火息滅，由打牆上摘下柳葉尖刀，遂向門外一縱，來到金頭虎近前，問道，你是幹什麼的，賈明說道，我是拿賊的，女子舉刀就刺，金頭虎並不躲閃，用頭迎刀，咯噠一聲，腦皮上一道白印，女子又用刀扎賈明面部，賈明說道，女賊你得理不讓人，我也有傢伙，說着話由背後撤出一字鎗鐵杵，接架相還，金頭虎喊道，留神你的刀，磕上就得飛，女賊一看傻小子梓法精奇，用刀是贏不了他啦，女賊思索至此，遂由袖袖中掏出一物，形同手帕，照定賈明臉上一搥，賈明打了一個嚏噴，兩眼發直，張茂隆看的真切，女賊將金頭虎轟倒，就要用刀對准金頭虎眼睛上扎，張茂隆遂大喊一聲，縱下房來，女賊一看，這位長的真好，亞賽潘安宋玉之美，女賊不由己的一動心，遂問道，你是什麼人，張茂隆答道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姓張名叫茂隆，號稱鳳凰張七的便是，女賊道，這位張義士，既然深夜偷進內寨，必然有原故，張茂隆說道，實不相瞞，我乃是標行人，由此路過，來到此處看看，婦人說道，你要有情有義，你就別走啦，就在我這裏住着吧，張茂龍說道，你胡說，一抖十三節練子錘，口中叫道

，淫婦看鍾吧，女賊接架相迎，二人戰二十餘個回合，未分勝敗，女賊向外一縱，撤出身形由腰間掏出迷魂帕，說道，你不應也不行，張茂隆一看，女賊手中拿着一條絹帕，張茂隆一看，心中暗道，此事要壞，方要用手堵鼻子，那知道手帕已到面前啦，女賊一抖迷魂帕，將張茂隆也薰過去了，女賊叫過老媽子，說道，你們那個半死半活的，給我網上，婆子將賈明網好，女賊將張茂隆也網好啦，提到屋中將張七爺放在床上，用解藥與張七爺鼻子上一吹，工夫不大，張七爺長嘆了一口氣，這才緩醒過來，抬頭一看，自己說聲不好，我怎麼來到人家屋中，婦人轉身形進了套間，書中代言，婆子多事，也給賈明把綁繩解開啦，用解藥給賈明一聞，賈明也緩醒過來，張茂隆一看婦人進了套間，張茂隆一看後簷牆有一個窗戶，張七爺將後窗戶踢開逃走，賈明也隨在背後縱出，張茂隆就覺着頭暈，正在此時，就聽有腳步的聲音，張茂隆躲閃不及，進了一間空屋子，一看屋中無人，一張籐子床，張七爺遂鑽在籐床底下穩藏，賈明一看有人前來，將身形一伏，爬在牆角底下，就見此人手擎雙錘奔女賊屋中而來，用錘一敲門，厲聲喊道，淫婦，還不出來受死，女賊迎將出來，口中說道，叻，您是大伯子，您兄弟已死，我不能守寡，您管不着弟婦之事，書中代言，來者非是別人，乃是蕭玉台的大寨主袁龍，袁豹的胞兄，有一個老叟卒報告的袁龍，袁龍一聽，心中大怒，提着雙錘來到後院，要將女賊結果性命，不想被淫婦用迷魂帕迷住，婦人將袁龍迷住之後，奔後花園仍追張茂隆而去，列位，張茂隆進去的這間屋子，乃是蕭玉台的女子沐浴房，張茂隆方才進了沐浴房，正趕上婆子丫環同袁龍的妹子，進了沐浴房，婆子丫環將水打好，退到外面去了，張茂隆在床底下，心中暗道，這可怎麼辦，怎麼這樣巧呢，此時張茂隆爬伏在床底下，紋絲兒也不敢動，大氣也不敢喘，竟等着姑娘洗完了澡再出去，那知道女賊眼快，

張茂隆奔沐浴房之時，女賊早以看見，故此將袁龍用迷魂帕迷過去之後，直奔沐浴房而來，來到沐浴房一看，房門緊閉，女賊用刀柄一敲門，口中叫道，鳳凰你快出來，咱們是一點事也沒有，你若是不痛快的出來，再要被我把捉住，休想活命，女賊說至此處，屋中的姑娘叫了一聲，嫂子，您這是幹什麼，您不知道您妹子在屋中沐浴嗎，什麼鳳凰孔雀的，女淫賊在外邊一聽，乃是自己小姑子的口音，心中明知道張茂隆進了沐浴房，此時但聽小姑子的聲音，未聽張茂隆答言，女賊怒道，妹子，你別跟我耗傻啦，快快把張茂隆與我放出來，咱們萬事皆休，如其不然，我把門砸開，你們可就醜啦，姑娘一聽，更莫明其妙了，叫道，嫂子你別是瘋了吧，女賊說道，你們這宗人，平常專講究九烈三貞，滿咀的忠孝節義，我煮熟了的鴨子，還能夠給你吃嗎，姑娘在屋中聞聽，愈糊塗了，氣的渾身直打戰，張茂隆在藤床的下，暗暗替姑娘難過，心中說道，這位姑娘夠多麼冤哪，我張茂隆要是看見姑娘一眼，叫我不善善終，然而男女授受不親，古有明訓，這個下賤的婦人，如果要是將門砸開進來，將我堵住，這位姑娘決不能活，簡直是有口難分辯，明明的打床底下拉出一個男子來，這可怎麼辦呢，張茂隆心思至此，不由的暗恨賈明，這都是賈明一個人惹的禍，那下賤淫婦，在屋中自己搗鬼，可有你的什麼事，這一來不要緊，活活的要了這位姑娘的命啦，此時淫婦在外面叫門更急，姑娘將衣服已竟穿好底衣，披上褂子，方要纏足，外面大寨主與賈明又來啦，大寨主袁龍叫道，下賤的淫婦還不過來受死，在此何為，女賊回頭笑道，姓袁的你別不要臉啦，奶奶是有死的有嫁的，準名正言順，你們家未出閣的大姑娘，將張茂隆關在屋中，我招呼門他還在屋中粧好人呢，你先把你妹子教訓好了，然後再管別人吧，別粧傻啦，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偷漢子，給姓袁的把臉都露足啦，奶奶的事你干預不着，先教訓教訓你那九烈三

真的妹子吧，女賊又用手向屋中指道，鳳凰在屋中半天啦，你要叫你妹子給你將門開開，那算你是人物字號，別不要臉啦，語畢，向袁龍冷笑兩聲，說道，奶奶走了，縱身形上房，一道白影，倏然而滅，女淫賊出離蕭玉台去了，且說大秦主一聽女淫賊之言，只氣得三尸神暴跳，五陵豪死騰空，隻鏗連碰幾下，叭叭叭山響，向屋中唾了一口，說道，妹妹，母親臨危的時候，叫爲兄我好好看待於你，嗣後有了相當的人家，給你匹配，哥哥我待你那一點不好，你今不顧廉恥，敗壞我的門風，你還不將門開放等待何時，姑娘在屋中一聽，袁龍在外面說出屋中有人之話，這位姑娘下了簾床說道，我進來的時候，是婆子與丫環同我來的，屋中若是有人，婆子丫環必然知曉，我將門開放，屋中若是有人，那就是小妹敗壞門風，屋中若是沒有人，那下賤的嫂嫂與兄長應當如何，語畢，走到門前，雙手一提門門，書中代言，張茂隆在床底下，心中暗想，若將我搜出來，姑娘鬧一個有口難分辯，未等姑娘把門門拔下來，張茂隆由打床底下鑽出來，離開後窗戶而逃，袁龍在外面已竟聽見，姑娘此時將門也開開啦，姑娘站在就地，猶如木雕泥塑一般，袁龍喝道，妹妹你還有何言，你說屋中沒有人，誰將那個後窗戶踹開的，你敗壞我的家風，尙有何顏活在人世，還不與我自想主意，如其不然，我必然用雙錘將你砸死，姑娘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，事已至此，兄長不要着急，小妹自有主意，也不用兄長動手，姑娘說着話淚如雨下，婆子丫環過來俱都勸解，遂說我，小姐請回上房，婆子丫環將姑娘摻到內寨上房屋中，姑娘對婆子說道，自從我父母去世，我與我那下賤的三嫂子一語全無，恐怕那下賤婦人心壞歹意，我可也並不管他的事，因爲他，我與我三哥，都少說了好些個話，他一人敗壞了我們袁家的門風，如今他還用計害我，污辱我的名節，我一死不算什麼，我的名聲誰能給我洗清了，進那沐浴房之時，婆子媽媽給我打的

水，然後我將婆子打發出去，屋中連一點動靜都沒有，誰想的到床底下有人呢。這必是那下賤的婦人，預先在沐浴房藏下男子，竟等我沐浴之時，他好堵門喊叫，他明知道，我大哥脾氣不好，決不能容其分解，好害我一死，我死之後，我必化爲厲鬼，活活將那下賤淫婦捉去，想不到我的大哥，竟不想我平常的行爲如何，那賤婦平常行爲如何，竟聽那淫婦一面之詞，非逼我一死不可，我死之後，哥哥你可對的起泉下的雙親，父母臨死的時候，怎樣託附於你，教你照看這苦命的妹子，想不到你這苦命的妹子，死的冤屈還不算，還得落一個不潔之名，姑娘說至此處，站起身形，由牆上摘下柳葉尖刀，照定自己脖頸就要一扶，列位，方才姑娘在房中述說那些話，袁龍在外面俱都聽見，袁龍一看姑娘要行短見，趕緊跑到屋中，一把將刀柄抓住，叫道，妹妹且慢，兄長自有道理，現在咱們後寨有一位守備，原是一位明如鏡的清官，咱們請他判斷此案，他要說妹妹是冤屈，自然就是那賤婦的過處了，妹妹千萬不要行了拙志，爲兄怎對的起父母於地下，袁龍說罷，遂對那婆子們說道，你們千萬好好看護你家姑娘，不要叫你家姑娘尋死，袁龍說着話，由打上房屋中出來，工夫不大，來到西跨院中，賈明正在那裏大聲喊呢，爲這一個鳳凰，鬧出多大的事來，人家姑娘在屋中洗澡，你爲什麼往屋子裏跑，姑娘才冤哪，袁寨主少才無志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就要逼姑娘死，可惜這個哥哥，叫他怎麼當來着，鳳凰也不是跑那去啦！你倒回來，說明白，不就完了，書中代言，淫婦將袁龍薰過去，是被金頭虎所救，女賊放張茂隆，然後又進那套間去了，那乃是藏張茂隆的練子錘，女淫賊是被色所迷，進套間的時候，將解藥與迷魂藥，俱都擱在外間屋啦，被金頭虎偷到手中，金頭虎將大寨主解救過來，大寨主問他是何人，金頭虎聽道，我是官人，袁龍問道，你是什麼官人，金頭虎說道，我是手心，不對不對，又一翻手說道，

我是手背，袁龍本來是猛漢，那懂的手心手背，遂信以為真，故此時想起西寨有手背大老爺，叫手背大老爺給斷案，列位，賈明向來是壞事包，惟獨這次賈明作了一件好事，金頭虎順水行舟，將袁姑娘與張茂隆成全一段姻緣，賈明在西寨這一喊張茂隆，張茂隆本來沒敢跑，恐怕出人命，張茂隆遂翻回西寨，金頭虎叫道，袁寨主你看看張茂隆的盤怎樣，袁龍點頭，金頭虎叫道，張茂隆，咱倆咬咬耳朵，張茂隆你付耳過來，張茂隆說道，有話你就說吧，傻英雄低聲說道，張茂隆你是認打認罰，張茂隆問道，認打怎樣，認罰怎樣，金頭虎說道，認打姑娘跟你打官司，認罰將姑娘許配於你，你無故的進女沐浴房，應當何罪，張茂隆說道，適逢其會，我爬在床底下，連頭都沒敢抬，金頭虎說道，人家知道你連頭都沒抬嗎，張茂隆說道，自有神知，賈明又說道，你不要推委，你沒聽勝三大爺說過，蕭金台八大名山，就是蕭鳳台名譽不好，其餘都是好朋友，你看姑娘有多好啊，你不要不從這就有人命，你不要從了，袁寨主與姑娘還能幫忙捉拿三鼠，若將三鼠拿住，咱們多露臉呀，張茂隆欲待不從，又怕真出人命，萬般無奈說道，此事我師傅不在場，誰敢作主，賈明說道，都有我呢，袁龍說道，大老爺為媒，咱們是名正言順，必須拿過點定禮來，賈明說道，那是自然，張茂隆左胳膊上有一隻翠鐲子，說着話金頭虎一伸手，打張茂隆胳膊上摘下，遞給了袁龍，袁寨主接過鐲子，遞給姑娘，姑娘未接，婆子伸手接過，放在桌下，金頭虎說道，你們得謝謝媒人，我好喝你們的東瓜湯呀，袁龍說道，謝謝大老爺，張茂隆說道，什麼大老爺，袁龍說道，守備老爺，張茂隆說道，別精改啦，有他這樣作官的，賈明說道，我說的明白，我是手背，袁寨主拿我當官啦，你看看作官的有我這樣的腦袋嗎，袁龍問道，你們果是什麼人，賈明說道，你真拙，蕭金台赴會，您不認得我嗎，我叫金頭虎賈明，我們是標行之人，前來捉

拿太倉三鼠來了，袁龍說道，原來是標行之人，我倒願意了，若是官人，我實在高攀不起，賈明又說道，張茂隆是我表兄，咱這就是藕斷絲連的親戚，我保這個媒，我三大爺將來要責備我，爲何與山大王結親，叫我無言可對，您簡直也棄暗投明吧，在標行作一分事情，當山大王那有好下場呢，袁龍說道，我不得其門呀，賈明說道，現在就有好機會，三寨主之死，都因爲三鼠給出主意搶親，現在三鼠在聚義廳，你們哥倆幫着我們捉拿三鼠，張茂隆也可以得個前程，您就作爲與標行見面之禮，袁寨主聞聽點頭答應，山打淫婦套間將張茂隆賈明的傢伙取來，袁龍在前，姑娘在後，賈明第三，張茂隆第四，男女四位夠奔聚義廳，一進聚義廳，大衆一亂，袁龍說道，衆位別亂，太倉三鼠何在，大衆一看，本山的寨主一位不少，惟獨沒有太倉三鼠，學卒報道，三鼠已走多時，言說一會就會來，賈明說道，三鼠遠遁了，追也來不及啦，袁寨主就辦理本山之事吧，袁龍遂對大衆將棄暗投明之話，說了一遍，要將本山的金銀均分，大家一散放火焚山，大衆俱各願意，賈明說道，我們還沒吃飯呢，袁龍說道，咱們就在聚義廳擺酒，工夫不大，將酒擺好，大家吃酒談心，袁龍對賈明張茂隆說道，三日之內，我將山是辦完，然後我投標行，勝爺若收留則收留，若不收留，我也回歸故里，賈明說道，我三大爺禮賢下士，屈己從人，沒有不收留之禮，將飯吃完，賈明張茂隆下山，袁龍大衆送出蕭玉台，賈明張茂隆回歸斬家堡，方一進村口，正遇黃三太等，在村口迎接，此時天光已然大亮，金頭虎將蕭玉台散山，張茂隆說親之事，對黃三太說了一遍，黃三太半信半疑，天到晌午，見蕭玉台大火冲天，蔣五爺歐陽爺衆人，這才認爲事實，歐陽爺等，大衆就此告辭起身，回歸標局子，斬員外給八位老少英雄預備上等酒席，八位老少英雄吃喝完畢告辭起身，斬員外用茶盤山打內宅，端出不少金銀作爲謝禮，歐陽辭之不受，斬家

僕合村之人俱都送行，爺兒幾位回歸標局子，見了費啞仙師，費啞仙師說道，你們大衆休息二三日，仍然分頭去訪賊人的下落，便中再訪勝爺現在何處，衆人俱各應允，分頭出發不在話下，且說三鼠自蕭玉台逃走，崔通說道，碧霞山劉寨主與我父是聯盟，咱們莫若逃奔碧霞山，必能收留。如不能收留，咱在遠走高飛，三鼠遂與張得壽逃奔碧霞山，劉士英本來不願收留。老道七星真人勸劉士英，叫劉士英收留，劉士英無法，這才將三鼠與張德壽收留，林士佩等慫恿劉爺假扮醫目先生，將勝爺引在鷹愁洞，歐陽大義士標行送信，蔣五爺黃三太等，到碧霞山報仇，大義士二義士，邂逅於碧霞山內寨，捉拿秦尤，放在劉士英面前，劉士英與勝爺言歸於好，大衆一聽歐陽氏弟兄言說秦尤行爲，兩造英雄俱都奮怒，要亮傢伙亂刃分尸，金頭虎大聲罵道，誰要不剝秦尤，誰不是人，勝爺噴道，誰要剝秦尤一刀，誰打盜燈的官司，大衆一見勝爺攔阻，俱都諾諾而退，勝爺這一攔阻大衆，怒惱了年過古稀的老劍客，老劍客對勝爺說道，我隱姓埋名，三十餘載，爲你的事，我出頭露面，給你解圍多少次，你是慈心生禍患，這樣下賤之輩，留他何用，從此我不管你的事了，鎮三山夏侯商元一搥大腦袋，向東走下去了，勝三爺一把沒揪住，老劍客蹤跡不見，歐陽二位弟兄說道，咱拿賊勝三哥作好人，咱們作惡人，咱們從今後也不管勝三哥之事了，二人語畢，也奔東方而去，勝三爺一飄銀髻淚如雨下，遂叫道，秦尤小冤家，我爲你得罪萬金不換的朋友，勝爺又對衆說道，我並不是要放秦尤，如果要將他剝了，誰去打二入皇宮內院盜燈的官司，我之本意，叫秦尤打盜燈的正犯，令親去一位打幫犯，名正言順，有何不可，大衆這才明白勝爺之意，俱都心平氣和，勝爺說道，將閔家父子足下綁繩打開，兩人扶着一個回聚義廳，金頭虎抗着秦尤，大衆這才夠奔聚義廳，勝爺的人都歸東廊下，將秦尤也放在東廊下，閔家父子倒

網二背，在聚義廳當中而站，勝爺叫劉士英落坐，劉士英說道，既蒙釋放，焉敢與明公同坐，讓之再再，劉家父子與衆寨主俱都站在西面，勝爺道，秦尤打正犯，閔家父子打幫犯，去一位，放那一個，劉寨主作主，閔士瓊是綠林人物，要說叫爺倆都去打官司，副了他他也不能含呼，勝爺這一說放一個，閔士瓊心中暗道，勝爺真是以德待人，我父子不識人，致有今日，閔士瓊思索至此，跪在聚義廳當中，口中叫道，勝老明公，從前之事，一筆勾消，我閔某有眼無珠，致有今日，如此請老恩公放了犬子，我年邁之人，還能活上幾年，大少寨主見他父親跪下，他才跪在他父親背後說道，勝老達官，您真是好人，我這才知道，您將我父親放了，我出了紅差，也不忘您的大恩大德，到此時父不忍捨子，子不忍捨父，爺兒倆全願意去打官司，父子之情山裏所發，誰也不忍捨誰，勝爺此時，心如刀攪，勝爺叫道，劉寨主，經由佛口出，您問問他父子，倒是那位去打官司，劉士英叫道，姐夫，別叫勝三爺爲難，你父子誰去打官司，閔士瓊道，你外甥才二十八歲，我已殘年之人，豈能叫兒子去呢，閔德潤說道，舅父，我兄弟在蕭金台被放，我再從碧霞山一走，哥倆偷生畏死，叫白髮蒼蒼的老父行刑，這樣豈不叫人笑罵，您懇求勝老達官，還是我去打官司，這並不是口是心非，我是非去打官司不可，勝爺一看他父子的情形，真是傷心落淚，勝爺心中暗道，無故的我給官家拿賊，賊人也是一家老少，誰肯骨肉分離呢，勝爺思索至此，口中叫道，三太香五，你二人將閔家父子綁繩打開，俱都釋放，如其交不了差，秦尤的正犯，我的窩犯，劉士英說道，豈有此理，沒有辦案的替犯人打官司哪，你們父子不要這樣，如其不然，我父子五人，替你父子去一個打官司，正在此時，把守山口的嘍卒前來報道，外面來了一個年輕之人，將把山的嘍卒打的頭破血出，這個報事的嘍卒話未說完，小英雄手執判官雙筆，已竟來到聚

義廳，衆人一看，正是賽北觀音蕭錢龍，判官雙筆一分說道，那一個害了我的勝三伯父，我前來索命，勝爺叫道，銀龍，不要如此，趕緊收起傢伙，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，勝爺遂手指劉士英說道，這位是閉眼神佛劉士英，乃是碧霞山總瓢把子，又用手指蕭銀龍對劉士英說道，這位是我盟姪，名叫賽北觀音蕭銀龍，二人各施一禮，銀龍叫道，勝三大爺，您可不死小姪男了，我聽說你老人家命喪鷹愁澗，小姪男星夜前來報仇，勝爺說道，現在犯人俱都拿住，打算叫一位去打官司，父不捨子，子不捨父，如何是好呢，銀龍說道，這有何難，遂叫道，劉寨主，您山中可有清靜所在，此事不難解決，劉士英說道，西跨院有書房，請小俠客西跨院談話吧，劉士英在前，勝爺在後，銀龍在勝爺之後，進了西跨院書房，劉士英叫嚶卒給小英雄打了淨面水，小英雄禪塵淨面已畢，落坐吃茶，銀龍叫道，劉老寨主，此事他父子俱都在場，焉能解決，禽獸尚有情義，何況人乎，故此他父子互相爭去打官司，此事經打佛口出，就在您一句話，因爲在蕭金台是您救的他父子，要沒有您救他父子，也就沒有這場是非了，按理說閱老寨主是年邁之人，決不能叫老寨主去打這樣有去無還的官司，先將老寨主釋放，將老寨主請在無人之處，您與老寨主相商，叫德潤打這場官司，您是高明人，不知您以爲如何，劉士英點頭，打發老嚶卒叫四子過來，與蕭銀龍介紹完畢，劉士英叫道，金祥銀祥福祥祿祥，咱七個人同到聚義廳，你四人將你姑夫縲紲解開，就說姑父您要願打官司也不難，先將您請到後寨，與我父子相商，如您非去不可，就套車送您去，說着話將老寨主解開縲紲，老寨主悶士瓊不走，對劉士英說道，這分明是要將我調開，叫你大外甥去打官司，那焉得能夠，我是七十多歲之人了，你大外甥才二十八歲，焉能叫你大外甥前去挨刀呢，劉士英說道，您要非去打官司不可，咱們到後寨商議，這也不算解決，遂叫道，金祥銀

祥福祥祿祥，你四人趕緊摻起你姑父去到後寨，這哥四個一摻閔士瓊，不容分說，摻起就走，閔士瓊用平生的膂力，使千斤墜，無奈四位年輕之人，正在血氣方剛之時，閔士瓊那能爭得過四個人呢，摻起來就走，閔士瓊說道，不要如此，我走就是啦，容我與你表兄說上幾句話，劉士英叫道，金祥，叫你姑父與你表兄將話說完，再走不遲，劉家四子向左右一分，閔士瓊叫道，德潤，爲父與你永別了，你在路上可不許鬧出別的情形來，到北京也不許私自逃走，勝老達官與咱們並沒有仇隙，全是咱們自找其禍，德潤答道，父親，你老人家不用多囑，孩兒視死如歸，早就將死生擲之度外了，你老人家不要哭哭涕涕，叫列位看着咱們爺們死不起，孩兒謹遵你老人家之命，語畢，劉家四子將閔老寨主摻起就走，閔士瓊一出聚義廳，放聲大哭，列位，世上最難的事，就是生離死別，閔士瓊焉能不哭呢，不言閔士瓊上後寨去了，且說蕭無龍在閔德潤背後一拍閔德潤肩頭說道，大少寨主，將你父親放了，你前去打官司，冤不冤，閔德潤說道，我去打官司，我是心服口服，勝老明公，恩放我二弟，又放了我父親，我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感勝老達官之大恩大德，勝老達官請上，受我閔德潤一拜，語畢，以頭觸地，磕了三個頭，書中代言，前文書表的明白，閔家父子俱都在聚義廳前跪着呢，要不然蕭銀龍拍不着閔德潤的肩頭，閔德潤說道，你老人家不但饒恕我們父子，并且還放了我舅父全家，我此去安心打官司，天下綠林道都與我父子是朋友，在路上要有劫差的，我都不走，我是安心打這場官司，好叫勝老達官早日交差，解在北京問案的時候，叫我打正犯，我就打正犯，叫我打窩主，我就是打窩主，臨到出紅差那一天，要有擒紅差的，我不能逃走，你老人家待我閔家恩高義重，我是以死相報，勝爺聞聽，肝胆皆裂，五內如焚，勝爺心中思索，我從此若回家爲農，我就算無志之輩，勝爺心中思索着，不由得淚如雨下

，叫道：香五快將閔大少寨主摻起，香五賈明將閔大少寨主摻起，脚面上敷了金瘡藥，寨子外早預備了車輛，蕭銀龍遂與衆人說道，此時閔大少寨主是一時的高興，因爲放了他父親，在路上千萬可要多多留神，他要一傲性，將胳膊上的繩子一繃就開，大家聞聽，俱都會意，這才將閔大少寨主摻扶到寨外上了車輛，老道與和尚在車前，蔣五爺葉伯濤在車後，孟金龍與李四爺跨轎，保護着差事走下去，蕭銀龍回歸大廳，將保護差事之事，報告勝三爺，勝爺問道，誰保護秦尤呢，蕭銀龍說道，黃三哥賈明，再有您跟隨，那還有失嗎，勝爺說道，我不回標局子啦，我這幾天精神不好，我看劉士英是個朋友，我打算在碧霞山養幾天病，蕭銀龍說道，你老人家不去交差那能行嗎，賈明說道，小龍你好胆小，小老鼠的本領跟咱們相仿，咱們六個人還跑的他，我有巧妙招兒，神鬼莫測，就把他弄到江蘇交差即完啦，勝三大爺您養精神吧，秦尤若是跑了，我打盜燈的官司，賈明又叫道，劉寨主，我三大爺待人如何，劉士英說道，情高義重，賈明說道，我們還沒吃飯呢怎辦，劉士英說道，只顧別的啦，倒將此事忘了，遂叫道，噢卒們告訴大廚房，聚義廳上預備酒席，調開桌案，工夫不大，酒席擺好，大家入座，優英雄搶吃搶喝，優英雄冒壞，叫道，蕭銀龍你看着解秦尤走的時候，准能叫神鬼莫測，平安解到江蘇院衙門，吃喝已畢，優英雄叫道，劉寨主請您打發噢卒領着我，到山內找點東西，劉士英遂打發噢卒，帶領賈明到山內，用什麼物件隨便取，噢卒遂帶領賈明到山內，問賈明都要什麼物件，賈明道，要一個包袱，一把鐮刀，簍子筐一個，一條棉被，毛藍褲褂一身，破鞋破襪子各一雙，噢卒俱都備齊，同賈明到聚義廳，放在就地，賈明叫道，香五，你幫個忙罷，香五走到賈明近前，金頭虎打腰間取出兩個小瓶，一瓶紅藥面，一瓶白藥面，先倒在手上一點白藥面，叫道，香五你閉點，楊香五不聞，

金頭虎說道，我先開點你看看，我還能給你當上嗎，楊香五聞了點白藥面，金頭虎又倒了點紅藥面，在掌心上託着，來到秦尤跟前，向秦尤面門上一吹，秦尤打了一個冷戰，昏迷不醒，勝爺問道，明兒，那是何物，賈明說道，這是迷魂藥，勝爺問道，這是由何處得來的，賈明遂將蕭玉台張茂隆定親，袁龍改邪歸正，得着女賊兩瓶藥的來由說了一遍，勝爺捻銀髯微笑，說道，明兒，日後可不許用此物，金頭虎說道，由這兒到江蘇我就將這兩瓶藥用完啦，咱爺們還能作傷天害理之事嗎，楊香五幫着賈明，將破竹筐給秦尤套在頭上，楊香五提着口袋，賈明將秦尤裝在口袋之內，頭朝下，將口袋嘴一繫，用小藍被又將口袋一捲，將口袋底用刀扎了幾個窟窿，用繩子打成行李捲的樣子，破鏢刀別在繡蓋捲上，傻小子將破藍布衣服一穿，換好了破鞋破襪子，用破手巾一包冲天柞，大家一看，金頭虎打扮的真相作工的模樣，大衆一陣大笑，賈明說道，銀龍香五在前，三太茂隆李煜等在後，我在當中，咱們走吧，勝爺說道，你們要多加小心，金頭虎說道，跑了小老鼠我打官司，書中代言，此時差事車已竟走出三四十里地去了，金頭虎抗起秦尤，勝爺送出山口，小弟兄們遂走下去了，出離山口十餘里地，細雨紛紛，傻英雄抗着秦尤，自以爲樂呢，不表小弟兄們路上之事，再表勝爺與劉士英二人在碧霞山聚義廳上，重整酒席，吃酒談心，二人話到投機處，恨相見之晚，勝爺問劉士英後事怎樣辦理，劉士英對勝爺答道，小弟將山一散，回歸原籍爲民去了，勝爺說道，在下也是這樣主義，劉賢弟回家納享清福，承歡有人，愚兄已萬事灰心，誓不出世了，劉士英又說道，勝老明公，我有一言，不知老恩公肯應否，勝爺答道，有事請講，愚兄所能之事，無不允許，劉士英說道，我有心與老明公結爲金蘭之好，不知老明公以爲如何，勝爺笑道，正合愚兄之意，書要簡斷，二人在聚義廳上結爲金蘭之好，又將勝爺請到內寨

見了劉家兩個兒婦及劉氏，劉家四少又與盟伯見過了禮，勝爺仍回到聚義廳，叫道，賢弟，你將文房四寶取來，我寫一封信，遣人送到鏢局子，書中代言，勝爺信中言說在路上遇見家中人，有要事回家去了，鏢局之事，大家夥着兒作買賣，書信打發劉金祥送往江蘇鏢局去了，勝爺也起身回家，劉士英贈路費，兄弟二人洒淚而別，不表勝爺回奔鄭州原籍，劉士英從此携眷回歸江蘇省陸合縣大劉村去了，閔士瓊父子相逢骨肉團圓，大少寨主解到江蘇院衙，欽差大人訊畢，帶上刑具打入囚車解往北京去了，北京之事，暫且不表，且說欽差堂諭下，派人到蕭金台拆五方飛蛇樓，沒收蕭金台山內賊物，標行人早報告欽差大人，華清泉入陣未回之事，拆陣之時，將華清泉尸體拆出，官人與華家鎮送信，智龍智虎弟兄二人，將伊父尸骨斂回，得回折鐵寶刀，後來由欽差保奏華清泉爲公殞命，蒙皇上封爲毅勇公，並賞恤銀千兩，單言金頭虎抗着秦尤，在路上行走，這日細雨紛紛點點入地，道路泥濘，蕭銀龍問道，夜晚怎辦，金頭虎說道，夜晚住店，也不用吹藥，給他點飯吃，他要賊，我就打他，蕭銀龍說道，你可抗着吧，你出的主意，金頭虎說道，那是自然，誰不知道，恨地無環鐵霸王，金頭虎抗着，到一個時辰，金頭虎開一回解藥，打口袋底下吹一回迷魂藥，走到一個小鎮店，打尖吃茶，休息一會，再起程趕路，走到天黑，前面一片樹林，細雨下的較前更大啦，望前沒有鎮店，衆人遂走入樹林蔽雨，金頭虎將秦尤向地下一扔，蕭銀龍說道，該吹藥啦，金頭虎說道，我想別吹啦，咱們打開鋪蓋捲，將小老鼠放了吧，淨叫我一人抗着，蕭銀龍說道，你當着三大爺承認來的，別人誰抗的呢，你不要着急，咱們慢點走，說着話打了一個閃，蕭銀龍見前面似乎有一片小樹林，大衆以爲是村莊，蕭銀龍說道，咱們先奔前面那個莊村吧，如果沒有店，咱們先借莊家人的房子暫住一夜歇息，金頭虎說道，那好辦，全憑

我三寸不爛之舌，賈明遂抗起秦尤，奔小樹林而來，來到近前借閃光一看，原來是一座古廟，賈明叫開廟門，衆人進廟，這一入廟，衆人身罹大難，秦尤遇救，且說衆人來到古廟門前，金頭虎打門，叫道，小子，開門來，張茂隆說道，你不是粧老趕嗎，金頭虎說道，我忘啦，就應裏面說道，深更半夜，何人叫門，金頭虎說道，怎麼水月菴是女廟，裏面答道，我們水月菴不留男，在夜，三太說道，師傅您行個方便吧，我們趕路被雨淋啦，裏面的女僧，將角門開放，黃三太等進了角門，一看那女僧是帶髮修行，那女僧說道，我們廟內，俱是女僧，你們男子住在廟內，多不方便，黃三太答道，我們在佛殿借宿一夜，明日多給香資，求師傅多方便吧，蕭金誰留神聽着道姑，藍布袍大領，微露紫色的兜肚嘴，蕭銀龍心中暗道，大概不是好廟，書中代言，蕭銀龍雖然猜對啦，他這們一大意，也上了當啦，黃三太又對道姑說道，求大師傅行個方便吧，您看外面細雨紛紛，我們如何趕路，那女道姑說道，我也不敢作主，待我報告我們老師傅，語畢，翻身奔西廂房，黃三太等已進佛殿，工夫不大，來了兩個十七八歲的小道姑，打着燈籠，來到佛殿對衆人道，我們老師傅說啦，大殿中是佛堂淨地，東面有兩間客堂，你們就在客堂內休息一夜吧，黃三太說道，明日我們必多給香資，小道姑將衆人領到客堂之內，這兩間客堂是通連着，并沒砌頂棚，當中有一條通山的大棧，頂棚是柳條耙子，衆人到屋中一看，當中放着一個破八仙桌子，有一盞半滅不滅的殘燭，靠北面有一張大木床，足睡七八個人，小道姑將衆人領到屋中，翻身出去，夠奔角門，將門門上好，門旁有塊青石，約有一百多斤，就見那小道姑，一哈腰將石頭頂在門上，蕭銀龍心中暗道，一個十七八歲的道姑，好大的手把勁，此時就聽外面一聲彌陀佛，竹籬起處，進來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尼姑，手執拂塵，說道，衆位施主冒雨前來，但不知由何處至此，

三太隨應道，我們由打武昌府而來，老尼姑問道，這位施主貴姓，黃三太答道，在下姓黃，老尼姑念了一聲，彌陀佛，原來是黃施主，又指張茂隆問道，這位施主貴姓，張茂隆說道，在下姓張，排行在七，老尼姑又念了一聲，阿彌陀佛，書要簡斷，老尼姑將衆人俱都問完，金頭虎說道，老師傅我們渴了怎麼辦，老尼姑答道，已竟給列位施主燒茶呢，一會兒就來，工夫不大，由外面進來一位道婆，端着一個銅茶盤，提着一個藍桶子磁壺，茶盤中放着七個大茶盃，放在八仙桌上，老尼姑說道，列位施主，大概沒吃飯呢，黃爺答道，不錯，還求老師傅慈悲，尼姑說道，我這廟中可沒有好吃的，給列位施主烙餅鹹菜，不知列位施主能用嗎，黃三太說道，白米白麵焉有不能用之理，望求老師傅慈悲吧，尼姑念了一聲，彌陀佛，叫道，徒兒，給衆位烙餅去，說着話，老尼姑滿了七歪茶，讓衆人喝茶，金頭虎說道，主不食，客不飲，老尼姑笑道，這位施主還客氣呢，老尼姑遂端赴盃來喝了幾口，又提起壺來向盃內斟茶，金頭虎搶吃搶喝，一連氣喝了三大盃，黃三太等，有喝了一盃的，有喝了兩盃的，惟獨銀龍不喝，老尼姑讓之再三，蕭銀龍一想，老尼姑先喝了一盃啦，大概也沒有防害，思想至此，端起茶盃喝了半盃，此時金頭虎喊道，不好，怎麼天轉地轉，我要歸位，這個位字還沒說出口來，就栽倒塵埃，黃三太等也俱都爬伏桌上，蕭銀龍喝了半盃茶，藥力還沒行開，一看不好，一揚手茶盃奔道姑砍去，老道姑一閃身軀，哈哈一笑，蕭銀龍縱到板床前打小包袱，要取寶馬平安散，老尼姑說道，小冤家那裏走，伸手擲出一物，照定銀龍頭上拋去，簫銀龍就覺一陣清香，頭暈眼花，翻身栽倒，老尼姑將迷魂帕拾起，叫道，姑娘進來吧，活兒作成啦，看看仇人是不是，若不是仇人，也不必害他們，外面答應一聲，進來兩個人，一個是袁豹之妻，一個是台灣省粧聖母娘娘，尹鳳霞，進到屋中一看，遂說道，可不

是這羣東西是誰的，這個梳冲天杵的小子，害的我好苦，我在台灣費了多少心血，造蓋的桃杏林，俱被這些東西們給焚燒了，袁王氏說道，我之丈夫袁豹，也是被這一羣東西所害，這一羣東西們就得千刀萬剮，才解我心頭之恨，老道姑說道，這個梳冲天杵的必有金鐘罩，先把他網上，將他用藥解過來，用石灰把他的眼揉了，然後放他的血，小道姑過來用繩子將賈明四馬倒攢蹄網住，解藥向臉上一吹，金頭虎打了一個噴嚏緩緩醒過來，抬頭一看，黃三太等俱都爬伏桌上，也有倒在地下的，昏迷不醒，自己被網，不能動轉，傻小子道，這回可幹啦，向袁王氏問道，你不是蕭玉台的袁寡婦嗎，你要嫁人咱倆商量商量，袁王氏唾了賈明一口說道，你是什麼東西，道姑去取石灰去，揉他的眼睛，此時老道姑就見板床下麻袋蠕動，老道姑用手一摸裏面很是軟和，解開口袋嘴向外一倒，原來是一個人，頭上罩着破籐子筐，將繩子解開摘下籐筐，袁王氏一看，原來是秦尤，袁王氏呦了一聲，說道，這不是秦寨主嗎，秦尤說道，娘子何以認識我，袁王氏笑道，您不認識我啦。張寨主在蕭玉台將您領到後寨，您沒有進去就走啦，我就是袁豹之妻，秦尤說道，原來是嫂夫人，小弟眼拙，望祈海涵，袁王氏說道，一家人不必客氣，袁王氏叫道，老師傅，我給您介紹介紹，這就是盜萬壽燈的秦寨主，老尼姑念了一聲彌陀佛，秦寨主爲什麼落得這般光景，秦尤打了一個噴嚏，遂將碧霞山之事，說了一遍，小道姑已將石灰取來，秦尤一掀賈明的冲天杵小辮，女賊袁王氏拿起石灰，奔賈明而來，賈明一看不好，大聲喊道，救人哪，女和尚要害人，女賊笑道，你賊也白賊，我們這廟，上不靠村，下不靠店，正在此時就見打房樑上撲咚落下一物，猶如棉花團兒一般，大聲叫道，女賊休要害我長子，賈斌久來也，秦尤吓的撒手就跑，女賊方要動手，被賈七爺一脚踢倒，秦尤躡至外面，叫道，師傅快跑，賈矮子來了，咱們衆人不是他

的敵手，女淫賊遂躡到外面，賈明一看自己天倫趕到，大聲喊道，你們這羣東西，也不知道我們爺們的厲害，一會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，列位，賈七爺怎麼來到此處呢，自蕭金台散後，賈七爺追拿五個要犯，各處訪察並無下落，賈七爺獨自一人，無精打采，遂回到鏢局子，來到鏢局子一看，衆人俱都未歸，賈七爺遂問趙子手，拿賊之人，何以俱都未回來，趙子手遂將碧霞山勝爺遇難之事，告訴了賈七爺，賈七爺痛哭一場，趕奔杭州碧霞山，要給勝爺報仇雪恨，賈七爺來到杭州碧霞山山口，就見嘍卒們三三五五，抗着行李下山，賈七爺上前問道，你們這是何往，嘍卒們答道，我們回家爲民去了，賈七爺說道，何以俱都回家，嘍卒答道，我們老寨主散了山啦，賈七爺問道，何以散山，嘍卒就將二英結拜之事說了一遍，賈七爺問道，勝三爺在鷹愁澗喪命，怎麼又與劉士英結拜呢，嘍卒又將勝英遇救之事，根本源流說了一遍，賈七爺半信半疑，又見嘍卒們有出山的，賈七爺又上前來問。嘍卒們一口同音，俱都是這樣說話，賈七爺這才放心，賈七爺心中暗想，如此我就不必進山啦，我何必雨後送傘呢，我與勝三哥不是那樣交情，賈七爺遂又回奔鏢局，賈七爺也走到那片大樹林子，進樹林蔽雨，賈七爺見天氣，細雨紛紛，大一陣小一陣的下，可巧眼前，有一棵枯樹，賈七爺奔枯樹前一看，這棵枯樹當中有一個大窟窿，賈七爺遂鑽入樹窟窿，正在避雨之際就聽傻小子喊，累死我啦，咱把小老鼠放了吧，我抗不了啦，衆人俱都說賈爺力劈梅花鹿，打死土豹，名滿天下的英雄，還抗不了一個耗子嗎，衆人俱都捧傻小子，惟有黃三太不語，賈七爺心中暗道，除去黃三太不捧傻小子，大家都捧我們傻孩子，給我們傻孩子虧吃，此時雨是愈下愈大，借閃光看見前面有一片小樹林，大衆欲奔小樹林，賈七爺聞聽，說道，我先給這幾個孩子打頭路去，賈七爺遂打樹窟窿裏鑽出來，先夠奔小樹林，來到近前一看，原來是

一座古廟，賈七爺奔有燈光屋子一看，裏面有幾個尼姑，說說笑笑，言語穢褻，不堪入耳，賈七爺暗道，這七個孩子必得上當，正在此時，就聽外面已竟叫門啦，袁王氏一聽聲音，說道，仇人來啦，打發小尼姑開門，回來一問，果然是鏢行之人，賈七爺先隱在大殿佛龕後頭，又聽見他們要在客屋休息，賈七爺遂先到客屋，一看樑上足可容人，賈七爺遂縱上大樑，就見老尼姑給衆人沏茶，七爺以爲迷魂藥必下在酒飯中，因爲老尼姑先端起盃來喝了半盃，那知老尼姑嘴內含着解藥呢，將衆人迷過去之時，七爺仍然看其究竟，後來打麻袋之時，賈七爺本欲動手，賈七爺又動了惻隱之心，想起秦八爺只此一子，秦八嫂年青守寡，倘若秦尤打了官司，秦氏香烟斷絕，故此七爺未忍下來動手，彼時要揉金頭虎之眼，七爺這才縱下大樑，一脚將袁王氏踹倒，救了金頭虎，秦尤跑到外面，老尼姑露了亮銀方便鏟，袁王氏尹鳳霞亮寶劍，兩個小道姑亮柳葉刀，秦尤襯亂找了一把單刀，翻箱倒篋，偷了點散碎銀子，書中代言，秦尤此時心中並無怨念，打算無論報的了仇報不了仇，回奔太倉州，侍奉老娘，開文少敘，且說秦尤提着單刀，來到佛殿前說道，賈姓子當門而立，咱們不是他的對手，八大明山都被他們破了，您這一個水月菴，還能抗的了嗎，莫若咱們逃走吧，尹鳳霞說道，就這麼走，沒有那個便宜事，叫他們大家搬柴禾圍了客堂，賈姓子不出來，咱們燒這羣東西吧，列位，賈七爺此時要出來動手，屋中六個少年的英雄必然燒死，賈明說道，爸爸，你將我放開，咱們爺倆就行啦，賈七爺聞聽，伸手解賈明的綁繩，賈七爺方一伸手，老尼姑一揚手，撲嘩一聲，一物直奔賈七爺而來，賈七爺向旁一縱，縱出五七尺遠，此物正落在賈明頭上，又將賈明薰過去了，賈七爺仍然縱到門前，當門掌劍而立，竟看着小道姑與秦尤等搬運柴禾，賈七爺正在焦灼萬狀之時，就聽客堂後窗戶有人喊道：賈姓子，不要着急，我來

啦，你先出去拿賊，我保護着這六個小王八羔子，語畢，踹開客堂的後窗戶，端着一大盆涼水，進了客堂道，我先澆澆這羣小王八羔子，蕭銀龍小鬼羔子，這回怎麼輸了眼啦，先澆黃三太吧，雙手捧涼水向黃三太頭上拍了幾下，黃三太甦醒過來，大義士陸續將六個人俱都救過來，六個人擦了擦臉上的水，打小包袱亮兵刃，出客堂幫着買七爺拿賊，書中暗表，碧霞山勝三爺氣走三義友，大義士與二義士並未同行，大義士打算奔蘇州，出離了碧霞山先找了一片樹林子，在樹林內休息，方躺下便昏昏睡去，因為這幾日勞乏，睏倦之極，睡的正甜之際，小雨紛紛下降，將大義士甦醒，大義士打開小包袱拿出雨衣，將皮襖馬褂罩上，奔大道走下來了，事逢恰巧，上不靠村，下不靠店，來到這座水月庵，大義士遂躍牆而過進了佛殿，在偏邊的泥像後頭睡了，買七爺進佛殿的時候，是在正座的佛像後頭等候這一干小英雄，故此與大義士沒遇見，等到院中人聲嘈雜，將大義士甦醒，大義士出來一看，小道姑與秦尤正在搬運柴草，要焚燒客堂，買七爺正在狼狽之際，大義士遂端了一盆涼水，繞到客堂後面，踹開後窗戶救了六位小英雄，買七爺與小弟兄這一拿賊，秦尤聽蠻子一喊，早就縱過西大牆逃走，老尼姑尹鳳霞袁王氏等，一見蠻子將衆人救醒，也俱都逃走，黃三太嗾怨賈明說道，這都是你出的主意，若用車送好不好，你偏要抗着他，咱們怎樣回鏢局子，賈明說道，三哥別着急，我拿不住秦尤一輩子我也不回鏢局子，混黑了算一天，你們都不担罪名，我担着罪名呢，大義士說道，要拿秦尤非蕭銀龍與香五不可，其餘衆人，到太倉時，就是見着秦尤，秦八奶奶一央求，誰也下不去手捉他，咱們用澗水拿魚之法，三面追趕這小王八羔子，叫他們六個人奔西北太倉州，我與買棧子從偏面追，大家商議已畢，就要起身，蕭銀龍說道，且慢，這座水月庵留他何用，道姑等再回來，仍就是他們棲止之所，還不給他燒了

，蕭銀龍遂取了火種，將一座水月庵，霎時化爲灰燼，衆人這才追下秦尤去了，這日弟兄六人追到蘇州府，有一座鎮店，名叫榆林鎮，金頭虎說道，黃三哥我餓了，咱們進店打尖吧，黃三太說道，咱們就進店打尖，方一進鎮店之時，有一座酒館，屋中冷冷清清，金頭虎說道，這是倒霉的買賣，咱們不進去吃去，衆人遂又向前走，抬頭觀看，有一座福雲居，屋中高朋滿座，衆人遂進了福雲居，金頭虎問跑堂的道，你們這個店怎麼這樣的熱鬧呢，跑堂的答道，我們這個店吃飯賤了，別人家大餅，每斤五十六文，我們這座店五十四文一斤，楊香五低聲對金頭虎說道，這是黑店，金頭虎說道，你怎麼知道，楊香五說道，你不信，今天咱們要住在這裏就知道啦，金頭虎也不便再向下問了，遂叫道，跑堂的，你們這座店有雅坐沒有，跑堂的答道，有雅座，金頭虎說道，我們在雅坐吃去，跑堂的將金頭虎等領到一座涼亭，衆人進亭子一看，有一塊黑地金字的匾，上書碧月亭三字，亭子四周奇花異草，松林茂密，清風習習，百鳥聲喧，悅目娛情，好一個清靜所在，跑堂的將茶沏來，金頭虎不喝，要了六壺梅湯，不大的工夫就將梅湯喝完啦，金頭虎問道，上等酒席多少錢一棹，跑堂的答道，上等的燕菜十二兩，中等八兩，下等的六兩，金頭虎說道，你給我們來一棹上等燕菜，多加燕菜，以外多給酒錢，書中代言，水月庵賊人的銀子，小弟兄們俱都不要，惟有金頭虎裝了一兜囊，故此傻小子仗義疏財，請大衆吃燕菜席，工夫不大，酒席擺好，大家一吃，還是作的真好，賈明正在搶吃搶喝一際，就聽翠竹林中刷拉一聲響，縱出一人，口中說道，這羣東西們上這兒過年來啦，將他們吃過好東西嗎，我聽說要把南七省的綠林道，一體肅清，害完了人家老子，又要害人家兒子，這羣東西們良心何在，窮保鏢的，臭保鏢的，張嘴就敢說大話，昔孔仲尼與柳下惠相善，柳下惠之弟名盜跖座地分贓，有一日孔仲尼勸盜跖，不叫

盜跖坐地分贓，盜跖說我坐地分贓，偷富濟貧，您過遊列國竟吃人家，盜跖將孔仲尼問的閉口無言，就憑臭保鏢的也要說平了綠林道，綠林道有的是好朋友，我聽說什麼賽北觀音蕭銀龍，浙江紹興府黃，別不要臉啦，小太爺說的就是這樣東西，小二哥，小太爺在這兒罵街，他們掩耳盜鈴，聽不見，金頭虎站起身軀奔這個說閒話的少年背後而去，來到跟前，右手一掙人家的壯帽，左手奔人家左手掙去，書中代言，這位少年左手帶着一個搬指，是翡翠的，金頭虎是犯財迷，要掙人家的搬指，太陽平西的時候，日光的影兒正照金頭虎，人家向頭上一按賈明的腕子，就着賈明的力量，向前一拉，由頭上將賈明掙過來，撲咚一聲，摔倒就地，賈明爬起來，就踢人家，人家一伸手將腳脖子掙住，向後一帶，賈明鬧了一個仰面朝天，楊香五一看賈明吃虧過去動手，三五個回合，被人家摔了一個筋斗，楊香五跑到亭子當中解小包袂亮亮首刀，金頭虎亮一字杵，黃三太等也俱都亮兵器，惟有蕭銀龍不亮兵刃，遂說道，大衆且慢，待我問他幾句，再動手不遲，蕭銀龍遂叫道，朋友，我就是賽北觀音蕭銀龍，閣下受了誰的主使，我們害了誰的大人，又要害誰的後人，你姓字名誰，你也說出來，在下姓蕭叫蕭銀龍，大鬧蓮花湖，蕭金台下過帖，准有名有姓，你說說你的名姓，只見這位少年臉上一紅，說道，你不用口出大言，這時小太爺也不告訴你，所以然，今晚小太爺在福盛店等候你們，福盛店有一個大院，我在那裏等候你們，你們要贏了小太爺十三節亮銀鞭，我就將你們找的那個人交給你們，如果你們不是小太爺的敵手，小太爺必然將你們的首級捎走幾個，語畢即進竹林蹤跡不見，三太等吃完了飯交了飯錢，奔福盛店而來，來到福盛店直入裏面住店，店小將衆人讓到北跨院上房，三太拿出鏢旗，叫店小插在門前，店小一看是勝爺的鏢旗，異常恭敬，說道，衆位達官用什麼酒飯，三太說道，我們在上站遇見朋友，已

竟吃過飯啦，我們不吃飯多給酒錢，我們還不定住幾日呢，還有一件，北跨院這七間房我們包啦，夜間我們哥幾個還要練武術，聲音要大點，你們不要驚恐，衆人喝了點水，天光已黑，掌上燈光，竟候小英雄，等到二更來天，將燈息滅，工夫不大，就聽房上的瓦呢哧一聲碎了一塊，這叫踏瓦間路，蕭銀龍說道，我先出去答話，蕭銀龍出了上房屋，向西廂房上一看，問道，小兒來了嗎，房上答道，小太爺來啦，此時三太等也俱都出來，惟不見金頭虎，小英雄在房上問道，那個梳冲天杵的小子呢，就聲屋中答道，那小子走啦，書中代言，賈明鑽床底下去啦，這位少年打房上下來，叫道，蕭銀龍你是單打獨鬥，還是你們五個人一齊上，蕭銀龍說道，與你一個無名氏還用齊上，少俠客與你單打獨鬥，語畢，二人插拳動手，打在一處，猶如兩個蚨蝶打在一堆，一個是一身藍，一個是一身白，二人打了四十餘個回合，少年說道，蕭銀龍你真受過蕭三俠傳授，咱倆過過兵刃吧，少年一抖十三節亮銀鞭，銀龍撤背後胖官雙筆，二人過兵刃戰了三十餘回合，仍然不分勝負，少年虛點一鞭道，好筆法，咱們再過過暗器如何，銀龍說道，過暗器有何不可，銀龍將胖官筆插於背後，由兜囊中，取出毒藥叉，皮套帶在手腕之上，揚手打叉，打了三十餘叉，少年俱都躲閃開了，那少年說道，蕭銀龍你打了三十餘叉啦，還不收回，難道說還打一夜的叉嗎，你站穩了，也該少爺打你啦，蕭銀龍取過毒藥叉說道，好好，你就發暗器吧，此時風吹浮雲散，皓月當空，就見少年由兜囊中掏出物件，可是有一樣兒，少年的手是雪白，這一掏暗器，手的顏色變成紅色啦，就是三太等俱都沒看出來，二人相隔一丈餘遠，就聽少年說道，蕭銀龍留神，叭叭兩聲，打出兩物，如彈丸大小，直放光，蕭銀龍兩閃，俱都落在就地，少年又一反手腕，又打出兩隻暗器打來，書中代言，先打的是兩井肩穴，後打的是兩腿腋，蕭銀龍向上一縱躲過去了，

蕭銀龍雙足方一沾地，說道，你也沒打着我呀，一句話尙未說完，少年說道，還有一個，奔脚迎面骨打去，銀龍脚方一沾地，焉能躲閃的開，撲哧一聲，銀龍中了暗器，就覺着右腿火熱，再看穿藍的英雄擰身形上房，黃三太太大眾就要跟踪追趕，蕭銀龍叫道，三哥且慢，小弟身帶重傷，黃三太太等這才摻起銀龍奔上房屋中，此時就聽房上有人說話，小輩們不來追趕是便宜，今晚小太爺本當結果蕭銀龍的性命，皆因爲此時他心中明白，我不忍動手，明天夜晚小太爺來取蕭銀龍的首級，黃三太太等此時一看銀龍面目改色，就知銀龍受傷甚重，也無暇答話，少年語畢，躡房越脊走去，金頭虎將店小二叫來，說道，我們受了傷啦，你給打點白開水來，好給受傷人吃藥，店小二將白開水提來，黃三太太與銀龍將靴子脫去，就見迎面骨上有五個針眼滴出紫血，黃三太太用錘子將針尖拔出，取出勝家五福化毒散，蕭銀龍昏迷不醒，買明到院中將那少年打出之物，用錘子挾到茶盤之中，端到屋中，書中代言，少年打出來五個，金頭虎只尋着三個，丟了兩枚，大眾觀看俱都不識此物，店中夥計担驚害怕，三太太說道，店家你們不必害怕，我們住店給店錢，沒有你們的事，三太太將店家打發出去，問銀龍道，賢弟你有什麼話，就此口尙能言，與爲兄說說。日後見了我蕭三叔好與兄弟代達，銀龍說道，黃三哥，咱們兄不想中途相別，相見恨晚，何永訣之早也，弟之傷萬無痊愈之理，就請兄買一口上等壽木，多買潮惱將弟尸體培上，回家之時，也好叫我父見我一面，語畢，淚如雨下，黃三太太嗚咽而泣，此時金頭虎叫店小二把文房四寶取來，用錘子挾着暗器，沾上墨向紙上一印，一看好似梅花，又似蒺藜，金頭虎說道，黃三哥你沒聽勝三大爺說過嗎，四大標頭，東路標頭石俊山，西路標頭錢士忠，北路標頭勝三大爺，南路標頭南俠老王靈，

西路標頭錢士忠祖居江蘇錢家堡，有一宗暗器，錢家門上獨傳，名爲藥喂毒蒺藜，你們看此物形像與蒺藜相仿，這必是錢家門上的人，受了秦尤的蠱惑，前來與咱標行爲仇作對，紅旗李煜，你看守銀龍，我們前去請錢老頭子，黃三太聞聽賈明之言，頗進情理，問了店家錢家堡去的路徑，四人起身奔錢家堡，東方發曉時起身，天到晌午，到了錢家堡，進村口一打聽錢宅，沒有不知道，到了錢宅大門口，將來意報告守門的家人，家人回稟進去，錢士忠迎接出來，黃三太楊香五張茂隆等，三人都以叔父呼之，賈明以伯父呼之，錢爺將衆人讓到書房，金頭虎問道，錢大爺，您跟前有幾位令郎公子，錢士忠答道，有兩個犬子，大的叫錢大成蠢笨不堪，二的叫劉雲，賈明問道，怎麼您的兒子叫劉雲呢，錢爺說道，乃是螟蛉義子，賈明說道，是豹子眼藍布衣服俊品人物不是，錢士忠答道，不錯，不錯，你們哥兒四個莫非來找他嗎，賈明說道，倒不是找他，找管他的那個人來啦，現在太倉州的飛天鼠秦尤，夜入皇宮內院盜取當今萬歲珍珠燈，你老人家知道嗎，錢爺答道，我倒有個耳聞，勝三爺的原辦，現在拿住賊人沒有呢，賈明說道，將幫凶已竟拿着啦，正凶也拿着啦，在半路之中，被賊人刦去，此賊逃走後，不知怎樣與令郎相識，我們哥兒六個追賊，追到蘇州府榆林鎮，在福雲居打尖，也不知何故，令郎出來罵街，我一跟他動手，他將我摔了兩個觔斗，當時定的約會，夜晚在福盛店北跨院比武，我蕭三大爺的兒子，小龍先跟他動手，先過拳，後過兵器，俱都未分勝負，最後過暗器，劉雲打出五個暗器來，最後一個中在小龍迎面骨之上，現在小龍昏迷不醒有性命之憂，我們一看那宗暗器，好像藥喂毒蒺藜，皆因爲常聽我勝三大爺講究過，西路標頭是老先輩，有一種家傳暗器，名叫藥喂毒蒺藜，我想劉雲既是您的乾兒子，那藥喂毒蒺藜必然是你老人家傳授的，我蕭三大爺，只有蕭銀龍一塊骨血，眼看看就有

性命之憂，你老人家怎麼辦吧，還有一節，秦尤大罪彌天，他現在與秦尤集會在一處，久後秦尤若是犯了官司，劉雲就是副罪，趕巧了官家要一追問劉雲的家鄉住處，連你老人家都得受連累，老頭子聞聽氣的面目改色，大聲叫道，好一個劉雲小冤家，我將你收在跟前，待如親生孩子一樣，老夫將家傳絕藝俱都傳授於汝，實指望你將來認祖歸宗，光大門楣，老夫也不枉費一片苦心，如今你惹下了場天大禍，又用藥喂毒藥打了你蕭三大爺之子，那蕭三俠年過花甲，只此一子，倘若有差錯，老夫何以見蕭三俠，語時咬牙切齒，恨不食劉雲之肉，賈明道，您先別生氣，您趕緊給小龍將傷治好了是正事，若一到了晚晌，小龍必有性命之憂，劉雲臨走之時，口出大言，他說夜晚去取小龍的首級呢，老頭子說道，好冤家，他今晚不去使罷，他若是去了，老夫必然將他狗腿砸折，養他殘廢之人，金頭虎說道，你老人家不是治完了傷，還要拿他嗎，你老人家不帶傢伙，用什麼拿他，他既與賊人結交，他還講天地君親師五倫嗎，他要與你反目，他要用藥喂毒藥傷你老人家呢，老頭子說道，我是老糊塗，若不是老怪你想着，我倒忘記了，遂由牆上摘下朴刀，帶好暗器，由錢家堡起身，夠奔榆林鎮，五十多里地，在路上緊行，天到未初時，趕到榆林鎮福盛店，衆人進了北跨院上房屋中，一看銀龍牀上昏迷不醒，李煜哭的眼胞都腫啦，錢士忠顧不的灑塵靜面，先將五福化毒散取出來，用鑷子將毒藥刺兒挾出來，五福化毒散敷在傷口之上，又將解毒丸用黃酒化開，將蕭銀龍的牙用筷子搵開，灌下化毒丸，約有一個時辰，藥方行開，就聽蕭銀龍腹內雷鳴，工夫不大，下瀉了幾次，通身出了一身臭汗，蕭銀龍心中這才明白，口也能言語啦，黃三太給蕭銀龍與錢士忠介紹完畢，銀龍要起來給老頭子磕頭，錢爺攔阻，恐怕銀龍口震動，賈明這才叫店小二打淨面水沏茶，衆人淨面吃茶已畢，店小二擦抹桌案，擺上酒席，衆

人用飯已畢，天到定更時分，賈明說道，錢大爺，劉雲昨天臨走的時候說的明白，今晚二更天來取蕭銀龍的首級，他若來的時候，你老人家可先別露面，他老要是一露面，他就跑啦，必得我先出去將他穩住了，然後你老人家再出去，冷不防就將他捉住了，您看此計如何，錢大爺說道，只要別叫他跑了就行，金頭虎賈明說道，你老人家看着吧，準不能放他跑了，大衆商議已畢，也就到二更來天啦，又待了一會兒，金頭虎將屋中燈燭息滅，說道，劉雲快來啦，他要若是來了的時候，我跟他答話，你們全都別言語，錢大爺您聽見我一喊，老義士請出來捉賊吧，你老人家就出去，他一看見你，他必然跑，您可別放了他，錢士忠說道，他要教我看見他的影兒，他便跑不了，正在說話的時候，就聽西房上有腳踏瓦破的聲音，緊跟着說道，黃三太聽真，小太爺言而有信，前來取蕭銀龍的首級來啦，昨天蕭銀龍明白之時，小太爺不忍的下其毒手，你們要打算動手就全出來跟小太爺較量較量，金頭虎大聲喊道，現有黑駝寨賈柳村恨地無環鐵霸王在此，還能一齊動手，小子，你要是朋友，你可別跑，劉雲在外面一聽金頭虎口出大言，劉雲不由的火兒更大，遂說道，小太爺踢你兩個筋斗，你還敢口出大言，你是敗兵之將，你要敢出來，小太爺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，傻小子賈明由屋裏出來撤出一字杵，向西房上點手叫道，小子，你下來受死吧，劉雲一抖十三節亮銀鞭飄身下了西廂房，直奔賈明跟前，賈明說道，小子，你先別忙，我有幾句話跟你說完了，咱們再動手，劉雲說道，好好好，你有話簡直快說，別耍賴嘴啦，你要再耍賴嘴，小太爺這就摔你，你昨天連着挨了兩下子摔，怎麼一點精神都沒有，今天你是真魂來了，怎麼精神這麼大呢，賈明說道，昨天我是喝多啦，今天我沒喝酒，咱倆是君子戰，是小人戰，劉雲問道，君子戰怎樣，小人戰怎樣，賈明說道，若是君子戰，咱倆人一刀一槍，若是小人戰，我們就以

人多爲勝，劉雲說道，隨你之便，要怎樣便怎樣，金頭虎說道，既然如此，若是以多爲勝，將你拿着也不算露臉，還是咱們兩個人君子戰，我在地下畫一個圈，咱倆人誰要一出圈，誰就是孫子，那就算輸啦，劉雲答道，任你自擇，金頭虎說道，好小子，就是這麼辦，語畢、用一字杵在地下畫了有一間屋子大一個圈兒，賈明說咱倆在圈裏比賽，誰要一出圈誰就不是好朋友，劉雲答道，小太爺要出了圈，不算輸啦，蕭銀龍的傷，小太爺是包治管好，並且將你們要的那個人交給你們，你要是出了圈，小太爺必然拍着你們幾顆腦袋走，賈明說道，君子一言，好吧，咱就是這麼辦，你在北面，我在南面，因爲你是賓，我是主，必將上首讓給你，劉雲不知是計，就站在了北面，背對着北上房的外屋門，方要動手，賈明又說道，先別忙，咱們得找一個公正人看看，竟咱倆人誰要出了圈不認賬，那有什麼憑據，劉雲說道，叫誰來作公正人呢，賈明說道，我有一個老人家也不會武術，他是年高有德，叫他出來看着，我的家人名字可有點不好聽，名字叫老雞屎，我將老雞屎喊出來，叫他給咱們兩個人作公正人，劉雲說道，你別耍賴口啦，你上招吧，賈明一舉一字鎗鐵杵，照定劉雲頭上便砸，劉雲向旁邊一閃，賈明說道，老義士請出來觀陣吧，我們動上手啦，錢爺並不答言，由上房屋中燕子吵水式縱身形，縱到劉雲背後，劉雲回頭一看，正是自己義父錢士忠到啦，賈明說道，小子你要出圈，你就不是英雄啦，你便是狗熊，書中代言，小俠客劉雲，自幼與錢士忠練武術，錢士忠愛如掌上明珠，與親生之子一樣看待，將家傳絕藝，俱都傳授小俠客劉雲，劉雲由打五歲時整整跟錢士忠學練，九年的工夫，晝夜不息，這九年的工夫，就是十八年藝業，今年劉雲一十四歲，忽於五六月間，與匪人交往，劫船劫客，胆大包天，無所不爲，事被錢爺偵知，夜間將劉雲吊在馬棚之內，用打馬的簾條，渾身上下抽的身無完膚，只

抽的奄奄一息，錢爺對劉雲說道，劉雲你是我螟蛉義子，你若是親生之子，我非將你廢了不可，你今年方十四歲，便這樣大胆，結交匪人，要是再待幾年，你還不去皇宮內院裏偷去嗎，我實指望你長成人認祖歸宗，光大你劉氏門楣，也不枉老夫一片苦心，不想你乃官門之後，不但不知自重，甘入下流，叫老夫枉費心機，今天老夫打你，是管教你往正道去走，你若從此改過，你還是我義子，你若是置若罔聞，仍然爲非作歹，以後你遭官司，千萬別提我是你的義父，也別提是跟老夫學的本領，劉雲說道，義父，你老人家將孩兒我放了，從此我永遠不敢爲非了，我若再爲非作歹，你老人家將孩兒打死，孩兒也不怨你老人家，但是錢爺怒猶不息，打馬的籐條，仍然擊打，老太太出來解勸，不但不成，錢爺打了老太太好幾下子，正在此時，就聽大門外有人叫門的聲音，家人將門開開一看，正是錢爺莫逆的朋友，秦家峪的人氏，姓秦雙名格良，此人也是鏢行出身，與錢爺是過命的交情，與勝爺也是聯盟弟兄，秦家獨門的傳授，手使一對十三節亮銀鞭，秦爺走進大門，問家人道，錢大爺在家嗎，家人說道，在家呢，您半夜來此，有什麼要緊事嗎，秦爺說道，倒沒有什麼事，皆因爲我今天給朋友家賀喜去啦，本意住在那裏，我一看人客住的很多不便休息，所以上這裏來啦，也不必告訴錢大爺啦，我就在書房，明天天一亮我就走，我家中還有事呢，家人說道，你老人家來的巧啦，現在有一件事情，非你老人家了不了此事，小少爺劉雲現在外面結交巨匪，偷盜搶奪無所不爲，被老頭子知道了，今天少爺家來啦，老頭子問他上那裏去了好幾天，他還跟老頭子粧好人呢，他說了些支吾搪塞的話，老頭問他，他是滿不認賬，將老頭子氣火啦，將少爺吊在馬棚裏，打了有兩個時辰，老太太上前解勸，不但沒允許，還將老太太打了好幾籐條，現在還打呢，秦爺聞聽，遂說道，好好好，我勸去，再要緊着打，豈不就打死

了嗎，管家的說道，你老人家先別直接着進去，我先進去回稟，就說您來啦，大爺必然迎接你老人家，就式就問怎麼怒氣不息的樣兒呢，大爺必發作，你老人家就式就給解圍，秦格良說道，就是這麼辦，你快去把，家人不敢怠慢，跑到馬棚，對錢大爺說道，現在有秦家峪的秦格良秦二爺來啦，言說找你老人家有要緊的事，錢大爺一聽，乃是知己的老友，急忙就跑出去啦，將秦二爺讓到書房，老哥兒倆個一談話，秦二爺就問大哥怎麼面帶怒容，錢大爺見問，長嘆了一口氣說道，唉，別提啦，我當初由水中救了劉雲，我將他收為義子，兄弟是你皆知，我將錢家的武藝，俱都傳授於他，實指望此子長大成人，誰知道這孩子今年才十四歲，便結交匪徒，無法無天，搶船奪客，昨天小冤家由打外面回來，我一問他出去好幾天，所作何事，他如同沒事人兒一樣，說了好些個瞎話，二弟你想想，得管教不得管教，倘若鬧出事來，豈不家敗人亡，我方才將小冤家吊在馬棚之內，抽了小冤家有一個時辰啦，秦二爺笑說道，大哥，您先壓壓氣，這宗年頭兒不算新鮮，管固然是得管，可有一樣，不是您親生自養的，要是太管甚了，必招鄉親鄰居物議，一打二吓嚇也就是了，誰叫我趕上啦，我可不能不管，我方才聽管家說，都要打死啦，沒有別的，您消消氣，我到後邊將他卸下來，我問問他在外都作的是什麼事，他要說了實話，那就叫過則勿憚改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咱們年青的時不也是忽東忽西嗎，錢大爺猶怒氣不息的說道，你要是將他放了，日後若鬧出大禍來，你可得担保，無論什麼，你可得去辦，我可不擔責任，秦二爺說道，就是那們辦，簡直您就把他交給我吧，語畢，秦二爺來到馬棚一看，劉雲在那裏吊着，只打的渾身上下連一點好肉都沒有啦，見了秦二爺哭叫道，二叔，你老人家快救小姪男吧，我義父今天非將我打死不可，你老人家若不來，小姪性命休矣，秦二爺說道，誰教你在外面妄作非爲呢，

我將你解下來，咱們到書房，可有一樣，外面的事，我問一句你可得答一句，句句都得是實話，日後還得改過向善，如果不是這個樣，我可不敢担保，劉雲說道，二叔，只要我義父不生氣，也不打我啦，我外面的事，俱都告訴二位老人家，小姪男決不敢隱藏一點，秦二爺這才將小俠客解下來，爺兒倆來到外面書房，小俠客一進門，便給錢大爺跪下啦，叫道，父親您別生氣啦，孩兒從此改過向善，若要再爲非作歹，那就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子啦，叫孩兒不得其善終，錢老英雄，一看劉雲這宗景况跪在下面，遍體鱗傷，老頭子不由的一陣心酸，淚如雨下，叫道，劉雲我兒，爲父責打於你，實非得已，打在你的身上，如同揪爲父的心繫兒一般，你從此若悔過向善，也不枉爲父教育你一番，將來你光宗耀祖，爲父也是有榮，倘若你身入下流，犯了王法，身首異處，那時節爲父就有教子不嚴之過，後悔何及，今天打你，正是你一生一世的成人關鍵，爲父將你由五歲，教育到一十四歲，劉雲兒呀，你若不聽爲父之言，你居心何忍，老英雄語至此放生大哭，秦二爺亦爲之淚下，劉雲已竟哭的上氣不接下氣，還是老英雄說道，劉雲你起來吧，快謝你叔父講情之恩，劉雲才站起身形，叫道，秦二叔，小姪男謝二叔求情之恩，爬在地下，磕了一個頭，秦二爺用手相摻道，只要賢姪從此改過，就是愚叔之願了，老哥倆問了一回劉雲所作所爲，劉雲並不隱瞞將在外面劫船搶客人之事，俱都說了一遍，書中代言，劉雲與張德壽之兄張德福，在蘇州府東門外飯館子吃飯，誰也不認識誰，因爲說閒話兒，愈說愈是親近，小俠客遂與張德福結爲朋友，這張德福在連雲山上先前充當寨主，後來老寨主看他精明強幹，遂將山中之事，俱交付於他掌管，那位老寨主隱居後寨，是事不問，張德福起初還循規蹈矩，日子一長了，便飽暖生淫慾，時常背着老寨主下山採花，這日也是合該劉雲倒霉，張德福下山閒遊，進飯館子吃飯，便與劉

雲相逼，二人這一說話，性情相投，便結爲朋友，張德福捨船劫客，劉雲幫助他動手，張德福一看，劉雲的本領，真比他勝強十倍，用了一片攏絡的手段，將所捨的金銀，便在榆林鎮開了一座大飯莊，名叫福雲居，福就是張德福，雲就是劉雲，二人二一添作五的買賣，買賣還真茂盛，劉雲初時不敢在外面過夜，當天出去，夜晚回來，後來越鬧胆愈大，便在外面住一夜回來，錢爺問他，他就胡謔，錢爺也不想他在外面結交匪類，後來錢爺茶館吃茶，聽見衆人紛紛議論，有一個小孩捨船，穿一身藍，豹子眼，年紀在十五六歲，書中代言，劉雲身量長的高，好像十六七歲的樣子，錢爺一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，心中暗想，這必是小冤家劉雲，所以今天劉雲回來，老英雄一問他，劉雲言語支離，老英雄這才責打他，等到秦二爺求情，來到書房裏問他，他都說啦，惟有合作福雲居之事，他可沒敢說，劉雲將話說完啦，二位老頭兒又說了會子閒話，便安歇了，第二日清晨一起來，老家人便報告秦二爺，劉雲跑了，秦二爺將錢大爺請到外書房，老哥兒倆又談了會子劉雲之事，秦二爺說他也許是怕我走後，您還打他，跑到我家裏去啦，也未可知，書中代言，小俠客跑至榆林鎮福雲居去啦，第二日秦二爺走後，錢大爺悶悶不樂，深恐怕這孩子在外面招惹是非，秦尤由水月菴跑到榆林鎮，就住在福雲居啦，要了一棹燕菜席，如外又要許多的佳餚美酒，吃完飯一算賬，賬棹上開了一個條兒，合銀五十七兩，秦尤接條在手一看，說道，五十七兩不多，共合連賞錢給六十兩吧，跑堂的說道，謝謝大爺，秦尤說道，不用謝，俱都寫在賬上吧，夥計說道，沒有賬，秦尤笑說道，到紙局子買一本賬去，回頭再寫，跑堂的說道，你是打算不給錢，你簡直痛快說話，秦尤說道，秦大爺吃飯向來沒給過錢，你打聽打聽太倉州的飛天鼠秦尤，夜入皇宮內院盜過萬壽燈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大太爺吃一頓飯五十多兩銀子，你們敢說大太爺，

一個製錢都沒有，跑堂的说道，您是大老爺，您要走了可就害了我啦，您先候一候，待小可回明了東家掌櫃的，然後他愛要錢他就要，他不要錢，就算跟您交了朋友啦，秦尤說道，我不但不走，我還要在這兒住幾天呢，跑堂的翻身出來，到櫃房跟賬上先生說道，東跨院住的這位，他言說是太倉州的飛天鼠秦尤，夜入皇宮內院盜過聖上的萬壽珍珠燈，吃飯住店的錢叫寫在賬上，我跟他說我們沒有賬，他說沒賬不會買一本去嗎，我說您是不給錢，您可別走，容我報告櫃上，他說不但不走，還要在這裏住幾天呢，先生聞聽說道，這個事我主持不了，你到北上房看劉少爺在屋沒有，最好報告東家，沒有咱們的事，東家愛怎麼辦就怎麼辦，東家若是不在家，你可將他穩住了別叫他走了，他若是一走，連你與我都担了不是啦，跑堂的連聲答應，退出賬房，來到北上房，書中代言，劉雲自己住在北上房三間，白天讀書習字，夜晚在後頭院練武學，跑堂的來到上房屋中，劉雲正在那裏看書呢，跑堂的遂將東跨院住的客人，如此如此說了一遍，劉雲聞聽，劍眉倒豎，豹子眼圓睜，說道，好一個無名的小輩，他也不打聽打聽，吃到咱們這兒來啦，伸手由牆上摘下十三節亮銀鞭，帶上兜囊，同着夥計出離了北上房，直奔東跨院西廂房，秦尤一看說道，什麼人不言語一聲進來啦，由打床底下抽出破單刀，劉雲一看，冷笑了兩聲說道，你姓字名誰，爲什麼吃飯住店不給錢，秦尤遂道了字號，小英雄說道，你就是皇上的二大爺吃飯不給錢，小太爺也不叫你進北京，語畢，由腰間取出十三節亮銀鞭說道，你要勝的小太爺這隻鞭，吃飯住店算白吃白住啦，你要勝不了這隻十三節亮銀鞭，今天就是你犯官司的日子，屋中狹小，咱們當院較量，秦尤說道，那兒秦大爺也不懼你，你打聽打聽姓秦的走到那兒，吃飯住店花過錢，語畢，二人俱都夠奔院中，秦尤並沒把劉雲看在心裏，以爲十五六歲的一個小孩子，還有什麼本領，打

算用刀背將小英雄的腿磕折了，也就走啦，秦尤向下哈腰，用刀背照定小英雄迎面骨上便砸，小英雄並不還招，向上一縱，容秦尤刀過去，十三節亮銀鞭，照定秦尤的井肩穴點去，秦尤向旁邊一閃，那知道小英雄是真假虛實玄中妙的招，這一鞭是虛的，早將鞭抽回，順風掃敗葉，單鞭向秦尤腿部掃去，復又將鞭一帶，秦尤這個苦子就吃上啦，撲咚一聲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，小英雄並不下毒手，叫道，大太爺您起來，秦尤翻身站起，滿面通紅，笑說道，是老合嗎，劉雲說道，老合不老合的，要是說好的怎麼着都行，不說好的休想出福雲居，秦尤說道，少爺不要動怒，我是避難之人，還要求少爺照應呢，劉雲聞聽秦尤說話順情順理，遂說道，在下雖然作買賣，最愛講究交朋友，專交的是忠臣孝子，救的是烈女節婦，你倒是什麼人，如果真是正人君子，窮途末路，少爺的錢不要啦，那是小意思，秦尤說道，少爺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在下秦尤尚有苦衷相告，請少爺到東跨院上房屋中講話，劉雲一看秦尤不像下賤之輩，將十三節亮銀鞭纏在腰間，說道，請你到我北上房屋中談話，有什麼過不去的事，在下必然拔刀相助，說着話劉雲在前，秦尤提着那把破扑刀在後，進了北上房屋中，跑堂的給沏了一壺龍井茶，劉雲與秦尤分賓主落坐，劉雲問道，閣下倒是因為什麼來到這裏，還是路上盤費用盡，還是別有主使之人呢，秦尤答道，提起在下的事情話兒可就長啦，我看劉少爺你是愛交朋友的人，不防將我的冤枉對您說說，我本是太倉州的人氏，姓秦名尤，人稱飛天鼠，我父秦天豹，明清八義與老勝英插血爲盟，替天行道，老勝英奸賢害能，用迎門三不過的招術，將我父打死，那時節兄弟我只三歲，多虧我的叔父照應我寡母孤兒，撫養長大成成人，現在老勝英知我秦氏門中尚有後代，他恐怕不利於他，欲將我擲之死地，蕭金台的閔大少寨主與勝英有仇隙，閔大少寨主，夜入皇宮內院，盜了聖上的萬壽燈，

留下詩句，狀告勝英，欽差大人貪了賄賂，遞摺保老勝英爲原辦，老勝英欲假公濟私，他言說盜燈之人，不是閩家大少寨主一人所爲，其中還有飛天鼠秦尤，欽差大人不問真僞，就允其所謂，勝英派標行之人，四處偵察兄弟的行蹤，少爺請想，這樣大罪彌天的官司，老勝英加於兄弟之身，若將兄弟捉住，焉有兄弟的命在，老勝英既害了我的天倫，還要將我擲之死地，只逼的兄弟到處不能存身，前天晚間，兄弟走道兒，路過一個廟宇，名叫水月菴，兄弟遂進了水月菴，到了裏面一看，正遇見兄弟的盟嫂袁王氏，在那裏避難，秦尤說到此處，又將標行追他，破齋玉台的話說了一遍，然後又接續着，仍提水月菴之事便將黃三太等，如何焚了水月菴，搶了水月菴的金銀，趕走尼姑說了一片虛僞的話，劉雲聽到此處，便氣的面目改色，遂說道，有這樣之事，他們若是遇見在少爺手下，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，秦尤說道，實不相瞞，他們現在就跟蹤追下兄弟來了，大概明天就許到榆林鎮，住那一個店可就知道了，少爺若能將黃三太等結果了性命，救了避難之人，我生生世世不忘少爺的大恩大德，劉雲說道，見義勇爲，是男兒的天職，秦尤又說道，不但在下不忘少爺的大恩大德，南七省的綠林道，俱都得口誦生佛，鏢行不獨欲將兄弟我擲之死地，南七省的綠林道，老勝英都要一網打盡，現在已竟破了二郎山，蓮花峪，新近又平了蕭金台，蕭玉台，碧霞山，擒住閩家大少寨主，送往院衙門，您要是真能將鏢行這些個小輩結果了性命，也可以寒標行人之胆，綠林道中您可算手屈一指了，劉雲道，就憑臭保鏢的也敢口出大言，要滅盡綠林道，別說是臭保鏢的，就是官家也不敢說除盡了綠林道，秦大哥你不要爲難，小弟實不相瞞，此店是小弟與張德福所開，秦尤趕緊問道，張德福是否張德壽之兄，劉雲說道，正是張德壽之兄，秦大哥何以知曉呢，秦尤說道，張氏弟兄二人，大的叫張德福，二的叫張德祿，三的叫

叫張德壽，張德壽與兄弟聯盟弟兄，劉雲道，如此說來，一家人不認一家人了，張德福與小弟是知己之交，現在這個店就是我們兩個人所設，所以名字叫福雲居，現在張德福大哥在連雲山管理全山之事，山內有一個老寨主，現在後寨養福不問前寨之事，連雲山勢力很大，名譽很好，秦尤聽在心裏，甚爲歡喜，遂對劉雲說道，如此兄弟我就要高攀了，您比兄弟我小幾歲，劉雲說道，那是自然之理，何云高攀，因親結親，因友結友，您還是老大哥呢，您就住在這裏，鏢行不來便罷，如若來了，決不能叫他們出了榆林鎮，秦尤千恩萬謝，遂仍歸東跨院上房，天到午後黃三太等果然趕到，冤家路窄，正在福雲店打尖，被秦尤在暗中看見，報告了劉雲，所以劉雲出來罵街，金頭虎動手挨棒，楊香五栽筋斗，約會晚間在福盛店比武，這就是劉雲與秦尤相識的始末，書接上文，錢大爺由上房屋出來，劉雲回頭一看，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，手提單刀，奔自己而來，金頭虎說道，誰要出了圈子，就不是英雄，就是狗熊，小英雄不知是計，一抖十三節亮銀鞭就要動手，老頭子說道，好小子，掄刀就剝，劉雲一聽乃是自己義父的語音，這才知道傻小子是愚弄了自己，擰身形上房便跑，老頭子豈肯縱放，隨後便追，金頭虎賈明大聲喊道，屋中的人快出來追賊，留一個看着小龍便成了，三太香五茂隆等，由屋中出來便幫助老頭子追拿劉雲，金頭虎早跑到店外迎頭追去啦，李煜在屋中守着蕭銀龍，劉雲出了福盛店，奔正北便跑，老頭子在前，三太香五茂隆賈明，隨在後頭緊緊跟隨，追出去有十餘里地，迎面上來了一位老者，金頭虎大聲喝道，行路的君子，千萬劫住，前面是採花賊，可別放他過去，一進樹林子可就壞啦，只見眼前站立一人，書中代言，迎面這位並不是外人，正是秦家峪的秦二爺秦格良，因爲秦二奶奶，黑夜裏得了時令病啦，老頭子去榆林鎮請大夫去，榆林鎮距秦家峪二十來里地，秦二爺用夜行術的

工夫，方然走出四五里地，便碰見這一千人追拿劉雲，金頭虎一喊前面是採花賊，秦二爺聞聽，可就火兒啦，他老人家平生最恨的這宗人，秦二爺並不言語，哈着腰假粧走道的，伸手一提鷄爪練子錘，不慌不忙，奔劉雲迎頭走來，劉雲一看這位行路的，並不答理這個碴兒，可不十分留神啦，仍然向前跑，恨不一步跑進樹林子，那知道他可就上了當啦，及至劉雲距離老頭子不遠，老頭子一抖鷄爪節練子錘，照定劉雲攔腰就纏，出其不意，劉雲那裏躲閃的開呢，這一下子就將劉雲兜了一個筋斗，此時後面的錢大爺金頭虎等早已趕到，錢大爺舉刀便刺，金頭虎是好壞人，一伸手將錢大爺拉住，說道，錢大爺您先別忙，有什麼事咱先回店慢慢的商量，秦二爺仔細一看，被獲遭擒的這位正是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，秦二爺急忙過去將錢士忠拉住，問道，錢大哥這是什麼事，這幾位少年是誰，您先給我介紹介紹，有什麼事咱先回去再說，錢大爺遂對小弟四位，給秦格良秦二爺一指引，秦二爺聞聽說道，原來俱都是一家人，現在您弟妹得了時令病啦，還是很重，我這是到榆林鎮請先生去，咱們大家一同回榆林鎮吧，此時黃三太楊香五，早將小俠客劉雲纏縛二背，劉雲是一語全無，身上的兵刃也叫黃三太給搜出去啦，心中這個窩心，要多們難受有多們難受，只好跟隨衆人回歸店房，書要簡斷，衆人翻回榆林鎮福盛店，進了屋中，錢大爺秦二爺先落了坐，然後這一千小英雄，也俱都落坐，秦二爺對錢大爺道，我可不是托故，我在路上就說啦，您弟婦得了時令病啦，我來榆林鎮請先生來啦，您可千萬不許責打劉雲，有麼事等我回來，咱們大家商議，此時簡直是我糊塗死啦，提起這位先生是咱們至親，也不是外人，我先到他家裏，將先生請了，好在不是外人，叫他自己到秦家峪給你弟婦看病，我急去快來，可有一宗，我走後您要打劉雲一下，咱們哥倆三四十年交情就算完啦，秦二爺又對黃三太說道，黃賢娃

千萬解勸你錢大爺別責打劉雲，你錢大爺脾氣不好，前幾天將劉雲幾乎打死，若不是我趕到，劉雲現在也出不來，皆因為我趕到啦，將劉雲釋放，要不然還出不了這場事呢，黃三太說道，您就趕緊請先生去吧，這兒的事情，全都交給我啦，並沒有什麼大事，您看看炕上躺着的那位蕭銀龍，是蕭三俠的少爺，皆因為劉賢弟誤聽小人之言，用藥喂毒痰瘵將銀龍打傷，我們將錢大爺請到，已竟治好啦，拿劉賢弟也不是為別的事，為的是明白了過去的事情，不叫劉賢弟聽信小人之言身入匪徒，絕沒有別的事，您請放寬心，如果要打劉雲賢弟一下，唯我是問，秦二爺聞聽黃三太之言，這才放心，說道，賢姪們都是少年的豪傑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千萬不可為仇作對，要互相倚重，我可不能再就誤工夫啦，我要走了，錢大爺說道，你不要絮叨啦，一會就天亮，病人也就誤啦，我絕不打他就是了，秦二爺這才站起身形，錢大爺與一千小英雄出來相送，書中代言，金頭虎可沒送出去，他看着劉雲呢，衆人將秦二爺送出門外，衆星捧月的樣子，將老英雄陪到屋中，老英雄落坐，口中叫道，劉雲，你為何用藥喂毒痰瘵傷了你蕭三叔之子，你快從實說來，你要說半句虛言，我便將你雙腿砸折，養你殘廢，劉雲到了此時，也知道不能隱瞞啦，遂叫這，父親，你老人家先將我放開，有話我慢慢的跟你老人家回稟，我決不能跑，賈明說道，不能放你，你要是跑了，小老鼠也不能拿啦，你多受點委屈先細一會吧，劉雲同着他的義父是乾生氣，不能發作，要是一發作，是白給自己苦子吃，黃三太說道，賈明賢弟不要如此，昨天是仇敵，今天便是一家人，劉雲賢弟既是錢大爺的義子，既與我弟兄是一樣的交情，錢大爺與我之恩師情同骨肉，聯盟弟兄，四大鏢頭的交情，無有一人不知道的，劉賢弟昨天聽的是片面之詞，今天咱們大家將話都說明白了，是非曲直，自然明瞭，語畢，黃三太過去解其縛，叫道，劉賢弟，並不是惹兄

本意細綁賢弟，恐怕賢弟再要走了，與賊爲友，助紂爲虐，不且犯了官司，身敗名裂，誤了前途，望賢弟當着錢大爺將福雲居尋隙之事，及藥喂毒羨羨傷銀龍之舉，究係何人指使，一一的說明，賢弟若能勇於改過，這正是賢弟出頭露面的好機會，錢大爺接言說道，劉雲，你若聽你三哥之話，後來必能得好結果，否則必至身入匪窟，難免頂上餐刀，與君子交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與小人交，如入鮑魚之市，久而不聞其臭，你黃三哥是年少的英雄，身入正途，與你勝三大爺習學行俠作義保鏢爲生，雖然佩着血布衫的買賣，只要心地好，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，從古來忠臣孝子，氣節之士，沒有一位不壽終正寢的，或有直諫賈禍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士，亦必流芳千古，血食千秋，死或輕於鴻毛，死或重於泰山。作臭賊的死了，叫人家罵賊父賊母賊子賊妻，我將你教的文武全才，你一點好都沒學，老夫一片心源，真白白的犧牲了，劉雲你何以對老夫，錢大爺語畢，淚如雨下，劉雲亦大哭，遂說道，孩兒罪該萬死，對不起父親養育子恩，孩兒用藥喂毒羨羨誤傷銀龍，幸虧天倫給銀龍治好，若不然孩兒萬死不足以償，誤殺好人之罪，（凡大人物都是勇於改過）此事並非是出於孩兒本心，皆因爲有一個秦尤，地住在孩兒之店，錢大爺說道，你也有了買賣了，蕭銀龍說道，叔父不要問他別的，教他快說秦尤之事要緊，錢大爺說道，秦尤怎麼，劉雲說道，秦尤住在孩兒店內，吃飯住店不給錢，孩兒跟他動手，將他兜了一個筋頭，他爬起來，便與孩兒說了些場面的話，後來論起來都是聯盟弟兄，孩兒便問他因何至此，他說想當初勝三大爺鏢傷他父，現在要陷害他，並要將南七省綠林道一網打盡，孩兒一時憤火中燒，對秦尤說了幾句大話，鏢行不來便罷，如果來了，必要與綠林道報仇雪恨，偏巧黃三哥等到福雲居打尖，秦尤暗中看見，孩兒遂罵鏢行之人，與賈明動手，書要簡斷，劉雲將與秦尤相遇，並將

秦尤所說的瞎話俱都說完，跪在就地，叫道，父親饒恕孩兒這一次，孩兒從此棄暗投明，幫助黃三哥捉拿秦尤，然後在鏢行混飯吃，與勝三大爺學行俠作義之事，老英雄一聽劉雲說此出話，喜笑顏開，說道，我兒若能如此，將來必有長進，爲父心願已足，皆因汝年紀尚幼，若不然爲父早將你荐到鏢行，今日與你黃三哥等邂逅之遇，也是天假其便，你若不幫助你黃三哥衆人，將秦尤捉住，打銀龍之事，旣往不究，如將秦尤放跑，必不能輕饒，劉雲說道，孩兒謹遵父命，蕭銀龍說道，錢叔父，若救小姪男等，請您幫助劃策，蕭銀龍話未說完，老英雄擺手說道，賢姪是明白人，愚叔有幾句肺腑之話，賢姪請想，秦八爺與勝三哥情同手足，當初鏢行秦八爺，是拜兄無意打拜弟，秦八爺一死，蓬虎山星散，勝三爺只哭的目中流血，將秦八爺靈送於太倉，月供柴日供米，供給秦尤，我那苦命的八弟婦，苦守冰霜，二十年來，才將秦尤撫養長大成人，此子不知好歹，錢大爺說至此處，唉了一聲，復又說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，我亦不能罪秦尤也，此事最好你們小弟兄去辦，我不能相助，語畢，老英雄又囑咐了劉雲幾句話，告辭回歸秦家峪，秦二爺請先生回家不能細表，單提福盛店這一千小英雄話到投機處，恨相見之晚，七人遂結爲金蘭之好，三太居長，其次香五茂隆李煜賢明，銀龍與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同庚，銀龍三月生人，小俠客五月生人，故此小俠客最幼，結拜完畢，商議捉拿秦尤之策，小俠客劉雲說道，此時不過四更來天，小弟單人獨自，進到屋中，捉拿秦尤猶如探囊取物，銀龍說道，賢弟不要口出大言，那秦尤乃是久經大敵之輩，二入皇宮內院，刺殺欽差大人，北京城越獄脫逃，這幾次大敵，他都親臨其境，他是賊人心多，倘若你一進屋，他不見我的人頭，他就須先動手傷你，別看他本是不及賢弟，他的經驗可比賢弟你大的多，劉雲說道，我將六哥你傷了他都知道，他絕不能疑惑小弟，小弟必

能捉他，倘若衆人一去，他必然遁走，他住的那間屋之有後窗戶，蕭銀龍說道，可以四面埋伏幫助賢弟，後窗戶用兩人把守，秦尤插翅按翎也難逃走，劉雲說道。那樣辦不但費事，還許弄驚了，他要不在屋中呢，你們大家他認識，他還許在房上等候我呢，您不是說他心多，若大家去必然憤事，六哥您不要攔我的高興，他的武學要跟我比，他可差的多呢，我這隻十三節亮銀鞭，就是倆秦尤也逃不出去，蕭銀龍說道，賢弟千萬多加仔細，此賊關係重大。金頭虎賈明說道，劉雲你將他放跑了，我可就活不了，那真要了五哥的命了，劉雲說道，如果拿不着他，小弟替五哥打官司去，小英雄遂收拾緊視，黃三太早將兵刃暗器交還，帶好兵刃暗器，獨自出了福盛店。此時天到四更來天，小英雄是輕車熟路，來到福雲居，直奔東跨院，擰身形縱上房去，用珍珠倒掛的工夫，向屋中窺視，無奈屋中黑暗，什麼看不見，小英雄心中暗想，此賊合該遭官司，他將我送了忤逆不孝，他坦然睡了覺啦，我給他來個，出其不意，我進屋先將他用刀扎傷，然後再細他，若不是他案情重大，我先要了他的命（書中暗表，這是三太告訴劉雲的）劉雲思索至此，悄悄來到上房門外，用手一推外屋門，雙扇虛掩，並未上門，劉雲慢慢的將門推開一點兒，扁着身軀進去，又一推內屋門，也是如此，小英雄照樣進了裏屋，夠奔帳子，側耳細聽，不聞聲息，劉雲不由的驚駭，心中暗道。果然不出我六哥蕭銀龍所料，此賊已逃走啦，此時劉雲手擎短刀，挑開幔帳簾兒，探頭觀看，賊人幪頭而睡，劉雲不由的心中歡喜，這回看你那裏逃走，若非我義父教訓我，救了銀龍，你就生生將我送了性命，好賊，你也有失招的時候，想到這裏，短刀照定秦尤腿部扎去，就聽哧啦一聲，將小英雄吓的猶如木雕泥塑一般，原來是一個被服捲兒，用紫緞袂被蓋着，裏面跡不見，小英雄由兜囊中取出火燭，點上燈燭，只見棹子上面有一張字箋，墨跡未乾，

劉雲取過觀看，上書劉雲賢弟台覽，愚兄身犯重案，鏢行跟踪至急，恐有不利於老弟，故暫告別，權歸連雲山隱避，大恩未報，願俟諸異日，諸惟心照不宣，此頌大安，愚弟秦尤頓首，劉雲看罷，自己暗道，無怪乎我六哥蕭銀龍言說我捉不着秦尤，果然應了人家的話啦，我在衆人跟前說大了大話，空手回去有何面目，思索至此，抬頭觀看，後窗戶有踴動的痕跡，小俠客用手一推，將後窗戶推落，劉雲遂由後窗戶躡出去，直奔西大牆就見牆底下蹲着一人，手執明煌煌七首刀，刀尖向上指着，小英雄不由的打了一個冷戰，自己心中暗道，賊子秦尤真叫人面獸心，他將我陷於大道不義，巧支使我給他報仇，然後他不知以恩報德，他還暗中在此處等着我，這就教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找尋，我若叫你逃出榆林鎮去，我從此就不是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啦，小英雄遂用胳膊一按牆頭，上了大牆頂上，自己悄悄繞到北邊，翻身下了大牆，由腰間取出十三節亮銀鞭，夠奔此人背後而來，只見那人蹲在就地，仰着頭向上觀看，舉着七首刀紋絲兒不動，劉雲本有心將他結果了性命，皆因爲他案情重大，三太銀龍等諄諄囑咐，不叫傷損他，小英雄來到此人切近，故意用手一擺鞭穗，亮子銀鞭咯哪一響，那人向上一躍，小英雄使了十足的力量，照腰間一兜，向懷中一帶，撲咚一聲響倒在地，方要用手去按，就聽那人喊道，嚶呀，短命鬼，你可打順了手啦，劉雲一聽是傻小子賈明的聲音，劉雲遂說道，是五哥嗎，賈明說道，不是五哥，還是六哥嗎，六哥還起不來呢，劉雲笑說道，您上這兒幹什麼來啦，賈明說道，小龍說你准拿不着秦尤，你由福盛店出來的時候，我在後頭墜下來啦，我在四外一看，你要拿秦尤，秦尤要跑准從打這段大牆走，我上着這兒拾漏來啦，你也不睜開眼看看，掄鞭就打，我要沒有金鐘罩腰就折啦，劉雲說道，五哥你爲什麼又用七首刀呢，你不是用一字杵嗎，賈明說道，我將楊香五的七首刀

偷來啦，劉雲又說道，五哥，秦尤跑啦，您給我想一個法子，他臨走的時候，可留下字柬啦，我追出來的時候，筆跡道未乾呢，他言說奔連雲山去了，賈明問道，連雲山離此多遠，劉雲說道，連雲山離此處五十餘里，五哥咱們弟兄結拜一場，您幫助我將秦尤賊子捉住，回福盛店也好見大家兄長，秦尤筆跡未乾跑出去至多不過十里八里，我若在後頭看見他一點影兒，就不能叫他走了，五哥您能夠成全小弟嗎，賈明說道，方才你出店的時候，三太香五問小龍，嘗說這回秦尤必然被獲遭擒，小龍說你絕拿不着他，大家問因為什麼拿不着呢，小龍說秦尤不能在屋中等候你，他不定在那兒窺探你的動作，他在暗處，你在明處，他看的見你，你看不見他，要論能爲他不濟你十分之一，若論心眼兒，你十個劉雲，也沒有秦尤一個人心眼兒多，黃三太他們要在你背後暗中協助你來拿秦尤，小龍說不用去，白費事，看不見他的影兒上那裏去拿他呢，要不是小龍攔阻，大衆就都來啦，我告訴你小劉雲，你別不服高人指教，上年紀的就得屬老道，料事如神，勝三大爺倚爲長城，年輕的就屬小龍，雖然說比不了老道，料事如神，倘要用短命鬼的主意，一點厚德都不留，咱是磕頭的弟兄，就如同親兄弟一樣，露臉現眼，大家夥是一樣，也不能說你拿着秦尤便算露臉，拿不着秦尤就算現眼，咱們倆一塊回去，與大家商議怎麼拿秦尤，小龍必有主意，劉雲說道，咱們白活這麼大啦，人家在屋中躺着，就不叫大夥來，準知道秦尤跑啦，我在衆位兄長面前，說了許多的大話，回去有何臉面，您要幫助我更好，您要不幫助我，我拚了我這條命，我就此夠奔連雲山捉拿秦尤，如要拿不着秦尤賊子，誓不見衆家兄長之面，金頭虎賈明說道，你要將秦尤再打連雲山驚跑了，就要了我的命啦，這回要交不了差事，我永遠不能回鏢局子，在碧霞山將小老鼠拿住的時候，本來要用車送案，我還能偏要用口袋裝起他來，吹上迷魂藥，誰知道走

到水月菴被聖母娘娘與袁王氏看破，放了秦尤，現在既知道他准在那裏，就容易拿他，你千萬別去，咱倆趕緊回福盛店吧，正在此時就見，由西北牆角繞過來兩個人，直奔賈明劉雲而來，您道，來者是誰，頭一位乃是黃三太，第二位乃是楊香五，皆因為衆人在店中等候劉雲，工夫甚大不見回來，又不見了金頭虎賈明，蕭銀龍遂叫道，黃三哥，楊五哥，你們二位趕緊到福雲居內外，探聽探聽劉雲賢弟與賈明的消息，他們兩個人誰也拿不着秦尤，劉雲若拿不着秦尤，他必然不回來，賈明一個人叫他回來，他也沒有臉面回來，二位兄長辛苦一趟，將他二人叫來，然後有什麼主意，再計議不遲，三太與香五遂帶好兵刃，由福盛店出來尋找劉雲，方才繞過大牆犄角，正遇見傻小子賈明與劉雲，三太問捉拿秦尤怎樣，劉雲臉面上一發紅道，果不出銀龍六哥所料，小弟進屋之時，此賊已竟逃走，並在棹子上留下字柬，言說奔連雲山避難，三太說道，既然未能拿住，你二人何不早早回店，劉雲遂將要獨自夠奔連雲山的話，對三太香五說了一遍，三太說道，連雲山乃是一座山寨，賢弟一人進山，就是看見秦尤，也無濟於事，賢弟不要固執，趕緊回福盛店，咱們大家想個萬全之策，捉拿秦尤就在此一舉，劉雲無法，只得隨同三太等回店，來到福盛店進了屋中，劉雲一見蕭銀龍只臊的面紅過耳，遂將秦尤逃走之事，對銀龍學說一遍，蕭銀龍說道，此賊既奔連雲山，他必在連雲山久住，現在他是山窮水盡的時候，只要有收留他的所在，他就不走，劉賢弟與他未曾見面太好啦，將來進山探聽消息，仍然是劉賢弟一人之事，咱們大家且在此店休息一二日，我也養養傷痕，賊人的心也就穩住啦，咱們大家再夠奔連雲山，衆位兄長以爲如何，三太劉雲等俱各點頭稱善，此時天光已亮，店小二進來，給小弟兄們擺上酒席，用飯已畢，俱各休息，書要簡斷，第三日雇了一輛敞車，大家恐怕銀龍傷痕震動，算完店錢，黃三太

多給二兩銀子的酒錢，衆人這才由榆林鎮起身，路過虹橋鎮坐北有一座悅來店，大車趕進店門，黃三太問道，有西跨院沒有，店主人答道，現在西跨院才騰出來，上房三間，三太等進了西跨院上房屋中，店主人問黃爺那行發財，黃三太說道，我們是保標爲業，來到貴寶地逛太湖來啦，不定住多少日期呢，店主人退出，店小二沏茶打淨面水，衆人喝茶淨面，打發了車腳錢，擺上酒席，衆人商議明天探山之事，將飯吃完，大家說會子閒話，這才安歇，楊五爺睡不慣整夜的覺，天光剛一發亮，叫起衆人，將夥計也喚入，沏了茶打了淨面水，梳洗完畢，黃三太交給夥計十兩銀子，說道，我們住幾天臨走時，一塊兒算賬，弟兄們遂各提小包袱出了悅來店，奔西鎮店口，出西鎮店口不遠眼前有一道旱橋，劉雲叫道，衆位兄長，此橋便叫虹橋，衆人過了虹橋，向西走出一里多地，看見汪洋大水，由江沿向西三里來地，山高達於霄漢，弟兄七位又順江沿向北去，真是山連水水連天，山水天三樣相連，又向北走出數里地，此時天已大亮，日出東升，江沿旁有一片楊柳大樹林子，就見山樹林子內闖出兩個人，俱是青布衣服，一個手擎單刀，一個手執鐵尺，由北向南而來，這弟兄七位是由南往北，走了一個碰頭，楊香五眼神快，叫道，傻小子，你看看這倆小子是幹什麼的，賈明一看說道，連雲山的小賊，楊香五說道，對啦，咱們倆劫他們倆，你看好不好，傻小子說道，好好，遂解小包袱亮一字杵，奔這二人跟前而來迎頭擋住去路，那二人說道，快躲開不要誤了我們的公事，金頭虎問道，你是辦什麼公事的，那二人說道，我們是蘇州府的，現在跟隨我們大都頭捉拿採花淫賊，楊香五問道，採花賊現在那裏，這二名捕快說道，現在樹林裏面水邊上，我們都頭與賊人交手呢，我們上不去前，這是回衙門叫人去，幫助都頭捉拿賊人，蕭銀龍說道，你們回去叫人豈不誤了事啦，我們是保標的，情願幫助你家都頭拿賊，那二

名捕快諛道，如要將賊人拿住，皆飛位少違官之力也，那二人在前，衆小英雄在後，過了樹林子，見一人身穿深灰色衣服，用黑烟子抹臉，手使翹尖式鋼刀，一位官人淡紅色一張臉面，手使一條白銀色的槍，槍尖子旁有兩個倒鬚勾，那條槍好似面條相似，劉雲看罷，回頭就跑，黃三問道，賢弟何以回頭便跑，劉雲說道，我不能露面，那位抹臉子的，就是我們掌櫃的，我不能露面了，我要一露面，就不好辦事啦，黃三太說道，你先在一旁隱藏，我們給班頭助威，大家亮傢伙，觀看賊人與班頭動手，賊人見來了五六個人，俱都亮傢伙，在一旁洶洶站立，賊人一疏神，班頭的槍照臉部打去，賊人用刀一擋，那知道班頭的槍是軟的，刀塘上槍尖子向下一彎，將賊人的左腮劃了兩道血槽，賊人見勢不佳，回頭向西便跑，班頭在後面緊緊的跟隨，追出去有半里來地，就是一道江叉子，此時班頭的槍也夠上賊人啦，將槍一抖，照定賊人大膀扎去，書中代言，賊人敗走的時候，將刀交於左手，班頭在後面追的甚緊，衆人見賊人被傷，班頭得勝，可沒上去動手，跟在後面觀看，班頭追至賊人背後，槍已夠上部位，奔賊人後膀左邊一槍扎去，賊人視式一翻身軀，先躲過班頭的槍，一翻背鏢奔班頭咽喉打去，班頭是以爲這一槍必扎上，一大意，賊人一翻身，這一鏢奔咽喉，班頭躲之不及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班頭一扭項，金鏢正中左肩井穴之上，班頭就覺周身一發麻木，因地勢相近打的很重，立時翻身栽倒，賊人刀還右手，舉刀便刺，此時衆人離着三丈來遠，欲待上前去救，可就來不及了，賈明大聲喊道，看法寶吧，一字杆奔賊人頭上打去，賊人的刀還未剝下去，一躲一字杆，撲的一聲，將賊人的壯帽打落，衆人此時已趕到救起班頭，賊人抹頭便跑，金頭虎在背後便追，賊人翻身跳入江叉，金頭虎脫衣服就要下水，劉雲由樹林內跑出來，擺手叫道，五哥，不要下水，下水您也捉不住他，連雲山他的水路最熟，

他的外號叫分水吼張德福，劉雲將賈明攔住，蕭銀龍上前，對班頭問道，足下尊姓大名，是那門的傳授，您使的這條槍，是何物所造，班頭答道，慚愧，提起我之恩師，大概衆位達官也許知曉，我的恩師名叫華謙，外號人稱美髯華子阮，此槍乃銀絲鹿筋所作，名叫雙鈞銀絲鹿筋槍，不用之時可以繫在腰間，方才衆位達官助威，賊人失神，被我用槍一打他，他以爲蠟杆槍破法，他用刀向上一掂，將他面部用雙鈞掛傷，所以他落敗，提起此賊，在蘇州府城裏關廟採花，刀殺四命，昨天晚晌在自家中作壽，此賊跑在我家中用薰香盒子，向女眷屋中打薰香，我們老人家明白，大聲喊叫，此賊情急，用刀將我的老人家扎死，扎的肚破腸出，我在前面招待親友，聞訊跑到後面與賊動手，我用話一激他，他承認在城裏關廟刀殺四命，他不是我的對手，由我家中跑到此處，天光已然大亮，賊人恐怕認識他，他用黑烟子倒在手心，向臉上一擦，擦了一個黑臉，我現在帶着批票正拿辦此賊，也是我貪功心盛，方才中了賊人之計，他這鏢還是毒藥鏢，此賊必是下五門賊人，蕭銀龍問道，閣下尊姓大名，班頭說道，在下梁家莊居住，人稱忠義太歲梁芳的便是，兄弟家中並不是沒有飯吃，皆因爲蘇州府葛兄弟之名，累次下請帖，將兄弟請出來，也是不得已而爲之，金頭虎說道，原來大水冲了王八廟啦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啦，華大爺與我勝三大爺都是聯盟的弟兄，趕快將梁爺抬到店裏治傷吧，過去兩個捕快就要給梁芳起鏢，蕭銀龍說道，且慢，此鏢若起下來，梁兄便沒有命啦，這是毒藥鏢，你們二位多辛苦，誰叫他是你們頭兒呢，後背對後背揹着，一個人扶着下身，趕緊揹到虹橋鎮店內，自有道理，二位捕快遂照樣將梁芳揹起，一氣就揹到虹橋鎮悅來店，方要進門，店主人迎出來說道，別向裏揹，我們店不住，銀龍說道，你看看是誰，店主人留神一看，呦了一聲道，梁大爺這是怎麼的啦，怎麼中了暗器啦，書中代

言，梁芳是蘇州府大班頭，又是當地的紳耆，所以店主人認識，在古年時要是當一名班頭，也是赫赫有名，無人不知，聞文少敏，且說將梁芳擗到北上房，銀龍給上藥，劉雲給起鏢，敷上毒藥，服下安心散，內服外敷，梁芳已就止住了疼痛麻木，這才打發兩個捕快，給梁芳家中先去送信，天到巳分時，來了不少的親友，到店中看視梁芳，就見有一位英雄，過來給梁芳請安，梁爺問道，秦大哥您幾時打北京來的，姓秦的答道，我前天由北京回來，劉雲一看不是外人，正是秦家峪秦二爺的大公子，人稱萬丈分水小白猿，秦浩遠，在北京王府護院，一對雞爪練子鏢，壓倒北京護院的老師傅，劉雲語畢，叫道，秦大哥我給你介紹幾位朋友吧，隨將鏢行的人都一一介紹完畢，蕭銀龍眼珠一轉，心中暗道，此人既叫萬丈分水小白猿，水性必好，現在拿秦尤破山寨正在用人之際，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，劉賢弟，你可以請秦大哥出來幫忙嗎，既跟您是世交，又與梁爺是親戚，大概您若求幫忙必然應允吧，劉雲遂對秦爺將張德福刀殺五爺，秦尤盜萬壽燈之事，並張德福鏢傷梁爺說了一遍，現在鏢行的朋友，打算請兄長幫助，共破連雲山捉拿賊人，秦浩遠聞聽一笑道，有用兄弟之處，萬死不辭，小小連雲山何足道哉，這就叫藝高人胆大，秦浩遠到連雲山被獲遭擒，且說衆人商議，明日叫劉雲探連雲山，明着是找張德福，暗中是探秦尤落在連雲山沒有，蕭銀龍對劉雲說道，賢弟，明日進連雲山見張德福時，就說秦尤住在福雲居被官面知道啦，官面每天派人去福雲居捉拿秦尤，因此小弟不能作主，應當怎樣辦理，特來請示兄長，但是賢弟你到連雲山千萬不可聽過耳之言，我在福盛店受過你毒藥的害，故此囑咐你這一句話，恐怕賢弟你志意薄弱，易爲小人動搖，劉雲說道，兄長此乃過慮也，小弟縱然不肖，也不至於那樣翻覆，弟兄們商議已畢，一夜晚景無書，第二日清晨早起，劉雲梳洗完畢，將亮銀鞭纏在腰間，

叫道，六哥，小弟的毒藥藜不夠用的啦，在福盛店打丟了兩個，您將亮銀鏢借給小弟三隻如何，蕭銀龍說道，小兄有六隻亮銀鏢，賢弟盡管使用，劉雲取了三隻亮銀鏢帶在兜囊之中，黃三太說道，賢弟到山中千萬沉住了氣，別叫賊人看出破綻，劉雲答應曉得，收拾完畢，夠奔連雲山，來到連雲山山口，見有五七位把守水路的嘍卒乘坐小船，都在山口稻地外打魚消遣，劉雲走到切近，對嘍卒頭目控背躬身說道，在下姓劉名雲，來見張寨主的請你給回稟一聲，嘍卒頭目一看，遂說道，您還用回稟嗎，您不是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劉少爺嗎，您上船吧，劉雲遂登船嘍卒搖着花槳，工夫不大，來到二道島口，二道島口將劉雲送到山裏，回報進去，張德福出來迎接，劉雲一見張德福臉面敷着藥，遂問道，大哥，臉上這是怎麼的啦，張德福說道，賢弟，別提了，昨天多食了幾杯水酒，在山內閒來無事，在樹林內承涼，被乾樹枝子劃了兩道血槽，劉雲說道，兄長，以後要少食杯中物，張德福說道，賢弟之言，愚兄必當謹記，張德福又接着說道，賢弟你不來，我正要派人請你去呢，劉雲說道，我今天進山，還是有要緊之事，張德福說道，有什麼要緊之事，劉雲遂將在店中遇秦尤始末情由說了一遍，又說官人與鏢行之人，每日在店中騷擾，吃飯住店不給錢，以捉拿秦尤爲名，但不知秦尤落在此處沒有，請兄長拿個主意，小弟年輕，實在沒有主意了，咱們應當怎樣對待鏢行與官人呢，張德福聞聽，遂說道，若提起秦尤小輩，氣死愚兄了，賢弟你到連雲山也不是一次啦，你看見過老寨主嗎，那老東西是人不見，惟有秦尤前幾天來到連雲山求見，那老東西便將秦尤讓進內寨，三四天未叫秦尤出來，皆因爲這裏有個緣故，老東西有一個義女，今天十六七歲啦，老東西將乾姑娘霸佔在後寨，無論何人都不叫進後寨，他將秦尤留在後寨，賢弟請想，還能有好事嗎，他一定是讓給秦尤啦，要不然我怎麼說你不來，我還要

遣人請你去呢，皆因爲你的藥喂毒瘥衰神鬼難逃，我給你作封假書信，就說老三將你打發來的，求老寨主賞盤飯吃（老三卽張德壽）那老東西最愛才，他好談古論今，你見他之時，若能談上話，抽冷子你便用毒瘥衰將他打傷，若將老東西打傷了，軀去秦尤，將那姑娘與爲兄作壓寨夫人，過個三五年，再給賢弟你說個媳婦，此山乃萬年事業，出產豐富，我是大寨主，你是二寨主，一輩子吃喝不盡，享不盡的榮華富貴，劉雲聞聽，心中暗道，你們這羣東西一個好的也沒有，我何不答應了，將老東西傷了，也算天理昭彰報應循環，張德福遂命嘍卒取過文房四寶，寫了一封假信，交給劉雲，劉雲接書在手，二人遂奔後寨，來到後寨先報告了嘍卒，老嘍卒接書在手，到裏面就聽有雲板的聲音，書中代言，後山所有一切之事，老嘍卒來到中門以敲雲板爲令，有老媽子出來接洽，男子不准過中門，這名嘍卒一敲雲板，出來一位婆子，將書接到手中，來至上房，見了老寨主，呈上書信，此時老寨主正與義女弈棋呢，接書在手，見書皮上有張德壽的字樣，老寨子遞書的時候，並且報告老寨主說道，現在前山大寨主之弟，打發一位姓劉名雲的前來求賞飯吃，老寨主所以並未拆開書皮，便對老寨子說道，告訴張德福，就說此山窮困異常，給他十兩銀子路費叫他下山去吧，語畢，原書扔在一旁，仍與義女對弈，婆子方要出去，姑娘叫道，媽媽且慢，義父爲何不拆書觀看，便將來人打發走了，老寨主說道，姑娘你有所不知，那張德壽乃是下五門的賊人，無惡不作，物以類聚，同氣相求，他打發來的人還有好人嗎，姑娘說道，您看信皮上有下書人劉雲字樣，前幾年我不是跟您說過嗎，我有一個兄弟叫劉雲，此人的名姓爲何與我弟弟同名呢，老寨主聞聽，打了一個唉聲，遂說道，姑娘不要妄想了，當時老夫由江上救上你來的時節，第二日便打發若干人出去訪察汝弟劉雲，已竟尸骨無存，一家盡絕，焉有你弟存在之理，姑

娘說道，老爺子您要那麼說，爲什麼女兒未死呢，萬一老天不滅忠良之後，我兄弟就許尚在人世，你老人家就打開書信，看看這劉雲多大歲數啦，要是十四歲，你老人家就將他喚到書房，我兄弟最好認識，豹子眼，大眼珠，圓臉膛，說着話姑娘的二目之中落下淚來，老寨主被逼不過，遂打開書皮，一看果然這個劉雲，現年一十四歲，信中並云，武術高強，老寨主遂打發老婆子敲動雲板，告訴老嘍卒，將來人喚入，劉雲將書投進去時候，他二人俱在外面聽候，忽然間耳聞雲板重響，張德福說道，這也是哥哥我婚姻打動，裏面這一敲雲板，必是要會見賢弟正說着果然傳出話來，叫下書人外書房會話，張德福遂與劉雲進外書房等候，工夫不大，老寨主由裏出來，走到外書房門口，痰嗽一聲，劉雲與張德福俱都站起身形，老寨主到屋中一看劉雲，果然儀表非俗，與姑娘所言無異，老寨主心中一喜歡，叫道，德福，聚義廳談話，張德福答應一聲，由外書房走出，一鳴聚衆鐘，來了二十餘家寨主，聚義廳兩旁站立，老寨主陪着劉雲走入聚義廳，老寨主坐在當中金交椅子上，劉雲坐在上首，張德福在老寨主身側站立，書中代言，老寨主背後背着跨虎藍，這一升座聚義廳，真是威風百倍，一團正氣，令人望而生畏，劉雲此時將殺老寨主的心打消了一半，就聽老寨主問道，劉雲你今年多大歲數，劉雲答道，晚生今年十四歲了，劉雲說着話豹子眼一轉，見老寨主銀髯散滿前胸，說話的聲音，猶如洪鐘，雖然八十餘歲的人，精神不減壯年，書中代言，二位老少俠客這一見面，俱都有暗羨之意，老寨主又問道，劉雲你把你的家世，可否對老夫表明，劉雲聞聽，心中暗道，你跟我不用續家譜，你們這一羣下賤之輩，與少爺坐不在一處，小英雄思索至此，遂信口說了謊言，老頭子一聽，完全不對碴兒，又問道，劉雲你是那一門的人呢，跟何人學的武術，劉雲答道，我師傅又是我的義父，他老人家姓錢名士忠，乃是保鏢

出身，自幼時將我收在膝下爲螟蛉義子，傳授武藝，老英雄聞聽，微微冷笑，叫道，劉雲，你不是投山入夥，別有用意，怎能瞞得過老夫，劉雲聞聽，不由的打了一個寒戰說道，晚生實在是投山入夥，求老寨主賞盤飯吃，決無他意，老寨主幸勿多想，老英雄笑道，西路鏢頭錢士忠，保鏢爲業，買賣發達，現在雖然歇了業啦，可稱得起富家翁，縱然欲謀生計，自有鏢行可入，四大鏢頭，俱都是至友，你爲何棄美玉，而就玩石，前來充當山大王，所以老夫不敢相信也，劉雲說道，老寨主有所不知，我義父自幼疼愛晚生，忽然變了心腸，近日無故的抓邪碓兒痛打晚生，語畢，伸出胳膊與老英雄觀看，說道，您看看我的傷痕尙未痊愈呢，老英雄一看，果然鞭子打的傷痕尙在，心中暗道，錢士忠啊，你爲何這樣行爲，對待自己親生自養的也這樣嗎，有日我若見了你的面，我必然責備於你，老英雄正觀看劉雲的傷痕，心中思索之際，就聽屏風後有人叫道，老爺子，後寨請您呢，有要緊之事，老英雄聞聽，遂對張德福說道，你先陪劉雲在此等候，老夫後寨去一趟，就回來談話，張德福答應一聲，是是，劉雲站起身形，欲要相送老寨主，老寨主擺手說道，咱們這就算一家人了，老夫去去就來，語畢，老英雄站起身形，出離聚義廳，回歸後寨去了，此時張德福對劉雲附耳說道，賢弟你看看，那個姑娘也刺破了臉啦，一會兒也離不開啦，這麼會的工夫，就得向後寨招呼，不表聚義廳上，張德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，且說老寨主來到後面，姑娘問道，前面那投山的可是劉雲嗎，老英雄說道，不錯，他倒是姓劉名雲，今年一十四歲，俱都相符，姑娘聞聽，心中非常喜悅，復又問道，他可是宣化府鎮台之後人嗎，此人也是揚州人氏吧，老英雄擺手說道，家鄉住處，我已問過，俱都不相符，人家是福建人，莊稼人出身，書中代言，這都是劉雲信口所答老寨主的話，劉雲爲何在聚義廳上不說實話呢，皆因爲劉雲看不起虎頭

大王方冲老寨主，因爲老寨主通姦義女，不是好人，故此不告訴真實出身，閑言少敘，書歸正文，姑娘一聽劉雲家世不符，遂轉喜爲悲道，老爺子，此人必有來歷，絕不是投山入夥，他所說的必不是真話，若不是女兒之弟，爲何他姓名年貌俱都與女兒之弟無異，老爺子您再細細詰問他一回，便知究竟了。老英雄說道，女兒別癡想了，人家說的明明白白，不是揚州總兵大人的後人，豈有再追問之理呢。姑娘說道，如其不然，女兒到前邊窺探一回，老爺子您想怎樣，老寨主說道，女兒豈可出頭露面，老夫暫且將他收留，慢慢窺探，過些日子我將他陪到八松嶺，叫他看你父母的墳塋，他若是劉門之後，必然吐露真情，姑娘說道，全仗老爺子籌劃，女兒聽信使了，於是老頭子站起身形，仍回到聚義廳，姑娘諄諄囑託，您千萬可別叫他走了，老寨主唯唯答應，且說張德福在聚義廳正與劉雲商議，單等老賊進來的時候，賢弟在他跟前獻藝，抽冷子用毒蒺藜傷他，正在低言耳語之際，就聽老頭子在外面痰嗽一聲，張劉二人急忙迎接出來，老英雄仍歸原位，又對劉雲問道，你與錢士忠練了多少年藝業，劉雲答道，晚生與我義父學了十數年，鞭法一百零八招，藥喂毒蒺藜十二棵，老英雄點頭道，不錯不錯，錢家門上的鞭一百零八招，十二棵毒蒺藜，張德福說道，老爺子，可以叫劉雲在聚義廳上練一回，大家賞鑑賞鑑，若有不到之處，老爺子給他改正改正，老英雄說道，初次相見，那有令人獻藝之理，張德福說道，才子講究文章，練武家講究武術，您乃是老前輩，還可以改正改正呢，劉雲說道，老寨主，晚生不才，願在老大人跟前現醜，語畢，將大衣脫下，由腰中拉出十三節亮銀鞭，一抖十三節亮銀鞭，真似筆管直，拉開架式，吞吐撒放，玉蟒翻身，將鞭舞的猶如一條銀蛇相似，老頭子看的出神，站起身形，由北方繞到東北，相隔劉雲有七尺來遠，雙手撕銀髯，喊道，好，好，倒是錢氏門中的武藝，劉雲此時

要將亮銀鞭交於左手，伸手掏鹿皮手套，劉雲又一想，帶鹿皮手套麻煩，若被老賊看出破綻，反爲不美，臨上山時，曾與銀龍借了三隻毒藥亮銀鏢，何不發鏢打他，出其不意必能命中，劉雲思索至此，正舞的熱鬧之際，將十三節亮銀鞭，交於左手，伸右手由兜囊中登出亮銀鏢，書中代言，老頭子此時左右手撕銀髻，露着哽噎咽喉，正在喝彩之際，劉雲一仰手照定老英雄哽噎咽喉打去，就聽撲的一聲，翻身栽倒，列位，老英雄見銀鏢打來，一翻身軀，左手抄鏢，一個箭步，縱到劉雲切近，右手照定劉雲劈去，劉雲用手向上一封老英雄的右手，老英雄這一掌並不是真打他，上頭的手還沒落下去，低下的左腿早抬起來啦，照定劉雲右脅踢去，嘍的一聲，將劉雲踢了一溜滾兒，劉雲方要爬起來，兩邊寨主們早過去，按倒就地繩縛二背，請示老寨主怎樣發落，老寨主說推出去殺了，拿人頭來見我，兩個寨主架定劉雲，向外就推，劉雲大聲喊道，老寨主留命，劉雲實在冤枉，老寨主聞聽，說道，衆位寨主，且將他推回，問他有什麼冤枉，二位寨主將劉雲推回，老英雄哈哈一笑，問道，劉雲你有什麼冤枉從實說來，劉雲說道，張德福言說老寨主的武藝高強，壓倒一切，並說老寨主會接各樣器，我一時高興掏出鏢來，爲的試試老寨主會接暗器不會，老英雄笑道，劉雲啊，你來到山裏我以茶飯款待，並且收留於汝無故的你要獻藝，用鏢打我的咽喉，還有這樣試暗器的嗎，我明白啦，分明你是前來謀奪連雲山是也不是，劉雲說道，晚生實在不敢有那宗思想，實在是出於一時愚昧，望求老寨主恕晚生年輕，留我這條小命吧，老寨主說道，如此，寨主們且將他綁繩打開，兩個寨主解開劉雲綁繩，劉雲爬地下磕頭，謝老寨主不殺之恩，老寨主說道，劉雲，你不用謀我這座連雲山，老夫今年七十八歲了，我還能過八十嗎，只要你有本事，老夫願將連雲山雙手奉送，你可得守的住，此山自開闢以來，全憑水旱田爲生不搶

不奪，但恐怕你年輕之人不能守分，作案搶奪，一但被官家知曉，此山便難以存在，語畢，叫道：「嘍卒們，取過文房四寶，嘍卒答應一聲，由書房中取來文房四寶，老英雄濡着筆，取了一張紅紙，寫道，茲派劉雲爲連雲山查山寨主，統理全山事務，衆寨主嘍卒俱各聽其調遣，此令，寫完，貼在聚義廳前，又對劉雲說道，你要守的住這座山，老夫便將義女領走，從此連雲山與老夫毫不相干。」劉雲謝過了老寨主，老寨主拂袖退廳，衆寨主俱各散去，劉雲還是眞實心任事，與張德福說道，「老賊派我職務，我今天就得在山裏查看一回，然後他要問我，也好回答，張德福說道，那是自然，但是今天你爲何不用蒺藜打他，劉雲說道，我心思以爲帶鹿皮手套費事。登標不是快點兒嗎，張德福說道，以後再有機會，可用蒺藜打他，你別看他派你爲查山寨主，他心中還不定是怎個主意呢，劉雲說道，那是自然，二人談着話，到了前寨，進了張德福的臥室，有嘍卒擺上酒飯，二人用飯已畢，劉雲休息休息，太陽平西的時候，便叫了兩名嘍卒，帶路查看水旱田地，劉雲一看，好一座莊家山，稻田地一望無邊，稻穗都四寸多長，走來走去，走到一個所在，見有八棵大松樹，每棵樹上用松枝作的字，是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八個字，劉雲心中暗道，松樹上爲何作字呢，再向前走見有一座竹棚，用大漆漆的，劉雲來到棚外，舉目向裏觀看見當中有一塚墳，前有石碣，天已向晚，石碣上的字未看真切，方要進竹棚，劉雲就覺毛骨悚然，不知何故，潸然淚下，劉雲心中暗道，這是鬧鬼，我別進去啦，這必是老賊的父母，他爲何不下土安葬呢，思索至此，叫道，嘍卒，咱們回去吧，嘍卒帶路，原路而歸，第二日吃完早飯，老寨主差老嘍卒，傳劉雲後寨外書房會見，劉雲不敢怠慢，跟隨老嘍卒，來到後寨外書房，老寨主早已候等，劉雲進屋躬身施禮已畢，老寨主賜了劉雲坐位，遂問道，查山寨主，你可曾查出本山水旱田地嗎，劉

雲說道，晚生昨晚曾察視一舉，本山土地，肥沃饒厚，足夠本山的費用，老寨主不知費了幾許心機，才製造的有這樣成績，老寨主微笑道，別說是半日工夫，你就是查十天，你也查不周到，我這裏有山圖一本，南北多長，東西多寬，何處高，何處窪，房舍若干，俱都畫的詳細，一望此圖，瞭如指掌，明日二更天，你聽我呼喚，我將此圖帶着，同你各處查視，本山東北隅，並有一座八松嶺，你到那裏觀看一回，並且還有一樁故事，我給你講演，劉雲你的年紀太輕，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張德福面帶奸詐，終非大器，久後必非此山之主，現在因懼我三分，不敢妄爲，你若能志意潔白，將來此山老夫完全讓歸於你，若按老夫的規矩去行，將來吃喝不盡，劉雲唯唯連聲答應，口中說道，謹遵老寨主之命，語畢，老寨主回歸後寨，劉雲回歸前寨歇息，此時已竟三更多天，劉雲休息片時，叫嘍卒給預備一隻輕快的小船，遂說道，我到山外，前去探視幾位朋友，以便將來我整理山寨，還要作買賣，不能似老寨主那樣玩固不化，衆嘍卒們說道，您可多憐恤我們，劉雲說道，那是自然，說着話船已到岸，劉雲說道，此船不准擅動，我到虹橋鎮，請朋友去，還許同我進山呢，嘍卒水手一齊答應，劉雲並由腰中掏出二兩碎銀子，償給水手與嘍卒，下船向虹橋鎮悅來店走來，工夫不大，來到了店房，銀龍見劉雲回來，不勝之喜，遂叫道，賢弟探山之事如何，秦尤可曾落於連雲山否，劉雲說道，秦尤落在連雲山了，劉雲便將在山內所作所爲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，直說到老賊明天晚晌二更天時，要偕同小弟按圖察看山寨，並將圖要送與小弟，查到八松嶺時，並且還要與我講演一段故事，劉雲說到此處，蕭銀龍問道，八松嶺是什麼所在，賢弟可曾知曉，劉雲說道，那八松嶺乃是老賊立的放地，棺材可坵着呢，并未入土，蕭銀龍復又問道，賢弟你可知道那老寨主姓字名誰嗎，劉雲說道，知道，叫虎頭大王方冲，蕭銀龍復

又問道，山中就屬誰武藝高強，劉雲說道，就是虎頭大王方冲，其餘者在張德福之下，但是這個老東西，你我弟兄恐怕俱都不是人家的敵手，蕭銀龍復又問道，賢弟可能將我們帶進連雲山嗎，劉雲說道，豈有不行之理，我是全山的查山寨主，嘍卒們那一個敢不從命，況且我與他們說啦，我到外面邀請朋友去，老寨主若將山讓給我之時，我不能似老寨主那樣不振作，必然得作買賣，嘍卒們還是很歡迎我，蕭銀龍聽到此處，計上心頭，叫道，劉賢弟，捉拿秦尤與老寨主易如反掌，今夜你將我與秦浩遠大哥買明五哥，帶到連雲山的八松嶺埋伏，單等老賊與賢弟到八松嶺之時，出其不意，謀而殺之，猶如探囊取物耳，書中代言，連雲山三面是水，一面通旱路，不會水的人，不敢進山，因為蕭銀龍與買明秦浩遠三人，俱都善於水性，三人商議已畢，收拾利便，俱都貼身暗帶水靠兵刃暗器等帶好，夠奔連雲山，水手嘍卒等候多時，見劉雲偕同三位上了小船，這幾名人問道，劉寨主這是您的朋友嗎，劉雲說道，這都是我的莫逆朋友，將來俱都荐在山中，大家同吃一盤飯呢，水手嘍卒聞聽，也不疑惑，搖動槳櫓，向前行船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山裏，衆人乘舟登路，劉雲領着三位，由小路繞至八松嶺埋伏去了，暫且不表，且說劉雲回到外寨下房，歇息片刻，吃飯喝茶等事，不必細表，書要簡斷，天至二更時候，劉雲進內寨外書房，老寨主早已等候多時，見劉雲進得外書房，老寨主含笑，說道，劉寨主請坐，劉雲說道，在老寨主面前，那有晚生坐位，老寨主說道，你且坐下，爾我喝一盃茶，咱們便起身察山，書要簡斷，二人喝茶已畢，老寨主與劉雲遂起身夠奔八松嶺而來，來到八松嶺，借着月光，老寨主遂由袖中取出地圖一張，指示劉雲，水田若干，旱田若干，并那有竹林，那有江葦，詳細指示，比及看到八松嶺，老英雄道，因此處有八棵大松樹，老夫將此地命名爲八松嶺，皆因爲昔年老夫遊江，在江面之上，

看見一桅杆從上游漂來，老夫遂叫嘍卒打撈船桅，衆人將船桅打撈出水，見船桅上有一姑娘，年方八九歲，老夫遂打發人，請了一位婆子，將那姑娘救醒，方說到此處，就聽有人喊道，此樹是我栽，此山是我開，要得從此過，必須留下買路財，牙繃半個說不字，一刀一個不管理，老英雄聞聽，大聲喝道，什麼人大胆，老寨主在此，令頭虎說道，我在這兒等你好大半天啦，說着話一字杵樓頭蓋頂便打，老英雄是藝高人胆大，並未帶着傢伙，空着手與三人動手，將三個累的汗如雨下，進不了老英雄的身，劉雲一看，工夫戰大了，三人必然得落敗，劉雲遂在旁，高聲叫道，老寨主且請後進，殺雞焉用牛刀，這羣東西們不是鷹爪，便是綠林道，前來搶奪我們這座連雲山，老英雄聞聽，遂說道，劉寨主可曾帶兵刃嗎，劉雲說道，全都預備好啦，您請後退吧，老英雄遂向西北一縱身軀，縱出去五七尺遠，蕭銀龍等向東南縱去，劉雲一個箭步，躍到戰場當中，面向東南叫道，小小毛賊也不仔細打聽打聽，敢來到連雲山無禮，說着話對着銀龍一仰手，一翻身兩揚手四個毒蒺藜奔老寨主左右井肩穴及左右腿腋打去，老寨主左右兩閃，脚未站穩，又一個毒蒺藜，直奔襠中打來，老頭子一縱身軀，稍爲遲慢一點，這一個毒蒺藜正中在大腿偏面，老英雄罵道，好一個賊子劉雲，我施恩相待於你，你反勾結賊匪前來謀殺老夫，頭上尚有青天，恐人容天不容，自有你的報應，劉雲說你是無恥的賊，人面獸心，我打你爲是給黎民百姓除害，今天是你報應到啦，老英雄哈哈一笑，回頭便跑，劉雲等在後面追趕，老英雄跑的甚快，小弟兄四人，追之不及，蕭銀龍說道，怎麼明明中上毒蒺藜，他怎麼猶如沒事人兒一樣呢，劉雲說道，他是練家子，今年七十八歲，尙且狎褻少女呢，他有吸取真陽之法，（書中代言，這都是張德福與劉雲說的話，言說老寨主狎少女，吸取真陽）他的氣血足壯，藥力行的慢，他縱有托天的本事，他也

跑不出去十里地去，四個人說着話仍然緊緊追趕，無奈老英雄是愈跑愈快，將四位小弟兄落在了後面，足有一里來地，跑出去有二里多去，老英雄向東一拐，就見前面來一對紗燈，甚為明亮，就聽嬌聲細語說道，老爺子怎麼啦，老英雄一看原來是自己義女說道，老夫受了藥喂毒痰痰的傷啦，劉雲勾結外人，前來奪山，姑娘說道，傷勢輕重，老英雄說道，不要緊，姑娘說道，您回後寨治傷，然後您便打發人抬這四個小輩來，語畢，讓過老寨主，後邊四人已竟趕到，姑娘跨跨虎籃，劫住四位少年英雄，秦浩遠被獲遭擒，引出悅來店，姐弟相認，話說劉雲用藥喂毒痰痰傷了老寨主，以為老寨主必然被獲遭擒，不想老寨主是愈跑愈快，劉雲手提十三節亮銀鞭在前，秦浩遠蕭銀龍金頭虎賈明等，四小英雄隨在背後緊緊追趕，正在向前追趕之際，忽見前面來了一對紅紗燈，閃閃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攔住要路，放過老寨主，亮出兵刃，劉雲一抖三十節亮銀鞭，說道，什麼了頭，這樣大胆，竟敢攔住我們的去路，直奔姑娘而前而來，兩對白紗燈紅字，上書連雲山內寨，燈燭輝煌，異常明亮，姑娘是心中有事，在劉雲向前走的時候，就注目在劉雲身上，比及劉雲來至切近，姑娘一看，果然劉雲是豹子眼，大眼睛，圓臉膛，正是兄弟劉雲，但不知何以此至此，又想起船中遇難事，姑娘一陣心酸，幾乎落下淚來，方要開口叫道，這不是兄弟劉雲嗎，未及開口，劉雲的十三節亮銀鞭，嘩啦一聲響，直奔姑娘點去，姑娘雙手擎着跨虎籃，並不還招，急閃閃躲，劉雲是得着理啦，十三節亮銀鞭上下翻飛銀蛇亂躡，一招緊似一招，恨不得將姑娘一鞭結果性命，方解心頭之恨，姑娘由始至終，並不還手，只是向後倒退，書中代言，再向後退就是江叉子了，姑娘站的是下坡，劉雲站在上坡，趕來趕去，將姑娘趕的離水邊切近，姑娘說了一句劉雲，你是我兄弟，劉雲呸的一口，向姑娘唾去，說道，誰是你兄弟，別不要臉，着鞭吧

，姑娘一看，再往後退，就該落水啦，遂向前一遞跨虎籃，將劉雲的鞭穗子捋住，這才往下一帶手，劉雲跟遂跨虎籃向就地爬去，姑娘恐怕山石傷了劉雲的臉，末等劉雲爬下，向上提一跨虎籃，劉雲翻身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，姑娘一手向上提着鞭穗，一手擎着跨虎籃，有心要下毒手，愈看愈是自己一乳同胞的兄弟，姑娘此時真是猶如刀攪心腸一般，一抬腿照定劉雲肋下一脚踢去，口中叫道，冤家你去吧，一脚將劉雲踢了一溜滾，墜入江叉子中去了，列位，劉雲仰面躺在山坡之時，秦浩遠已竟趕到，要不然姑娘便將劉雲捉住了，因為不得下手，又不肯傷了他，所以暗將劉雲釋放，秦浩遠走到姑娘切近，叫道，好丫頭，你敢戰敗我弟，話到人也到啦，姑娘一看，原來此人空着兩手沒有傢伙，姑娘方在納悶之時，就聽嘩啦一聲響，雞爪練子雙錘，由腰間拉出，照定姑娘胸前打來，姑娘向前一遞右手跨虎籃，只一個照面，便將秦浩遠的雞爪練子捋住一籃，秦浩遠那隻練子錘方要變招，姑娘左手的跨虎籃便向秦浩遠腕子剪去，秦浩遠方要撒手拋錘，然得能夠，皆因為秦浩遠方才說了一句丫頭戰敗我弟，姑娘暗想，必與兄弟有關係，所以未忍剪秦爺的腕子，向下一帶，秦浩遠爬伏在地，照定秦爺腰間，便踢了一脚，當時秦浩遠欲想翻身，只覺腰間有如千鈞壓覆一般，姑娘叫道，婆子過來細，蕭銀龍見秦浩遠被擒，亮出判官雙筆過來動手，雙筆摘解撕捋，與姑娘戰了不到五七個回合，左手的筆被姑娘的跨虎籃捋住，蕭銀龍方才看的明白，劉雲的鞭被人家捋住，較勁沒有人家力量大，秦爺的傢伙被人家捋住，也沒有人家力量大，奪不過來伙傢，自己必然不是人家的敵手，所以趕緊撒手拋筆，一個箭步躍入水中去了，買明看罷，一搥悠冲天杵小辦，遂大聲說道，這那裏是姑娘，這是從大上降下來的夜叉，我留着這條杵吧，別拋在連雲山，語畢，嘖嘖一聲，跳入水去，姑娘一看，四個人跑了三個，只捉住

一個，遂叫道，婆子們派嘍卒將此人抬回聚義廳聽候老爺子發落，老爺子若問，就說我追下賊人去了，不准多說，婆子不敢不從，叫來嘍卒抬着秦爺回歸了聚義廳，暫且不提，列位，說書的一張口，難說兩家的話，姑娘是怎麼來的呢，也必須略事交待，皆因為老寨主與劉雲看圖查山之事，俱都是跟姑娘商議的，老英雄去找，姑娘自己心中思索，前日劉雲方一到連雲山，便用暗器暗算老寨主，今日老寨主與此人查山，倘有意外，如何是好，姑娘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，婆子們，掌上後寨紗燈，趕緊夠奔八松嶺，迎接老寨主去，爲什麼老寨主這般時候，還不見回來，說着話姑娘收拾緊襯，帶上跨虎籃，婆子打着燈籠在前，姑娘在後，直奔八松嶺而來，行至距離八松嶺二里之遙，正撞見老寨主在前面跑，劉雲等後面追趕，姑娘問道，老爺子這是怎麼啦，老頭子說道，中了毒蒺藜啦，姑娘問道，何以竟能逃脫了賊人之手，毒蒺藜打上豈能轉側，老英雄道，不要緊，我有破法，爲甚麼蕭銀龍中毒蒺藜，會翻身栽倒，老寨主中了毒蒺藜，爲何愈跑愈快呢，原來四大標頭，是聯盟弟兄，這位老寨主並不叫虎頭大王方冲，在連雲山佔山，乃定不得已而爲之，皆因爲有姑娘墜累，若不是有姑娘墜累，老英雄早就削髮出家啦，故此領着義女佔據連雲山，但是不奪不搶，全憑水旱田生活，後寨就是姑娘與老寨主，後寨是三道院子，姑娘住在最後頭的院子，有婆子丫環伺候作伴，老寨主住在第二道院子，有老嘍卒伺候，另有書房，姑娘與老寨主弈棋練武讀書習字，有文武書房，男子不准入中門，有事以敲雲板爲令，外面一道院有老嘍卒把門，男女有別，嚴肅異常，由九歲時老寨主遊江，在江中上游飄下來一棵船桅，老寨主派人打撈船桅，見桅杆的蓬繩上繫着一個小女孩，氣息奄奄，老寨主遂打發嘍卒到山裏請了寨主的女眷，將姑娘救上船，回歸山寨灌了點薑湯，工夫不大，姑娘甦醒過來，老寨主一問姑娘何以落水，以

及家鄉住處，姑娘遂將身世與老寨主說了一遍，老寨主問姑娘，你是願意回家認祖歸宗，還是願意在山中呢，姑娘說道，我父在世的時候，凡親戚家族等去投奔俱皆不收，只給十兩銀子路費打發回家，所以族人們沒有認識我的，再者說我又是一個姑娘，你老人家是山大王，你老人家將我送至杭州，我們本族也不能收留我，你老人家要修好便修到底，你老人家還是將我收留在山中，老寨主心中暗想，此事也是無有他法，暫將姑娘收在寨中，並打發人在大江之中，打撈死尸，打撈兩晝夜才將總兵老舖子口的尸身得着，惟不見劉雲尸體，書中代言，劉雲被錢士忠由江沿上救去，劉雲抱着一塊船板子，飄到錢家堡，正趕上錢爺在江沿上閑眺，打發人撈上岸來回家救醒，遂認爲義子傳授武術，劉雲本是宣化總兵公的後人，三年任滿回家，在江中遇匪，總兵乃兩榜進士出身，兩箭射死兩個賊人，賊人在山頭上用巨石打船，將船打翻，可憐全家及僕婦人等，俱都淹斃，也是蒼天不絕忠臣之後，留下劉雲與姑娘劉鳳蘭，劉雲被錢爺救去，姑娘被南俠老王靈救去，這位南俠老王靈隱姓埋名，改名叫虎頭大王方冲，合山寨主嚶卒及張德福等，全都不知道老英雄是南俠老王靈，只姑娘一人知道自己義父隱姓埋名，四路鏢頭是聯盟弟兄，南俠老王靈居長，南路鏢頭就是這位南俠老王靈，北路鏢頭是勝三爺，東路鏢頭石俊山，西路鏢頭錢士忠，若不隱姓埋名，勝爺當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，必須讓給南俠，勝爺不敢設立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局，皆因爲南俠老王靈不知下落，無處訪察，勝爺才辦的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局，有一日老哥兒四個，在一塊作買賣的時候，聚會在一處，南俠老王靈是老大哥，勸三位兄弟，不許用毒藥暗器，有傷陰德，勝爺原先是三隻金鏢，三隻毒藥鏢，就因爲大哥勸說，勝爺棄毒藥鏢，永遠不用，不傳後人，石爺是藥喂的毒龍槐，被大哥一勸，也取消毒藥了，臨到錢爺跟前，老英雄一勸，

錢爺笑着對老英雄道，我的毒藥，最厲害不過，最好破，若是打在肉厚之處，用二指捏住，取小刀將受傷之處削去，毒就走不了肉裏去啦，這也是報應循環，絲毫不爽，一念之善，天必賜之以福，老頭子當初若不是無意中勸三位兄弟取消毒藥暗器，錢爺於無意之中告訴老頭子破法，今日劉雲用毒藥，傷了老英雄，若不是當年聽錢爺告訴破法，焉有老英雄的命在，所以老英雄用刀一削，愈跑愈快，連劉雲都不知道破法，錢爺授劉雲打法，並未授劉雲破法，這就是老頭子愈跑愈快的緣故，聞文表過，書接正文，劉雲與蕭銀龍賈明三人，順着江叉子逃走，龜到對岸，就是一片蘆葦，傻小子喊道，老六，前邊是蘆葦，先藏在裏頭脫了衣服過過風吧，蕭銀龍一聽，心說真是砸鍋匠，人家要追下來，他這是告訴人家呢，劉雲先龜到葦塘子裏，蕭銀龍與賈明也來到啦，此時天氣已然東方閃灼，蕭銀龍對劉雲說道，這回的事情可鬧大啦，單人被擒還不要緊，秦浩遠這一被人家拿住，這可就費了事啦，他在北京王府當差，倘若至期不歸，被王爺知道，一紙公文下到蘇州府，事情可就大啦，要不然兵刃落下來，焉有我的命在，我在水中，見秦大哥只一個照面，就被獲遭擒，可惜咱們堂堂男子漢，金頭虎在一旁胡說一氣，工夫不大，衣服被江風吹乾，三人這才夠奔虹橋鎮悅來店，姑娘將老婆子打發走了，自己遂夠奔江沿，叫老嘍卒預備船隻，書中代言，連雲山另有姑娘的花船，兩個老嘍卒充當水手，他人不許動用，但是姑娘長這麼大，可沒有出過連雲山，有時候同着老寨主在本山中散遊，看看荷花，今日姑娘叫老嘍卒預備船出山，老嘍卒說道，天氣尚且未亮，姑娘出山何事，倘若被老寨主知道，我們這大年歲，不知攔阻姑娘，豈不受老寨主責備，要是有人跟隨姑娘，尚有可說，連一個人都沒跟着姑娘，姑娘獨自一人焉能出山，列位，這兩名水手，全都是六十多歲的人，老寨主都知道品行端正，老誠可靠，所以才

叫給姑娘當水手，老水手這一攔阻姑娘，姑娘杏眼圓睜，雙眉倒豎，遂大聲叫道，老水手，我有要緊之事，若稟明老寨主，可就來不及啦，你們趕快開船，萬事皆休，如其不然，要誤了我的大事，留神你們兩條老命，語畢，伸手撒跨虎籃，老嘍卒一看姑娘急啦，明知道不開船是決辦不到的，二人遂齊聲說道，姑娘倘若被老寨主明日知曉怪罪下來，可求姑娘給我二人求情，留我們這條老命，姑娘說道，你二人請放寬心，我是避難之人，我還能害人嗎，我不能這一輩子落的永無家業避難深山，我要安排後來的結果，你們二人快開船吧，老嘍卒不敢怠慢，搖動花槳奔山口而來，工夫不大，將船靠岸，姑娘定跨虎籃，由船上縱至岸上，叫道，老嘍卒無論何人前來，也不許動用我的船，在此等候，不許擅離，老嘍卒連聲答應，姑娘下了船，直奔虹橋鎮而來，書中代言，金頭虎劉雲蕭銀龍三人，在葦塘中晒衣服，姑娘早就看見啦，三人所說的話，俱被姑娘聽去，故此姑娘下船，夠奔虹橋鎮而來，不表姑娘夠奔虹橋鎮，再表劉雲賈明蕭銀龍三人，在葦塘中，將衣服脫下，擰了擰水，放在葦梢上，江風一吹，半乾的衣服穿在身上，三個人遂奔虹橋鎮而來，一路無書，來到店中，黃三太問道，怎麼不見秦浩遠大哥回來，蕭銀龍與劉雲遂將山中之事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，及至說到姑娘與劉雲動手的時候，傻小子賈明接着說道，劉雲在連雲山住了好幾天啦，跟姑娘一定認識，一見面的時候，劉雲臉兒紅啦，拿鞭就打，姑娘並不還手，一個勁的向後退，劉雲一個勁擠兌人家，人家要再向後退，可就退到水裏啦，這才用傢伙跟老七還招，那位姑娘大嫂子，使的那個傢伙，也不知叫什麼名子，看着好似兩個護手鈎合一塊一樣，兩面是鈎，當中有一個寶劍尖子，劉雲的鞭穗子，被鈎就給鈎住啦，趁式要向下一帶，可就擦了劉雲的臉啦，姑娘大嫂子恐怕傷了劉雲的臉兒，先向下坡一帶，劉雲的臉堪堪落地，姑娘又向

上猛勁一提，劉雲就來個仰面朝天，一抬腿一脚踢在水裏去啦，倆人要不是有交情，有多少劉雲都完啦，秦浩遠大哥，可就吃虧了，也不管碰着臉沒有，照定腰上踹了一腳，叫鶯子就給網上啦，劉雲聞聽臉兒一發紅，叫道，賈五哥，咱們是磕頭弟兄，您不可血口噴人，我在山裏住了兩天，我並未見那丫頭的面，所有的情節，那是張德福與我所說，今天是話擠的，要不然我可不能說，提起我劉雲來身價不比列位低，我是宣化府總兵公的後人，三年任滿回家，在大江之中遇見水賊，我父是兩榜出身，兩箭射死兩個賊人，賊人在山上用巨石砸船，砸的船底現天，我全家盡要，也是我命不當絕，我抱着一塊船板子，漂流到江沿，我義父在江沿上望景，將我打撈上岸，帶到家中，教授我武術，劉雲因為傻小子要笑自己，正在發牢騷之際，就聽後窗戶外一聲叫道，劉雲兄弟，你可想死苦命的姐姐了，劉雲一聽，乃是山中姑娘的口音，對着後窗戶唾了一口，罵道，賊丫頭，別沒羞啦，誰是你兄弟，還不過來受死，此時姑娘已竟由房上過來，站在院中叫道，劉雲你當真不認識姐姐了，劉雲此時在氣頭上，又聽張德福言說，姑娘與老寨主有染，分明就真知道是自己姐姐，當着大衆也不能認啦，劉雲此時一看炕上放着一把單刀，伸手抄起單刀，縱到院中，口中叫道，賊丫頭休走，着刀，姑娘閃身軀，並不還招，口中仍然呼劉雲你是我兄弟，劉雲一刀緊似一刀，姑娘閃展騰挪，復又叫道，兄弟，且慢動手，容姐姐將話對你說明，你再動手也不為遲啊，劉雲焉能容讓，仍不住手，蕭銀龍與黃三太二人看着事出有因，黃三太叫道，銀龍賢弟，你看姑娘口口聲聲呼劉雲為弟，手擎着傢伙並不還招，其中必有緣故，劉賢弟落江被救，想必姐姐也被人救去，賢弟你由打劉雲身後，暗中將他的腰抱住，我奪他的刀，無論有什麼事，容人家姑娘將話說完了，再動手尚還不遲，再者你看姑娘並不是打仗來的，姑娘泣容滿面，蕭銀

龍聽黃三太之言，說道：「兄長此言正合我意，於是蕭銀龍遂繞到劉雲身後，將劉雲抱住，黃三太一把將住刀盤子，叫道：『劉雲賢弟且慢動手，容姑娘將話說完，再動手不遲。』姑娘遂叫道：『劉雲兄弟，方才你在屋中所言，船底現天，你被人所救，你想想當時母親左手拉着你，右手拉着我，禱告蒼天，倘若事極時，船要翻了，蒼天有眼，可千萬留這一雙兒女，莫絕後代香烟，母親哭的如癡如呆，忽然船翻，合船之人俱都落水，然後就不知所以了。』劉雲說道：『你滿嘴胡說，我沒有姐姐，你在山中與老寨主明爲義父義女，暗爲夫婦，我都知道，總兵之女，焉有你這樣下賤的東西，姑娘聞聽，只氣的幾乎栽倒塵埃，睡了劉雲一口說道：『耳聽爲虛，眼見爲真，這是你眼見還是耳聽。』劉雲說道：『我耳聽與眼見一樣，你們本山大寨主張德福告訴我的，那還能假嗎？』姑娘聞聽笑道：『劉雲你枉爲男子漢了，交朋友你都分不出好壞人來，那張德福，他乃是下賤之輩，人事不作，我與老寨主一宅分三院，有時晝間奕棋，或者談今論古，必有婆子在跟前伺候，內院連一個閒人都不進去，有一日夜間，張德福無故的進後宅，被姐姐捉住，我要將他殺了，婆子勸我，必須稟明老爺子，叫老爺子發落他，倘若經我手殺他，恐招人物議，那時節姐姐本打算粧作不知是誰，殺完他再稟告老寨主，經婆子媽媽這一勸解，我才饒他活命，報告老寨主，老寨主叫將誠人抬到外書房，及至抬到外書房，老寨主一看，原是張德福下賤東西，老寨主問他到後寨何事，他言說他吃醉了，誤入內寨，老寨主有心殺他，又念他在連雲山有開山闢土之功，老寨主爲了半天譚，才打了一百鞭子，放他歸前山，倘若再私進內寨必當殺之，那小輩從此以後，便在外面造謠，破壞我與老寨主的名譽，你枉爲男子漢，枉讀詩書，連君子與小人都分辨不出來，你知道老寨主是誰嗎？劉雲聽到這裏，已竟暗自泣下，又聽他姐姐一問老寨主是誰，他的氣兒不覺又撞。

來了，遂大聲答道，我因爲甚麼不知道，老賊名叫虎頭大王方冲，姑娘微笑說道，劉雲哪，你還在夢中呢，我一告訴你，你心中的疑心，就沒有了，大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，君子小人都有個耳風，老寨主並不是虎頭大王方冲，他老人家乃是四大鏢頭之一，姓王名靈，人稱南俠老王靈，提起來誰人不知那個不曉，若不是有我墜累着人家，人家早落髮歸山了，皆因爲有我墜人家啦，他老人家才隱姓埋名，佔山爲王，要是出了家，廟裏怎能收留姑娘呢，三太與銀龍賈明等，一聽姑娘說虎頭大王方冲，并不是本名，原來是南俠老王靈，只吓得大衆胆裂魂飛，因爲什麼呢，勝三爺常常言說我勝英都低人一頭，人家不幹才顯勝三爺呢，一輩子行俠作義，四大鏢頭之中屬其第一，并且還是老大哥，如今私自進山，並且用藥喂毒毒藥傷了人家啦，劉雲也常聽他義父錢爺談論，知道老俠客行俠作義，是南七省最著名的人物，并且還是盟大爺，准知是正人君子，張德福所說的話，俱都是妄造黑白污辱好人，劉雲遂過去揪住自己姐姐的衣襟大聲痛哭起來了，姑娘劉鳳聞聲哭的如同淚人一般，蕭銀龍說道，劉雲你也別哭啦，姐弟相逢乃是喜事，有什麼話到屋中再說，大衆俱都相勸，姑娘與劉雲這才同進上房，止住了悲泣，蕭銀龍說道，劉雲與我們都是磕頭弟兄，並不是外人，請您落坐休息吃一杯茶，然後尚有要緊之事，當面言講，姑娘一聽全都與劉雲磕頭弟兄，萬般無奈，只得落坐，叫道，劉雲，南俠老王靈不但是姐姐救命的恩人，而且惠及枯骨，當時救了姐姐，由江中又將父母的尸體打撈上來，置辦壽衣壽木，將二老雙親成殮起來，厝於八松嶺，並搭竹棚一座，遮蔽風雨，八棵松樹上作的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，逢年遇節祭祀，燒錢化紙，由打姐姐九歲，收爲義女，老寨主親自請合山女眷寨主，在衆人面前焚香起誓，老寨主言說，義父如不以義女當親生女兒看待，必然尸骨無存，白骨見天，那時節姐姐見

義父起誓，姐姐也焚香起誓，義女如不以義父當生身父母孝敬，不得善終，自九歲到如今姐姐一十八歲，受義父教訓九載，晝習文，夜習武，成全姐姐被難之人，昨日你到連雲山，老頭子本來連信都沒折，就打發婆子告訴老頭卒，給你十兩銀子盤費，本山窮困不能收錄閒人，那時節姐姐正與義父奕棋，因見信封上有下書人劉雲字樣，姐姐遂問老寨主爲何不拆書看看，老寨主言說，姑娘你有所不知，那張德壽乃是張德福之弟，老道七星真人的門徒行爲極其卑劣，物以類聚，這劉雲既然是與下五門相近不問可知，必不是良善之類，姐姐聞聽，遂對老寨主言說，昔日有一胞弟，名叫劉雲，落難江中，莫非此人是我兄弟也未可知，依老寨主說你兄弟決沒有存在之理，叫姐姐不必妄想啦，姐姐見老寨主不允收留，因念弟情切，不覺毅然泣下，老寨主愛女情深，一見姐姐哭泣，遂允收留偵察來歷，及至打開書皮觀看，果然來了姓劉名雲，年方一十四歲，姐姐屈指一算，咱全家落江之時，爲姐只九歲，你只五齡，今年你一十四歲，大概必是吾弟了，遂慙息老寨主到外書房會客，看看你的像貌是否相符，老寨主一看，果然與姐姐所說的像貌無異，及至問你的籍貫，你胡謔一回，並無一句實話，老寨主到後寨對姐姐言說，你的籍貫不對，也不是總兵公後人，姐姐我仍然堅持說是我兄弟劉雲，想必別有緣由，不肯說出詳細情由，於是老寨主才出主意，暫將你收留，同你到八松嶺，將父母被難落江之故事與你講演，倘若你是劉門之後，必吐露真情，昨夜才將你陪到八松嶺，你用藥喂毒羨裴將人家打啦，初次見面，你就用毒藥暗器，暗算人家，姑娘語至此，便哭泣着叫道，劉雲，劉雲，你於心何忍，再者你對得起泉下的一雙父母嗎，姑娘一面說着，一面淚如雨下，劉雲說道，姐姐不要傷心，老寨主的傷好治，先前不是不知道道細情嗎，兄弟上山並不是專爲暗害老寨主去的，皆因爲張德福誣蔑姐姐與老寨主許多的不堪

入耳之言，我一想連張德福都算上，一個好人也沒有，兄弟若知老寨主是南俠老王靈，兄弟天胆也不敢觸犯，咱們別的事情全都攔在一旁，我趕緊進山給老寨主治毒藥，去，姑娘說道，那就不用你費事啦，老爺子自己有破毒藥之法，我見老寨主說話的精神與跑的步法，絲毫不亂，大概不至於有性命之憂，劉雲聞聽此言，愕然說道，連我義父對我都未曾言過破法，何以錢家獨門的暗器別人有破法呢，姑娘說道你就不用多想啦，老寨主與錢士忠的交情比你近的多，四大鏢頭，情同骨肉，蕭銀龍叫道，劉賢弟，你問問姐姐，秦尤果然落在連雲山沒有，倘若落在連雲山，咱們將他的案子及張德福採花殺命大事，暗暗進山，報告老寨主，老寨主與勝三大爺情同手足，勝三大爺的事，如同老寨主的事一樣，此一去秦尤與張德福必定遭擒，劉雲方一問姐姐劉鳳蘭，姑娘說道，我沒有先合你說過嗎，內寨裏一個男孩都不許進去，我焉能知道什麼秦尤呢，張德福既有這宗事，老寨主是萬不能容，蕭銀龍道，姐姐您由打山裏出來工夫也不小啦，老俠客的傷痕究竟不知怎樣，您還是自己回去，將店中之事略略的與老俠客說一個底兒，然後我們便想法子見老俠客捉拿張德福，還有一樣要緊的事，在山上被姐姐所擒的那位，並不是外人，他父與四大鏢頭都是磕頭的弟兄，他乃是秦家峪秦二爺的大少爺，他在北京王府當差，請假回家省親，在此地遇上我們啦，我們是請出人家來幫忙的，姑娘又叫道，衆位兄長賢弟，劉雲年經不知事務，求衆家兄長賢弟，千萬多要照拂，黃爺與蕭銀龍說道，請姐姐放心，劉賢弟與我們如同親兄弟一樣，無論什麼事，他沒有不聽的，您就請回山寨，看看老俠客的傷痕吧，並求姐姐將此間大概情形與老俠客稟明，劉雲就到連雲山請罪，皆因爲秦尤是盜燈的正凶，關係最大，倘再行逃逸，我們衆人就有性命之憂，姑娘與兄弟乍見之下，恨不得立刻將兄弟帶到連雲山請罪，姐弟團圓，戀戀不

捨，那裏肯立時就回山，還是劉雲催促姐姐趕快回山，倘若消息走漏，秦尤逃走，兄弟就有拒捕毆差之過，姑娘眼含痛淚說道，此事也不必我自己回去，還是大家同我上山，劉雲說道，也好，咱們趕快看看老爺子的傷，雖有破法，倘有不測爲之奈何，蕭銀龍聞聽，遂將大衆欲進連雲山之事，告訴了忠義太歲梁芳，衆位這才起身，此時天光已亮來到水路，兩名嘍卒一看，有六七位男子，姑娘在先帶路，兩名老嘍卒交頭接耳說道，爲何姑娘帶着那些男子，說着話姑娘已到水邊，叫道，水手攏岸，水手說道，若是光姑娘一人當然攏岸，姑娘爲何帶着許多男子，老秦主怪罪下來，誰人擔待，劉雲一聽水手不攏岸，船離岸不過一丈有餘，劉雲冷不防一個箭步，躍上船頭，叫道，水手快快攏岸不然即殺爾輩，水手無法只好攏岸，衆人上船，姑娘將兄弟相認之事，對水手言明，水手說道，事已至此，只好姑娘給我們作主，說着話已到後寨，劉鳳蘭說道，且叫他們衆位在牆外等候片刻，我姐弟且進裏面，將所有一切先報告老秦主，然後叫他們衆位聽請，劉雲將意思報告衆人，衆人俱都點頭答應，劉雲與鳳蘭姑娘縱上牆頭，進了內寨，姑娘說道，這是後寨，向前去再過兩道院就是老爺子住所，姐弟說着話來到前院，東廂房三間，姑娘說道，這是老爺子寢房，姑娘遂拖竹籬而入，慢慢叫道老爺子，老英雄聞聽痰嗽一聲說道，是鳳蘭嗎，書中代言，老秦主受了毒疾，自己用刀割下指肚大一塊肉去，雖然不甚重，但是那大年紀，如何受的了金刃之傷，翻來覆去，方才睡了覺，聞聽姑娘來啦，老英雄將姑娘喚入，劉雲也走到門前，姑娘問道，老爺子傷痕怎樣，老英雄長嘆一口氣說道，不要緊，好一個劉雲老夫若將他拿住千刀萬剮，姑娘說道，老爺子您別生氣，那人正是我那苦命的兄弟劉雲，姑娘方說出劉雲二字，羊羔吃乳跪在床沿下，叫道，劉雲還不過來與老爺子陪禮，劉雲聞聽掀開門帘進到屋中雙膝跪倒，

叫道，義父，你老人家是我劉氏門中救命的恩人，孩兒不知，老英雄站起身軀，說道，劉雲你不仁，我就不義，山牆上摘下跨虎籃，明煥煥奔劉雲剝去，只見劉雲低頭受死，一語全無，跨虎籃堪堪落到頭上，姑娘一伸手將老英雄胳膊肘托住，說道，義父大人看在我死去的父母面上，給劉家留一條根吧，老英雄哈哈一笑說道，姑娘，你不托我胳膊，我也不殺他，他拿藥鏢傷我，我都不殺他，我試一試宦家兒的心腸耳，老英雄又說道，孺子誠可教也，十四歲的孩子，能夠引頸待死，不與老夫反對，不知者不作罪，先前不知老夫之爲人耳，語畢，用手一摻劉雲，叫道，劉公子請起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姑娘說道，請義父上坐，又叫道，兄弟，你重拜義父大人救咱們的大恩，劉雲不敢待慢，趕緊磕了三個頭，南俠老王靈說道，不用拜了，咱父子且到後寨講話，爺兒三個來到後寨，老寨主問道，公子你到連雲山果爲何事，姑娘說道，您就叫他劉雲不必稱他公子了，劉雲說道，義父老人家，我大哥黃三太由杭州壁霞山雙松嶺解國家要犯秦尤，走到蘇州地界被賊人識破救去秦尤，那秦尤兩次夜入皇宮內院盜取聖上的九龍盃，國母的珍珠汗衫，書要簡斷，不可重敘，劉雲將秦尤脫逃始末根由，對老英雄說了一遍，並將福雲居之事也告訴了老俠客，直談到本山大寨主刀殺五命採花作案，忠義太歲梁芳受傷等事，說到黃三太衆人，現在牆外等候，老英雄問道，都是何人之後呢，劉雲說道，俱都是明清八義的後人，勝三爺的高徒，老英雄長嘆一聲說道，我也聽了一面之詞啦，你趕快請小弟兄進後寨見我，劉雲答應一聲，轉身來到後寨牆外，說道，老寨主請衆位兄長，工夫不大，婆子開了後寨門，將兄弟六位引入，南俠老王靈已迎到門首，衆人一看南俠老王靈，年過古稀，精神百倍，真有出世離塵之概，黃三太等常聽勝爺說，王靈是大拜兄，黃三太等不敢怠慢，爬在地下叫道王老伯父，小侄男等與伯父磕頭，老俠

客哈哈大笑道，衆位賢侄少禮，且請屋中落坐，愚伯尚有話說，衆小兄弟磕完頭站起身形，跟隨老俠客進了東廡房，老俠客叫道，衆位賢侄，我隱姓埋名已二十餘載，合山之人，全都知老夫叫虎頭大王方冲，王靈二字，誰也不曉，都只爲收留義女洩漏了我的真名，我要求衆位一件事，以後見了我那勝三弟，千萬不許提我的真名，我在此山，無事不常下山，只知耕耘，不曉其他，前幾日有秦尤來到，下帖拜望，皆因爲他是明清八義後人，我將他接進後山，秦尤一見我磕頭便拜，言說勝英要剪草除根，所有綠林道犯的大命案，勝英都按在他的身上，我一聽此言，我恨曠怨勝英不仁，我就給了他幾百兩銀子，打點了細軟物件，派老嘍卒雇了一隻大船，送他回太倉州，叫他携眷遠逃，永遠也不許再露面了，秦尤這一遠走，永遠也拿不着啦，勝三弟的官司永遠也完不了啦，他們就將我帶到當官，我打縱放秦尤的官司，救秦尤不死，完勝英的官司，大衆聞聽一怔，金頭虎說道，你老人家別打這場官司先叫我勝三大爺打官司，然後我爹再替我打官司，黃三太說道，我恩師豈能讓你老人家赴湯投火，你老人家的事，若被我恩師知道，他老人家還得替你老人家去呢，蕭銀龍杏子眼一轉，口中叫道，伯父，秦尤已走，暫且不成問題，也不必解決，先將大寨主張德福拿獲已免逃逸，老寨主說此話誠然，蕭銀龍又說道，我們還有一位朋友，被劉鳳蘭拿住，他是雙錘將秦格良的少爺，老寨主未等銀龍將話說完，叫道，婆子傳話，將秦少爺放回，老嘍卒由聚義廳將秦浩遠縛着二背推來，老英雄親解其縛，劉雲說了底細，秦浩遠磕頭拜見伯父，老英雄一笑，說道，一輩新人換故人，長江後浪催前浪，盟弟之子都成了了，老英雄遂叫衆人在聚義廳四外埋伏，然後一擊雲版，前寨方起床梳洗，聞聽聚義廳上擊雲版，俱都雲集聚義廳，南俠背後揹定跨虎籃，到聚義廳咳嗽一聲，坐在金交椅上，張德福帶領衆人俱站立兩邊，張德

福開言說道，老爺子爲何這早升應有何要事，南俠說道，大寨主人位齊了嗎，張德福回說都齊啦，老英雄坐上說道，衆位也有見過我的，還有來二三年沒有見着我的，然而衆位來到小山的時候，我俱都傳山令，我這是庄稼山，不作搶奪的買賣，不許採花殺命，前幾天蘇州府城裏關廂有刀殺四命拒捕毆差之事，又有劫船搶客之事，傷了客人水手，連保鏢的共合傷人命六七條，有會水性的借水遁逃走。此事你們二十七位寨主，但不知是那位作的案子，誰的案誰說，你們若是說了自己去打官司，沒有列位的事，誰作的案，若是不說，倘被官人知道連雲山所爲，必然前來抄山，那時也是全山盡毀，誰作的案子快說，若不然我先亮跨虎籃將你們這二十七位暫首，然後我自盡，說着話，噹啷啷一聲響亮，亮出跨虎籃，二十七家寨主面面相覷，老寨主問的很急，大衆無法，只可說道，老寨主請息怒，這都是大寨主作的案子，我們未敢助惡，老寨主說道，張德福，你與他們二十六位對詞，張德福聞聽，吓的顏色更變，閉口無言，老寨主說道，理屈詞窮，必是你所爲無疑了，賊人心中暗說，三十六招走爲上策，只要我一沾水，就算逃啦，一退步，縱上聚義廳，由前坡到後坡，方要下房，有一人二指一按繃簧說道，萬惡之淫賊那裏逃走，出其不意賊人中了袖箭，翻身落房，起來方要逃走，縱過來一道黑影，喊道，小子你那裏走，過去一脚，又將賊人踢倒，西敵廳下來兩人，南配廳縱下兩人俱都明煥煥亮出兵刃，楊香五回去，將賊人綑綁起來，聚義廳羣英雄俱都愕然，老寨主說道，衆位寨主不必驚慌，決沒有大家之事，老寨主又說道，水旱田每年取下來，除去挑費，大衆均分，今年方才七月，尙未到秋後，水旱田沒有希望，趕緊將你們自己私蓄收拾好了，各自下山，不准再入歧途，大寨主採花殺命拒捕毆差，他去打他的官司，秦尤是我縱放的，官司我打，你們各去回家骨肉團圓去吧，後寨可不許去，倘若違令，仍

照山令施行，大衆俱都說道，我們廿六人願與老寨主生死相共，不願獨生，因老寨主對待我等恩深義重，豈忍斷然離別。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，老寨主哈哈一笑，說道，老夫領大衆的情了，但是不是那樣的事，大家趕緊照我的話快辦去吧，千萬身歸正業，勿以身試法，我七十多歲之人，還能活一百年嗎，風燭之年，死不足惜，大衆前程遠大，望好自爲之，老英雄語畢，淚如雨下，衆人也全都落淚，大衆見老寨主言由中發，也只是各收拾自己的東西，紛紛下山回家去了，老英雄又將自己的歷年積蓄，叫後寨的丫環婆子老嘍卒等均分，惟有姑娘的四隻箱子不動，鳳蘭在老寨主身旁，老英雄回頭叫道，女兒你把鑰匙取出，打開這四隻箱子，又叫道，劉公子請過來，這兩隻箱子是在江中打撈令尊的尸體，撈上之物，乃是令先君爲官時的儲蓄，父業子受，這兩隻箱子是老夫保鏢及種地所獲之財，給我女兒作爲嫁粧，你爲胞弟應與姐姐擇夫而室，可千萬要文武全才，莫負了老父一片苦心，大概令先君家中還有田產，日後你起靈回家另葬，又道劉雲，我教養你姐姐八九年的工夫，今已十八歲了，也不是老父誇口，可稱文武全才，又叫道，姑娘，你已後出閣，千萬可記住一言，溫良恭儉讓，姑娘落淚答應謹遵義父之命，老英雄又說道，我放秦尤，我打官司，張德福拒捕毆差，採花殺命，他打官司，衆位先將我網上吧，大衆聞聽，全都面面相覷，黃三太說道，我等送你老人家到案，我師傅豈能饒我們，老英雄說道，爺作爺當，兒作兒當，公事公辦，秦尤遠走高飛，你們衆位怎麼交待，傻英雄金頭虎說道，都叫張德福打了這場官司就完啦，老英雄說道，張德福自有口分辯，臨到當堂，咬出老夫，仍然不免打官司，此乃虧心之事，豈可作去，金頭虎說道，老大爺，我有法子，叫他當堂說不出話來，遂叫道，楊香五，你將匕首刀拿來，金頭虎用手將張德福鼻子一頂，用刀將嘴撬開，遞進刀去，刺下半個舌頭，張德

福鮮血直流，金頭虎說道，無論到那衙門裏頭，他都說不出來話，只好打啞謎，老寨主說道，他會寫字，他會搖頭擺手，此爲下愚之計，官司還是我打，賈明舉掉半個舌頭尖對老寨主說道，您看看，老寨主一看，是一塊舌頭尖，說道，賈明何必出此一舉，招人物議，老夫是非自己打官司不可，金頭虎說道，好好好，就叫您打官司去，金頭虎遂叫道，香五李煜秦爺，你們付耳過來，金頭虎對這三位如此這般，派他三位去辦，叫道，老寨主你非打官司不可，老寨主說道，那是誠然，賈明說不打官司也得行啊，我還怕你跑了呢，帶上點東西吧，一抖飛抓百練鎖，老寨主一伸頭，將老英雄鎖住，姑娘一看，心中說道，原來是假厚道，仍然叫我義父打官司，金頭虎提着鎖練就走，走到頭道山口，賈明將鎖練一摘，說道，您上那打官司去，您幫劉雲起靈去吧，姑娘說道，義父您千萬別固執了，有您一日，我不出門子，我伺候你老人家幾年，老英雄心中說道，這更壞啦，我要再活個十年八年的，豈不誤了我女兒青年，老寨主說道，你們不叫我打官司，我仍然回去，我還佔我的山，嘍卒寨主知我回山，不等三日就能復如舊觀，金頭虎說道，你老人家回不去啦，您向山裏看看吧，老英雄回頭向山裏一看，烈焰騰空，瀾漫遮天，老英雄長嘆一聲說道，我欲打官司你們都不叫我去，好好，我自有主意，老英雄說完了話，翻身向山環裏便跑，衆人在後追趕，鳳蘭姑娘在後面大聲喊道，義父意欲何爲，千萬看在苦命的女兒身上吧，跑到西山環，老英雄才止住脚步，大衆已竟趕到了，老英雄遂對大衆說道，老夫縱放秦尤，賢姪們不能早日完案，我也沒有別的法子，我一死了事，又向姑娘說道，賢孝的義女，爲父與汝永訣了，現在有你的胞弟，可以給你擇夫嫁主，你姐弟還緊記老夫一語，男要忠良，女要貞節，話畢，老英雄雙手一抱頭顱，跳入萬丈深澗，姑娘方要去拉，已竟來不及了，就聽撲咚一聲，老英雄王靈死於

非命，姑娘放聲大哭，叫道，義父你好狠心哪，苦死爲兒了，你教養女兒八九年之工，女兒立志虔心孝順你老人家幾年，不想你老人家終途死於非命，義父您在黃泉路上等一等孩兒，語畢，姑娘直奔山澗就要跳澗，蕭銀龍在旁說道，劉雲賢弟，還不將汝姐拉住，千萬不要悲哀，老俠客這是恐怕義女不忍義父遠離，故此行此短見，諸位請想，此山是老俠客自己所開，地理必然熟悉，你們衆位看看，這道山澗雖然深不見底，乃是活水，水聲潺潺，必然通達河海，老俠客會水，借水路遠走，他年父女必有相逢之期，劉雲將姐姐一把揪住問道，老爺子水性如何，姑娘說道，水性甚高，劉雲說道，據銀龍六哥所言，老俠客借水遠走，未嘗不對，姐姐請釋悲哀，以後自有相逢之日，經銀龍這麼一解釋，衆人也俱都明白，大家這才預備船隻，押解着張德福先夠奔悅來店，書要簡斷，天交晌午，衆人到悅來店，黃三太偕同忠義太歲梁芳，押着張德福解往蘇州府，萬丈分水小白猿幫助劉雲姐弟起靈，張德福到了蘇州府衙門，將刀殺五命搶劫船客之事，俱都招認，書中代言，張德福以筆寫字招認，三太與忠義太歲梁芳二人將老英雄跳山澗尸骨無存，報告了蘇州府，蘇州府詳了公文，將張德福送到江蘇院衙，欽差大人過堂，問成死罪，即將張德福斬首於蘇州，行文書各州府縣，捉拿秦尤，捉獲後就地正法，閔德潤自己打了盜燈的官司，殺於北京，閔德潤雖身首異處，落了個孝義二字，小弟兄們將公事交待完畢，俱各回歸鏢局，暫且不提，翻回再表正文，且說勝三爺自雙松嶺壁霞山與劉士英結爲金蘭之好，劉士英父子回家爲農，棄了山寨，勝爺獨自一人回歸直隸鄭州，沿路上曉行夜宿，看了些青野景况，走到江蘇地界，躲着鏢局子走，一路上無書，這日勝爺來到直隸鄭州，書中代言，直隸鄭州古城村路南是勝三爺的宅院，適逢老家人在門前閒眺呢，老家人說道，老當家的，您可來啦，您要再不來，過八月節，我與

勝奎少爺，就要找您去了，勝爺長嘆一聲，說道，從此永不出世了，老人家接過小包裏，進了上房，衆家人都來拜見勝爺，勝爺一看，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童，勝爺不認識，問家人道，這是何人，勝奎答道，去歲孩兒逛鄭州廟，遇此子逢人討錢，孩兒一問他何以幼年流爲乞丐，才知道他本是山東人，與父母逃荒來到鄭州，他父母俱都病故，孩兒遂問他用你當書童願意不願意呢，他一聽很歡喜的，他言說，願意當書童，孩兒遂將他收留在家中，勝爺點頭含笑說道，吾兒倒有惻隱之心，勝爺又問道此子何名，勝奎代答道，此子姓孟名福，勝爺與孟福道，我有心派人將你送到山東，再賜給你幾十兩銀子作本錢，作一個小生意，以免留落他鄉，親戚不能團聚，孟福聞聽，眼含淚答道，老爺子，孩兒蒙少爺收留，雖是當書童，少爺並不以我當作書童對待，再者說我若有親身骨肉，我焉能與父母逃荒至此，勝爺說道，你若願久居於此，老夫將你收爲螟蛉義子，孟福你可願意，小孩也真機伶，聞聽勝爺一說收爲義子，爬在地下就給勝爺磕了一個頭，勝爺哈哈一笑叫道，老人家，從今後你們俱都以二少爺呼之，你們大家待大少爺與二少爺要一律相看，不許藐視，男女下人等，俱都拜完了勝爺，又拜了二少爺，從此後勝爺在家樂守田園，白天教授二位少爺文學，晚間傳授二位少爺武藝，光陰荏苒，時至新年，勝爺遂與鏢局子修了一書，言說自己少年很受了些風塵之苦，得了五勞七傷之病，如今願在家養病，俟痊愈時再回鏢局，望大家都精心生意，等語，鏢局子與勝爺來信，遂將秦尤逃走，南俠老王靈之事，報告了勝爺，勝爺在家納享清福，到了春天再與鏢局寫信，便說舊病未愈，新疴又起，但是不礙飲食，似無危險，秋天必回鏢局子，如此搪塞三年之久，這一日二少爺與大少爺勝奎說道，咱們三年之久，學文習武，大門不出，今天是鄭州廟正日子，咱們倆人到廟上逛逛，您與老爺子告假去，大少爺勝奎，向

來忠厚待人，不肯駁人，遂與天倫告假，勝爺不准，大少爺碰了一個釘子，回到書房與兄弟孟福一說，孟福說道，好辦，咱們煩一個門子自然能行，二娘自年輕守寡，如今五十多歲，老爺子最尊敬二娘不過，哥哥您去求二娘，叫他老人家給咱們告假，列位，勝爺同胞二人，勝爺居長，兄弟早亡，弟婦自幼守寡，眼前並無子女，勝爺收下孟福本來是有心事，因為弟婦守節，膝下無兒，將來爲的是叫弟婦挑選，愛要那個，就要那個，兩門就都承繼有人了，書歸正文，勝爺碰了父親一個釘子，孟福再叫與二娘跟前煩門子去，勝奎可就不願去了，孟福說道，哥哥您不願去，我去，准能辦得到，語畢，孟福跑到內宅，進了二奶奶屋中，正適二奶奶看書呢，孟福站在一旁嘆聲嘆氣，二奶奶問道，福兒爲何愁悶，孟福遂將來意告訴了二奶奶，二奶奶也是年老愛子女，遂到外面大客廳，與奎福二人請假，勝爺說道，二奶奶您有所不知，鄭州廟廟場很大，什麼人都有，兩個孩子武學尙未學成，恐其出外招惹是非，既是您給他們告假，明天就放他們一天假，您可告訴他們，可是同我去，二奶奶又與勝三爺說了幾句家常話，這才同老媽子回歸內院，孟福一聽勝爺允許了逛廟，歡喜之至，第二日勝爺與奎福爺兒三個清晨起來，梳洗完畢，爺兒三位遂夠奔鄭州廟而來，行至鄭州鎮天交吃早飯的時候，爺兒三位遂進了自己的綢店，進了櫃房，掌櫃的與勝爺閒談，二位少爺左右站立，這位掌櫃的是山西人真會伺候東家，愈說話勝爺愈愛聽，書中代言，旁邊站着的二位少爺，勝奎倒不怎麼樣，孟福心裏頭可沉不住氣了，心中暗道，我們好容易煩門子請了一天假逛廟，無故的來到櫃上談開了家常話啦，小孟福思索至此，遂繞到掌櫃的身後，暗暗伸手照定掌櫃的衣服底襟拉了一下子，然後他就走出了櫃房，掌櫃的會意，隨後也跟他出來啦，問道，福少爺，你有什麼事，孟福說道，掌櫃的你有所不知，我們老爺子三年之久，竟在

家中教授我們哥倆文武，足不出戶，今天二奶奶給我們告的假，放一天學，同着老爺子爲的是逛廟，你們這一談話，愈談愈多，豈不誤了我們逛廟，掌櫃的說道，那可怎麼辦呢，孟福說道，有法子，您回去再與我們老爺子談幾句，便叫廚房開飯，然後您給我們求情，叫我們哥倆逛逛，上外面吃去，省得站在老爺子背後不方便，你那麼一求情，老爺子必然答應，老西答道，好辦好辦，這個我能辦，老西由外面回來，又與勝爺談了幾句，便給二位少爺求情，勝爺一想，本是逛廟來的，叫他二人在背後站立，也難以爲情，遂叫道奎兒福兒，你哥倆先到廟上遊玩遊玩，隨便在外面吃飯吧，勝奎與孟福二人，連聲答應，出了勝成興綢店，奔廟場而來，二人這一逛廟，出了一場是非，大鬧鄴州廟，勝三爺二次出世，兄弟二人來到廟前，進了大飯莊，勝奎是本鄉財主，飯店掌櫃認識，叫道，勝大少爺，您請客嗎，勝奎說道，我不請客，我們哥倆前來吃便飯，掌櫃的說道，請大少爺要菜吧，勝奎要了一個紅燒裏脊，一個燴鮮蘑加笋片，一個佛手疙疸炒裏脊絲，一個三鮮肉，工夫不大，跑堂的將菜端上來，燙了兩壺乾酒，哥倆在樓上喝着酒，就聽各椅子上有說閒話的，今年三關廟前設立了一個大把式場十分熱鬧，還有一個老頭練打標槍，槍打紅星，百發百中，刀槍棍棒，武藝出衆，據那練把式的說，並不是人窮當街賣藝，虎瘦攔路傷人，他們說鄴州廟有一個人物，姓勝名英字子川，人稱神鏢將，他們與勝某有隙，前來找勝某來啦，有姓勝的親戚朋友給帶個信，叫他來會會，又聽又一位山東人說，練把式就練把式得啦，敢提找勝三爺，那個保鏢的不跟勝三爺是朋友，這不是找栽筋斗嗎，棹上紛紛議論，孟福對勝奎道，哥哥，您聽見沒有，臭練把勢的，敢在鄴州廟上指名道姓，要找咱們老爺子，有多麼可惡，勝奎一笑，說道，兄弟，別聽那個，這都是練把勢的鋼條子，爲的是說大話多賺錢，你看看燴鮮蘑加笋片

有多好吃呀，喝酒喝酒，別聽閒話，孟福聞聽，眉攢一皺，心中暗道，我義父一蹶脚十三省亂顛，我奎哥哥這樣軟弱不堪，思索至此，心生一計，叫道，兄長，我肚子疼痛，我要出恭，勝奎不知孟福是撒謊，遂說道，飯莊後就是廁所，快去快來，小孟福答應一聲，手着肚子，下了酒樓，直奔三關廟前而來，真是裏三層外三層，人山人海，孟福擠到把勢場子之內，見正北面有一張八仙棹，兩條板凳，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着一位老者，三縷短髯，絳紫色壯帽，藍綢大氅，絳紫短靠，背後揹定十二棵標槍，襯烈火苗兒，十字絆英雄帶，捻着三縷短髯，旁邊五位年輕的，短衣襟小打扮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兵刃架子上十八般兵刃件件皆全，外有三條大蠟杆子，聽那位老頭說道，昨天我練了一天標槍，姓勝的沒敢露面，你們那位今天下場子，請請，有一人穿一身青衣，姓吳名陞，面上白圈癬，大圈套小圈，外號人稱花面鬼，口中叫道，師傅，今天我請一請，語畢，來到場子當中，抱拳說道，衆位，我們可不是賣藝的，我們由打南七省，萬水千山來到貴寶地，爲的是找一位有名的人物，有一位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英，此人與我師傅有仇，爲的是前來報仇，我們在場子裏等他三天，三天之內，他要不來，我們就要上他家裏去找去啦，看熱鬧的衆位朋友，有與姓勝的認識的，或者是街坊鄰居，請費神，給他帶上一信，就提三關廟前有一個把勢場子，是找他的，昨天我們等了一天啦，今天又半天啦，三天之後不來，必到古城村去找，孟福聞聽，果然練把勢的口出不遜，遂用手分開衆位，甩大氅，縱進把勢場子，口中說道，你們是那兒來的野練把勢的，我乃二公子孟福是也，練把勢的吳陞正在得意揚揚，見進來一個十幾歲的嬰童，口出不遜，吳陞是掄拳就打，孟福接架相還，戰到十幾個回合，列位，孟福白天讀書，夜晚練武，那是吳陞的對手，看熱鬧的，齊說勝家二少爺年輕，把勢不錯，別看不是練把

勢的敵手，武藝總算不錯，此時孟福已竟只有招架之工，并無還手之力，書中代言，勝奎在酒樓上，自己獨酌，工夫很大，不見兄弟孟福回來，心中暗道，孟福許是去找練把勢的去了，勝奎思索至此，遂由腰中取出一錠銀子，叫道，跑堂的這是二兩銀子，除去飯錢，存在賬上，給你們兩吊錢的酒錢，跑堂的謝了謝大少爺，勝奎下得樓來，直奔三關廟而來，在路上就聽有人談論，這個鄭州廟可熱鬧啦，勝家二少爺現在踢把勢場子呢，勝奎一聽，心中暗道，果然是他踢場子去了，於是勝奎緊行來到三關廟前把勢場子，分開衆人，說道，衆位鄉親費心費心閃一閃，衆人有認識的，說道，勝大少爺來啦，閃開閃開，勝奎進到場子之內，大聲叫道，兄弟，還不退下來，爲什麼攪鬧人家的場子，孟福此時只有招架之工，並無還手之力，遂退下來說道，哥哥，也不知道那來的野練把勢的，口口聲聲，要找老爺子，勝奎并不答理他，叫道，兄弟你且後退，沒有你的話說，孟福不敢多言，臉面通紅，站在一邊，勝奎拱背躬身說道，練把勢的老師夫，我兄弟年少無知，攪鬧您的把勢場子，當誤您的工夫，我倍償您的損失，椅子上的老者遂問道，你是何人，勝奎說道，我姓勝名奎，老者又問道，勝英是你什麼人，勝奎答道，那是我的家嚴，老者聞聽說道，你就是勝英的兒子，今天可出不了場子，說着話叫道，吳陞打他，打了他勝英就出頭啦，大少爺聞聽，不由得大怒說道，你們是那裏來的野練把勢的，來到此地擺場子，不去拜望老前輩，倒也罷了，還無故的口出不遜，找勝三爺，姓勝的無事不找事，有事不懼事，說着遂將大衣脫去，亮開架式，吳陞趕奔近前，劈面就是一拳，勝奎接架相還，二人戰了三四十個回合，勝奎一看練把勢的武術不弱，遂將勝家獨門的武術施展出來，用了一個勾腳連環腿，上面用指一點吳陞的面門，下面燕雲快靴，一勾練把勢的腳後跟，先點本是虛招，底下腳勾上啦，上面變了一個劈山

掌，將練把勢的打倒，看熱鬧的一陣大亂，說道，還是勝家門上的武術好，老者見吳陞落敗，遂站起身軀，叫道，勝奎不要逞能，你出不去把勢場子，老者脫去大衣，過來便與勝奎動手，書中代言，勝奎武術雖然不惡，可不是老者敵手，二人這一插拳動手，勝奎只有招架之工，並無還手之力，此時就聽外面有人喊道，有十二位鏢頭來啦，又聽有人大聲喊道，衆位你們看看，奎兄弟在那裏動手呢，愈道，此人是誰，乃是神拳無敵小太保王九齡，他是鎮九江屠案屠大爺得意的門生，叫道，奎兄弟退下來，我踢他的場子，語畢，由馬上跳下來，脫去了大衣，由馬鞍轡上摘翹尖式鋼刀，套挽手攪刀，進了場子，那老者一看，說道，你們俱是勝英的餘黨，你們去叫勝英去，你們不是老夫敵手，王九齡那聽那個呢，叫道，老匹夫着刀吧，老者說道，徒弟們取過大蠟杆子來，徒弟將蠟杆子取過，老者接杆子在手，王九齡舉刀便刺，二人動起手來，戰到二十餘個回合，大蠟杆將刀綑飛，王九齡向南一跑，老頭的大杆子向王九齡左腿點去，將王九齡綑起四五尺高，摔在塵埃，又過來一位身穿一身青的，手使雙鋼過來動手，戰了五七個回合，一杆子將那使鋼的打倒，不到一個時辰，老者戰敗了六個保鏢的，那六個保鏢的一看武術好的，俱都落敗，可就不敢上來了，奎少爺一看衆人全都栽了筋斗啦，遂拾起王九齡的單刀，與老者再戰，老者的杆子滑拿綑扒攔，劈碰蓋挑扎，竟走勝大少爺的致命處，列位，難道說練把勢的就不怕人命關大嗎，書中代言，這六個練把勢的都是江洋大盜，就是出了人命，官兵來了，他們也能走得了，且說奎少爺正在力盡聲嘶之時，十二位鏢頭面面相覷，孟福呆呆發怔，就聽西南角上，痰嗽一聲，厲聲叫道，好大胆的孺子勝奎，爲何與你二叔動手，秦二弟不要生氣，愚兄勝英來也，衆人一見勝爺來到，閃開了一條道路，勝爺進場子當中，勝奎縱出圈子外，秦義龍止住了手，列位，勝爺是

怎麼來的呢，皆因有緞店學生意的，前去逛廟，看見勝奎等踢場子，那年輕趕緊跑回綢緞店，叫道，老東家，三關廟前大老爺踢把勢場子，動了刀啦，勝三爺還沒答言呢，山西人掌櫃的說道，我的奶奶，這可怎麼了，勝爺說道，掌櫃的不要驚慌，您是正式商界人，不曉得我們這宗買賣，我作的這宗買賣，總得帶着刀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動刀，既是敢與我們父子動手的，必然是驚裏奪尊之手，軟弱的也不敢，趕緊叫年輕的與我備馬，復又叫道，老管家，你速騎馬回家去，給我取刀鏢甩頭，快去快來，年輕的備馬，老家人回古城村取兵刃暗器，勝爺披上大氅，由年輕的手中接過絲韁，上了坐驢，夠奔三關廟，來到把勢場前，一看人山人海，站在高埠處一看，原來是飛賊秦義龍，老英雄走入場子叫道，秦二弟不要生氣，看在愚兄面上，讓過勝奎孺子吧，勝爺緊跟着又說道，賢弟，你來在鄭州鎮，何必設擺把勢場，請賢弟收拾了吧，你來在鄭州，愚兒不是說句大話，有你吃的，有你喝的，你逛完了廟，到在愚兄家中住些日子，臨走有賢弟你的盤費，勝爺這一與秦義龍恭而敬之，秦義龍面上一陣紅，一陣白，將手中大杆遞給徒弟，叫道，勝三哥，咱哥倆的過結，您大概也不能忘記，沒有別的，咱哥倆過過招吧，勝爺聞聽一笑，叫道，秦二弟，愚兄年已過七十的人啦，這三年愚兄在家閒暇無事，耕耘爲業，武學的工夫，扔下三年之久，刀槍棍棒久未沾手，不是前三年的勝英了，愚兄焉能是賢弟的敵手，望賢弟讓過愚兄吧，就算愚兄輸了，秦義龍說道，勝三哥，您就是有蘇張陸賈之舌，也不能不過招，小弟千山萬水來到鄭州，專爲找勝三爺您來的，輸在您的手下，小弟心服口服，勝三哥您不要動唇齒了，勝三爺一看秦義龍是非動手不可，勝三爺說道，好好好，愚兄陪賢弟走上幾趟，但是點到了就算完啦，還請賢弟讓愚兄一個年邁，語畢，勝三爺脫去大氅，抱拳說道，賢弟請上招吧，秦義龍並不客氣，夠

上部位，與勝爺插拳動手，要按秦義龍的武學可不弱，但是一跟勝爺動上手，可就有點不行了，二人走了二十餘個回合，秦義龍劈面一拳，勝爺將他的腕子捋住，叫道，秦義龍你去吧，底下一抬腿，照軟脅梢上一脚，秦義龍倒也聽說，撲咚一聲，鬧了一個坐墩，秦義龍滿面通紅，爬將起來，說道，勝三哥拳算我輸啦，我的大杆子有拿手，咱哥倆遞遞兵刃吧，勝爺說道，有何不可，秦義龍叫道，吳陞，將大杆子遞過來，吳陞挑了一根分量重的，遞給秦義龍，勝奎也過去挑一根，遞給勝爺，二位接過一頓兩條杆子，吞吐撒放，猶如兩條怪蟒一般，這一遞上手，兩條杆子蛟龍出水，怪蟒纏身，兩條杆子尖擰在一處，書中代言，這大杆子纏在一處，誰要撒手，算誰輸啦，勝爺一較勁，叫道，秦二弟撒手，秦義龍就覺虎口發酸，不能扎擰，將大杆子鬆手，綑出去有三丈來高，勝爺恐怕秦義龍的杆子碰着看熱鬧之人，急忙用自己的大杆子，又將秦義龍的杆子纏住，看熱鬧的都齊聲喊道，還是勝爺工夫好，勝爺說道，衆位鄉親，這是我盟弟不是外人，讓我一招，秦義龍含羞帶愧道，拳脚與杆子我都輸啦，今天我跟您說一句明亮的吧，前三年我在羣英會上。被您打了一標槍，我有點窩心，因此我回到家中又練三年標槍，今天沒有別的，咱哥倆再過過標槍，我若再輸了，我抱頭南下，心服口服，勝爺說道，秦二弟你現在能打多遠，秦義龍說道，我能打三丈裏外，勝爺說道，我仍站在兩丈七八之內，賢弟你若能將我衣服損傷，那就算我輸啦，對於別的上還是更沒有問題，我能立給你字據，你要傷了我的性命，叫勝奎取回死尸私官兩面沒有賢弟你的相干，語畢，勝爺站在南面，秦義龍站在北面，相距兩丈六七尺遠，秦義龍左手扞右邊的標槍，一抑手不偏不倚，直奔勝爺心口窩打去，標槍離勝爺胸前一尺來遠，勝爺一歪身軀，閃開標槍，標槍方然落地，第二隻右手的標槍又到了，正打勝爺咽喉，勝爺縮頂蹶頭法，

第二隻標槍打空，第三隻緊跟着奔勝爺腎囊打來，勝爺閃展騰挪，秦義龍的標槍雙手，左一隻右一隻，猶如雨點般打來，第四隻第五隻，左右井肩穴，第六隻第七隻，左右腿腋，第八隻左虎眼，第九隻右虎眼，第十隻左腿迎面骨，第十一隻右腿迎面骨，第十二隻奔擊丸打來，就看勝三爺上邊的縮頂藏頭法，下邊向上縱，右邊的向左閃，左邊的向右閃，閃展不及，下邊用靴底踹標槍，上邊用手打標槍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十二隻標槍一霎時打完，勝爺站穩身軀，一伸手說道，秦二弟我接了你兩隻標槍，你屈尊屈點吧，你也站在南邊哪，勝爺說着話，走到北面上垂手，秦義龍走到南面，書中代言，十二隻標槍，勝爺接了兩隻，地上落了九隻，小孟福在旁邊看出來啦，低聲叫道，奎哥哥，十二隻標槍，老爺子接了兩隻，爲何地上尚有九隻呢，勝奎說道，你不要多說啦，都是你惹的禍，還七嘴八舌的，孟福咋舌不語，此時外面馬踏鑾鈴響，老人家將勝爺兵刃暗器取來，勝爺說道，不用我自己的兵刃啦，此處都有，家老人在一旁站定，勝爺托着兩隻標槍叫道，秦二弟，我打標教授徒弟，都有規矩，臨打的時候，先示敵人一個着字，勝家的迎門三不過，上中下，中上下，下上中，勝爺語畢，仰左手的標槍叫道，秦二弟，着，秦義龍目不轉睛，一看勝爺的標槍出手，他自己心中說道，還是勝英標法好，我又白練了三年，書中代言，秦義龍的標槍出去，尖子還是擺，勝爺的標槍打出來，四平，猶如一條平綫的一般直奔秦義龍打來，標槍離着秦義龍一二尺遠，秦義龍一閃身軀躲過，秦義龍說道，你也沒打着我，勝爺說道，你看標槍落地，不與你的標槍落地一樣，秦義龍回頭一看，標槍插在就地，直立不倚，勝爺又叫道，秦二弟，你再看看右手的標槍，胳膊肘不離脅際，就憑手腕的力量，要是用胳膊肘的力量，贏了你都不算高明，秦義龍一看勝爺果然胳膊肘不離脅際，一週手腕一隻標槍奔腎囊打來，秦義龍看着

標槍堪堪來到切近，一縱身軀，躲過了標槍，秦義龍說道，你也莫打着我呀，勝爺說道，雖然莫打着你，你看看標槍，秦義龍回頭一看兩隻標槍，東西各立一隻，秦義龍說道，你的標槍打的實在是高，但是沒打着我，勝爺一伸胳膊，叫道，秦義龍你看看，還有一隻，秦二弟這一隻就打着你啦，你可留神，上中下，中上下，下上中，說着話老英雄喊了一聲，着，秦義龍一看，標槍紅綢子條一抖，秦義龍方要躲閃，標槍并未出手，勝爺又叫聲，着，秦義龍一愕神，標槍猶如閃電一般，出其不意正中腿部，秦義龍一退坐在地上，看熱鬧的齊聲喝道，好標呀，好標呀，勝爺對大家道，衆位別這樣，這是我之盟弟，讓我一招，秦義龍在地上坐着起下標槍，鮮血直流，勝爺叫道，秦賢弟，此處離寒舍不遠，請二弟到寒舍休養幾日，秦義龍說道，我不去，您請吧，勝爺叫道，衆位標頭勝奎孟福，秦二爺不賞咱爺們臉，咱爺們走吧，孟福叫道，義父，王九齡被秦義龍打的動不了啦，就算完了嗎，勝爺說孺子有所不知，你知道你秦二叔是幹什麼的嗎，總就是將王九齡的命廢了，也得咱們自己發送去，不要多說，隨老父到鏢局子吧，書中代言，鄆州鎮上，有勝爺的鏢局子，不表勝爺爺兒十幾位揚長而去，單表秦義龍自羣英會上被勝爺打了一標槍，羞愧逃走，回到家中，便叫裁縫給作了八個紗布口袋，裏面裝上白粉，吊在天棚上面，離地一二尺高，老賊在當中一站，將家中常工月工都叫來說道，你們別作莊稼活啦，你們來八個，用此白紗布口袋打我，誰要打在我身上一下，給一吊錢，我站在當中，常工月工一聽，非常歡喜，齊聲說道，好好好，這個比做莊稼活兒輕鬆的多，於是老賊站立當中，先過來八個工人，拿起白布袋兒，一齊向老賊身上打，老賊在當中，那裏躲的開呢，方躲開東邊的，西邊又來啦，工夫不大，將老賊打的成了白人啦，打完了之後，這個說老當家的，我打您三百六十五下，那個說老當家的，

無一不有，銀樓金店，都去搭棚趕廟，秦義龍在廟上亮出了傢伙，遂鋪了場子，口口聲聲要會鬥勝爺，今日勝爺雖然戰敗秦義龍，不忍下其毒手，暗中恩放他，這就叫慈心生禍患，竟受了秦賊之害，秦義龍在廟上鋪好了場子，和尚又勸一回，秦義龍不從，列位，秦義龍廟上鋪下場子，第一日勝爺就知道啦，皆因為有長工月工，逛廟回來就告勝爺啦，勝爺說道，你們逛你們的廟，別聽那個，那是練把勢的鋼條子，為的是多賺幾個錢，千萬別對旁人提這個事，書中代言，勝爺怕二位少爺知道，出了事非，所以勝奎大少爺告假，勝爺不准，然後二奶奶替他哥倆告假，勝爺沒有法子，才應允了他們哥倆，秦義龍在三關廟前鋪一天並沒有什麼事，晚晌回到廟中和和尚說勝爺朋友甚多，鋪一天找個面子就完啦，和尚說了半天，無奈秦義龍是迷人不醒其端，秦義龍說道，我在廟前鋪三天，勝英若是不來呢，我還上他家裏去找他，第二日又鋪好了場子，花面鬼吳陞正在下場子賣狂之際，孟福就趕到啦，孟福被吳陞戰敗，吳陞被大少爺勝奎戰敗，勝奎與秦義龍動手，剛剛不支之際，幸有十二位鏢頭趕到，然後這才接連上勝爺，列位，勝爺此時是趕到啦，將勝奎救下來啦，勝爺就是不到，場子裏頭也有的是勝爺朋友，勝家也栽不了勛斗，開文表過，單說飛賊秦義龍大腿上中了勝爺這一標槍，自己將標槍起下來，鮮血淋漓，滿面羞愧，說道，吳陞你們將兵刃收拾起來，吳陞等將兵刃捆起來，抗在肩膀上縮肩控背，秦義龍一癢一點，大腿上鮮血直流，和尚一看就知道是挨了打啦，和尚將秦義龍讓在禪堂，叫道，秦二爺，咱們是老朋友，所以我才苦口相勸，您不以為然，如今受了傷啦，如何是好，秦義龍說道，頭吊下來，腕大的疤痕，這算什麼，和尚說道，秦二爺您先上點金傷藥吧，秦義龍由兜囊中取出金傷藥，自己向大腿敷上，無奈剛敷上藥，就被血水冲下去，和尚給出的法子，敷好了藥用布勒上，布上繫上帶

子，繫在褲帶上，秦義龍將藥敷好，和尚給派人預備了齋飯，小和尚端上禪堂秦義龍正在氣頭兒上，那裏吃的下去呢，酒飯未用使躺在床上昏昏睡去，天到剛黑時辰，秦義龍的二徒弟，金面鬼樊林，將秦義龍呼醒，口中叫道，老師，你不要窩心，今夜晚間，我帶着薰香盒子，前去古城村勝宅，我將他一家老少，俱都薰過去，殺他全家無門，雞犬不留，和尚聞聽，攔阻說道，去不的，去不的，勝爺家裏丫環婆子都有把勢，倘若被人看破，必有危險，秦義龍說道，用薰香盒子，不怕他有把勢，愈有把勢，夜間愈不防備，薰過去猶如死人一般，用刀殺帶氣的死人，那還有什麼難的嗎，和尚勸說多時，秦義龍仍然不從，金面鬼樊林紮綁停妥，出離了禪堂，縱身形上房，臨行之時，遂叫道，老師，弟子必然捐幾棵人頭來見大家，這位樊林說了大話，出離禪堂，夠奔勝宅取人頭去了，和尚也不敢睡覺，竟等樊林回來，以看究竟，和尚等到三更天之後，仍不見樊林到來，到了三更半天，仍然不見回來，秦義龍放心不下，說道，你們誰去到古城村看看，莫非樊林有什麼差錯，花面鬼吳陞說道，老師你老人家別不放心，樊林先將人薰過去，然後再殺，總得半夜的工夫，秦義龍一看吳陞這小子有點不敢去，自己遂站起身軀說道，我自己走一趟，秦義龍剛才站起身來，就聽山門外有人打門，叫道，神湊子有托條的老合嗎，我渾天下池子入鑿，得的居迷子太亥，旋而風太緊，我不能扯乎，有老合給我遮蓋遮蓋，居迷子我送個你們啦，此時鴉雀無聲，聽的明明白白，秦義龍叫道，當家的，你聽見了沒有，不用問這是有人知道我在這裏，前來給我送盤費來了，秦義龍說至此處，就聽外面說道，老合念緩，我走啦，秦義龍逃出了禪堂，站在角門裏問道，外面那位，外面無人答言，秦義龍夠奔出山門方要開門，見眼前一物，低頭一看是一個大包裹，伸手一提，分量總有一百來斤，秦義龍一提這個包裹，心中暗道，朋友你的

心太狠啦，作賊的至多偷六十二斤半合一千兩，你偷人家這麼些個，你掙的動嗎，無怪乎跑不了，心中一旁思索，將包裹提起，抗在肩頭，回到禪堂中，叫道，老當家的，你看看這位老合真狠，偷人家這些個，說着話，將包裹放在八仙桌上，伸手打包裹，說道，當家的，你看看這個包裹扣兒，真是老合的手法，扣兒是愈捌愈緊，一揪角兒就開，也不是吹，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，真有朋友，包裹角兒用手一捌，打開了包裹，一看裏面是一條油布口袋，二尺多長，一尺來粗，口袋的口兒用藍絨繩繫的活扣，一拉就開，老賊拉開口袋嘴，向八仙桌上一倒，撲咚一聲，只見鮮血淋漓，原來是一個大卸八塊的死尸，人頭是此牙咧嘴，看不出是誰，和尙在屋一看，血中還有一小油布包，和尙伸二指，將油布包兒捏出來，打開一看，裏面是一個白綢子條兒上面有字，是用鉛條寫的，半真半草，看的很真切，上書字奉飛鏢秦義龍知悉，將令徒原物交回，並不短欠，秦義龍一看，咬牙切齒，憤恨難當，厲聲罵道，勝英老匹夫，我徒弟既被汝拿住，害死還不行，你還大卸八塊，送回廟中，老兒勝英你的筋骨，一天不如一天，有朝一日，我若將你拿住，千刀萬仞，老賊辱罵不休，列位，秦義龍罵勝爺，勝爺有點委屈，勝爺本是仁人君子，焉能下此人所不忍的這樣毒手，原來金面鬼樊林去行刺的時候，出離三關廟，夠奔古城村，鹿走鶴行，來到勝爺門前，書中代言，勝爺的宅院，飛賊早就踏過道，知道勝爺的宅院方向，賊人縱身形上房，由頭道院進二道院，過了二道院，來到三道院，見有五間大廳，賊人暗想，這必是勝英的住所五間客廳，可是風火簷，風火簷不好上下，賊人由大廳房上縱到天棚頂上，原來勝爺最愛養花，天棚底下是花池子，栽種些奇花異草，那天棚頂夜間必要拉起來，爲是使花得接露水，賊人伸手一摸天棚杆子，有四寸來粗，賊人拿了一個大頂，手把大棚杆子，由北向南，打算到犄角順着立杆子

下來，賊人順着橫杆拿着大頂，方距離椅角豎杆二尺來遠，就聽叭噠一聲，天棚杆子折啦，天棚杆子這一折，連賊人帶杆子，俱都落於塵埃，書中代言，天棚的橫杆子這頭早有人給刺的破口兒，天棚杆子這一響，西廂房屋中可就說了話啦，哥哥，咱們院裏頭什麼東西響啊，別是有了人啦，東廂房屋中接聲說許是鬧賊啦，這二人一答話，勝爺在大廳中痰嗽一聲，說道，奎兒福兒，不要大驚小怪，鄭州廟乃是藏龍臥虎之地，也許有了小賊啦，咱們是水深，必然魚旺，你們不許大驚小怪，也不許出屋子，叫他逃走去吧，賊人此時手扶就地，方要起來，養魚缸後過來一人說道，輪下吧，一脚把賊人踢倒，此人本是辦這個事來的，身上帶着繩子呢，將賊人踢倒，拉出繩子來就網上啦，叫道，勝三哥，您不用叫姪子們出來啦，這點小事，我替您辦啦，語畢，抗起來賊人就走，勝爺問道，是那一位，就聽那人抗着人走着道兒說道，勝三哥念緩吧，（念緩就是不用說話）此人將賊人抗到東跨院大牆底下，由腰間取出飛爪來，將賊人綁繩抓住，拉着綁繩縱上牆頭，將賊人再提上牆頭，然後又提到牆外，此人又將飛爪取下，抗起賊人來，奔村東而去，村東不遠有叢大松林，將賊人拋到樹林之內，由腰間取出一個包裹，裏面原來是油包裹兒，油布口袋取出來鋪在塵埃上，亮出匕首刀，將賊人左胳膊上的繩子挑開，照定胳膊肘用匕首刀繞着灣一轉，放下匕首刀，嗷叭一聲，將胳膊撈下來，賊人噁呀的怪叫，此人恐怕賊人喊叫驚動居民，用刀先照賊人胸口點了一刀，見賊人一翻白眼，聲息立斷，原來這一刀，給這小子心尖兒放上啦，書中代言，將賊人抗到樹林的時候，半邊還放着燈籠呢，原來都是早預備的，一段一段的將賊人卸了，一塊一塊的裝到油布口袋之內，辦完了事，用沙土擦了擦血，用小笤帚將地上的血跡掃乾淨，由腰中取出白綢子條，用鉛條寫上字，上書字奉飛鏢秦義龍將令徒原物交回並不短少，又用油

布將白綢子條兒包好，裝在口袋之內，將口袋咀繫好，用包裹皮又將口袋一包，將地下諸物俱收拾起來，放在百寶囊中，抗起包裹，夠奔三關廟而來，工夫不大，來到三關廟的門外，這才說那幾句黑話，那幾句黑話，就是廟裏住着老合沒有，我可是老合，我偷了人家啦，得的東西太多啦，護院墜下來了，請你將東西收下吧，我弄不走了，你收下作富裕盤費，秦義龍這小子一聽，他還對和尚說他朋友多呢，前來給他送路費呢，却原來是將他的二徒弟樊林給大卸八塊送回來了，臨到屋中打開一看，也看不出是誰來，一看字柬，才知道自己徒弟被人害啦，如何不怒，破口大罵，愈罵愈有氣兒，愈有氣兒，罵的聲音愈高，正然辱罵，就聽禪堂後窗戶有人說道，唔呀，秦義龍你這個臭王八羔子，爲什麼罵我勝三哥，這個卸人的王八羔子也真是陰險點，原來吾也去啦，吾沒有趕上，你爲何罵我勝三哥，不是我勝三哥辦的事，列位，和尚一看大卸八塊的死尸，就吓得連四方都認不清，又一聽後面一聲唔呀，和尚吓的尿就撒在褲子裏頭啦，老賊五個徒弟死了一個還剩四個，這四個徒弟一聽外面唔呀，全都站起身形，向棹子底下就鑽，飛鏢秦義龍一看，真洩氣，四個徒弟都藏起來了，遂罵了一聲無用的東西們，自己由牆上摘下一口朴刀，一擱一點，出了東禪堂，縱上西禪堂脚尖着穩陰陽瓦，老賊的意思，打算由東禪堂出來，縱上西禪堂，然後由西禪堂後坡逃走，方縱上西禪堂前坡，向後坡一看，就見露出春秋帽，說道，老王八羔子，吾在這裏等候多時，老賊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吃了一哆嗦，書中代言，老賊現在受了傷啦，就是不受傷都不是這人的敵手，沒有法子，一退步由西禪堂下來，再上東禪堂，方上了前坡，向後一看，露出一頂春秋帽說道，老王八羔子，吾在這裏等候多時，你往那裏逃走，還不束手被擒等待何時，老賊又由東禪堂上倒步下來，只可向北跑，方上了月台，打算由月台上往正殿前坡逃走，打算縱過廟脊

，就好逃走啦，方縱上前，就見脊後站起一個人來，頭如麥斗，身體魁梧，一聲吶喊，小子上那裏逃走，我在這兒哪，老賊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孟金龍，老賊心中納悶，金龍不會躡房越脊，他怎麼也上了房啦，老賊不敢戰金龍，倒步撈腰下來，要奔山門，就聽身後有踢啦踢啦聲音，王八羔子那裏走，吾跟着你呢，秦義龍回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歐陽大義士，老賊說道，秦二爺這條老命跟你拚啦，大義士說道，不拚你也走不了，秦義龍抽冷子就是一刀，大義士見刀臨切近，伸手抓刀，一把將刀連背帶刃俱都掙住，老賊當時心中一樂，心說這回你五個手指頭可別要啦，用力一抽刀，無奈用盡平生之力，抽不出刀來，猶如刀鏽在鞘中一樣，老賊恍然大悟道，歐陽大義士有金鐘罩，方要撒手拋刀，歐陽大義士向懷中一帶，底下一腳，正踹在秦義龍胸前華蓋穴，秦義龍焉能站的住呢，一個倒觔斗栽倒塵埃，刀被蠻子搶去，老賊就地十八滾燕青十八翻，蠻子喊道，唔呀壞啦，吾就是不會地躺招，老賊說道，你倒是有不會的，說着話滾出去五六尺遠，方要站起身來，蠻子過去一脚，又踢了一個觔斗，說道，唔呀，想起一招來，老賊又滾，滾出去七八尺遠，手按方碑地，方要起來，蠻子過去又是一腳，照舊踢倒，說道，唔呀，吾又想起一招來，老賊吾告訴你吧，吾尊會破地躺招，吾拿你當球兒踢着玩，踢夠了吾才網你呢，老賊心中暗想，該着栽觔斗，這也是前世造定，我何必叫他拿我當兒戲呢，於是爬在地下不動，歐陽大爺過去一脚踏住叫道，兄弟們來吧，將老賊住啦，二義士由西禪堂下來，說道，哥哥將他賞給我網他，大義士說道，不要賠本，看看他腰裏有飛爪沒有，沒有飛抓解他的英雄帶，沒有英雄帶，解他褲帶，吾弟兄一個破公雞，一個翡翠貓概不賠本，二義士取出老賊的飛爪，將老賊網好，此時佛殿上有人說話啦，二位漢奸叔叔，快將我弄下來吧，我的腿直哆嗦，要不管我，我可

要拆房下去啦，說着話，就聽降魔寶杵吶吶一聲廟頂開了一個大窟窿，二爺說道，你別拆廟，混賬王八羔子，我就將你弄下來，金龍說道，我這腿直哆嗦，受不了啦，二爺擰身形上殿，用繩子將金龍繫下來，金龍自己解下腰間的繩子，手擎降魔寶杵，奔秦義龍而來說道，小子，你在把勢場用繩棍撥弄倒了六個保鏢的，我要進去毀你，二位漢奸叔叔不教我進去，人家都站着看熱鬧，我蹲在就地看熱鬧，蹲的我腿肚子疼，在場子裏我勝三大爺不跟你戰，你非戰不可，我三大爺給你留情啦，小子你不知好歹，還打發小賊前去行刺去，我將你殺了吧，語畢，雙手合着寶杵，照定秦義龍後心就要下手，歐陽二義士說道，哥哥看宰活人的呀，老賊翻臉一看，黃登登的降魔寶杵，剛就要落下來，在後背那兒斃着呢，老賊此時心中暗想，不想生在太倉州，死在直隸薊州，吾不當教徒弟前去行刺，這才是畫虎不成，反類犬了，不表老賊後悔難過，大英雄說道，老賊，我用杵將你釘在這地方磚裏去，大英雄說罷，虎腕高仰，一伏腰，降魔寶杵剛落下，正在此時，就聽山門上痰嗽一聲，說道，金龍賢姪，且慢下手，老夫來也，大英雄抬頭一看，勝三爺由山門上，飄然而下，書中代言，勝三爺在大廳中思索院中幫忙者究是何人呢，又呼三哥，聽聲音也沒聽出是誰來，勝爺愈想愈納悶，遂起得身來，紮綁停當，帶上刀鏢甩頭，告訴奎福二個少爺，方才來的那個，必是秦賊所主使，但不知何人前來幫忙，我到外面探探，如家中再有人來，將他驚走了就算完事，不許傷他們性命，可千萬留神謹慎看家，我去一會就回來，勝三爺囑咐完了奎福二個少爺，勝爺不打開門上走，由牆頭上過來，心中暗想，聽說秦賊住在三關廟，我先到三關廟探視探視，於是用夜行術的工夫，直奔三關廟而來，工夫不大，來到三關廟，勝爺縱上了山門，正適金龍要杵傷秦義龍，勝爺心中不忍，喝退金龍，金龍一看，原來是勝爺，那敢不尊，對秦

義龍說道，真是你的福神到啦，叫你又多活幾天，大英雄這才唯唯而退，二位蠻子見是勝三爺到來，書中代言，此時三爺已下了山門，來到秦賊切近，二位蠻子不敢怠慢，過去齊聲叫道，勝三哥一向可好，吾兄弟二人給三哥磕頭，勝爺說道，自己兄弟免禮吧，有勞二位賢弟不憚煩勞，千山萬水來到鄴州，爲愚兄的事，拿住秦義龍，但是冤仇可解不可結，請二位賢弟不在愚兄的面上，將秦義龍放了吧，人非木石，秦賢弟此後好自爲之，大蠻子說勝三哥您豈不聞捉虎容易放虎難，他是反復無常的賊人，您要放了他，恐怕他恩將仇報，勝爺說道，秦義龍豈是那樣之人，先前之事，一概不提，此後但願各釋仇隙，大蠻子說道，放虎歸山必定傷人，書中代言，宋朝秦丞相害岳家父子，岳家父子俱無口供，秦相欲將岳爺釋放，商之於妻，相妻用手指在炭灰上寫了幾個字，捉虎容易放虎難，卒將岳爺陷害，且說蠻子不敢拂逆勝三爺之意，列位，二位蠻子與誰都玩笑，惟獨對勝爺是恭而敬之，今天心中不願意放秦賊，又不敢駁勝爺，只好聽勝爺自爲，勝爺叫道，金龍賢姪，你將秦二爺綁繩解開，大英雄犯了脾氣啦，渾勁性可就上來了說道，不管，站在一旁撇着嘴，勝爺打了一個唉聲，自己親解其縛，遂叫道，秦二弟，從此以後還與愚兄爲仇作對嗎，老賊臉面一陣通紅，說道，勝三哥，小弟從此永遠不與兄反對，謝過三哥救命之恩，勝爺哈哈一笑，說道，兄弟你請吧，你有盤費沒有，若沒有盤費，你說話，秦義龍說道，三哥，我有盤費，語畢，狼狽而逃，勝爺說道，秦義龍的徒弟何在，二蠻子說道，俱在禪堂裏邊呢，勝爺高聲叫道，你們大家還不出來各回家鄉，我既釋放汝師，還能留下汝等嗎，四個人俱都由棹子底下縱出來，花面鬼吳陞帶着三個師弟謝過了勝三爺，俱都抱頭鼠竄，勝三爺又叫道，當家的你還不來嗎，此時和尚吓的驚魂失色，由禪堂中出來，勝爺說道，當家的，我勝某回家三年之久，常有

親朋說你是綠林道出身，我會夜間到你廟中來過五七次，我一偵察，你果然誦經參禪，改邪歸正，要不然我早就將你趕走啦，大丈夫楊前豈容宵小之人甜睡，到如今你為何又招江洋大盜，賊人到我家中行刺，還有可說，倘若到鄉莊大戶財主家行刺竊取，豈不是甘受其害嗎，你身為佛門弟子招引江洋大盜，你是認打認罰吧，說着話忽聞臭味，勝爺說那裏的味氣，怎麼這麼臭呢，和尚說道，三爺：我跑肚啦，屋中還有一個大卸八塊的死尸呢，勝爺說道，你要認打，咱倆打一場官司，和尚說道，那還有出家人的命在嗎，勝爺說道，你要認罰，你將屋中八仙棹上的死尸，刨一深坑，將他掩埋，以後你廟中永遠不許收留閑人，也不許你招租住客，你要勤於打掃禪堂，我還有點心意，我每年捨廟中一百兩銀子香資，可有我活一天給一天，我死之後此款取消，和尚聞聽，心中喜悅，千恩萬謝，廟中永遠不留閑雜之人，我將死屍掩埋，勝爺與和尚說完了話，和尚將山門開放，勝爺叫道，三位賢弟，金龍賢姪，到古城村愚兄家中去吧，爺兒四位這才出離三關廟，夠奔古城村，來到古城村已竟日上三杆了，奎福在家中放心不下，偕同老僕由家中出來，正要夠奔三關廟尋找勝爺，就見勝爺在先後邊跟定一位大漢，兩個漢奸，勝爺叫道，奎兒福兒，這是你歐陽二位叔父，與老父有過命的交情，前三年你歐陽大叔盜燈，二叔請人，蕭金台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二位少爺趕緊過來，擦衣跪倒塵埃，二位叔父，我弟兄二人給二位叔父磕頭，歐陽大爺，說道，唔呀，兩個小王八，說到八字，羔子字還未出口，回頭一看勝爺，自己也樂啦，忙改口說道，二位賢姪請起免禮，奎福二人給歐陽昆仲磕完了頭，勝爺又對奎福指着金龍，說道，這是你孟金龍大哥，奎福二人道，金龍大哥，兄弟給您行禮，語畢，控背躬身，各施一禮，金龍說道，得啦，小子，自己說完了，自己也樂啦，又對奎福二人說道，二位兄弟別拿我當人，我是一個

大潭小子，奎福二人一笑，爺兒六位，夠奔莊院走來，蠻子叫道，勝三哥，這位小孩是誰跟前的，我怎麼不認識呀，勝爺說道，愚兄倒疏忽了，還沒對二位賢弟道及，這是前三年愚兄回家，收留的螟蛉義子，二位蠻子說道，吾們給您道喜，勝三爺說道，同喜同喜，老哥兒三位說着話，來到宅中，進了大門，直接走到大客廳，家人打了淨面水，沏上茶來，喝着茶說着話，蠻子說道，吾這三年到鏢局子去了好幾趟，看望老哥去，俱都是乘興而去，敗興而回，我在信格子裏面，看見老哥不少的信件，內中完全是一個信詞，不是老病未愈，就是新病頻來，老哥哥莫非說是不出世了嗎，勝爺叫道，二位賢弟，愚兄今年七十有奇了，還出的什麼世呀，回憶當年祇增愁苦，蠻子說道，老哥哥您收下螟蛉義子，莫非是勝家門上人稀罕嗎，勝爺說道，誠然，蠻子又說道，老哥哥晚景之歡，誰能比得了，二位少爺承歡膝下，樂何如之，勝三爺說道，二位賢弟抬愛愚兄了，蠻子又問道，勝三哥，但不知奎兒可曾定下婚姻，勝爺道賢弟貴人多忘事，在十數年前，明清八義大爺得了一位老姑娘，愚兄與大爺在酒席筵前換盃，定下大爺的令媛，蠻子說道，吾倒忘記了，那麼您杜門謝客，難道您就不戀想這些老朋友了，勝三爺說道，賢弟，愚兄是好交友之人，焉有不想念之理呢，每日想起來，真是五內如焚，風燭殘年，但不知與這些老少賓朋還能相聚否，蠻子說道，您要想望衆老少賓朋，吾兄弟倒有一策，可使老少親朋，齊聚古城村，大家盤桓些日，勝爺說道，但不知有何良策，可使這一般老朋友齊聚一堂，以敘離懷，蠻子叫道，勝三哥，勝奎今年多大歲數啦，勝爺說道，今年十八歲了，歐陽爺說道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您七十多歲的人啦，難道您不惜子女嗎，也該給勝奎完婚啦，乘着給勝奎完婚，咱們熱鬧熱鬧，您印一百份請帖，定期給勝奎完婚，所有這一些老少的賓朋，道路遠的，我都給您下帖請到，勝爺說道

，賢弟有所不知，愚兄向來對於人情往來，不敢疏忽，就以古城村說，愚兄每逢隨禮，總是三吊五吊的份禮，我若是給奎兒娶媳婦，撒下請帖去，富裕的家固不足論，若貧困之家，接到了我的帖，來隨禮吧，沒有錢，不來隨禮吧，又對不過我，這豈不是教人家爲難嗎，蠻子說道，窮親戚朋友，您別受他們的禮，勝爺說道，窮富我都不受禮，難道隨人情的就空手來嗎，歐陽爺說道，您是仁德待人，沒有不給貧窮的朋友打算之時，但是勝奎早晚不是都得娶媳婦嗎，書中代言，勝爺因爲秦義龍之事，心中不高興，打算過個一年二年的，再給勝奎完婚，故意以此言推辭，歐陽爺兄是非此不可，勝爺不好違背朋友之意，遂說道，賢弟既不嫌受累，所有一切，全仗二位賢弟了，歐陽大爺說道，分所當然，咱們哥兒們，還過得着客氣嗎，您就擇吉日定請帖吧，凡鏢行有交情的給請帖，沒有交情的一既不請，黑道上的朋友，咱們不但不請，他就是來了，恕不招待，二蠻子說道，擇日子還用三哥嗎，吾會合婚嫁娶，說着話，取過了歷書，擇定六月二十八日，打發人到鄭州印了二百份請帖，大爺帶五十份請帖奔南七省，二爺帶五十份奔北六省，蠻子對金龍道，你在三大爺家住着吧，你如有無禮取鬧及不規矩行爲，回來我用點穴法點你這王八羔子，孟金龍說道，不鬧不鬧，您放心吧，歐陽氏弟兄，在勝宅住了兩三天，各帶了請帖分頭去了，至五月下旬，黃三太等便來到古城村了，勝爺一見非常歡悅，叫道，三太，你們何必來這麼急速呢，三太說道，我們接着歐陽大爺的帖，便連夜起程，恐怕事情多，師傅忙不過來，勝三爺親自安置了黃三太等住所，第二撥邱成與入地崑崙邱三爺趕到，第三撥高恆高俊龍與侯華璧趕到，第四撥九頭獅子孟二俠蕭三俠于豐恆蕭銀龍于化龍，後面兩乘駝轎裏面坐定金鳳銀鳳二位姑娘，其餘丫環婆子坐着車，第五撥丁紳董丁桂芳，第六撥劍客鎮三山與海底撈月葉伯濤哥倆同到，鎮九江

屠大爺帶着姑娘前來就親，跟着同來的有屠大爺的大兒談笑書生屠士遠，並丫環婆子等，至六月上旬，男女親朋來到勝宅的，已有六十多位，賈七爺與金頭虎賈明爺兒倆一同來的，二少爺賈亮留在家中看家，不表親友陸續趕到，再表勝爺忙碌，請了廚房茶房，伺候賓朋，將天棚下養魚缸花盆挪開，調擺棹案，每日招待賓朋，列位，方到六月初間，就來了六十多位男女賓朋，要是沒有錢的連吃都管不起，神刀將李剛與姪子李永泰也俱都來到啦，大衆終日談古論今，忽然有老家入稟報，太倉州的飛鏢秦義龍來到，有名帖一紙，喜單一封，勝爺抄過名帖一看，上寫秦義龍三字，喜單上書喜敬銀二百兩，乞哂納，續雲太保賈七爺神刀將李四爺三太香五等，衆位俱都過來觀看，賈七爺先發言說道，勝三哥，這份禮不能收，給他原帖壁回，就說莊農人娶媳婦聘姑娘本是小事，勝三爺說道，衆位，秦氏門中與勝家仇深似海，常言說的好，人要有什麼過節，誰要有紅白喜事，一行人情，就算解開啦，今天六月初間，離喜期還有半個多月呢，我將他迎接進來，敬奉伺候，收下他的這份禮，等完了事，別位親朋我不送給盤費，惟獨他，我送給三百銀子盤費，衆位賢弟有什麼委屈，都看在勝英的情面，勝三爺遂叫道，三太香五，你們見面俱以秦二叔呼之，千萬不許慢待，三太香五等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勝三爺親自出來迎接，一見而秦義龍對勝爺控背施禮，說道，小弟慚愧，勝三爺說道，秦二弟，先前的事情，一概別提，愚兄有何德能，敢勞賢弟千山萬水前來，說着話二人遂携手而行，黃三太過去叫道，秦二叔，您將小包裹交給我吧，我給您存在賬房，您何時要什麼物件，臨時我給您取去，秦義龍聞聽得存小包裹，面有難色，書中任言，辦喜事的事情蕭銀龍與黃三太等，早都安插好了，蕭銀龍總理，丁爺的先生，黃三太楊香五張茂隆李煜接送親友，大腦袋的知客，歐陽爺尚未回歸，俟回來的時候，二位監廚，蕭銀龍

今年已竟一十七歲了，真是福隨貌像，出息的猶如潘安宋玉一般，粉蓮色壯帽，粉蓮色大氅，銀灰短靠，足下燕雲快靴，飛鏢秦義龍方一遞進名帖之時，蕭銀龍告訴三太，他無論帶着何物，都叫他交眼房，故此黃三太方一見秦義龍的面兒，就注意他手中的那個包裹了，黃三太這一要包裹，登時秦義龍面有難色之意，黃三太一看，可就更多了心啦，向前不容秦義龍允許由手中取過來了，黃三太一掂，包裹不大，分量很重，黃三太交到眼房記上號數，暫且不提，勝爺與秦義龍攜手而入，進了大客廳，勝爺說道，秦二弟，我給你介紹幾位朋友，又叫道，大師兄您請過來，劍客鎮三山心中不悅，無奈勝爺的面子重，不好意思的駁，走上前來，勝三爺用手一指老劍客，笑着叫道，秦二弟，這是我的大師兄，鎮三山夏侯商元，又指秦義龍對劍客說道，大師兄，這位是太倉州飛鏢秦義龍秦二爺，二人各施一禮，夏侯老劍客問道，秦二爺今年多大歲數啦，秦義龍說道，還小哪，五十三歲啦，劍客說道，我比你大三十四歲，我八十七歲，語畢，雙方一樂，勝爺又將屠大爺請過來，用手點指，給雙方先道了姓名，勝爺說道，二位以後要多親多近，屠大爺與秦義龍各施一禮，勝爺又叫道，孟二爺蕭三爺請過來，這位是太倉州的秦二爺秦義龍，弟兄們已後都要多親近，彼此各一禮，勝三爺又與李四爺賈七爺大衆等介紹完畢，又將衆年輕的四十餘位全都叫到面前來，說道，這是你們的秦二叔，你們都過來磕頭，黃三太等不敢違背師命，俱都爬下磕頭，惟有金頭虎賈明與金龍二人，蹲在後面，用手砸地，假裝磕頭，孟金龍蹲在地下，還是金頭虎賈明拗的，要不然孟金龍連蹲下都不幹，勝爺與秦義龍將老少英雄都給秦義龍介紹完畢，這才端上茶來吃茶，吃茶已畢，擺上酒席，將秦義龍讓之首座，大家用飯，勝爺善觀氣色，一見秦義龍面帶煞氣，勝爺看衆人雖對秦義龍不大反對，然而俱都面帶難色，勝爺心中爲難，吃完了

飯叫老人家將西跨院的北上房收拾乾淨了，請秦二爺那邊下榻，老人家即將西跨院北上房安置好了，報告勝爺，勝爺陪着秦義龍到西跨院北上房屋中，又喝了一回茶，說了些閒話，勝爺這才回轉大廳，勝爺回到大廳，對大眾躬身施禮說道，衆位老少弟兄們，吃萬分的委屈，都看在勝英面上，人家是給咱行人情來的，大家是爲給我幫忙來啦，千萬別說閒話，將我的喜事，大家捧着辦完了，平安無事，那才是大家疼愛我勝英呢，勝爺好話說了多少，大眾倒替勝爺心中難過，誰也不肯說什麼別的話啦，反倒安慰勝爺一番，勝三爺自今日起，每日與秦義龍同棹而食，殷勤招待，毫無捲容，到了六月初旬，勝爺這日吃完了早飯，就覺腹中一陣疼痛，躺在床上息休一會，直至夜裏二更來天，仍是疼痛不已，勝爺遂叫道，李四爺蕭三爺，我怎麼肚腹疼痛，由早晨至此時，疼痛不已，蕭三俠說道，三哥您年紀大啦，這幾日忙碌太甚所致，離喜期還有數日呢，您可以隨使休息休息，不要終日這樣親自招待，都是老弟兄們，沒有挑眼的，說着話勝爺就覺疼痛益甚，由床上起來，說道，我要大便，瀉一回就許好啦，語畢，站起身形奔後花園廁所而去，來到廁所蹲的工夫很大，就覺大腸發燥，正在扎掙之際，就聽牆上颯的一聲，勝爺聽着是金刀的聲音，急忙站起，方站到平身，就聽嘩啦啦一響，肩頭下中了一物，自覺火熱，右胳膊發麻，當時就抬不起來啦，勝爺轉身向牆上觀看，並無人跡，方下了廁所台階，就覺着兩腿發軟，走不動了，勝爺遂大聲叫道，三太何在，我受了暗算了，黃三太等聞聽勝爺喊叫，遂叫道，香五茂隆李煜銀龍不好啦，我之恩師受了暗算了，一旁喊着，直向後花園跑去，衆人隨後也跑到了，來到勝爺切近，就見勝爺身體亂晃，向塵埃爬伏，勝爺的手方要按地，三太過去一把摻住，問道，恩師，您在那兒受的傷，勝爺說道，花園東北角，衆人有上牆的，有上房的，向四外觀看，連一個人影都

沒有，勝奎一見父親受傷，過去就要拔袖箭，勝爺攔阻說道，奎兒拔不的，袖箭乃是毒藥喂的，黃三太香五銀龍勝奎等，摻扶着勝爺夠奔內宅，張茂隆李煜賈明邱成等，往各處遍找放箭之人，圍繞勝宅尋找一匝，放箭之人踪影皆無，三太香五將勝爺摻扶着躺在床上，拉過一條棉被給勝爺蓋在下身上，把勝三爺臉朝裏，脊背朝外躺着，此時一干老英雄也都跑到內宅觀看，楊香五用七首刀先將勝爺的大衣服挑下來，書中代言，毒藥箭不能起下來，若起下來傷口再被風一吹，立刻殞命，所以用七首刀挑衣服，將衣服挑下來解開英雄帶，又挑靠身的小衣服，將小衣服一條一條的挑下來，一看受傷之處，現出紫色，如蠶豆瓣大小，蕭銀龍由腰間取出止毒散，用冷水化開，此時勝爺尙能服藥，給勝爺將止毒散服下去，工夫不大，原藥吐出，勝奎說道，我們勝家門上有五福化毒丹，自施捨以來，凡是毒氣皮膚病，服下去立刻能愈，可以服嗎，賈七爺說道，趕緊化開吃下去看看，又將五福化毒丹給服下去，工夫不大，仍然吐出，不見效驗，鎮三山夏侯商元，對大衆說道，究竟此傷是什麼毒物，是那一門的毒藥暗器，大衆可知曉嗎，賈七爺說道，我倒知道此箭是那一門的，此箭乃是下五門所傳，用五毒喂成，名爲子午絕命毒藥箭，可惜有兩位不在場，道兄與和尙俱都沒來，他二人會跟我提過此箭之惡，他們倆人，每到五月初五，採取百草，製造解此五毒之藥，一人採藥，一人煨藥，名爲百草轉陽丹，專解此毒，但是聽說練此藥之時，最爲費事，往往有練壞了的時候，在七七四十九個時候之內練成，火候稍差一點，就不能收鍋，二位每年製成此藥，募化十方時，見有瘡瘍久而不愈者，施捨濟人，無論如何毒物，用此藥一粒，立刻還陽，這還不算，治吐血虛勞，尤能立杆見影，真稀世之珍，三哥此傷非此藥莫救，子午絕命，二位現在不在場，爲之奈何，賈七爺說完了此話，再看傷痕，紫色比方才展出來好幾分，

這位叫道，勝三哥傷怎樣，那位叫道，勝三弟傷痕如何，年輕的，這個呼三大爺，那個呼恩帥，三太勝與勝奎兩眼流淚，勝爺道，只覺心中火熱渾身發麻，你們大家都別呼喚我啦，我的精神有些支，語畢，合目不語，再有問的，勝爺不答了，老人家此時由外面進來，向衆人道，現在二太太偕同衆位姑娘都來啦，要看看老爺子，書中暗表，凡親近的朋友俱都未動，也故不的嫌疑了，銀龍與于家姑娘，張茂隆與袁家姑娘，也俱都見了面啦，二奶奶進到屋中，問道，老哥哥怎樣了，勝爺不應，二奶奶此時淚如珍珠斷線一般，用手一拍勝爺的肩頭叫道，老哥哥，怎麼不語，莫非說您從此走了嗎，您有什麼家務事，也可對小妹談談啊，您在回頭看看我們這一羣老少苦命的冤家，勝爺微微轉過來一點頭，睜開二目叫道，賢德的弟婦，你苦守冰霜三十餘年，你給勝家門上增光露臉啦，賢妹，我也沒有什麼話，孟福是我前三年收的螟蛉義子，應繼不如愛繼，這兩個孩子，您願意過繼那個就過繼那個，這不是屠大爺也在場嗎，我們有話，要過姑娘之後，猶如親生姑娘看待，我死之後，您就替我教育二子與小姐罷了，弟妹呀，我也不是詩書門第，我也不是禮樂之家，可稱清白門戶，賢妹可稱節烈之人，我死之後，對於窮親戚朋友，如有摘借等事，窮而不能葬，貧而不能娶者，賢妹要量力資助，以繼愚兄之志，勝家門上的八寶解毒散，五福化毒丹，要永久施捨，勿斷了我勝英武學的家風，冬天捨棉衣，夏天捨暑湯，所有一切，都一仍其舊，千萬莫因我死的結果不善，便中途終止，若有窮親戚朋友，雖然累次求借，甯可少與，千萬別駁了，上山擒虎易，開口告人難，賢妹，愚兄死在旦夕，你是賢德之人，對於愚兄所囑，量必能辦，復又叫道，勝奎兒，這就是爲父的遺言，必須要你謹記，語畢，勝爺仍然閉目合睛一語全無，再有人問話，俱都不答，二太太閉聽勝爺之言，哭的更慟了，丫環婆子，無不下淚，鎮三山

又叫道，勝三弟你從此便住口不語了，黃三太叫道，師傅，勝爺俱都不答，直至天光大亮，買七爺診了勝爺的脈，微而且細，似有如無，惟胸前顫動，傷痕向四外展，盤如鴨卵大小，紫中透黑，夏侯商元說道，勝三弟，你若從此故去，哥哥誓不欲生，蕭孟二俠屠大爺等淚濕衣襟，孟金龍張開大嗓子，高聲號啕，辦喜事成了喪事啦，到日出東升之際，勝爺只有呼吸之氣，勝奎叫道，衆位叔父，大爺，我天倫現在只有吸呼之氣，還不將箭起下，別叫我天倫帶着箭走呀，衆位俠劍客聞聽，大家嘆氣道，孩子，你看天氣炎熱，倘若拔下箭來，立刻就噁氣，這樣還可多耗點時候，大家好多看一會是一會兒，此時下請帖的蟹子哥倆也趕到啦，一看勝爺的光景，歐陽大爺說道，勝三哥倘若一口氣不來，我從此殺人放火搶男霸女，我要辦一點好事，就對不起老天爺啦，老少英雄正在叫天天不應，呼地地不靈，正在痛哭，流淚之際，老義僕擦着眼淚由外面進來，說道，二位少爺，衆位爺們，外面來了一僧一道，僧人是紅蓮羅漢弼赬長老，道爺是鐵牌道人諸葛山真，大衆聞聽，轉憂爲喜，擦淚出來迎接，來到大門外，歐陽爺喊道，雜毛會算，可稱未到先知，勝三爺受了毒藥箭啦，老道說道，非是貧道會算，衆位眼泡腫着，淚尙未乾，歐陽爺說道，快走快走，衆人將老道陪到裏院，老道一見勝三爺右肩頭下插着一根袖箭釘下有三四寸深，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，用手一摸搖袖箭，說道，何時中的袖箭，三太說道，昨天二更半天，老道一掐時辰，說道，尙能治不要緊，衆位施主莫要驚慌，書中代言，內脊已經出去啦，老道取出藥來，打開包兒，用手指捏了兩粒藥，說道，這是七粒，一包十粒用過三粒了，這兩粒藥，給勝爺服下去，力能奪命，老道將藥包好，放在榻上歐陽大爺原包拿在手中，用鼻子一聞道，唔呀好香，列位，蟹子今天這一開藥偷出了兩粒，後文書救了兩個人，這且不提，老道將藥研細，命取過無根水

，老道說道，你們將藥箭拔下來吧，李剛說道，我起箭，伸手一拔，拔之不動，箭入骨甚深，老道說道，你用手按住傷口，以牙咬住箭杆，方能拔下來，黃三太過去，張開口咬住了箭杆，雙手按住傷口，用力拔箭，才將箭拔出來，傷口並不流血，諸葛道爺由腰間取出尖刀，照定傷口四週，用刀將腐肉刮下，只見骨色如漆，有鴨卵大一塊，道爺以刀刮之，振振有聲，俺如關公刮骨療毒，將骨頭刮的見了白骨，然後將藥面撒傷口上一半，用被將勝三爺蓋上，以手捂住傷口，無根水調好了藥，用食匙灌了幾下，然後勝爺便徐徐能喝了，灌完了藥，用白布纏好，三太問道爺怎麼樣啦，老道說道，稍沉一會兒，歐陽爺問道，老道怎樣了，道爺說道，稍微沉一會再看，衆人不論誰問，道爺俱以沉會兒看答之，眼下藥約有一個時辰，聞聽勝爺腹中有下行之聲，鼻窪鬢角見汗，腹中響動，乃是藥力借氣行走，血行動開啦，鬢角等處見汗，乃是營衛合啦，道爺說道，過來二位有力氣的，將棉被向下按着點，上身孟金龍，下身李永泰，按着被兒，又一會兒腹中響聲漸大，道爺叫道，三太，你將勝施主頭扶着口朝下，他要吐啦，三太急將勝爺的頭扶住口朝下，方將頭扶好，就聽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大口綠水來，愈吐愈急，直是翻腸倒肚，吐出足有一盆子，先是綠水，後是紅水，最後吐黃水，吐完了之後，混身上下的汗就出透啦，勝爺驟然翻身欲起，上面大漢孟金龍，下邊大漢李永泰，二人都按着棉被呢，金龍見勝爺欲起，伸虎掌向勝爺肩頭上一按，說道，三大爺，你老人家先別起，下邊李永泰也用手按住大腿叫道，三大爺，你老人家別起呀，一起來就壞啦，道爺說道，勝施主千萬別燥，倘若驟然起來，被風將汗吹回去，毒氣歸心，就不能治了，勝爺說道，我只覺着心中焦燥，道爺說道，沉住了心氣，一會兒還得疼痛呢，勝爺忍了一會，就覺周身無力，再想起來也沒有力量啦，此時勝爺也明白過來了，一看道爺在

身旁呢，這才叫道，道兄恕小弟有意在身，不能起床行禮，語畢，向道爺點首示意，又叫道，奎兒福兒，你們還不過來謝過你伯父救命之恩，勝奎等跪在塵埃，俱都給道爺磕頭，小弟兄隨後跪一大片，道爺說道，三弟，你總這樣遇到，貧道有何德能，這是三弟你一世行善的感應，我並不是能掐會算，我與和尚昨天住在平安鎮，一打聽說是距四十里之遙，在那兒住了一夜，今天起早趕路，爲的是涼爽，語畢，道爺落下兩點慈悲淚來，勝爺欲哭無淚，打了兩個唉聲，書中代言，銀龍處處精細，方才拔箭的時候，銀龍留神看箭杆，未看明白上面的花樣，此時見勝爺已好，銀龍遂說道，黃三哥，你將箭放在何處了，三太說道，在我恩師割下的衣裳一堆呢，銀龍說道，取過來咱們看看箭杆上是什麼花樣，我方才見箭杆頭上黃登登的，杆上有花樣，金頭虎說道，我取去，金頭虎方要在破衣中找箭，勝爺伸左手由破衣中將箭拾起來，暗暗放在身旁了，金頭虎早就看見了，說道，三大爺，那可不行，您不叫我們看箭，不知道是那個小子辦的事，我們就糊塗死啦，勝爺說道，明兒，賊已遠去，看箭何益，賈明說道，您要是不給，我將您搬起來，我們非看看不可，勝爺叫道，賈賢弟，你還不將明兒攔阻，仇是可解不可結，賈七爺遂叫道，明兒，你還不閃開，叫你三大爺生氣，勝爺又說道，我的傷已竟無有危險啦，大衆累了一夜半天，還未曾用飯，請大家前院，客廳休息休息用飯吧，二位道兄也沒用齋飯呢，恕過我不能陪座了，大家這才起身奔前院大客廳，談談論論，俱都說道爺的藥真是神丹，勝三爺好心感動天地，所以才遇難呈祥，逢凶化吉，大家吃完了飯，俱都來到後院問安，勝爺說道，我的傷已竟一點危險都沒有了，你們每人問我一句，我就得答半個時辰，你們一夜未曾合眼，各自休息休息吧，連勝奎與三太都不用在我屋中，叫老家人勝忠伺候我就行啦，他年紀長了，精神還好，大衆不敢違背勝爺之意，

俱都退出，回歸前院，老人家勝忠服侍，勝爺睡了一覺，老人家給倒過一碗白滾水，勝爺問道，天至何時，老人家說道，二更已過，勝爺說道，點上燈籠到前院東西跨院，看賓朋們都休息了沒有，老義僕忠厚老誠，不測勝爺之意，點上燈籠前去觀看，去了工夫不大，老人家回來，對勝爺說道，東跨院雙啞仙師弼崑長老胡景春等，全都安歇啦，二道院少爺黃三太他們也都睡啦，老奴推一推門，門也上着呢，前頭院孟二爺蕭三爺賈七爺李四爺等，大衆也都睡啦，勝爺又說道，你打着燈籠看看西跨院秦二爺去，將他請來，他要來，你就說我家主人決無狼毒之心，請您有機密大事，您要不去，後悔可就晚了，老人家答應一聲，打着燈籠夠奔西跨院，一看屋中明亮，老人家痰嗽一聲，在外面問道，秦二爺還沒睡嗎，秦義龍在屋中，說道，還沒睡呢，你請進來吧，老人家進到屋中道，秦二爺，我家主人現在叫我前來請您，秦義龍說道，現在我有點不舒服，因勝三爺受傷，我跟着忙碌了一天，你替我跟勝三哥告假吧，老義僕道，我家主人有話，您要此時不去，悔之晚矣，秦義龍心中暗想，我將包裹交到賬房啦，跟他們要了三四次，我要練練武術，他們只給我匕首刀，包裹臨走才給呢，我的兵刃現在拿不出來，倘若到了後院，說話不投機，就有事非，老賊思索至此，遂問道，老管家後院都有何人在勝三哥屋中，老僕說道，一位也沒有，連勝奎都沒教在屋中，飛賊秦義龍聞聽勝爺屋中沒有別位，他這才放心，叫道，老管家，你先出去，我小解小解，老管家遂退出屋去，飛賊秦義龍打發老僕出去，由床底下將匕首刀取出來，掖在腰間，這才由屋中出來，偕同老僕來到後院，進到勝爺屋中，勝爺一見秦義龍叫道，秦二弟我三次未曾傷你的性命，你不知以恩報德，你將我穩住了，暗中打我一袖箭，我現在身帶重傷，大衆都在照顧我的時候，所以未揣摹放箭之人，老者你還能瞞的過雙啞仙師嗎，年輕的你還能瞞過

蕭銀龍楊香五嗎，並且你的袖箭還刻着秦字呢，雖然不甚明顯，誰都看得出來是用花堆的一個秦字，將我的傷剛治好了，蕭銀龍就要看箭，幸我左手尚能動轉，我將這枝箭放在身底，未敢教他們看箭，賢弟你快走罷，你還在這裏住着，豈不是自尋其禍嗎，又叫道，老管家，你打開頂箱，給秦二爺取幾十兩銀子盤費，賢弟你星夜逃命去吧，老賊聞聽，一時良心發現，跪在床沿下，叫道，勝三哥，小弟之錯，從今後不與三哥爲仇了，老管家說道，還給他銀子，我合他拚啦，勝爺瞋目說道，勝忠你是義僕，所以我才將你留在屋中，你若是不聽我言，便爲不義了，老義僕聞聽，也不敢言語了，遂由頂箱中取出來三十多兩銀子，遞給秦義龍說道，給你吧，這是三十多兩，要打兩袖箭就是六十多兩，前面你的小包裏別去取啦，要一取小包裏，就有大禍臨身，老賊磕完頭站起來，接過銀子要走，勝爺說道，秦二弟，且慢，你要走，可別走二道院，二道院是你侄勝奎與三太等，前院是蕭三俠他們，東跨院是道爺和尚等，你可千萬別去，你仍然由你西跨院逃走，由北上房過去，向西，打宅院西牆走，夠奔西南有一片樹林，過了樹林子，就算走啦，但明天開飯時，大衆見你不辭而別，必然追你，脚程快的太多，你務必兼道而行，老賊說道，既蒙勝三哥您恩放小弟，我從此永不與您結仇了，勝爺說道，賢弟，那就在乎你了，你在我家中也住過，道路你也都明白，你要仍然尋仇，我也沒有法子，老賊秦義龍含羞帶愧出了勝爺的屋子，夠奔西跨院並未進屋，捧身形縱上北上房，自己心中暗想，老勝英真是忠厚君子，我已後還能跟他爲仇嗎，唉，我們倆人還是走着看，他今年七十多啦，再待十年，他就八十多啦，我不能殺他，將來我將勝奎黃三太等殺他三個兩個，也可報秦家之仇，老賊念着短髯，心中思索着，向四外觀看無人，躡房越脊，直奔西大牆而來，老賊方要縱下牆去，不覺心中突突直跳，自己思索，何以心中

亂跳，莫非說我是懼怕他家中這堆俠劍客嗎，才至於如此呀，自己叫道，秦義龍，秦義龍，你提
着點兒氣，一飄身落在牆外就地，就見有一個人，以肘按着刀尖，身形影着刀，仰面向牆頭上觀
看，一見秦義龍飄身形下牆，牆底下這個人站起身形，口中說道，老賊暗算吾之天倫，用毒藥箭
幾乎要了我天倫之命，現有奎少爺在此，舉刀便剝，老賊忙閃身軀說道，勝奎不要如此，勝奎那
聽他的，舉刀一連就是三刀，老賊閃躲，並不還招，復又對勝奎說道，你天倫四次放我，所以我
讓你三刀，如再不識抬舉，老夫將你人頭拍回南七省去，勝奎說道，你是下賤之輩，我天倫以你
當好朋友看待，這樣干俠劍客俱都與你呼兄喚弟，你配嗎，說着話，舉刀還是剝，秦義龍哈哈冷
笑兩聲，背後握刀，與勝奎交手，二人正在動手之際，由西大牆北面過來一道黑影，大聲喊道，
秦義龍快走，你爲何以毒藥袖箭暗算我之老師，話到人到，加入動手大戰秦義龍，秦義龍毫不介
意，一把朴刀上下翻飛，忽聽又有人喊道，小毛遂楊香五來了，也加入大戰秦義龍，秦義龍正在
獨戰小弟兄三位之際，就聽西北樹林之內，嘩啦啦一響，出來一道黑影，老賊快走，張茂隆來也
，緊跟着樹林西南又縱出紅旗李煜，弟兄五位圍住秦義龍，秦義龍一把匕首刀上下翻飛，橫攔豎
架面無懼色，此時又聽樹林子西邊，又有人叫道，小子，秦老二，我是你爺爺，樹林子內埋伏下
百萬神兵，話到人到，亮杵縱起來便打，衆位將他圍住，誰要叫他走了，我跟誰拚命，六人將老
賊團團圍住。老賊心中暗想，這六個孩子，我是不懼，勝宅高明人甚多，倘若和尚老道蕭孟二俠
賈老七等，他們要是出來，那時節我難以脫逃，思索至此，自己暗道，三十六招走爲上策，賈明
說他要打誰的空子裏走了，誰就是孫子，老賊心中憤恨賈明，他這一提醒了衆人，衆人更留了神
啦，大衆抖擻精神，正在打的難解難分之際，就聽勝宅西大牆北面有人痰嗽，手提紗燈前來，說

道，我三大爺放心不下，教我前來，說着話，來至切近，衆人一看，正是塞北觀音蕭銀龍，銀龍叫道，六位兄長，我勝三大爺放心不下，聽西牆外有喊殺之聲，特遣我前來，不叫衆位攔阻秦二爺去路，惟有奎哥哥更不當這樣，秦二爺雖然與我三大爺早先有點過結，奎哥哥你這一辦喜事，秦二叔千山萬水的奔了來這一行人情，有什麼過結都算沒啦，再說傷我三大爺之人，你們怎麼知道必是秦二叔所爲，你們這一團跟秦二叔動手，倘若叫我三大爺知道了，怪罪下來，誰能担得起，豈不聞古語有云，父叫子死，子不敢不死，黃三哥你在衆人之中歲數居長，你領着他們辦這宗事，叫三大爺知道生氣，倘若金傷復壞，你又當如何，小弟兄六位俱被銀龍喝住，誰也不敢再動手了，惟有金頭虎知道銀龍的這一套，心中暗說，好小龍，小子，叫大夥來劫殺秦義龍也是你，不叫大夥動手也是你，書中代言，秦義龍用暗器傷勝爺，誰都瞞的過去，也瞞不過蕭銀龍去，勝爺從傷痕剛見好的時，心中已竟明白，便將衆人遣散，諄諄囑咐，自己在後院大廳養傷，喜歡清靜，誰也不許到後宅問安，攪亂精神，勝爺一方面是囑咐大家，一方面安慰大家，說你們大家一夜勞乏，也該歇息歇息了，我的傷好啦，你們大家都累病了，豈不教我難過嗎，衆人見勝爺說的俱都是實情之話，所以大家都各自吃飯的吃飯，安歇的安歇，蕭銀龍與三太香五茂隆李煜邱成勝奎等，這七個人湊在一處，在二道院東廂房吃飯，吃完了飯，坐在一處談天，蕭銀龍說道，咱們小弟兄之中老誠幹練，就是黃三哥，黃三哥待人向來以至誠感化，在台灣我與黃三哥別後，回想黃三哥之爲人那份義氣，真叫我寢食難安，今者在一塊好幾年之久，每與三哥談到一堆兒，雖晝以繼夜，令人不倦，黃三太笑說道，兄弟你是台愛哥哥，哥哥有何德能，我之恩師息影於家門，三年之久，將鏢局子的事情委之於我，所以未辦壞了事，都是諸位賢弟竭誠幫助，合老前輩們指

導教訓，金頭虎說道，你們倆到一塊兒就咬文弄字，蕭銀龍又說道，賈明兄長，凡事你劃策甚多，一時難以道盡，你是外樸內慧，賈明說道，我會燴豆腐，你有什麼事，你就直說罷，別繞着彎罵我，蕭銀龍說道，今天三大爺被人暗算，賈五哥你可知道是誰所為嗎，賈明說道，我不知是何人所為，我要知道是誰，我早就跟他拚了命啦，銀龍又問道，三哥你知道嗎，黃三太說道，愚兄不知，蕭銀龍笑嘻嘻的伸出來兩個手指，說道，衆位，不用三猜兩猜，我一猜就能猜着，就是此人，金頭虎一見銀龍伸出兩個手指頭來，抽冷子一張嘴，照定銀龍二指就咬，銀龍趕緊往回一撤，叫道五哥，你怎麼咬我，金頭虎說道，你那兩個手指頭太壞啦，不能留着，勝奎叫道，銀龍賢弟，果是何人，你快快說來，賈爺不要玩笑，銀龍說道，必是飛賊秦義龍秦老二所為，金頭虎說道，咱們亮傢伙上西跨院尋找老東西去，站起身形，就摸一字杵，銀龍說道，五哥且慢，您要唐突就壞了事啦，勝奎急忙問道，賢弟何以知秦賊所為，銀龍說道，秦義龍與勝三大爺有不共在天之仇，他是不分賢愚好歹之輩，三大爺欲以恩釋怨，以解兩家之仇，仇不但未解，到了今日結之益深，勝三大爺累次不傷他，在勝三大爺所為開秦賊自新之路，無奈秦賊倒行逆施，不但不感三大爺之德，翻增其無限之怨恨，他明着報不了仇，所以想出這麼一個法子來，明着是行人情，暗着是加害三大爺，你們不見他一進門之時，三哥要他的包裹，他面有難色，比及將包裹拿到賬房，我暗中打開他的包裹除去銀子之外，俱是兵刃暗器，綠林道所需之物，無一不備，你們想想，他若是真行人情，帶着往返的路費，何必帶些作賊的東西，銀龍語至此衆人這才恍然大悟，齊聲說到，賢弟之言，非常有理，咱們應當怎麼辦呢，事不宜遲，蕭銀龍說道，三大爺向來是但得容人且容人，夜靜更深必然放他，可有一宗，三大爺臥病在床老人家筋骨衰敗，倘若勝三大爺將他

招至面前，他再行不測爲之奈何，咱們這七個人候至初更過了，咱們紮綁停當，去後院大廳上面四外埋伏，一來爲防意外，二來爲保護勝三大爺、倘若勝三大爺、真要放老賊逃走，久後必爲咱們小弟兄之大害，黃三太等齊聲說道，此言甚是，咱們喝杯茶，各帶兵刃暗器，前去防範，金頭虎說道，小龍，你這是愚弄我呢，我都要晒死啦，你爲的是熬大鷹，蕭銀龍說道，你還是別去，你不去我們辦的必不能壞了，你要一去准得亂七八糟，金頭虎說道，我不去可不行，如果勝三大爺要不放秦義龍，咱們倆總得滾滾，白煞鷹我可不幹，衆人也不理他，當時紮綁停當，帶好兵刃暗器，將屋門關好，由後窗戶出去，熄滅燈燭，仍將後窗戶對好，弟兄們來到後宅大廳，前坡三位，後坡四位，在房上爬伏，天到二更多天，就聽屋中勝爺說道，老管家，天到什麼時候啦，老義僕答道，二更多天啦，又聽勝爺說道，你給我倒點白開水喝，老僕給勝爺倒過一杯白開水去，勝爺說道，勝忠，你就不用老站着啦，你在一旁歇息歇息吧，老義僕說道，只要您的傷痕痊愈，老奴情願站三天三夜，我也不睏乏，勝爺又叫道，老哥哥你站着也是伺候我，你坐着也是伺候我，勝忠一聽勝爺叫他老哥哥，勝忠愕然說道，東家您這是何言，怎麼呼老奴爲兄，老奴擔待不起，豈不折去小人之壽，勝爺道，你是勝家有功之人，不比別人，你年輕之時，跟隨我天南地北，刀槍林中不知受了多少驚險，我以老哥看待，不足爲過，我主僕行將老矣，不知此後可得安逸否，你將燈籠點着看各院都休息了沒有，老人家遂掌上燈籠到前院，看視一遍，回來報告勝爺，俱都歇息啦，勝爺叫老人家去請秦義龍，房上七位聽到此處，不由的暗暗佩報銀龍有先見之明，比及老人家將秦義龍請到，贈送盤費，告訴秦義龍逃走的道路，七位俱都聽的明明白白，這才躡房越脊，來到西大牆外，蕭銀龍劃策，西大牆四外三位，樹林子裏頭三位，一個一個的上，如不是

他的敵手，或者拿不着他，然後我再上，見機而作，我叫你們怎麼辦，你們就怎麼辦，若跑了秦義龍，惟我是問，六位埋仇去吧，正是挖下壕坑擒虎豹，放下香餌吊金鰲，秦義龍方一上大牆的時候，心驚肉跳，那就是一個先照，這小子有點惡貫滿盈了，弟兄六位圍着老賊羣歐時，蕭銀龍打着紅紗燈籠說那一席話，六個人這才後退，秦義龍一看，蕭銀龍舉着燈籠，衣帽齊整，手中無有兵刃，並不猜疑，蕭銀龍趕奔近前，磕膝點地，叫道，秦二叔，你老人家看在我勝三大爺面上，多要招待，您是老前輩，別跟年輕的一般見識，蕭銀龍和顏悅色，二叔叫的順口流，秦義龍見蕭銀龍如此，將刀還鞘說道，老夫焉能跟他們一般見識，轉身向南要走，蕭銀龍將紗燈慢慢放在就地，犀牛皮軟皮鞘中拔出七首刀來，此時老賊剛轉過身軀，走出去三步來遠，銀龍由背後緊行兩步，一刀奔秦義龍軟脅扎去，出其不意，使的力量也猛，這一刀直刺入老賊腹中八九寸深，老賊吼了一聲，躺在塵埃來回的亂滾，蕭銀龍拔刀向外一縱，縱出七八尺遠，叫道，衆位弟兄們還不過來，解一解心頭之恨，黃三太大衆等，這才亮兵器，縱將過來，將老賊秦義龍亂刃分尸，金頭虎的一字杵是亂打亂砸，濺的血肉渾身都是，竟將秦義龍砸的如同肉泥一般，金頭虎叫道，小舅，勝三大爺恩放秦老二，你出的這宗陰主意，咀裏說好話，腳底下絆子，就是我身上血多，勝三大爺若不依我，你可得承認，蕭銀龍說道，大家俯承，勝三大爺也沒有什麼不依的，將紗燈息滅，哥兒七個躡房越脊，回奔勝三爺宿室而來，蕭銀龍先進到屋中，遂問道，勝三大爺，你老人家傷痕可會全愈，勝三爺方在朦朧之際，一見蕭銀龍到來，說道，龍兒，我昨天有話，誰也別進來，我好休養休養精神，蕭銀龍叫道，勝三大爺，你老人家將秦義龍怎樣啦，勝三爺嘆了一聲說道，不要提他啦，我將他開發啦，蕭銀龍說道，您將他開發啦，我將他也開發走啦，勝三爺問

道，這是什麼話，怎麼又將他開發啦，蕭銀龍說道，我將他扎死啦，勝三爺聞聽，嘆口氣道，他五十多歲的人了，你這是何必呢，又污了咱們的宅院，蕭銀龍說道，勝三大爺，并沒在院中扎他，在西大牆外面，我扎死他之後，黃三太他們大眾，用刀將他剝成了肉泥，您是慈心生禍害，您只顧放他，不想以後我們小弟兄必要受他的害，勝三爺說道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，已後作事，必須要以寬大爲懷，總學能容物，那才是大器呢，又叫道，銀龍，你將他哥兒幾個也叫進來吧，銀龍掀帘子，以手招進衆人，勝三爺與衆小弟兄議今比古，教大眾從今後作事，要學得容人且容人，教訓已畢，勝爺說道，後花園有我一口壽木，有二奶奶一口壽木，人死不結仇，將我那口壽木給秦義龍使用，將他就此深夜成殮起來，存在廟內，鄉親們若有問的，你們大家就說是南七省來的朋友，因得時疫病死在勝宅的，勝奎將長工月工俱都喚起，將壽木由花園西大牆打千斤悠到牆外，可惜一口好壽木，成的不是完全屍體，用鐵鍬一下一下的鏟在壽木之內，頂好了蓋，又上好大蓋。叫油漆匠在棺材頭上寫上飛標秦義龍，長工月工手忙腳亂，搭到廟裏寄存起來，就算老賊發喪，這是老賊一輩子的收緣結果，迷人不醒其端，勝三爺放他四次，不知以恩報德，還暗害勝爺，沒害了勝爺，自己只落得碎尸萬斷，勝爺的傷痕，三四天就能起床，這宗毒藥不忌葷羶，鮮菲生魚更活血脈，一日比一日輕快，勝爺這日陪着大眾喝酒談心，忽然自己一聲長嘆，叫道，道兄，弼嶠賢弟，衆賓朋來的不少，惟獨還有一位知心的老友未到，道爺說道，勝施主，你盼念的人，我知道是誰，勝爺說道，道兄替我想，倒是何人，道爺一伸左手，出了五個手指說道，你想想的五爺，勝爺一笑答道，然也，道爺說道，你有所不知，五爺自你告病假回家之後，他在標局子住了些日，便回松竹觀去了，老恩師因五爺無家可歸，出廟准其進廟，他們老弟兄正提念將

伯芳之際，黃三太楊香五張茂隆李煜等，站起身形道，皆因爲這幾日忙亂，還有一件事未曾跟您提及，水月菴秦尤逃走之後，我們追到蘇州，遇小俠客劉雲，我們結義爲友，那劉雲是提督之後，他還有一個姐姐是南俠老王靈之義女，今年姑娘已竟二十歲了，待字未嫁，歐陽二爺下帖的時候，劉雲正在標局子，我們起身之時，劉雲曾對我們談道，說您與我兄弟辦喜事，俠客義士必然不少，他姐姐的終身大事，打算教您作筏，我們起身北上的時候，劉公子也回家邀請姐姐去了，一來爲隨人情，二來爲的是姐姐終身大事，勝爺說道，劉雲如果來到直隸鄭州，老夫必然担任作筏，爺兒幾個正在談着話，老人家由外面進來，報道，現在外面有蔣五爺到來，還有一輛車，車中有女眷，並有一位二十來歲的年輕之人，勝爺叫道，勝奎，你叫丫環婆子，趕緊迎接女眷，勝爺就要親自迎接蔣五爺，和尚老道說道，勝施主傷痕初愈，豈可勞碌，還是我們大家去接，勝爺不敢拂衆人之意，在客廳等候，老道和尚等迎接出來，一看年輕的正是劉雲，黃三太等不勝之喜，蔣將五爺與劉雲迎到大客廳，黃三太說道，劉賢弟，你終日想念吾之恩師，說着話用手一指勝爺說道，這就是吾之恩師，劉雲聞聽，不敢怠慢，爬在地下，與勝三爺行禮，叫道，勝三伯父，小姪與您磕頭，勝三爺說道，豈敢豈敢，書中代言，劉雲混身的血跡，左胳膊上纏着白布，勝爺問道，劉公子何以受傷，週身血跡，劉雲聞聽，不由的淚如雨下，說道，勝老伯父，有所不知，小姪昨天投宿平安鎮高陞店，晚間有七星真人，張德壽師徒，在店中要殺害我們姐弟二人，小姪男受了七星真人暗算，要將小姪男與車夫丫環婆子殺害，一髮千鈞之際，我將五叔趕到，救了小姪男姐弟，倘若將五叔晚到一刻，小姪男等今日不能與勝三大爺見面了，勝爺說道，公子且免悲哀，老夫殘邁之人，是不能出世了，我必拜托衆賓朋，捉拿老道師徒，語畢，勝爺遂與大衆介紹

，一一介紹完畢，各個心中都有一份關照，賈七爺叫道，勝三哥，給劉公子報仇的話，您先別忙，趙老道師徒，並不是爲劉公子來的，我想他是爲您這喜事來的，等到喜事正日子，恐怕賊人乘亂而來，忽聽有一位老者說道，賈老七你將老道抬舉的太高啦，他敢上勝宅來，他不來便罷，他要來了，我將惡道七星真人非宰了不可，又有一人大聲的吶喊道，雜毛若是來了，我將他腦袋擄下來，孟二俠打了孟金龍一掌說道，胡說，你也不怕挑刺兒礙着好肉，這裏還有諸葛道爺，金龍說道，我沒說我諸葛大爺，閑文不表，單言劉雲的來由，劉雲自連雲山起靈回家之後，給姐姐雇了丫環婆子，仍回鏢局子與三太楊香五等盤桓，這日劉雲正在鏢局子，就趕上歐陽二爺下請帖，勝爺家中辦喜事，黃三太等商議即時起程，劉雲遂將姐姐終身大事托付了黃三太楊香五等，第二日黃三太等山江蘇起身，夠奔直隸鄭州，劉雲回揚州邀請姐姐，劉公子來到自己家門，先到前院書房喝茶淨面更換衣服，然後夠奔內宅，到內宅拜見姐姐已畢，姐弟談話，姑娘說道兄弟，你這又是三四個月未回家，劉公子說道，姐姐你要不在家，我一年二年，也不准回一趟家，我這次回家，爲姐姐的事前來，姑娘問道，爲姐姐何事，劉雲說道，姐姐您的文武學比我都高明，古語說的好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您今年二十幾歲啦，終身大事，尙未許字，我現在拜托黃三哥他們，乘着勝三大爺給勝奎辦喜事，當時的俠劍客有名的人物必能齊集勝宅，我托黃三哥將您的大事，托付勝三爺擇賢而配，我這趟來是接您去直隸鄭州古城村勝宅，表面是行人情，暗中乘着這個機會，求勝三爺給姐姐作大賓，兄弟可不敢自己當主，特跟姐姐商量，劉雲說道，論到求功名富貴，小弟是灰了心啦，我這一生，只可跟黃三哥在鏢局混飯吃，就算足矣，鳳蘭姑娘聞聽，自己不覺一陣紅潮兩頰，低頭不語，劉雲一看，姐姐的意思，是不言而喻，劉雲遂說道，姐姐可

不能誤六月二十八的日子，咱們明天就得起身，您帶着一個婆子一個丫環，明天咱們起程，書中代言，婆子是由連雲山跟姑娘來的，在連雲山姑娘學藝之時，南使用一根簾子棍指示姿式，俱都是婆子伸手搬胳膊灣腿，八九年的工夫，婆子也有點武術，姑娘將四隻箱子俱都打開，先將王靈給的細軟物件，包兩個包裹，姑娘心中思索，這是我義父給的嫁粧之資，天倫留下的錢財，我不能動，此一去鄭州，倘若婚姻成就，必然是古城村辦喜事，那時節我還能再回揚州取東西嗎，我這兩包裹細軟之物，出了閣也夠我夫妻一世之用，這是姑娘心裏的話，將一切收拾齊備，帶好兵刃暗器，把勢套好了車，黃草驢子架轅，白馬長套，第二日一早，遂由揚州起身，夠奔直隸鄭州而來，劉公子坐下白龍駒，馬鞍轡上得勝鉤，懸掛翹尖式鋼刀，腰間纏十三節亮銀鞭，囊中藥喂的十二棵毒蒺藜，馬在車後跟隨，曉行夜宿，飢餐渴飲，這一日六月上旬，太陽大平西的時候，劉雲問道，把勢，你說離古城村相近了，此地距古城村還有多少路程，把勢說尚有五十多里，姑娘在車裏悶倦，掀開紗簾，叫道，兄弟，你馬向前進，與車並行，劉公子右磕膝蓋一點馬前膀，嚼環向裏一帶，馬與車併齊，姑娘問道，兄弟你方才問把勢此地離古城村多遠，劉雲說道，還有五十多里，姑娘說道，若是還有五十多地，姑娘說不用趕路啦，你看天氣炎熱，牲畜身上通身是汗，咱們先進前邊那大樹林裏面，連喂喂牲口，人得休息馬也得休息，劉雲說道，姐姐說好便好，咱們進樹林裏休息完了，然後咱們就奔平安鎮住店啦，把勢將車趕入大樹林子內，姑娘打車上跳下來，扶着婆子的肩頭，在樹林內，活動活動周身的麻木，姑娘遂向西北一看，有幾棵大樹，四外無人，姑娘小解一回，小解完畢，姑娘又奔南去，就聽西南樹林子裏有人說話，意思姑娘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說的是老刷扭盤招拉把，這句話就是師傅回頭看看，藏果架着海斗，這

句話老婆揀着個大姑娘，昏天必入托條篋，墜下去把一把，這兩句是黑了他必住店，跟下他去看一看，姑娘知道這是江湖黑話，可不明白所以然，姑娘一聽，心中暗道，好話絕不背人，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，劉雲哪，咱們上店裏去歇息吧，書中暗表，姑娘可沒將此事告訴劉雲，套好了車，姑娘臨上車的時候，就見由西南來了一老一少，鬼鬼祟祟，姑娘知道，必是方才說江湖黑話的兩個東西，姑娘臨上車的時候，還獻了一手武學，臉向裏上的車，臨進車裏之時，姑娘一擰腰，來一個倒擰蘿蔔，臉朝外進的車裏，劉雲解下白龍駒，扣備安隱，揚鞭打馬，把勢趕起車來，直奔平安鎮去了，後頭一老一少，暗中跟隨下來，要夜闖招商店，車到平安鎮西鎮店口，姑娘隔着紗簾一看，由樹林子跟下的賊人，也來到啦，此鎮店東西的街道，南北鋪戶，就聽坐北裏有人喊道，住下吧，掌燈啦，過了站就是鄭州古城村啦，四十里地沒有店，劉雲一看，高陞店，劉雲問道，東跨院都有什麼房，夥計答道，三間北房，兩間東房，劉雲道，我們都住下，我們有家眷住着爲的是方便，夥計道，您多照顧了，請把勢向裏趕車吧，把勢將車趕進店去，姑娘隔着車簾一看，由樹林子跟下來的一老一少，在店門口轉灣呢，所有貴重的東西，劉雲與婆子向屋中搬運，粗物俱都由店裏夥計搬運，驢馬夥計給飲喂好了，大約店裏頭對於車把勢，都是如此，臨到吃飯的時候，還敬把勢兩個菜，爲的是下次再有買賣，店裏好壟斷，閑文不表，車夫駐兩間廂房，劉雲與姑娘住三間上房，一明兩暗，姑娘跟婆子在西暗間，劉雲在東暗間，夥計送來淨面茶水等，放在外間屋，有婆子丫環往屋裏取，要了吃食也是如此，吃完飯，由丫環婆子將傢伙拾下來，大家歇息之時，鳳蘭叫道，兄弟，你到這屋來，劉雲到西暗間，姑娘說道，兄弟你坐下，咱們是宦家兒女，明天到勝宅處處要謹慎爲是，劉雲說道，姐姐說的有理那是自然，鳳蘭又說道，方才在樹

林子裏，我聽有賊人說話，我可不明其所以，姑娘就將方才在樹林子裏所聽的話，對劉雲學了一遍，劉雲說道，那是江湖綠林的黑話，頭一句是師傅您回頭看看，第二句是婆子摻着一個姑娘，長的很漂亮，第三句是黑天他們必住店，第四句是墜下去看看，這兩個決不是好人，姑娘聞聽，不由的害怕，說道，今天咱別都睡覺，換着撥值夜，明天咱們到勝三大爺家中在歇息，由天黑教婆子丫環值班，至二更半天換我值班，三更半天換你值班，由窗戶縫兒向外觀看，問把勢吃完了沒有，要是都吃完飯，教把勢上門，咱們就不出入啦，姑娘說完了話，打開小羊皮籊子取出一個白玉瓶，上頭包好幾層紙，紅綢子裏白蠟塞口，打開瓶塞，倒出四粒藥來，說道，兄弟你含一粒，我含一粒，婆子丫環各含一粒，劉雲問道，姐姐，這是何物，姑娘說道，這是在連雲山之時，義父配了一料藥，十年二十年不能走藥味，也不能洩藥力，義父曾說過，人不辭路，虎不辭山，倘若日後有出門的時候，觀店家有不可靠處，將藥放在口內一粒，邪味不入，衆人將藥各含一粒，婆子點着一根香，將窗戶打上梅花孔，准備向外觀看，單言一老一少，老的是七星真人趙昆福，少者是探花賊張德壽，他們師徒跟秦義龍早已商議停妥，知道勝爺六月二十八辦喜事，趙老道又傳授秦義龍子午絕命毒藥箭，秦義龍早到勝宅，假意的行人情，暗中行刺，要害得了勝爺更好，如害不了勝爺，他們師徒臨事期三兩天之內，必然趕到，謀害勝爺一家老少，老道師徒後來了幾天，那知秦義龍早被銀龍所殺，師徒在路上遇鳳蘭姑娘，張德壽是色中惡鬼，一見美女，他就中病啦，所以墜下姑娘來，也住在此店，老道師徒喝着酒的時候，遂向跑堂的說道，你知道方才進來的那個車，是上那兒去的嗎，夥計說道，那是弟弟姐兒倆，騎馬的叫千里追風，小俠客劉雲，他們是上古城村給勝三爺行人情去，書中代言，跑堂的敬菜之時，問的車把勢，把勢就一五一

十都告訴跑堂的啦，跑堂的不知道老道師徒是賊，遂將此話告訴了老道師徒，跑堂的添完酒菜一走，張德壽咬牙切齒叫道，師傅，你老人家聽明白沒有，原是我的仇人，這個劉雲小冤家，喪盡天良，當初是我長兄提拔爲綠林道，他曾與我長兄在蘇州府，開設福雲居，並作黑道的買賣，到後來他拘結驍行黃三太與蘇州府的官人，將我長兄在連雲山捉住並割了舌頭，送到蘇州府，我哥哥打了官司，殺於蘇州府，不共戴天之仇，此時不報等待何時，可惜這個丫頭長的姿容秀美，不亞如嫦娥降世，先姦完了然後一殺，以報兄仇，老道真有教訓徒弟之才，遂說道，大量他們還能跑的了嗎，吃完飯爲師幫助你作活，張德壽滿心歡喜，師徒二人吃完了飯，將燈息滅，紮綁停當，張德壽貪淫好慾心盛，等到剛過二更天，師徒將西跨院單間的門倒着闔上，夠奔東跨院，來到東房上，影住身形，南京到北京，住店不息燈，東暗間西暗間都有燈光，老道低聲叫道，德壽，你可留點神，我看他們姐倆有點扎手，張德壽點頭，打上房縱下來，悄悄的來到西暗間窗外，打破窗戶紙，向屋中一看，就見蠟花有半寸來長，五十多歲一個婆子媽媽，寶藍褲褂，臥在板床上，頭朝北臉朝裏，床下靠東板牆有一個茶几，姑娘在茶几北面，玉腕托香腮，杏眼雙合，惡賊一伸手，由兜囊之中取出薰香盒子，捻螺絲蓋裝薰藥，用火摺子引火，將薰藥點着，上好螺絲蓋，將薰香盒子向窗戶孔中一遞，尾巴朝外，要拉尾巴放烟啦，自己一怔，忘了含解藥了，這才又打兜囊之中，取出一塊解藥，含在口內，然後才拉仙鶴尾巴，青烟向屋中一打，就聽板床上婆子啊噓一聲，張德壽又將薰香盒子仙鶴對着姑娘，使勁一拉仙鶴尾巴，薰了半天，不見姑娘有動靜，張德壽心中暗想，黑真真的髮髻，雙眉緊抱，是個童女，忽聽姑娘也打了一個噴嚏，惡賊張德壽將薰香盒子裝在兜囊之中，向東暗間一看，劉雲虎抱頭睡覺呢，賊人這才又取出薰香盒子，仙鶴

嘴插在窗戶紙內，一拉仙鶴尾巴，工夫不大，劉雲也打了一個噴嚏，惡賊一看這分光景，真叫比死過去的人，多一口氣兒，惡賊好色的心盛，先奔東暗間，將門門用匕首刀撬開進了屋中，打婆子的腳底下過去，先將蠟花打下來，端起燈來，對着姑娘一照，惡賊一看，姑娘素打扮，絹帕纏頭，一身藍，一雙軟底鞋，左腿搭在右腿膝蓋上，賊人看罷，將燈放下，賊人的意思，左手要攔姑娘的後背，右手要攔姑娘的腿，方一伸手，離姑娘約有一尺多遠，姑娘抬胳膊，嘎吧一下，一雙袖箭奔賊人頭上打去，賊人一低頭，這枝袖箭由賊人的壯帽前頭穿過去，稍微擦了一點肉皮，箭穿皮破血隨箭流，這一箭將賊人好色之心，打的赴於東洋大海，賊人急忙往外屋逃走，就見外屋劉雲掌中提着亮銀鞭，叫道，惡淫賊你那裏逃走，惡賊翻身進屋，姑娘由板床底下取跨虎籃，賊人一個箭步縱至板床，踹開窗戶，縱到當院，書中代言，劉雲此時已到院中，手中掌定十三節亮銀鞭，照定賊人便點，惡賊伸手亮戔克皮，接架相還，姑娘也由窗戶出來亮跨虎籃，姐弟二人圍住賊人，婆子喊道，車夫快掌燈，院中有賊，車把勢在廂房門外打着燈籠，婆子媽媽在北上房門外打着燈籠，惡道在東房上一看，徒弟就要吃虧，心中暗道，我亮劍先殺了小冤家，然後再打發丫頭走，惡道心中思索着，抽出寶劍，劉雲一看東廂房又有一個老道，恐怕姐姐吃虧，急奔惡道而來，老道縱到院子當中，與劉雲動手，婆子媽媽說道，快喊店家吧，這不是賊人偷盜，其中必有緣故，車把勢大聲喊道，可不的啦，院裏有了賊啦，天方二更多天，店裏夥計還有沒完事睡覺的呢，一聽東跨院喊有賊的聲音，遂各抄傢伙，一齊奔東跨院而來，內中就有方才伺候劉雲與老道師徒的那個夥計，他一進東跨院，就見老道與劉雲殺在一處，姑娘與一個年輕的殺在一處，列位，店中這些個人們如何上的了前呢，跑堂的出來就喊，了不的啦，東跨院有了賊啦，跑堂

的這一喊，老道心中一發慌，遂向西南敗走，劉公子年輕沒經過大敵，惡道一個敗勢，將雙劍交於左手，劉公子十三節亮銀鞭，一點老道，老道右手拉劍，反背奔劉雲打去，直奔劉雲而門而來，劉雲一閃身，飛劍正中左胳膊之上，飛劍入骨，鮮血淋漓，惡道雙劍又分爲左右，照定劉雲便劈，劉雲用十三節亮銀鞭接架相還，劉雲一看自己胳膊鮮血如注，不由的心中發慌，叫道，姐姐多小心，兄弟受了劍傷啦，鳳蘭姑娘動着手叫道，兄弟，你叫千里追風小俠客，你趕緊逃命去吧，姐姐速求一死，劉雲動着手說道，要死姐姐死在一處，我豈能單自逃走，惡道叫道，張德壽你將丫頭擋住，我結果小冤家的性命，將丫頭捉住，任你姦淫，姑娘聞聽，又叫道，劉雲你逃走吧，姐姐速求一死，決不能給咱劉家丟了人，你逃到古城村，對勝三大爺哭訴情由，叫勝三大爺與姐姐報仇雪恨，劉雲那裏肯捨了姐姐逃走，姑娘一看，劉雲決不忍扔下自己逃命，姑娘虛點一招，縱在圈子外，一橫跨虎籃，對着粉頸就要自刎一死，此時就聽東廂房上，有人大聲喊道，小姐不要自盡，賊人休要逞強，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，張德壽聞聽，吓的尿流滿褲，惡道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蔣五爺說道，劉公子你兄弟先拿那年輕的賊人，我拿住老道，然後再拿年輕的賊人，蔣五爺是怎麼個來由呢，皆因爲蔣五爺頭次出世，就遇見勝三爺告疾還家，英雄一掃興，自己仍然回歸松竹觀見了艾道爺，艾道爺一見蔣伯芳回來，問道，伯芳何日回廟，蔣伯芳就將勝三爺告疾回家不出世之事，將艾道爺說了一遍，艾道爺說道，你勝三哥他是行俠作義之人，不能在家久享清福，日後必然出世，你既回廟，我就仍然傳授你工夫吧，南七省行俠作義，非會水不可，你師兄弟們俱都會水，惟你水性毫無，這回你就練水性吧，蔣伯芳說道，師傅，弟子見水眼暈，不願學水，我打算跟您學鏢，艾道爺說道，學鏢也不錯，我就傳你鏢法吧，蔣伯芳說道，我要學鏢必須

分量加重些，艾道爺說道，分量加重，也不能壓過你師兄勝英去，你也學一斤重的鏢足矣，蔣伯芳說道，我學一斤重的鏢，打造六隻如何，艾道爺說道，那有何不可，於是打造了准斤十六兩的金鏢六隻，晝夜與艾道爺學鏢，光陰荏苒，轉瞬二年有餘，這日道爺叫道，伯芳，你又要大開聲戒，你前次出世，赤綫一道穿眉，今者雙眉俱有赤綫，你拿鏡子照一照，蔣伯芳覓鏡一照，果然赤綫穿雙眉，艾道爺說道，你仍然還奔十三省總鏢局，你勝三哥不在鏢局，自有你道兄與和尚，也能切磋，蔣伯芳不敢違背師命，朝罷了神像，帶兵刃暗器，二次下山，將昔日的衣服帶了兩身，包了一個小包裏，仍然身着青布褲褂，自萬笏山松竹觀起身，仍然先到杭州，盟兄的緞店裏，正趕上董士興在櫃上辦事，弟兄二人相見，悲喜交加，哥倆喝茶說話，蔣五爺說道，前次小弟不辭而別，實因江蘇有緊要之事，這三年之久，但不知我那嫂嫂性格如何，董世興答道，自賢弟你走後，你嫂嫂與愚兄相親相愛，如賓如友，穩重端莊，現在並生了一男，我常私心竊幸，多虧賢弟你將我內人度化，說着話非叫蔣五爺到家不可，蔣五爺情不可却，偕同董世興回家，一見盟嫂面有愧色，彷彿有對不過盟弟之意，敬五爺不亞如同胞，蔣五爺這日在緞店中閑坐，聽夥友們說，現在貨要足夠賣的，就先別去辦貨，現在所有南七省著名的鏢頭，俱都去直隸鄭州古城村勝宅去行人情，蔣五爺問道，是否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英，勝三爺家嗎，夥計說道，正是此人，蔣五爺聽在心中，遂對董世興道，現在直隸鄭州古城村勝宅辦喜事，那不是別人是我們師兄勝英勝子川，小弟意欲夠奔古城村去，董士興見不能阻攔，遂與五爺餞行，洒淚而別，蔣五爺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走到平安鎮掌燈之時，一打聽當地之人，此距古城村尚有四十餘里，五爺雖然脚程快，然而未上勝宅來過，夜間怎麼問路，一想不如住在平安鎮，明日一早趕路，蔣五爺思所至此

一看路北有一座高陞店，蔣五爺站在門前，方要住店，正趕上店裏夥計出來，這個夥計是狗眼看人低，見蔣五爺莊稼人的打扮不向裏讓，蔣五爺一怒，又向南走去，行約五六百步，又見一座大店，名爲吉慶店，夥計出來讓道，客官該住店啦，再向前走就沒有店啦，一過站可就是古城村了，五爺聞聽這位跑堂和氣之甚，遂問道，夥計，有單間嗎，跑堂說道，有單間，蔣五爺隨同夥計進店，住了北爲上的一間單間，打了淨面水湖上茶，夥計問道，客官您喝什麼酒，蔣五爺說道，我不會喝酒，夥計一聽不會喝酒，面上也有不悅之色，蔣五爺是賭着氣過來的，一看跑堂的這宗神氣，蔣五爺心中明白，不喝酒少得酒錢，蔣五爺遂說道，我不會喝酒，我吃的多，一樣多給酒錢，你給我配八個菜，我給你兩吊酒錢，夥計聞聽，說了幾句客氣話，歡歡喜喜，給蔣五爺配上菜來，端上飯食，蔣五爺吃喝已畢，安歇休息，蔣五爺正在睡的正熱之際，就聽有人喊嚷之聲，夥計說道，衆位要是拿錯了東西，我們可不管，鬧賊是高陞店，與咱們這兒沒有關係，蔣五爺一聽，心中暗道，我方才由高陞店門前經過，跑堂的都不理我，此時他那店裏鬧賊，我就應當不管，唉，狗眼看人低，萬一要是有一有鑲行之人，住在店中，遇上仇人也未可知，思索至此，提起亮銀盤龍棍，帶好小包裏，由腰間摸出一塊銀子放棹上，將門倒扣，躡房越脊，來到前面高陞店，爬在房上一看，見一老道與一年輕的殺在一處，一個年輕的與姑娘動手，蔣五爺不明其中之故，又仔細一看老道背後七棵寶劍，心中暗道，莫不是老道七星真人，正在思索之際，就聽姑娘叫道，兄弟你走吧，你到鄭州古城村與勝三大爺哭訴情由，叫勝三大爺與你我兄弟報仇雪恨，五爺聽到這裏，一聲吶喊，姑娘不要行拙志，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，書中暗表，劉雲兄弟知道有一位蔣伯芳蔣五爺，蔣伯芳可不知道那劉雲與鳳蘭姑娘，皆因爲連雲山之事已後，劉雲搬靈回家安置完

畢，回歸靈局子，常常與黃三太提念，幾時得使看看勝三爺，黃三太說道，你想念勝三爺，我要告訴你一個人，你更得羨慕，劉雲問道，甚麼人呢，黃三太說道，有一位蔣五叔，在碧霞山單棍掃羣賊，名震兩七省，是當時的人物，劉雲聽在心中，回家的時候常與姐姐提念此人，今日蔣五爺在房上一報姓名，劉雲心中猶如吃一服涼藥一般，蔣五爺由房上跳下來，叫道，劉公子你去拿年輕之賊，劉雲說道，蔣五叔您不認識我，勝三爺是我伯父，鳳蘭姑娘一聽蔣五爺之名，也精神百倍，於是姐弟雙戰張得壽，飛天玉虎蔣伯芳獨戰惡道，蔣五爺一橫盤龍棍，說道，惡道，我有心罵你，我怕挑刺礙着好肉，出家人有殺盜淫妄酒五戒，慈悲爲本，不許殺害生靈，你這惡道是久慣殺人放火，竊取偷盜，你是無所不爲，姦淫婦女，發賣薰香濛汗藥，天生反復無常，好酒貪盃，你五戒俱犯，今天你還逃得了嗎，蔣五爺遂使八八六十四棍，大戰惡道七星真人，劉雲姐弟兩個打一個，自有工夫向蔣五爺這邊看，就見蔣五爺白素素一張臉面，手中亮銀盤龍棍鴨卵粗細，書中代言，這一次蔣五爺的工夫，可比前幾年高的多啦，惡道兩口寶劍上下翻飛，六十四棍未戰下惡道，五爺一抖手，盤龍棍出去一丈多高，虎體彪軀一縱，盤龍棍改爲行者棒，銀蛇亂串，玉蚌翻身，將棍真使活啦，蛟龍出水，擺尾搖頭，上下左右中，一條棍纏住惡道，鳳蘭劉雲一看，蔣五爺真是棍法絕倫，名不虛傳，行者棒使到四十餘棍，惡道的雙劍點蔣五爺面門，蔣五爺的棍向外一推，回右一縐，惡道右手寶劍抽的快，左手稍慢一點，噹啷一聲，寶劍出手，五爺向前一步，裏手一縐，就聽噹啷一聲響，老道，赤金別簪打飛，頭髮蓬鬆，老道遂念了一聲，無量佛我的佛，縱身形上東房，在房簷上站着，並不逃走，惡道心中的意思，是站在房簷上等着蔣五爺，他以為蔣五爺必得隨後追他，容蔣五爺縱起身形，懸在半空之際，他好用劍劈蔣五爺，結果

了五爺性命再下來，幫助徒弟動手，惡道在東房簷上背朝外扭着臉，揚着右手的劍，五爺一看，老道不走，心中暗說，這個雜毛會使飛劍，也是要用飛劍劈我，五爺遂假作欲向上縱身的架勢，暗暗登出一隻金鏢來，一仰手嘍的一聲，奔老道臀部打去，打的不偏不斜，正打在谷道之中，老道右手的寶劍撒手，左手起鏢，脚底下一用力，嘩啦一聲，將房簷上的瓦蹀下五七塊來，惡道起下鏢扔於就地，翻身便跑，五爺下腰拾鏢，叫道，惡道，今天遇在五爺的手下，想要逃走，勢比登天還難，縱身驅上房，跟踪奔東北而追，追下去五七道院去，俱都是店房，惡道越過一道大牆去，五爺縱到大牆之上，向上一看，長嘆一聲，說道，便宜了惡道了，書中代言，這段大牆後是一片葦塘，有五七里地長圓，老道鑽入葦塘中去了，五爺心中暗道，這一大片葦塘，我若到葦塘中去尋找他，實非易事，再說店中劉公子，現在受了劍傷，姑娘是女流之輩，焉能濟事，五爺思素至此，遂翻身回來，躡房越脊，夠奔高陞店而來，比及來到店中一看，張德壽已竟逃走，姑娘已竟進了上房，劉雲胳膊上鮮血直流，站在上房門口瞭望，五爺由東房上跳下來，將棍立在東房簷下，由背後解下小包裏，取出大衣服來，披在身上，劉公子趕奔近前，雙膝跪倒，叫道，五叔請上受小姪一拜，若非五叔到來，我姐弟必遭惡道師徒之毒手，蔣五爺遂伸手相摻，說道，劉公子請起，五湖四海皆為弟兄，劉雲叫道，五叔您雖不識小姪，小姪久慕您的大名，小姪男與您一提，您就知道，我與黃三太弟兄七人締盟，就屬我歲數小，五爺聞聽道，如此說來，俱都是一家人了，此處夜風甚大，公子你的傷痕甚重，趕緊到屋，調治劍傷去罷，此時趕車的把勢，與劉雲等陪着蔣五爺進了東暗間，店裏掌櫃的過來慰問，劉雲說道，我們是保鏢的，方才那老道師徒是江洋大盜，就是我們死於非命也不干店主你事，掌櫃的你給我幾尺白布半刀棉紙來，以便治傷，

三 俠 劍 第四集

一九二

掌櫃的轉身軀出了上房，給找來白布棉紙，五爺由小包裏之中，取出止疼散敷在傷痕之上，用棉紙纏好，然後纏上白布，劉公子又將姐姐由西暗間叫出來，說道，姐姐，這不是外人，這是勝三大爺師兄弟蔣五爺，請你過來謝一謝五叔叔救命之恩，姑娘此時已穿好長大衣服，由西暗間同着婆子來到東暗間，姑娘叫道，蔣五叔，您救我姐弟不死，不亞如重生父母，五叔請上受難女一拜，姑娘穩穩的磕了一個頭，蔣五爺不敢伸手相摻，急忙向旁邊一閃，控背躬身，有禮相還，說道，請歸西屋休息去吧，我好與令弟談話，劉姑娘站起身形，一看五爺實有子都之容，五爺一看姑娘，一身藍布衣服，樸素之中帶着十分的穩重端莊，書中暗表，蔣五爺在剎那間，不過無意識的看姑娘，可並不是輕薄的舉動，要是那麼一輕薄，可就丟了行俠作義的身分了，姑娘一看蔣五爺也是如此，姑娘轉身形出了西屋，劉雲叫道，五叔，天也不早啦，咱們也該安歇了，明晨早點咱們好趕路，爺兒倆正在說話之際，掌櫃的與夥計進了上房手托一物，掌櫃的叫道，達官爺這是老道的楊木道冠赤金簪子，請達官爺收起來，劉公子叫道，五叔，您帶起來吧，蔣五爺說道，我豈能要此物，劉公子你收起來吧，劉雲說道，我姐弟性命，都是你老人家所救，豈有得其再生怎肯思其財呢，五爺一看，劉雲說話很老誠，五爺遂說道，將此物贈於店家吧，掌櫃的受了許多的驚駭，夥計一半，櫃上一半，均而分之，掌櫃的與夥計謝了五爺與劉雲，又給湖上一壺好茶來，爺兒倆這一說話，天光已覺發曉了，劉雲算了店飯錢，交與夥計，另外又多給了一兩銀子的酒錢，五爺叫店夥計到吉慶店告訴店裏掌櫃的，昨天住姓蔣的那位客官，連房錢帶飯錢，共合給留下二兩銀子，餘下的算酒錢，一清二白，車把勢套好了車，姑娘上車，劉雲叫道，五叔，金傷藥雖好，究竟怕馬顛顛，我跨車轆，您騎我的馬，五爺聞聽笑說道，劉公子，我從南省直走至此，一步兒

